

史料
五編

甘寧青史略
(五)

廣文書局
印行

22.16
111
35

慕壽祺輯著

趙元貞校
李炳校

史料編
甘寧青史略
(五)

廣文書局印行

甘肅青史略卷十四

明太祖乙

洪武八年

元昭宗五年

立安定阿端二衛

安定衛在西甯西北甘州西南漢為媯羌唐為吐蕃地元封宗室卜煙帖木兒

為甯王鎮之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兒廣袤千里東近罕東北遡沙州南接西番居無城郭以帳為廬舍產駝馬牛羊洪武三年遣使持詔招諭七年六月卜煙帖木兒使其府尉麻答兒等來朝貢鎧甲刀劍諸物太祖喜宴賚其使者遣官厚賚其王而分其地為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各賜以印明年正月其王遣傳卜顏不花來貢上元所授金銀字牌詩置安定阿端二衛從之乃封卜煙帖木兒為安定王以其部人沙刺等為指揮九年命前廣東參政鄭九成等使其地賁王及其部人衣幣明年王為沙刺所弑王子板咱失里復讎誅沙刺沙刺部將復殺上子部內大亂番將朵兒只巴叛走沙漠經安定大肆殺掠奪其印去其衆益衰二十五年藍玉西征徇阿真川土酋司徒哈哈等懼逃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之國甘州遣僧謁王乞授官以安部衆王為奏請帝許之二十九年命行人陳誠至其地復立安定衛其酋長哈孩虎都魯等五十八人悉授指揮千百戶等官誠還僧長隨之入朝貢馬謝恩帝厚賚之復命中官齎銀幣往賜永樂元年遣官齎敕撫諭撒里諸部明年安定頭目多來朝擢千戶三郎等三人為指揮僉事餘授官有差並賜本衛指揮同知哈三等銀幣未幾指揮朵兒只束來朝願納差發馬五百匹命河州衛指揮康壽往受之壽言罕東必里諸衛納馬其值皆河州軍民運茶與之今安定遠連茶尤難乞給以布帛帝曰諸番市馬連茶已著為例今姑從所請後仍給茶于是定制上馬給布帛各二疋以下遞減三年哈三等遣使來貢奏舉頭目撒力加藏卜等為指揮等官且請歲納

孽蓄什一並從之四年徙駐苦兒丁之地初安定王之被殺也其子撒兒只失加爲其兒所殺部衆潰散子亦攀丹流寓靈藏十一年五月率衆入朝自陳家難乞授職帝念其祖率先歸附令襲封安定王賜印詔自是朝貢不輟二十二年中官喬來喜鄧誠使烏斯藏次舉力朮江黃羊川安定指揮哈三孫散哥及曲先指揮散即思等率衆邀劫之殺朝使盡奪駝馬幣物而去仁宗大怒敕都指揮李英偕康壽等討之英等率四甯諸衛軍及陸奔國師賈失兒藍藏等十二番族之衆深入追賊賊遠遁英等論崑崙山西行數百里抵雅令關之地遇安定賊擊敗之斬首四百八十餘級生擒七十餘人獲駝馬牛十四萬有奇曲先聞風遠竄追之不及而還英以此封會昌伯壽等皆進秩大軍旣旋指揮哈三等懼罪不敢還故地宣德元年帝遣官招諭之復業者七百餘人帝並賜綵幣表裏以安其反側三年春賜安定及曲先衛指揮等官五十三人誥命初大軍之討賊也安定指揮桑哥與罕東衛軍同奉調從征罕東遠令不至其所轄板納族敵桑哥軍遠出盡掠其部內廬帳蓄產事聞降敕切責令速歸所掠遠命則發兵進討已進桑哥都指揮僉事正統三年桑哥卒其子那南奔嗣職九年那南奔率衆掠曲先人畜朝廷諭還之不奉命反劫其行李帝怒敕責安定王追理王旣奉命又陳詞乞憐帝乃宥之諭以保國睦鄰之義十一年冬亦攀丹卒子占領幹些兒襲時王年幼叔父指揮同知輟思泰巴佐理國事其同儕多不相下王遣之入朝奏請量加一秩乃擢都指揮僉事歷景泰天順成化三朝頻入貢弘治三年領占幹些兒卒子千奔襲賜諭祭其父十七年千奔率衆侵沙州大掠而去正德時蒙古大酋亦不刺阿爾禿廝侵據青海縱掠鄰境安定遂殘破部衆散亡僅存餘孽江繆爾加等俗僧四十有奇徙居西甯沙棠川威遠城東歲輸馬一十有奇

明之中官率使
率甘自此始

民國十七年莊
漢城內佛寺有
人毀佛像於明
佛肚皮內得明
時鈔票蓋裝藏
之物也

阿端衛在撒里畏兀兒之地洪武八年置後爲朵兒只巴殘破其衛遂廢永樂四年冬酋
長小薛忽魯札等來朝貢方物請復置衛設官從之卽授小薛等爲指揮僉事洪熙時曲
先酋散卽思遜規朝使薛阿端指揮魯丹偕行已大軍出征銷魯丹懼率部衆遠竄失
其印宣德初遣使招撫銷魯丹猶不敢歸依曲先雜處六年春西甯都督史昭言曲先衛
真只罕等本別一部因其父助散卽思爲逆竄處畢力朮江其地當烏斯藏孔道恐復爲
亂宜討之帝敕昭曰殘寇窮迫無地自容宜遣人宥其罪令復故業於是真只罕率所部
還居帖兒谷舊地明年正月入朝天子喜授指揮同知令掌衛事以指揮僉事卜答兀副
之真只罕因言阿端故城在回回境去帖兒谷尙一月程朝貢艱乞移本土爲便天子從
其請仍給以印賜匾書撫慰之迄正統朝數入貢後不知所終
其時西域地亦有名阿端者貢道從哈密入與此爲兩地云

鄧愈創蘭州河橋

五年愈率兵征吐蕃西河州以西朵甘思烏斯藏
等部悉來歸至是創修浮橋於蘭州以便行人

夏五月遣中官趙成使河州

自鈔法行西番馬至者少帝遣成齋羅綺及巴茶往
河州市之馬稍集成尋爲西番多爾濟巴勒所殺

案是年春三月帝詔中書省造大明寶鈔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
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鈔一貫準錢一千銀一兩租課錢鈔兼收錢什
三鈔什七百文以下止用錢惟莊浪縣教育局所存明鈔面蓋戶部印背寫

一貫下畫錢串式者十是鈔一貫準錢十千惟紙色微黑是有故焉太祖始造鈔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寤思之不得高后曰士子苦心文業其文課卽心肝也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搗而爲之果成

見聖君初政記

又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道不拾遺有見遺鈔於途拾起一視恐

汚踐更置高潔地直不取也

見東朝記

丙辰九年元昭宗六年二月免陝西及山西諸省田租

夏徙甯夏民於西安府

又徙他方之民以實甯夏其中吳楚人居多

案洪武二年徐達遣將襲元豫王於西安州遂徙西安州餘衆於北平太祖又徙蘇州人於西北今青海有地曰吳寨豈明初遷徙而來歟他如徙沙漠遺民屯田北平徙山西民於河北徙江南民十四萬於鳳陽徙蘇松嘉湖杭民四千餘戶田臨濠終洪武之世徙民最多

秋八月己酉西番朵兒只巴寇罕東河州指揮甯正擊走之

是歲命大都督府僉事同知沐英抵熙河問民疾苦

事有不便更置以聞

丁十年

元昭宗七年

春二月也先帖木兒攻涼州百戶劉林死之

林武威人任涼州百戶也先犯境林禦於

寶融奮力戰而死事聞上嘉其忠勇遣祭於其下後人因名其妻曰劉林妻

夏四月遣鄧愈等帥師擊吐蕃平之

初鄧愈克臨洮遣員外郎許允德招諭吐蕃諸族以指揮甯正守臨洮會吐蕃來寇正擊降之

既允德還元吐蕃宣慰司何索諾穆溫布詣軍門降鎮西武靖王伯訥時亦以諸部來降遂移正使守河州其後吐蕃所部往往邀阻責使帝命愈爲征西將軍偕都督同知沐英討之分兵三道入番部覆其巢穴窮兵至崑崙山俘斬萬計留兵戍諸要害而還

冬十一月衛國公鄧愈卒追封甯河王

愈征吐蕃還卒於壽春河州甯河堡人民遂奉愈爲城隍以生前有功德於河州也

案造邦賢勳錄鄧愈泗州人以功初封衛國公上稱其智如淵之深不可測也卒葬三山門西山原申弼臨奠論留夢炎爲文追封甯河王諡武順甘肅甯河縣宋置在河南六十里後廢今改和政縣和政人尊愈爲城隍究竟所追封者是否卽故甯河堡不敢臆斷

戊十一年

元昭宗八年

春二月曹國公李景隆建岷州衛於祐川

設軍民指揮使司隸陝西都司領軍民千戶所

是年夏四月昭宗親太祖自爲

是歲族之散居青海者往往邀阻買使故擊之

文遠使弔祭子
特古斯特穆爾
仍傳其傳六世皆
仍據帝號

四西固軍民千戶所一移直隸各省軍民守之並經歷司編戶十六又徙岐山縣在城里
民居之謂之樣民總計一十七里是年秋命指揮馬奕掌岷州始築城垣建樓櫓置學校
官廨之屬永樂初設都指揮鎮守地方天順間改鎮守爲守備且因羌人錯處叛服不常
成化四年設兵備道以彈壓於上嘉靖四年用副使翟鵬奏增設通判監收糧餉二十四
年巡按御史朱徵議改州治設官吏添銀力二差編馬站等役繁重不支至三十八年道
臣孟養性請裁州守一切糧稅仍歸通判經歷管理四十二年巡按御史韓君恩以經歷
官微不便約束題准裁去通判經歷添設撫民同知專理一十七里錢糧並
岷州一切軍民詞訟倉庫獄囚學校城池兵馬屯田糧餉迄今仍舊貫云

案岷州志岷州古雍州之域天文井鬼分野秦爲隴西郡屬邑漢代仍之西魏文帝大統
中始置岷州及同和郡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郡爲州煬帝大業三年改州爲郡以其地爲
臨洮縣末復改分臨洮和政二縣復置岷州唐天寶初改和政郡乾元初復爲岷州治溢
樂祐川和政二縣宣宗時爲歸義軍節度後爲吐蕃奴部渾所據宋神宗熙寧六年經略
安撫使王韶復河州而岷州首領木征以城降復
爲岷州隸熙河路後隸秦鳳路紹興間沒於金

案祐川在今岷縣東南七十里本魏同和郡周置基城縣隋開皇九年省義甯二年析
臨洮郡之臨洮和政置岷州領縣三曰溢樂曰祐川曰和政唐因之宋紹興後徙廢

西番劫貴德州

哈刺鬼諸土番劫掠貴德人畜
遣朵爾只失結至西海捕獲之

秋八月西番寇洮州命沐英爲征西大將軍帥蓋玉等統兵征之

英進兵攻取甘
朵降其萬戶乞

送迦平其部
落俘獲無算

案明史沐英傳拜征西將軍討西番敗之土門峽徑洮州獲其長阿昌失納築城東籠山擊禽酋長三副使癭嚙子等平朵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俘男女二萬餘番二十餘萬乃班師元國公脫火赤等屯和林數擾邊十三年命英總陝西兵出塞略亦集乃路渡黃河登賀蘭山涉流沙七日至其境分四翼夜擊之而自以驍騎衝其中罕禽脫火赤其隨英西征者曹興從大軍討洮州羌降朵甘酋禽三副使等師還封懷遠侯謝成從大軍征朵甘降乞失迦平洮州十八族金朝興從沐英西征收納鄰七站地張龍副李文忠征西番洮州論功封鳳翔侯周武以參將從沐英討西番朵甘功多師還封雄武侯王弼副西平侯征西番降朵甘諸酋殺獲甚衆論功封定封侯盛玉同沐英討西番禽其酋三副使師還封永昌侯語見明史各有列傳

己未十二年春正月遣征西將軍沐英擊洮州叛番大破之

洮州十八族番酋三副使等叛據納鄰七站地

帝命英討之復命李文忠往籌軍事英至洮州舊城寇遁去追擊大破之禽三副使等築城東籠山置洮州衛文忠言官軍守洮州餉艱民勞帝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既斥棄之不守數年後將復爲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卒置衛守之

案洮州志番族頭目楊生格始祖喇嘛領占倫卜明正統間授世襲都綱倫卜子班南尖錯於正德間承襲管中馬番人一十八族曰刺卜族曰卓路族曰北路哈族曰列札族曰

撤哈堡族曰依自多族曰多札族曰官洛族曰班藏族曰拿些祿族曰巴舍族
曰阿自塔族曰哈古族曰他那族曰達哈族曰九日哈族曰哈呢族曰包茶族

又案七站地在洮州西洮州舊城在洮州西南即古洮陽城也後漢書西
羌傳諸羌退聚洮陽即此今名舊洮東龜山在洮州東番人耕種於此

秋七月西平侯沐英建洮州衛於洮州

舊衛屬臨洮府清
為廳屬蒙昌府

案陝西通志舊洮州古臨潭縣地秦屬臨洮晉為吐谷渾所據北周逐吐谷渾置洮州隋
為臨洮唐宋為洮川明共武間李思齊歸附十二年西平侯沐英創建新城以其地為洮
州衛東至舊洮七十里南至兩川地六百里西至番界一百里北至臨洮府界二百里
明萬歷十四年改設守備清改為廳駐新城即洪武十二年沐英所建之洮州衛也

以李文忠督理河岷臨鞏軍事

河州指揮使徐景改築衛城

史稱秦始皇築長城起自臨洮限塞外漢武帝通西域始
立亭障後因為河州初名屯罕縣至唐曰鳳林關又曰鳳

林縣宋神宗熙寧二年王韶克河州以隸熙河路元置吐蕃宣慰使司迨其季年則山後
部落諸酋自相雄長戰鬪無虛日民殲於兵城池室廩鞠為茂草洪武初鄧愈克河州降
者宥拒者戮咸畏威懷德款塞內附遂置河州府以治民設河州衛以戍兵至是詔升為
一改曰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徐景以舊城逼近北原至是改築週九里三分高五丈厚二

丈

時平光將軍丁
玉擊四川松州
番平之併潘州
於松州置松州
衛與洮州連界

河州府名稱自
此廢此條可採
入臨夏縣新志

九月己亥沐英大破西番禽其部長三副使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沐英襲元將托和齊等於額齊訥路即今額濟納蒙古境擒之元國公托和齊知院

按珠屯和林帝命英擊之英至靈州偵知托和齊等在額齊訥路遂渡黃河經雷夏歷賈蘭山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分軍爲四乘夜爲枚而進合圍之擒托和齊按珠盡獲其部曲以歸已而濮英襲元柳城王康之復獲平章瑚圖克特穆爾幽王額琳沁及其部曲千四百人遂還肅州

三月壬子沐英襲元將脫火赤於亦集乃禽之

設文縣守禦千戶所土官趙遠堞集土民爲軍隸陝西都司十五年改隸秦州衛十八年裁革文縣以千戶領縣事

撥河州民至西甯貴德開墾守城帝命於河州撥民四十八戶來貴德開墾守城自耕自食不納丁糧又於河州衛撥世襲百戶王猶

等三人各滿谷口赴貴德守禦城池又東鄉康楊李三屯百姓原係土人編入民籍完糧

脫火赤犯邊征西將軍沐英生擒之時脫火赤犯順英由亦集乃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分兵爲四翼自以驍勇衝其中堅銜

枚夜薄其營生擒脫火赤及知院愛足全部以歸

大軍度附收拾河山時代 明太祖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洪武十五年
復行科舉而
生與薦舉人
參用者居多
題書覆略十
為布政使四
及參政副使
之給事中而
之給事中而
之給事中而

是歲都督漢英出兵開哈梅里之路以通商旅

哈梅里地近甘肅故元諸兀納失里居之至是聞官軍開路兀納失里懼

納款於朝明年遣使往朝貢馬後以哈梅里遏回紇貢使有從他道往者又遣兵邀殺之帝遣兵討之戰不利二十五年遣使貢馬驛於朝請罪受之

甲子十七年春三月頒科舉條式是科陝西鄉試甘肅中舉人五名

帝初以官多闕員舉人俱免會

試赴京聽選又擇其少年俊異者張唯王輝等為翰林院編修入禁中文華堂肄業命贊善大夫宋濂為之師帝政暇親品鑑其文日給光祿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歲時賜賚甚厚至是以所取多後生少年有文無實遂罷科舉別令有司察舉賢才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其目曰聰明正直曰賢良方正曰孝弟力田曰儒士曰孝廉曰秀才曰人才曰耆民皆禮送京師不次擢用而各省貢生亦由太學以進於是罷科舉者十年十五年秋八月復行科舉二年一行為定制至是實行科舉甘肅士子在陝關中五人曰賀崇德臨洮人布政使蘇燾臨洮人訓導雷鳴春狄道人御史曹銘會甯人杜銘階州人

案是歲頒科舉條式以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中式者各布政使司送禮部會試中式者赴殿試凡鄉試會試各三場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沈傳及古注疏春秋注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二場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各一三場試經史策五其應試者國子學生及府州縣學生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其罷開官吏及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皆不許入試

明代科自洪武四年辛亥始
試至十七年甲
武復設乙丑會
試編文貞謂國
初三科猶循元
制作經義至二
十一年戊辰始
定今三場之制
劉錄

乙丑十八年春三月始選進士入翰林及爲庶吉士甘肅中進士二名帝廷試進士擢一甲丁顯

等爲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爲編修吳文等爲檢討命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院承勅監中書六科者曰庶吉士在六部都監院諸司者仍稱進士庶吉士及觀政進士之名亦俱自此始是科甘肅隴南宮者二人曹銘會甯人官至左都御史王恪伏羌人杜銘階州人給事中

案是歲始定翰林官品員先是翰林官無常員吳元年置翰林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及修撰編修尋又置學士承旨侍讀學士增待制應奉等員已而承旨直學士待制俱革亦無定秩學士先爲正三品後改從三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侍讀學士從四品修撰編修正八品至是更定品員著爲定例學士一人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各二人並從五品侍讀侍講各二人並正六品始以侍讀先侍講史官修撰從六品編修正七品檢討從七品俱無定員其侍書及待詔則不常設

又案庶吉士官名明太祖採周書庶常吉士之義置庶吉士六科及中書皆有之永樂中始專隸於翰林院以進士文學優等及善書者為之清因之設庶常館使翰林官為教習三年則試其優劣而授職謂之散館初入翰林則曰欽點翰林院庶吉士

是歲以蕭岐為平涼訓導

岐字尚仁秦和人五歲而孤事祖父母以孝聞有司屢舉不赴洪武十七年詔徵賢良強起之上十便書大意謂帝刑罰

過中許告風熾銷禁止實封以杜輕罔依律科獄以信詔令凡萬餘言召見授潭王府長史力辭忤旨誠雲南楚雄訓導岐即日行遣騎追還歲餘改授陝西平涼再歲致仕復召與錢宰等考定書傳賜幣鈔給驛騎營輯五經要義又取刑統八韻賦引律令為之解合為一集書曰天下之理本一出乎道必入乎刑吾合二書使觀者有所省也學者稱正固先生當是時太祖治尚剛嚴中外凜凜奉法救過不給而岐所上書過切直帝不為忤

蘭州指揮僉事楊廉移河橋於城北

先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西征指揮趙祥去城西七里造浮橋以濟師師還即撤越四年衛國

公鄧愈師師定地復建橋於城西十里名曰鎮遠因而弗革廉蒞任見河流悍急隄壩弗固移近城西北距金城關二百步橋南築小城中置門橋北因山為城東西置門建樓其上橋之制聯巨舟二十四架以木梁檣以木板圍以欄楯墜以石籠兩岸樹鐵柱四鐵籠維之木柱四十五草麻纜維之後世稍違其制橋輒敗故永以廉為法至永樂初河南張忠知蘭縣以黃河浮橋歲修民多勞費奏行臨洮府屬縣衛所同造以紓民累

移浮橋與修
橋相隔五百餘
年作者用穿
之筆相提並論
射之謂眼光四

崇武二十七年
各十一月賜死
國公傳友歸死
宋幾王鈞亦賜

慕壽祺曰蘭州北門外黃河浮航以渡自南抵北用船二十四隻上覆木板曳車牽馬而過如履平地舊名鎮遠詩云造舟爲梁其斯之謂與清末改鐵橋較浮橋誠爲便利一有風塵警究不如橋船之易於靠岸也天下事有利必有害具卽此類也夫

丙寅十九年夏四月命長興侯耿秉文城西甯
先是洪武四年五月元西甯州同知李南哥以州歸附五年始立西甯衛至是

之城

卯丁二十年遣指揮朵爾只失結招撫叛亡千戶阿卜的千戶祁貢哥星吉收捕

西番酋亦林真奔

庚午二十三年秋九月置山丹衛十二月以甘肅衛爲甘州衛

傳友德復征甯夏
友德從晉王燕王征沙漠禽乃兒不花還駐開平復征甯夏

辛未二十四年夏五月遣祁貢哥星吉招撫祁者孫諸番酋
命涼國公盛玉理蘭州莊浪等七衛兵以追逃

寇祁者孫至則都指揮罷能等已大破其衆遂略西番罕東之地因請增置屯衛報可

蒙古王子阿魯哥失里遣使朝貢

至永樂三年始置沙州衛

王二十五年詔朵爾只失結征西番阿立答哈思

朵爾只失結西甯人初仕元為甘肅行省右丞洪武四年歸附招撫

叛亡收捕番目有功於西甯賈德二十四年調甘州前衛指揮至是詔征西

封莊王樞於岷州

岷莊王樞太祖第十八子洪武二十四年封國岷州二十八年以雲南新附宜親王鎮撫改雲南有司請營宮殿帝令暫居樓亭俟民力稍紓

後作建文元年西平侯沐晟奏其過廢為庶人徙漳州

封韓王松於平涼

韓憲王松太祖第二十子洪武二十四年封國開原性英敏通古今恭謹無過永樂五年薨以未之國命葬安德門外十年子恭王冲煇嗣時

棄大甯三衛地開原逼塞不可居二十二年改封平涼仁宗即位召冲煇與弟襄陵王冲煇樂平王冲煇入朝各獻詩頌帝嘉悅賜金幣有差官宗初請徙江南不許請獨護衛屯

租建邸第許之遺主事毛俊經度並建襄陵樂平二邸及岷州廣福寺陝西守臣言歲款請輟工帝令繕王宮罷建寺役平涼接邊徵問諜充斥冲煇習邊鄙利弊正統元年上書

極言邊事賜書褒答五年子懷王範圯嗣

册允效為皇太孫誥示臣民

詔曰曩古列聖相繼御宇者首立儲君朕自甲辰即王位戊申即帝位於今二十九年矣前者操將練兵平天下亂

偃天下兵奠生民於田里用心多矣統一以來除奸暴去豪強亦用心多矣邇來蒼顏皓首儲嗣爲重嫡孫允炊以九月十三日冊爲皇太孫奉上下神祇以安民庶誥示臣民想宜知悉皇太孫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十六日卽皇帝位改明年爲建文元年追懿文太子爲孝康皇帝

耿秉文帥兵平徽州妖人之亂

置肅王府於甘州以甘州衛爲甘州左衛復置甘州右衛甘州中衛

給甘州番族市馬金銅信符

初以馬易茶諸番樂効而衛所將卒因之有擅索者帝命齎金銅符賜涼州甘州等衛諸番族諭之曰往朝廷有所

須必酬以茶貨未許私徵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擾害俾爾等不獲甯居今特製金銅信符頒給遇有徵發必比對相符始行不然則僞械至京罪之

案明製茶馬金牌一十六面以其上號藏內府下號給曲先等四衛及申藏等十三族其文左曰皇帝聖旨右曰不信者斬每三年一遺京官齎奉合符凡徵馬二千五百匹上馬

酬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歲給甘鎮馬千九百匹以供征操

癸酉二十六年慶王勑就藩甯夏

慶靖王勑太祖第十六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二十六年就藩甯夏以餉未敷令駐慶陽北古韋州城就延安綏

甯租賦二十八年詔王理慶陽甯夏延安綏德諸衛軍務二十年始建邸王好學有文忠孝出天性成祖善之令歲一至韋州度夏官德初言甯夏卑溼水泉惡乞仍居韋不許令

歲一往來如成祖時正統初甯夏總兵官史昭奏王沮邊務占靈州草場畜牧遣使由綏德草地往還煽惑士民章未下或告王閱兵造戎器購天文書撈疑皆昭爲之三年上書請徙國避昭英宗不可貽書慰諭其年薨子康王秩燧嗣

徙陝西行都司治甘州

陝西行都司先治莊浪至是徙置甘州領衛十二曰甘州左衛甘州右衛甘州中衛甘州前衛甘州後衛肅州衛山丹衛永昌

衛鎮番衛莊浪衛西甯衛沙州衛守禦千戶所四碾伯鎮夷古浪高臺

甲 二十七年春正月以李景隆爲平羌將軍鎮甘州

景隆李文忠子小字李九江也

秋八月丙戌階文軍千戶張哲叛命都督甯政爲平羌將軍總川陝兵討平之

先是哲得龍馬於古教場心頗自負會妖人霍佛奴謂哲有天命遂據火燒關斷臨江橋以叛政兵至連戰皆捷軍人盡降哲竄入山林搜獲誅之

九月甯夏甘涼等處督修水利

帝諭工部湖堰陂塘可蓄洩以備旱澇者皆因地勢修治之復遣使徧詣天下督修陝西巡撫命甯夏甘涼各

有司督修水利以俟使臣履勘

乙 二十八年肅王瑛就藩甘州奏授安定衛土酋哈答爲指揮使

瑛太祖子洪武二十四年封二

十五年之國以陝西兵未集駐平涼至是始就藩詔王理陝西行都司甘肅三衛軍務三十年又詔王督軍屯糧凡征伐以長興侯耿炳文從炳文濠人從龍宿將

案明太祖都金陵去塞垣遠且萬里虜出沒塞下難制於是酌周漢啓諸王之封且匝於三垂文皇帝王燕天險地利甲天下而北平以東歷漁陽盧龍出喜峯包大甯控葆塞山戎爲甯王度俞關跨遼東並海被朝鮮開原許通市東北夷爲遼王北平西接古北口瀕於雍河中更上谷雲中羣居庸蔽隔門爲代王沿雁門而南表裏山河太原其都會也爲晉王逾河而西歷延慶鞏又逾河保甯夏倚賀蘭爲固爲慶王兼殺隴之險理周秦都圻牧坳之地直走金城爲秦王金城西渡河領張掖酒泉諸郡向肩嘉峪護西域爲肅王九王者皆近塞備邊傳以元侯擁以宿將得專制其中嗣而周楚齊譚魯蜀諸王並列內郡各專國擅兵蓄草昧利於建侯板蕩維於宗子亦其勢也

慕壽祺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爲之宗法以統之爲之朝覲以來之又必使之聲氣相聯親疎有別所以教之養之者何其纖悉備至也蓋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夏殷自禹契以至杞宋之末周自后稷以及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餘年豈非封建之明效大驗歟秦分天下爲郡縣而封建之制廢矣蓋鑒於周季之衰畏僭惡嫌自剪其類木根無芘自取孤危傳未三世秦即滅亡漢初懲秦晉初懲魏周初懲隋又復封建之制矣然非有誠懇之心深長之慮封疆過制又無名師以教之明德以養之非管綸以覆國卽驩佚以喪身彼世所稱賢不過儲思經術寄情詞翰求一屏藩王家以永厥世無擾於民如肅邸之在甘肅蓋亦不可多得矣

詔新開荒地永不起科

戶部節奉諭旨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永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按此可

明初甘肅新墾荒地暫不起科蓋太祖諭旨備

行於西北各省

爲各邊屯田之計

丙子二十九年置甘州前衛後衛甘州五衛俱同城

案史元甘肅等處行中書省治甘州路明初改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洪武五年十一月置甘肅衛二十五年罷二十六年陝西行都指揮使司自莊浪徙置於此領衛十二守禦千戶所四距布政司二千六百四十五里甘州左衛洪武初廢二十三年十二月置甘州左衛二十七年十一月罷二十八年六月復置甘州右衛甘州中衛俱洪武二十五年三月置甘州前衛甘州後衛俱洪武二十九年置四衛俱與甘州左衛同城

命秦王棧率平羌將軍甯正征叛番於洮州番懼而降帝悅賚予甚厚

丁丑三十年春正月置甘肅行太僕寺掌馬政甘肅寺置少卿一人丞一人以致仕都指揮千百戶爲之永樂中許令按治所

轄鎮撫首領官嘉靖中復設少卿一員分管延綏甯夏

置陝西行太僕寺於平涼府元平涼府屬鞏昌總帥府洪武三年五月改隸陝西至是置陝西行太僕寺永樂四年置陝西苑馬寺領長樂等六

監開成等二十四苑俱在平涼及慶陽鞏昌境內正統三年又併甘肅苑馬寺入焉

明太祖一日問劉基嘗曰聖壽何年基曰聖壽無窮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年又其間五歲假耳

夏六月策試禮部下第舉人甘肅中進士二人

是春會試北士多黜落既廷試諸生上言考官劉三吾白信蹈皆南人私

其鄉帝怒命侍讀張信等覆閱下第卷得六十一名以進不稱旨或又言三吾信蹈囑信等故以陋卷呈帝益怒親試策問擢武城人韓克忠爲第一餘皆北士甘肅中式者黨理真甯縣人後官至太僕寺少卿何潤甯州人官知府前考官白信蹈及侍讀張信等論死劉三吾以老戍邊初取中會元宋琮秦和入亦遺戍

慕壽祺曰南北界限天然劃分蓋自古爲然矣以是科會試論地點在金陵其便一考官皆爲南人其便二士子舟楫來往無風塵奔走之勞其便三有此三者南人之占優勝也固宜比經揭曉北人大鳴其不平遂釀成考官之禍石勒有言曰賴有此耳不然者甘肅無一捷南宮者矣

罕東酋長鎖南吉刺斯入貢尋置罕東衛以鎖南吉刺斯爲指揮僉事

罕東衛在赤斤

蒙古南嘉峪關西南漢敦煌郡地洪武二十五年涼國公盛玉追逃寇祁者孫至罕東地其部衆多竄徙西甯三刺爲書招之遂相繼來歸至是酋鎖南吉刺斯遣使入貢詔置罕東衛授指揮僉事永樂元年偕其兄答力襲入朝進指揮使授答力襲指揮同知並賜冠帶鈔幣自是歲入貢十年定安衛奏罕東數爲盜掠去民戶三百復糾西番阻截關隘帝降敕切責令還所掠十六年命中官鄧誠使其地洪熙元年遣使以卽位諭其指揮同知綽兒加賜白金文綺時官軍征曲先賊罕東指揮使卻里加從征有功擢都指揮僉事賜話世襲其指揮那那奏所屬番民千五百例納差發馬二百匹其人多逃居赤斤乞招撫復業帝卽命招之並免所負之馬宣德元年論從征曲先功擢綽兒加指揮同知初九

軍之討曲先也安定部內及罕東密羅族人悉驚竄安定詔指揮陳通等往招於是罕東復業者二千四百餘帳男婦萬七千三百餘人安定部人亦還衛正統四年罕東安定合衆侵西番中藏族掠其馬牛雜畜以萬計其僧訴於邊將言畜馬一空歲辦差發馬無從出帝切責二衛數其殘忍暴橫違國法毒鄰之非令悉歸所掠又諭僧不限舊制隨所有入貢明年冬綽兒加偕班麻思結共侵哈密獲老穉百人馬百匹牛羊無算忠順王遣使索之不予帝聞復賜敕戒諭然番人以剽掠爲性天子卽有言亦不能盡從也六年夏綽兒加來貢馬寶宴還九年卒子賞不兒加嗣職奏乞齎糧茶布命悉予之十一年進都指揮使成化九年土魯番陷哈密都督李文西征罕東以兵來助後都督罕慎復哈密亦藉其兵賜敕獎賚六年其部下掠番族有侵入河清堡者都指揮梅琛勒兵追之奪遠男婦五十餘人馬牛雜畜四千五百有奇邊臣請討其罪部臣難之帝曰罕東方聽調協取哈密未有權貳之形奈何因小故遽加以兵宜諭令悔過不服則耀兵威之二十二年邊臣言比遣官往哈密與土魯番使臣家屬四百人偕行道經罕東爲都督把麻奔等掠去朝使僅免乞討之帝命遣人往諭如番人例議和還所掠物不從則進兵安治中土魯番復據哈密兵部馬文升議直搗其城召指揮楊翥計之翥言罕東有間道不旬日可達哈密宜出賊不意從此進兵文升曰如若言發罕東兵二千前行我師三千後繼各持數日乾糧兼程襲之若何翥稱善文升以屬巡撫許進進遣人諭罕東如前策會罕東失期不至官軍仍由大路進賊得遁去十二年其部人侵西甯隆奔族掠去印話及人畜兵部請敕都督宣諭其下勿匿所掠物盡歸其主違命則都督自討從之時土魯番日強數侵掠鄰境諸部皆不能支正德中蒙古大酋入青海罕東亦遣蹂躪其衆益衰後土魯番復陷哈密直犯肅州罕東復殘破相率求內徙其城遂棄不守嘉靖時總督王瓊安輯諸部移罕東

國家辦理茶務
禁太嚴則利盡
難刀以病民太
弛則利歸商買
以病國須斟酌
行之於是官茶
行而邊馬足

都指揮枝丹
部落於甘州

復建行大僕寺於甘州

設官以綜理馬政
而諸衛所亦隸焉

秋七月令肅王模督軍屯糧遇征伐以長興侯耿秉文從

是歲移秦州茶馬司於西甯

帝綢繆邊防以茶易馬固番人心以秦州距西甯遠恐番人之往返不易乃移茶馬司於西甯勅右軍都督曰近者

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馬日貴而茶日賤啓番人玩侮之心檄秦蜀二府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礮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又遣駙馬都尉謝達諭蜀

王椿

案明初設茶馬司大使一人正九品副使一人從九品掌市馬之事洪武中置洮州秦州河州三茶馬司設司令司丞十五年改設大使副使各一人尋罷洮州茶馬司以河州茶馬司兼領之三十年改秦州茶馬司爲西甯茶馬司

慕壽祺曰以茶易馬此制西蕃以制北邊之上策也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巡茶之官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百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

將意外之慮或從此生危乎哉楊一清請將金牌舊額查出會同廷臣昭示

番族使知國家修復舊制納馬給茶羌人永為藩籬之固矣

案史太祖姓朱氏名元璋在位三十一年改元一曰洪武二十一年夏五月帝不豫臨朝

決事如平時命都督楊文從燕王棣武定侯郭英從遼王植備邊開平均聽燕王節制閏

月帝崩遺詔皇太孫允炆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官登大位諸王臨國中勿至京師是為建文皇帝

恭閱帝已建文元年以宋晟鎮甘肅晟定遠人太祖初從渡江歷官陝西行都司都指

甘肅成祖即位入朝進左都督還鎮後以招降把都帖木功封西甯侯

案明代西北之邊有九而陝西當其三而甘肅又為關隴重地初以都督重臣鎮之界以

干城之責付以分閫之機政令惟其弛張甲兵歸其掌握又降以璽書給以關防凡機密

重情許其徑達使者自西方還得玉於雪山上在宮儲時嘗夢神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是獲西方美

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命曰凝命神寶

太祖初以丙申七月為吳國公凡八年甲辰正月兩寇既殄戊申正月即皇帝位號大明改元洪武在位三十一年

肅邸素有賢名
其初至甘州所
占田產猶如此
其多經理若不
得人其不漁奪

遷肅王府於蘭縣

即今蘭州府因王乞內徙也或曰曹國公李景隆奏移並以右中二護衛扈從其原遺馬廠籽粒在甘肅各衛所者歲遣官校徵運

案明史成祖永樂六年肅王以捶殺衛卒三人及受哈密進馬逮其長史官驕已又聽百戶釗成言罪平涼衛軍器械成等京師十七年薨子康王瞻焰嗣宣德七月上二護衛府中被盜爲榜募告捕者御史言非制罪其長史楊威瞻焰又請加歲祿敕曰洪武永樂間歲祿不過五百石莊王不言者以朝廷念遠地轉輸難故也仁考卽位加五百石矣朕守祖制不敢違正統元年上言甘州舊邸改都司而先王墳園尙在乞禁近邸樵採從之

洪武二十四年封皇子樸

明祖生子二十五人樸爲第十四子

爲肅王二十五年之國以陝西各

衛兵未集駐平涼二十八年始就藩三十年詔肅王樸督軍屯糧凡征伐以

長興候耿炳文從建文帝元年遷肅王府於蘭縣

即今蘭州

因王乞內徙故從之

原遺馬廠田產歲遣官校徵運其在甘州有屯種餘八百三十名在中護衛

左右二所凡田三百五十七頃六十二畝草湖三所歲徵糧七千三百七十

三石草六千八百束柴一百四十車紅花七百五十斤麻七百五十斤炭一

百籠紫果五石瓜子仁八升等五百把板一千板公議所後有敬依倉收貯

附蘭縣攷宋史地理志元豐四年置蘭州崇甯三年置蘭皋縣倚郭卽今皋蘭縣治文獻通考謂卽漢之允吾隸金蘭州領阿干縣省蘭泉入州屬臨洮路元蘭州初亦領阿干縣屬羣昌府明洪武二年改蘭州爲縣肅王來遷故稱曰蘭縣成化十三年復升爲州屬臨洮府時臨洮府駐狄道乾隆三年移臨洮府來治於是始改蘭州爲皋蘭其原委具甘肅巡撫元展成請改府治疏見附編

幕專祺曰蘭州僻處西陲歷秦漢宋唐之盛或稱屬國或置列郡或設官以統領衛所或練兵以鞏固邊疆荒服之地文教缺焉明初蘭州爲肅藩采邑肅邸好文墨吳中羣彥又多與之遊此邦人士聞風興起詞林則有黃諫理學則有段堅臺諫則有鄒應龍其他彪炳史策者後先相望文化蒸蒸日上矣

廢岷王橈爲庶人並下詔讓燕

初大祖起布衣以三尺劍定中原計深慮遠所生二十四子各分茅土如秦晉燕蜀楚湘齊克甯遼谷代慶肅

星羅棋布許設三護衛兵俾爲外屏以蕃王室與帝皆叔父行地大屬尊燕王尤英武屢出塞立功帝畏其威名恐入朝生變乃奉遺詔止諸王進香哭臨惟在本國燕王來會葬行全淮兵部尙書齊泰言於上費勅勒使還國未幾周王子有燦告兵父橈反詞連燕湘代岷四府帝召太常卿黃子澄與泰定計命曹國公李景隆卽訊於周景隆大索周賄不應遂坐反執之歸削爲庶人燕王上書申救帝欲中止泰子澄執不可燕王曰行且及我日簡練壯勇異人術士多就之有僧道衍與王卜許王帝未幾燕王入覲行皇道登陞不

是年秋七月革
建文年號以是
年爲洪武三十

拜戶部侍郎卓敬御史曾鳳韶上書論劾帝曰至親弗問賜還國都御史暴昭採訪北平具以燕事密聞請早設備帝勅都督朱忠調遼兵二萬及燕府護衛健卒屯朔平徐凱練兵臨清耿繼練兵山海關與曷貴內外聲援名曰防邊約有變先發有湯宗者北平僉事也首按察使陳瑛受燕府金錢有異志安置廣西又有人告湘王自殺人帝讓之柏懼自焚死俄而齊府人曾名深亦上變告語侵及代岷於是廢齊王榑幽代王桂岷王榑於其國并爲庶人諸王既多伏罪直下詔讓曷貴復置七衛兵於王城盡櫺端禮四門曷貴使吏李友直潛伺府事友直竊其疏以獻燕王益懼託疾佯狂走大暑園爐搖頭曰寒甚宮中亦杖而行曷貴謀日急請發符悉逮燕邸官校王給曷貴界所逮者至則伏甲士擒殺之櫺杖起曰我何病爲森臣輩所逼爾遂誓師號靖難逢辰泣諫死之時建文元年七月甲戌也

慕壽祺曰燕王才度旣雄而北地常有王氣建文則仁慈有餘而剛斷不足岷王之廢下詔讓燕是自召靖難之師矣初建文爲儲貳時與燕王同侍太祖太祖出一對以觀其志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建文對曰雨打羊毛一片氈燕王則曰日照龍鱗萬點金見王泌東朝記足徵燕王之氣象爲不小

己辛 三年徙慶王於甯夏

壬午 四年秋八月燕王殺都御史景清復籍其家於眞甯

清眞甯人以洪武甲戌科進士第二人官至左都御史初

領鄉薦遊國學同舍生有秘書請之不肯與明且同舍生來索書清曰吾不知何書吾未嘗假書於汝生憤怒訟之祭酒清持書往見曰此清所誦書即誦澈卷問生不能誦一詞

五年明年爲永
樂元年

考守溪筆記所
載文皇破景清
於市罪及九族
後夢清入殿追
之乃釋其縛其
說與遜國記表
忠錄諸書不同

祭酒吐生退清乃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初赴舉時過淳化主家主家
有女爲妖所憑是夜清在而妖不來問之曰吾避景秀才也女以告父父追及語之清書
景清在此四字令歸粘其門妖遂絕洪武三十年召見太祖嘉其才命署僉都御史建文
卽位擢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文皇繼統方孝孺練子甯都死而清獨委蛇侍朝人以素
剛正頗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星者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其色赤文皇已疑清及
朝清獨衣緋遂收清得所帶劍不屈死後精靈迭見族其家已而又入殿廷爲厲又命籍
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
鈔村里爲墟後諡忠烈

又有巨敬者平涼人建文間死節之臣不二心之士成祖榜諸文廟目爲奸
惡官員書其官職姓名頒行天下及傳於野史者共百廿四人昔周武應天
順人夷齊甘死首陽兩不相妨况文廟嘗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練子甯在
朕當用之昭廟又曰若方孝儒皆忠臣也乃肆赦宥其子孫至天順間雖建
庶人亦有之善善惡惡亦難揜也楊文懿公嘗請輯建文中事謂不可滅則
是史逸之矣今謹錄其名氏官籍於左有未知者缺之待博識者補焉

永其此以痛失謂名象
樂其歡俟日官守難妙中
聞仁日之奈御駕守時秀
其孝不奈御駕守時秀
美后食何正崩中火當宮
而殺出殿情起川燕三
而殺出殿情起川燕三女

齊

秦

深水人兵部尙書

黃子澄

分宜人太常卿

方孝儒

甯海人翰林侍講

謝

貴北平都司

張

昞

澤州人北平布政

葛誠

長史燕府

宋忠

鳳陽衛指揮

馬

宣都指

朱

鑑

都指

曾濬

鎮撫

彭聚

都指

孫

泰都指

耿炳文

濠州人

俞通淵

巢縣人

莊得

都指

楚智

鄭華

臨海人東平通判

黃觀

貴池人禮部侍郎

王叔英

黃巖人修撰

周是修

泰和人衡府紀略

顏伯璋

咸陵人沛縣知縣

廖昇

大常少卿

王良

開封人浙江廉使

曾鳳韶

廬陵人御史

魏公冕

永豐人御史

鄒公瑾

永豐人大理卿

高巍

遼東人

王良

吉水人修撰

黃鉞

常熟人給事中

王省

吉水人浮梁教諭

王偵

卽省子夔州通判

陳迪

宣城人尙書

劉政

蘇州人沛縣教諭

練安

新淦人御史

侯泰

刑部尙書

郭任

丹徒人戶部尙書

盧迴

仙居人戶部侍郎

暴昭

山西人刑部侍郎

毛泰

吏部侍郎

黃魁

福建人禮部侍郎

甘肅青史略正編卷十四

十四

賈具玉帶聘之
起伴疾面壁臥不

胡子昭

榮縣人刑部侍郎

卓敬

瑞安人戶部侍郎

茅大芳

秦興人都御史

胡

閏鄱陽人大理少卿

戴德彝

奉化人左拾遺

盧原質

甯海人太常少卿

廬鏞

巢縣人散騎舍人

宋

徵經人府經歷

陳繼之

蒲田人給事中

韓永

西安人給事中

高翔

朝邑人御史

董

庸御史

王度

歸善人御史

巨敬

平涼人戶部主事

甘霖

懷甯人御史

鐵

鉉鄧州人東參政

王彬

袁州人御史

崇剛

揚州衛指揮

陳彥回

蒲田人徽州知府

林嘉猷

甯海人陝西僉事

鄭公智

甯海人御史

程本立

崇德人江西副使

葉惠仲

臨海人主事

姚

善六安州人蘇州知府

鄭恕

仙居人蕭縣知縣

程通

績溪人紀善

陳思賢

茂名人漳州教授

盧振

謝昇

周璿

諸城人

黃彥清

國子博士

高不危

牛景先

張統

富平人戶部尚書

徐輝祖

魂國公嫡子

李

堅武陟人駙馬

景清

真甯人御史大夫御

龔泰

義烏人給事中

陳性善

山陰人禮部侍郎

平

安葦城人部指揮

樓

璉 金華人
侍讀

劉真

合淝人
都督

何福

都督

俞逢辰

水陽西鎮人
燕府伴讀

王

玘 日照人
波知府

周縉

武昌人
典史

高賢甯

濟陽人
秀才

徐宗實

黃巖縣人
尙寶司丞

劉

環 青田人
府長史

吳惟原

陳應宗

林珏

鄭君默

曾廷瑞

呂賢

俱漳州
府學生

葉希賢

號雪菴
松陽人

高遜志

蕭縣人
少卿

吳高

卜萬

俞瑱

馬

溥 壽州人
都督

宋瑄

定遠縣
人指揮

陳暉

洮州人
總兵

袁宇

壽州人
都督

孫

鎮 合淝人
輝知府

薛崑

闕鄉人
大理少卿

王稔

金華人

錢芹

蘇川人
軍斷事

魏

澤 溧水人
海典史

孫狗皮

徐州人
都指揮

小馬王

臨淮人
指揮

東湖樵者

王

公 隱東
陽

彭二

北平
都司

龔翊

崑山人
戍卒

朱昶

泰興人
長史

廖應龍

麻城人
右庶子

陳忠

鄞人
刑部主事

石撰

平定州人
甯府長史

附記劉固死節大略固字永貞真甯人其弟國娶景都御史清之姐因與國依景壬午六月燕兵迫金川門國勸固出城固曰母老甥幼况固曾受朝廷厚恩惟有待死而已乃潛寄甥子於王氏及城陷固兀坐又恐驚老母己而清以挾劍被族罪連姻姪固與弟國母袁妻張同日受慘於聚寶門外固一子名超年十五慷慨有力見父母將刑惻然憤怒髮上指繩縛俱斷遂躍起奪刑人刀連砍十餘人事聞詔凌遲固年三十六

案慶陽府志正甯縣秦爲北地郡漢陽周縣地屬上郡後漢省後魏復置陽周縣屬趙興郡西魏置顯州後周州廢隋開皇中改羅川縣屬北地郡唐天寶元年因獲玉真人像於羅山遂改爲真甯縣屬甯州五代宋金元因之明萬歷二十九年改屬慶陽府清因之今改爲正甯縣

墓壽祺曰成祖入金陵藉靖難之名殺戮異己隴上士大夫死忠者景都御史清巨主事敬與夫劉教諭固而清之死爲尤慘當是時一夫守義而禍及九族前所無也予所聞建文老臣如補鑄匠葛衣先生往來隴上不敢以姓名里居示人使弔古之士莫能詳焉豈不可悲也哉明至崇禎甲申後盡網巾先生之流仍不肯以姓字落人間故多匿跡而死以全其宗黨成祖餘威吁可畏哉

案史建文帝名允炆太祖嫡孫皇太子懿文子也大祖崩太子先卒皇孫卽位是爲恭閔帝時燕王棣久蓄異志聞太孫卽位以近臣齊泰黃子澄等更革舊制削諸王因以誅齊黃靖國難爲號反北平引兵南向建文四年燕兵進駐金川門帝乃縱火焚宮變服遁去燕王遂自立卽天子位是爲成祖文皇帝

成祖 癸未永樂元年罷中鹽甘州衛開中如故

洪武中定鹽例召商輸糧於官而酬之鹽謂之開中時以京師糧乏悉罷

天下中鹽惟甘州衛夏諸衛以邊儲如故

案自洪武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邊上納本色米豆開中者卽行中鹽制許商納粟於邊領引支鹽也故邊方米豆不至其貴並無年例銀兩自成化八年徙鎮榆林衛增治城砦民供不繼以南京折銀例每石折銀五分宏治中於邊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大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銀積至百餘萬人以爲利而鹽法壞武宗正德四年左通政叢蘭出理延綏屯田奏言靈州鹽課請照例開中召商糴糧軍士折色主者多尅減乞選委鄰近有司散給從之

蘇壽祺曰明初鹽法莫妙於開中甘肅產鹽之富爲鄰省所無徒以局土太多權運局不易稽查若仿行中鹽之法令鹽商納糧於倉或照鹽價折合現金公家發給鹽引令赴產鹽場裝載不惟入款驟增緝私隊亦可不設矣然此法明亦行之未久卽禁止焉遂令私鹽莫遏而易馬不易留心邊事者屢請復開中舊例惟甘州等處照准他處不得援以爲例蓋自古國家善政防弊太嚴宵小必從而阻撓之豈特鹽法爲然哉

甲申二年哈密回王恩克特穆爾入貢於朝遂封爲忠順王

哈密在嘉峪關西一千五百里古伊吾郡地元

封其族子忽納舍利爲威武王居其地後卒封其弟安克特穆爾爲王至是改封忠順王賜金印始建哈密衛凡西域諸夷入貢者必取道於此

晉祖道王宗道
 胡漢朱三奉書
 香覽張三奉不
 乃命郭敬張
 儒沐斯太嶽武
 營臨水太嶽十
 和山樂十年
 命三弟子孫
 壽侯於武當
 莊王創金天
 觀於蘭州西郭
 外供養碧雲
 建文從亡諸臣
 如台州樵夫樂
 清樵夫河西儲
 補瀾匠馬二子
 贊門僧若耶僧
 玉山樵雲苑和
 向之顧身錄華
 亡錄我身錄華
 除錄忠賢奇秘
 錄諸樹探入明
 史而清源僧獨
 不傳焉地處從
 遺知之者希耳

乙酉三年夏四月遣給事中胡濙等至甘肅訪張三丰
 為物色建文帝所在也先是建
 文四年壬午六月乙丑未時帝

提靖難之師克金陵大內火清宮時問建文安在內侍指馬皇后屍應馬帝愀然曰孺子
 無知一至此乎至是聞其出亡舊臣從者其衆始大疑駭遣胡濙以訪張三丰為名時三

丰恆往來隴南行縱無定所令
 濙徧訪之蓋察建文是否在隴

案青海瞿曇寺碑記建文遜國後遊至西甯碾伯衛南山某寺其隨亡老臣內有某公者
 自荆楚雲南而至甘肅凡沿途所見異竹即摘一枝插背夾上歷年既多存竹不少後至

渭源縣西山出家即擇各竹之異者植廟階默禱山靈以能否成活為建文能否返國之
 占後竹竟成活分為紅黃藍綠白五色歷代相沿極為茂密五竹山名遂由此而起渭源

縣舊志五竹山在縣西南三十里即青雀山之支峯與露骨山相連有
 五色細竹叢生盛夏積雪不消然則胡濙之訪詢夫豈無因而至耶

平涼府志載張三丰元末遼東懿州人名全一又名君寶三丰其號也以其不修邊幅又
 稱張邈邈頤而偉大耳修髯一袖一簞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月不食或處窮山或遊市井

能一日千里嬉笑諧謔旁若無人洪武初居武當山中二十三年雲遊長安纏至隴上遍
 遊多方冬春不履又號赤脚張常寓岷州楊永吉家遺一小鼓雖擊大鑪莫能混音成祖

道官於四方尋訪未見封通微顯化真人又平涼紫極觀道士朱元貞修築道院塑雲房
 純陽留侯泊三丰像於中獨三丰像結胎已就不能肖忽一日有羽衣至蒲團杖履蕭然

塵外散步道院見未成像問之元貞對以故羽衣曰此何難知吾嘗會其人於崆峒西崖
 其人可長七尺餘面目頎偉長鬚修眉彷彿與貧道同然坐位如此有所未安元貞問故

其人可長七尺餘面目頎偉長鬚修眉彷彿與貧道同然坐位如此有所未安元貞問故

曰雲房純陽皆師也可非坐乎衆然之工人依其言經營出像少焉羽衣竟失所
在乃知三丰示現也洪武二十四年遊甘肅張指揮家萬十年去莫知所之

墓壽祺曰神仙之說多荒唐不經莫可考信爲儒者所不道張三言世所稱爲神仙者也
明初秦安士大夫恆與之酬唱又嘗飲於蔡園名達九重遺給其尸胡濛物色之則安能
云必無哉至建文出亡四十餘年往來於滇南等處獨未
嘗一至隨而西甯人言之寥寥豈由後藏以至青海也耶

蒙古把都帖木兒率所部來歸使居涼州

把都帖木兒本居甘肅塞外塔溝地至是
率妻子及部落五千馬駝萬六千因宋晟

來歸帝賜姓名吳允誠授右軍都督僉事使
居涼州八年從出塞敗本雅失里進左都督

丙 四年置曲先衛以土人三卽爲指揮同知

案西甯府志曲先衛在西甯西北肅州
西有東接安定西戎漢尙羌唐吐蕃

元設曲先答林元帥府洪武時酋長入貢命設曲先衛官其人爲指揮後遭朵兒只巴之
亂部衆竄亡併入安定衛居阿真之地永樂四年安定指揮哈三散卽思三卽等奏安定曲
先本二衛後合爲一比遣土番把秃侵擾不獲甯居乞仍分爲二復先朝舊制從之卽令
三卽爲指揮使掌衛事散卽思副之又從其請徙治藥王淮之屯自是屢入貢洪熙時散
卽思偕安定部酋殺朝使已大軍往討散卽思率衆遠遁不敢還故土宣德初天子赦
其罪遣都指揮陳通等往招撫復衆者四萬二千餘帳乃遣指揮失刺罕等入朝謝罪貢
駝馬待之如初尋擢散卽思都指揮同知其僚屬悉進官給以謀命五年六月朝使自西
域還言散卽思數率部衆邀劫往來貢使梗塞道途天子怒命都督史昭爲大將率左右

參將趙安王疏及中官王安王瑾督西甯諸衛軍及安定罕東之衆往征之昭等兵至其地散卽思遁其黨脫脫不花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其衆生擒脫脫不花及男婦三百四十餘人獲駝馬牛羊三十萬有奇自是西番震懼卽思素狡悍天子宥其罪仍怙惡不悛至是人畜多損失乃悔罪明年四月遣其弟剌千戶罕都等四人貢馬請罪復待之如初令還居故地非歸其俘七年其指揮那罕言行者安定之兵從討曲先昔二女四弟及指揮秦哥等家屬被掠者五百人今散卽思已蒙赦宥而臣等親屬猶未還望聖明垂憐天子得奏惻然語大臣曰朕常以用兵爲戒正恐濫及無辜彼不自言何由知之卽敕安定王亦罕丹等悉歸所掠其年散卽思卒命其子都立嗣敕賜救勉之十年擢那罕罕都指揮僉事其僚屬進職者八十九人正統七年遣使貢玉石成化時土魯番強被其侵哈弘治中安定王子陝巴居曲先廷議哈密無主迎爲忠順王正德七年蒙古酋阿爾禿斯亦不刺竄居青海曲先爲所蹂躪部族竄徙其衛遂亡

以甘泉監祁連監隸西甯苑馬寺督之

是置芻馬寺於西甯掌六監二十四苑甘州衛左曰甘泉監廣牧川東岸置署領四苑

曰廣牧麒麟紅崖溫泉右曰祁連監廣牧川西岸置署領四苑曰西甯大通永安古城西甯大通永安今皆隸青海山丹衛曰武威監領四苑曰和北大川甯番洪水西甯莊浪等衛不具著未幾罷苑馬寺專隸行太僕寺

是歲都指揮使劉釗奏調番回貴德居住

番回者卽今循化巴戎兩縣之撒拉爾回也元末由哈密遷河州居河州所屬之循

化其性強悍樂於戰鬪有照兵法編製者矣時貴德所新設人民稀少且有伏莽出沒於其間釗奏調其中左千戶一所貴德居住

案回族背建撒拉森王國故哈密邊回取以自號河州志云循化舊名撒拉川地以人種名也今循化縣城仍居撒拉之中分上四工下四工歸韓士司管轄其在巴戎縣者別有五工餘見第十六本乾隆四十六年春二月撒拉爾兒爭教注貴德所見此卷洪武三年鄧愈至莽刺川注

丁亥 五年春三月癸丑以甯陽伯陳懋燾甯夏

戊子 六年命諭德楊榮佐都督何福經理甘肅

福鳳陽人初以左都督鎮守甯夏至是移鎮甘州尋請以布市馬選其良者置

官給印專領之馬大蕃息七年詔福嚴兵備魯台迤北王子國公司徒以下十餘人帥所部駐亦集乃欲降福以聞帝令楊榮佐福經理悉降之帝悅命榮即軍中封福爲甯遠侯且詔福軍中事先行後聞榮字勉仁建安人建文二年進士至甘肅覽山川形勢察軍民閩城堡還奏帝大悅親剖爪噉之進右庶子正統中官至少師贈太師諡文敏三楊之一阿魯台驍韃部族元裔也

安王楹就藩平涼

安惠王楹太祖第二十二子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就藩平涼五十年薨無子封除府僚及樂戶悉罷留典杖校尉百人守園洪熙

初韓恭王改封平涼就安王邸

庚八年夏五月丁亥回回哈刺馬牙殺都指劉秉謙據肅州以叛

千戶朱迪等討平之

秋七月命西甯侯宋琥鎮甘肅

琥晟次子也以尙主得嗣侯佩前將軍印鎮甘肅

是年失捏干寇黃河東岸甯夏都指揮王俶敗沒

辛卯九年命鎮守甘肅內監王安討涼州叛虜平之

壬辰十年春三月丁亥命豐城侯李彬討甘肅叛寇八耳思朵羅歹

彬鳳陽人永樂中累官封侯子

世券全是奉命西征

秋命李彬駐甘肅與宋琥經略降酋

彬與柳升嚴兵境上而令十官李英防野馬川涼州酋老的罕叛李英盡俘其衆老的罕走赤

斤蒙古明年代宋琥鎮甘肅赤斤蒙古縛老的罕降帝嘉其功賜賚甚厚

案西寧府志李英世爲碾伯縣人襲父南哥官李南哥者西甯土人本沙陀李氏元末爲西甯州同知洪武初以州歸附授西甯鎮撫指揮招安番族厥功居多宣德中英能紹其先烈至是番酋老的罕叛英擊之討來川俘斬二百六十人夜雪賊遁追盡獲之進都指揮僉事後以戰功封會甯伯祿千一百石正統二年卒子和襲爵今樂都縣川口有所謂

享堂者卽會甯伯墓不知者傳爲李晉王墓誤矣

冬十一月命待講楊榮經略甘肅

涼州酋婁達哀叛守將擊敗之婁達哀走赤斤蒙古衛帝欲發兵討之乃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

彬議方略榮還言隆冬非出兵時彬亦言道遠饑難宜緩圖之乃賜敕詰責赤斤蒙古明年赤斤蒙古遂縛婁達哀來獻

赤斤蒙古衛在
塞門之東距
州界四百三
十里

案明一統志赤斤蒙古西戎地戰國時月氏居之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時爲酒泉敦煌二郡地晉屬晉昌郡西涼置會稽廣夏二郡後魏增置常樂郡後周廢會稽郡隋又廢爲常樂等郡以其地屬瓜州後屬敦煌郡唐初屬瓜州廣德後歿於吐番宋時爲西夏所據元時爲瓜州地屬沙州路明永樂二年詔建赤斤蒙古千戶所以搭力尼爲千戶賜誥印尋陞衛以搭力尼爲指揮搭力尼卒子且旺失加襲宣德以來朝貢不絕

案明永樂官德問楊榮楊溥楊士奇皆秉鈞軸同在閣中則參謁者難於稱姓故以東西南區別之士奇江西人故曰西楊溥荊州人荆古南郡故曰南楊榮閩人閩在京師之東故曰東楊亦猶前清北劉中堂南劉中堂之稱三楊中惟榮至甘州隴人謂三楊相繼總制三邊想係傳聞之誤

又案鄭仲夔清言楊士奇名遇以字行泰和人以博學徵入翰林官兵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貞人稱西楊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共武末登進士第歷仕五朝官至上部尙書兼諱身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敏人稱東楊楊溥字宏濟石首人洪武庚辰進士官至禮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太師諡文定文定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至

文貞爲西楊文敏爲
東楊因居第而別之

慕壽祺曰瓜州今安西縣沙州今敦煌縣國家治亂無常地勢則今古不易赤斤峽在今
玉門縣境舊屬安西直隸州明初赤斤蒙古之所居也事閱五百餘年有自赤斤來者謂
其地人家三兩極目蕭條不聞有蒙古部落也者豈真消亡
殆盡耶善蒙古畜牧爲業隨水草遷移今己不知去向矣

癸巳十一年春正月辛丑以豐城侯李彬鎮甘肅召宋琥還

冬十一月甲申遣寧陽侯陳懋等巡寧夏邊

甲午十二年連城土司什伽以軍功賜姓魯命守西圍

什伽本蒙古脫歡後世居連城隨駕親征蒙古阿魯台兵

進幹灘河生擒虜首阿刺罕寵眷益隆帝諭之曰昔周公且遠征奄息成王封之於魯今爾內附許久且有遠征之勞勳業可比周公因賜以魯姓世世子孫永作屏藩以固吾圍
從此連城土司遂有魯氏家譜之刊行

案古者吹律定姓以協五音而昨土命氏天子主之後世族姓紊亂而人遂不知所自生今之姓同於國者輒云以國爲姓而不知非也夏氏出於陳之少西而非夏后氏之夏齊氏出於衛之齊惡而非齊國之齊且秦華父非出於秦狄虺彌非出於狄蓋古人之氏或諡或字或邑或官必出奔他國而後以國爲氏如齊陳敬仲衛宋朝之類是也且有賜姓

名者南涼禿髮氏爲元魏所滅其親屬徙京師後魏主賜姓曰源如此類者不可勝舉

慕壽祺曰唐賜沙陀姓李宋賜元吳姓趙視同一家無畛域之分矣而明則不然太祖時蒙古翰林火你赤賜姓名爲霍莊由是而賜把都帖木兒爲吳倫都兒灰爲柴保住爲楊永樂二十一年蒙古王子額森托千率所部來降成祖賜姓名金忠一時歸化盡沐殊恩然後知聖主之所以懷柔荒遠與夷狄之改從漢姓於西北文化大有關係也什伽賜姓曰魯亦異數也豈必賜以國姓而後謂之榮寵哉

以鷹揚將軍史昭爲都督僉事鎮守西寧

先是永樂三年哈密司徒火者廝等梗西域貢道昭率兵征討擒逆者以歸八年北

征充鷹揚將軍至是由鐵門關出勦夷有功陞都督僉事鎮守西寧

慕壽祺曰西甯素號威疆西鄰青海南達三藏環以諸番且西北逕通準噶爾尤爲用武之地故史昭之鎮守西甯也青海無波諸番感悅久之請建孔子廟設學校可謂知所本矣漢書云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昭其庶幾乎

命西北大吏採訪地理形勢

先是洪武三年命儒臣魏俊等六人編類天下郡國地理形勢謂之大明志時天下甫定未大備也至是遣使採訪

開局纂修期成先志未就緒而崩後至英宗乃申命儒臣凡三閱歲而始成

慕壽祺曰大明一統志首京師而次方岳稽列宿以定分野郡邑司衛之舉陳人物山川之具載與漢志之書郡邑而遺貢賦唐宋之載貢賦而遺山川者不同矣然亦有可議者如天下風俗今古異宜必採訪得真方為實錄今類摭諸冊而考焉則絕不相似此其可議者一也民間詩歌必有裨風化有關經濟者方可收錄今遊山吟水之浮詞盡見紀載而經制宜民之格論反多遺珠此其可議者二也又如諸省之朝貢不詳其聯絡之途諸邊之要害不紀其策應之路山川委絡之源無可稽道里遠近之故無可考此其可議者三也成一完全之書顧如此其難哉

甲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徵西寧鞏昌洮岷各衛兵征阿魯台 先是永樂十三年春二月癸酉遣指

揮劉斌給事中張磐等十二人巡視山西山東陝西甘肅遼東軍操練屯政覈實以聞至是阿魯台犯大同開平詔羣臣議北征敕邊將發兵俟命丙戌徵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五都司及西甯鞏昌洮岷各衛兵期三月會北京及宣府

韓王府自遼東遷平涼府 先是洪武二十四年建安王府於平涼永樂十五年除至是韓王府自遼東開原遷焉與明相終始

案洪武二十四年四月置慶王府於慶陽府二十六年遷甯夏又建岷王府於岷州衛後遷雲南二十五年三月置肅王府於甘肅衛建文元年遷蘭縣韓藩自遼東遷平涼至崇禎十六年冬流寇李自成遣將賀錦陷平涼韓王秉埈與襄陵王同死襄陵王者冲炆憲王第二子之子孫也韓諸王以襄陵家法為第一

漢武掃蕩胡塵
定鼎金陵是為
南京燕王永樂
從北平起兵靖
難以叔繼姪後
東遷於燕是為北

案史成祖名棧太祖第四子初封燕王後爲姚廣孝等德惠關九鼎出師靖難建文帝四年六月克金陵宮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終燕王以外藩篡承大統改永樂十九年春遷都北京二十年春帝自將征阿魯台二十二年夏四月復詔北征有疾至榆木川崩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有五八月太子高熾卽位是爲仁宗

己乙 仁宗洪熙元年秋八月敦煌安定及曲先部劫殺朝使命都指揮李英等討

之

安定阿端地在罕東之西隄粗別部也其俗以馬乳釀酒無城郭產馬橐駝玉石秦漢初猶爲月氏匈奴境漢武拓地始置敦煌郡治焉明洪武甲寅撒里畏兀兒安定

王卜煙帖木兒或曰亦板丹遣使貢刀劍鎧甲等上賜織錦文綺遣之卽其地分爲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又改置安定阿端自是朝貢不絕安定王係哈密宗屬永樂未安定與曲先叛至是以李英爲都督與土官指揮康壽等進討英西甯土人襲父南哥職於塞外四衛道路知之最稔詢知安定衛指揮哈三孫指哥曲先衛指揮散卽思實殺使者遂率西甯諸衛軍及隆奔國師買失兒藍藏等十二番族之衆深入追賊遠遁英等踰崑崙山西行數百里抵雅令關之地遇安定賊擊敗之斬首四百八十餘級生禽七十餘人獲駝馬牛十四萬有奇曲先聞風遠竄追之不及而還安定王桑爾加失夾等懼詣闕謝罪指揮哈三等懼罪不敢還故地宣德元年帝遣官招

之諭

案明史洪武永樂間甘肅設有七衛曰赤斤蒙古曰罕東衛曰罕東左衛曰哈密衛曰曲先安定阿端三衛或居嘉峪關外或在西甯口外又有不在七衛之數者曰苦峪衛此等

或爲元裔或爲番族皆授印襲封以時修貢自宏治中土魯番侵擾哈密漸及沙州以東諸衛由是屬夷不能自立皆求內徙或遷之肅州附近地方安插住牧

又案崑崙山在西甯縣西北故臨羌縣境唐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云三山中高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夷曰閼摩黎山元潘昂霄黃河志云吐蕃朵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卽

崑崙自山腹至頂皆雪炎夏不消所謂小崑崙也洪武間西平侯沐英征西將鄧愈追羌俱至此山餘見此卷前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環及佩注

墓壽祺曰雅令闕之戰宣宗嘉英功褒諭令馳驛入朝擢右府左都督賜賚加等宣德二年封會甯伯祿千一百石其後子孫襲職住西甯所屬碾伯縣東南一百二十里上川口

俗謂之東伯府正統中英卒葬於碾伯峽口從諸侯禮後人名其地爲享堂峽或認爲晉王李克用墓多見其習而不察也

以費璠爲伏羌將軍賜璽書

永樂時諸鎮率用宦官協鎮多驕恣璠亦爲所撓帝知之賜璽書曰爾以名臣後受國重寄乃俯首受制於人豈大

丈夫所爲其痛自懲艾圖後效

案史仁宗名高熾成祖子在位一年改元一曰洪熙洪熙元年夏五月帝崩遺詔皇太子卽位六月太子贈基至京卽位是爲宣宗

宣宗丙午宣德元年春正月詔陳通等招撫罕東諸處逃亡

初大軍之討曲先也安定部內及罕東密羅族

人悉驚竄至是詔指揮陳通等往招於是罕東復業者二千四百餘帳安定部人亦還衛五年夏六月又命都督史昭等帥兵征曲先衛散卽思遁

此真德丁未歲
多十二月二十
四學明年侯顯
等由藏回京遣
經西甯

明初無蓋藏名
稱應改烏斯藏

丁二年西甯番爾加族刺麻鎖南黑巴叛衛兵討平之

遣太監侯顯由西甯入烏斯藏

帝勅諭西甯安定衛安定王亦攀丹都指揮僉事阿刺乞巴等今遣太監侯顯等往烏斯藏等處公幹勅至即

領所管軍馬三千員名同都指揮僉事魯賢千戶李保童
護送到思哈兒麻湯地方俟太監侯顯等回還一體迎接

案佛家之旨雖與儒家異而人心不古甚於洪水猛獸相軋傾心地支矛無所不用其
毒苟能好佛亦未嘗不可藉以裁其私心掃除其嗜欲所懼者非真好耳武宗正德十年
有人言西域胡僧能知未來事帝復遣太監劉允往烏斯藏以明珠爲番幡幢黃金爲供
具所費鉅萬王陽明擬疏欲上略謂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
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是歲狄道刺麻端竹占領卒於烏斯藏

番僧入貢先至臨洮府圓通寺習禮依例定
人數入覲時有端竹占領者屢使絕域永樂

四年陞蘇州府僧綱二十年招降纓韃王
子也先降僧錄司右闡教至是卒於西藏

案狄道州志載端竹占領圓寂後明宣宗封爲西天佛子又有何占領多兒者因入
烏斯藏迎大寶法王大國師班的進封弘善妙智國師正統中尙書胡濙爲之撰碑

庚五年夏六月曲先衛都指揮同知散卽思數劫朝使命大將史昭征之

曲先
衛在

西甯西北肅州東南東接安定古西戎漢西羌唐吐蕃元設曲先答林元帥府洪武時曾長入貢命設曲先衛官其人爲指揮後遭朵兒只巴之亂部衆竄亡併入安定衛居阿真之地永樂四年安定指揮哈三散卽思三卽等奏安定曲先本二衛後合爲一比遣土番把秃侵擾不獲甯居乞仍分爲一復先朝舊制從之卽令三卽爲指揮使掌衛事散卽思副之又從其請徙治藥干淮之地自是屢入貢洪熙時散卽思偕安定部酋殺朝使已大軍往征散卽思率衆遠遁不敢還故土宣德初天子赦其罪遣都指揮陳通等往招撫復業者四萬二千餘帳乃遣指揮失刺罕等入朝謝罪貢駝馬待之如初尋擢散卽思都指揮同知其僚屬悉進官給以誥命至是朝使自西域還言散卽思率部衆邀却往來貢使梗塞道途帝怒命都督史昭爲大將督西甯諸衛軍及安定罕東之衆往征之昭等兵至其地散卽思先遁其党脫脫不花等迎敵諸將縱兵擊之殺傷其衆生擒脫脫不花自是西番震懾散卽思素狡悍帝宥其罪仍怙惡不悛至是人畜多損失乃悔懼明年四月其弟副千戶堅都等四人貢馬請罪復侍之如初令還居故地并歸其俘

辛亥 宣德六年冬十二月遣御史巡視甘州屯田水利

甘州胡爲而名也以龍首山下州在在皆泉故諺云甘州不乾緣天山水源勃發自上龍王廟首黑河汪洋湖漭曲折數州縣皆成膏腴前巡撫楊石開龍首板橋等渠功幾文命各處地壤稍高者土色極佳迨其後水不能上都置閒曠累陌盈千最爲可惜而屯田水利更無人過問安得復有御史出而巡視之耶

以戶部侍郎王佐督理甘肅軍餉

安定縣土民王從義獻馬

初元世祖括諸路馬凡色日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明興永樂元年七月丙戌上諭兵部曰比聞民間馬價

騰貴蓋禁民不得私畜故也漢文景時閭里有馬成羣民有卽國家之有其榜論天下聽軍民畜馬勿禁又曰三五年後庶幾馬漸蕃息此承元人禁馬之後故有此論而洪熙元年正月辛巳上諭兵部令民間畜官馬者二歲納駒一匹俾得以餘力養私馬

案明之馬政在內有御馬監掌天子十二圍之政其牧馬之地則有鄭村等草場其飼秣之人則有騰驥等四衛洪武都金陵設太僕寺於滁州其後定都於北又設太僕寺於京師凡兩淮及江南馬政則屬於南其順天等府驛山東河南馬政則屬於北其後又用言者每府若縣添設佐武官一員專管馬政在外設行太僕於山西陝西遼東凡一處苑馬寺亦三端陝西甘肅各置六監三十四苑遼東僅一監三院馬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於四川陝西立茶馬司五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防邊也

子七年春以征西將軍史昭鎮甯夏

昭合肥人永樂初積功于都指揮僉事八年充總兵官鎮涼州土軍老的罕先與千戶虎保作亂虎

保敗老的罕就撫昭上書言其必叛狀未至而老的罕果叛昭與都指揮滿都等擊平之移鎮西甯仁宗立進都督僉事上書言西甯風俗鄙悍請設學校如中十報可宣德初昭

以衛軍守禦不暇屯種其家屬願力田者七百七十餘人請俾耕藝收其賦以足軍食從之五年由先衛都指揮使散即思邀劫西域使臣昭率參將趙安偕中官王安王瑾討之

長驅至曲先散即思望風遁禽其黨答答不花等獲男女三百四十人馬駝羊二千餘萬威震塞外掛聞地書慰勞賞賚加來等至是以征西將軍鎮甯夏字的達里麻犯邊遣

兵擊之至關台察罕俘獲甚衆進都督同知正統初昭以甯夏孤懸河外東抵綏德二千
里曠遠難守請於花馬池築哨馬營增設烽堠直接哈刺兀速之境邊備大固尋進右都
督時阿台朵兒只伯數寇邊詔昭與甘肅守將蔣貴趙安進勦並無功被詔切責貶都督
僉事三年復右都督八年以老召還明年卒昭居甯夏十二年老成持重兵政修舉亦會
敵勢衰弱邊境得無事兵部尙書王驥甯夏參將王榮
嘗舉其過朝議以昭守邊塞日久且習兵事不易也

慕壽祺曰當是時與昭並爲邊將最久有勛績可稱者都督同知劉昭鎮西甯二十年都
指揮李達鎮洮州至四十年並爲番漢所畏服劉昭全椒人永樂五年以都指揮同知使
朵甘烏斯藏建驛站還至靈藏番賊邀劫昭敗之進都指揮使鎮河州宣德二年副陳懷
討平松潘寇累進都督同知移西甯復鎮河州兼轄西甯罕東酋劉兒加邀殺中官使西
域者奪璽書金幣去命昭副甘肅總兵官劉廣討之劉兒加請還所掠書幣帶貢
馬贖罪帝以窮寇不足深治命昭等還李達定遠人累官都督僉事正統中致仕

癸丑 八年改西甯衛爲軍民指揮使司領左右中前後六千戶所

乙卯 十年春正月以陳鑑鎮陝西 鑑吳縣人由是年以至景泰三年凡鎮陝西恩惠並著
規畫政務曲盡事情常先事豫防邊城賴以無患於延

綏要害處奏置靖魯衛於甯夏甘肅邊境增墩堡千餘所陝西
屢早力爲拯救奏減徭役蠲逋負發倉廩賑貧民人以無困

夏阿兒台犯甘州千戶孫禎禦虜於哮囉口敗績死之 時虜入哮囉口禎率六十
人禦之虜却禎單騎逐之

虜偵知無繼
援還麟殺頑

案史宣宗名曠基仁宗子在位十年改元宣德
以宣德十年秋九月崩太子祁鎮立是爲英宗

多十二月壬子阿台朵兒只伯犯涼州鎮番總兵陳懋敗之於黑山

英宗

丙辰

正統元年練兵都御史羅亨信奏罷甘州中茶

商運多弊仍官運也

夏五月丁卯阿台朵兒只伯犯肅州

以甯陽伯陳懋爲伏羌將軍鎮甘肅敗朵兒只伯於平川

朵兒只伯故阿魯台部族也阿魯台死爲脫脫

不花所窘及其黨阿台王子竄居亦集乃外爲納款而數寇
甘州時寇甘州懸禦之於平川虜奔追及蘇武山頗有斬獲

案甘州府志平川在府西北鎮番縣志縣東南舊有蘇武山上有廟古今名人題詠甚多
俗傳蘇武牧羝處雍大記云西北拱來伏之岫東南峙子卿之山謂此也而甘州合黎北

有羊臺山昔蘇武牧羊於此因名陳懋追朵兒只伯
卽此地中衛縣香山上有蘇武廟其爲附會無疑

又案嘉靖六年甘肅巡撫都御史唐澤以板橋平川花寨黑城等堡皆當虜衝奏增平川
守備防守二十五年巡撫右僉都御史楊博修築平川諸處墩臺平川在今臨澤縣城北

五里明爲甘州右衛地清爲撫彝廳平川東北有羊臺山相傳是蘇武牧羊處

秋八月甲戌右都督蔣貴充總兵官都督同知趙安副之討朵兒只伯

以待郎柴車徐晞等經理甘肅軍務

車字叔與錢塘舉人阿台朵兒只伯數擾甘涼故遣車經理又有侍郎徐晞都御史曹翼相繼

遣並無功還

是歲以右僉都御史郭智巡撫甯夏地方參贊軍務

天順元年罷二年復設去參贊隆慶六年加參贊軍務此

甯夏巡撫之所由始也

丁巳二年春正月己亥大同總兵官方政都指揮楊洪會甯夏甘肅兵出塞討阿

台朵兒只伯

夏五月庚寅兵部尙書王驥經理甘肅邊務平虜將軍薛貴大破朵兒只伯於

兀魯乃

鞑靼阿爾台及多爾濟巴勒數寇甘涼邊將失利帝命驥往許便宜行事

澤爾台及多爾
濟巴勒肯達達
喇嘛托克托布
哈所殺

命王驥往甘涼以禦胡虜

先是正統元年阿台朵兒寇甘涼邊將屢失利侍郎柴車徐
晞都御史曹翼相繼經理邊務未能制是年五月命驥往許

便宜行事驥疾驅至軍大會諸將問往時追敵魚海子先退敗軍者誰僉曰鄧指揮安敬
驥先承密旨戮敬遂縛敬斬轅門並宣敕責都督蔣貴諸將皆股栗驥乃大閱將士分兵
畫地使各自防禦邊境肅然閱軍甘涼汰三之一定更番法兵得休息而轉輸亦省俄阿
爾台復入寇帝以任禮為平羌將軍蔣貴趙安為副驍督軍二年存答諸將出塞以貴為
前鋒而自與任禮帥大軍後繼與貴約曰不捷無相見也貴擊敵石城敵走兀魯乃貴帥
輕騎二千五百人出鎮夷間道兼行二日夜及之禽左丞脫羅斬首三百餘獲金銀印各
一駝馬兵中計驥與禮自梧桐林至亦集乃禽樞密同知僉院十五人萬戶二人降其
部落窮追至黑泉而趙安等出昌甯全刀力溝亦禽右丞達魯花赤二十人分道夾擊轉
戰千餘里朵兒只伯遠遁論功貴禮皆封伯而驥兼大理卿支二俸九年命與都御史陳
鑑巡延綏甯夏甘肅諸邊初甯夏備邊軍半歲一更後邊事急二年乃更軍士日久疲
又益選軍餘防冬家有五六人在邊者軍用重困驥請歲一更當代者以十月
至而代者留至來年正月乃遣歸還邊備足而軍不勞帝善其議行之諸邊

冬十月甲子以鎮守甘肅副總兵官充總兵官

戊午三年平羌將軍任禮大破阿台朵兒只伯於石城

禮字尚義臨潭人元年佩平羌將軍印充甘肅右副總兵及平

虜將貴來禦虜尋授總兵鎮甘肅二年阿爾台入寇禦之人捷全是虜駐牧石城禮以勁
兵出塞抵其巢大破之斬獲無算獲牛馬羊以萬數論功封甯邊伯賜鐵券詔還五年後

代蔣貫為總兵官十二年收捕沙州叛虜
十三年虜僞祁王十四年大破虜於臨水

戶部侍郎羅汝敬始定河西田額

汝敬名簡以字行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以朝命清理河西田賦始定軍田曰屯田民田曰科田各

以上中下三則均其賦

秋七月城靖虜衛

先是阿臺屢以其衆入犯甘肅開復遣輕騎自迭烈遜乘冰渡河潛窺會甯以圖南寇陝西鎮守後軍都督府同知鄭銘右副都御史陳鑑發

兵追北之而牒報不已爰集藩方僚佐議設兵於河上以遏寇衝事聞可之且命牧伯之敏於事者往相地宜以董其役於時僉都司事房貴參議戴弁僉事傅吉承命以行指揮常敬各率其屬以從至則以河上地墊且隘惟古會州乃宋拒元昊之所披山帶河其勢險塞足固金湯之守以為國西藩屏乃按圖卜吉而城之未幾而東西南三門成東曰通化西曰治平南曰安遠其北樓曰鎮北

案靖遠縣西南一百里有會川城

見舊通志

宋元符二年築金於會州置保川縣

即今縣治宋之敷川縣也明年州陷遷治會川城名新會州

元一統志

元初棄新

會州遷西寧

其故城在會甯縣東三十五里

迭烈遜故城在今靖遠北七十里明設巡檢司

羅汝敬清理河西田賦

金廉賑饑於常
夏實輸粟如數

成化間改移

己未 四年革甘肅苑馬寺改牧恩軍於黑水口隸長樂監
長樂監前六監無之牧恩軍亦未詳所謂黑水口今

能首堡等地是

庚申 五年甯夏大饑都御史金廉賑之
廉請於朝設預備倉勸鎮人之尙義者各輸粟三百石以賑饑貴輸粟如數同時輸粟者有杜

海朱禮焦原趙友德虞海韓寅黃銘葉榮孫俊繆葛謙陳祥張敬唐頰管炬吳仲名並貴十七人

慕壽祺曰甯夏自古多慷慨好義之士萬歷時廣武賀天保出粟數百石以救災民明末甯夏明三畏輸粟三百石以助軍餉李繼元出宦囊二千餘金以賑和順縣人民皆見甯夏府志今則亢旱連年有不肯貸人一粟者聞此得無愧乎

壬戌 七年敕建弘化寺於河州
先是大慈法王路出河州其徒張星吉歲跟隨入京正統四年法王圓寂至是奉敕河州建寺賜名弘化星吉卜藏

之徒世給國師禪師之職此宗喀巴之嫡傳弟子也其在藏最著弟子曰達賴曰班禪

案宗喀巴生於西甯衛塔兒寺本名羅克藏札克巴爲中興密教第一人藏人聖之曰甲勒瓦明成祖永樂十二年入朝明年命爲妙覺圓通慈慧普應輔國師授灌頂宏善西天

佛子大國師賜之印誥十四年辭歸宣德九年入朝帝留之京師命成國公朱勇禮部尙書胡濙持節冊封爲萬行妙明真如上勝清淨般若宏照普慧輔國顯教至善大慈法王

西天真覺如來

自在大圓通佛

癸亥八年秋九月己亥阿魯台部管卜寇涼州總兵官劉廣擊斬之

甲子九年春正月甲寅右都御史王文巡延安甯夏邊

夏四月丁亥振沙州及赤斤蒙古饑

沙州今敦煌縣赤斤蒙古是時住玉門縣

秋九月丁亥巡撫陝西右都御史陳鑑與靖遠伯王驥巡視甘肅

鑑字有成吳縣人永樂中進士

特進右都御史巡撫陝西時瓦剌也先遣人授罕東諸衛都督喃哥等爲平章鑑以聞詔與王驥巡視甘肅三邊聽便宜處置

案王驥巡甘肅見邊防不謹會諸將於轅門問不畏軍令者衆曰安敬命斬之三軍股慄旣而虜寇莊浪知有備遂納款楊洪生長邊陲有機變用詭道屢立邊功能爲奇書善於

規營守邊屯專用鐵蒺藜虜人呼爲楊王

冬套虜犯秦州

虜犯秦州嘯騎至清水張家川等處大肆抄掠秦州兵邀擊之棄其所掠而遁

案張家川屬今清水縣漢置阿陽縣於此屬天水郡即今清水縣之張家川餘詳前漢呂后六年四月後漢靈帝建寧四年六月註

丙寅十一年收沙州衛喃哥全部居之甘州

喃哥沙州衛蒙古明所授都督僉事也時兄弟不協部衆攜貳自請入居肅州而鎮

將任禮亦欲乘其窘乏遷之塞內使都指揮毛哈刺偕喃哥往諭其衆而身率兵蹙其後會喃哥持兩端而其部下多欲奔瓦剌禮進軍迫之遂收其全部二百餘戶千二百三十餘人居之甘州今黃番族是也

丁卯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之衆於山東

沙州衛都督訥格等兄弟乖爭部衆多攜貳其部下多欲奔衛拉特總兵任禮進兵

迫之收其全部入塞帝命徙之山東自是沙州遂空已爲罕東所據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及是沙州先廢而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案明初設安定阿端曲先罕東赤斤沙州諸衛給之金牌令歲以馬易茶謂之差發沙州赤斤隸肅州餘悉隸西甯稱塞外四衛第查罕東衛在赤斤南漢致煌郡地即今關外安西縣時甘州西南西甯西北盡皆番族受邊臣羈絡惟北面防寇後諸衛盡亡亦不刺等據青海土魯番復據哈密逼處關外諸衛遷徙之衆環列肘腋曠悍難馴於是河西北防大寇內防諸番兵事日亟矣

救甘肅練兵備瓦剌

瓦剌蒙古部落也在鞏西是時部衆有來歸者言其酋也先謀入寇脫脫不花止之也先不聽約諸番共叛中國故詔警備

案明史英宗即位之三月擢羅亨信右僉都御史練兵平涼西甯正統二年蔣貴討阿台朵兒只伯亨信參其軍務至魚兒海貴等以餽餉不繼留十日引還亨信讓之曰公等受

國厚恩敢臨敵退縮邪死法孰與死敵貴不從亨信上章言貴逗遛狀帝以其章示監督尙書王等明年進兵大破之亨信以參贊功進秩一等

戊辰十三年虜犯瓜沙鎮守甘肅太監劉永昌命指揮同知魯鑑擊破之

瓦剌衆

天順間甘肅
火虜警總兵
教實城衛兵
爲前鋒

關外瓜沙地方勢將內犯魯鑑謂太監劉永昌曰虜方遠來我乘其虛而急擊之必獲全勝緩則知我虛實勝負難必永壽從之予兵千五百人至察罕兀刺大破之

慕壽祺曰有明一代以宦官鎮守邊疆而不虞其貽誤者其故何哉蓋人主深居宮禁經生學士延見有限朝夕薰染盡掃除之臣也牙後玉軸紉繹有時左右回翔皆貂璫之類

也如飲醇醪不覺其醉信之深故任之重如劉永昌者在宦官中不可多得矣

己巳十四年秋七月也先別騎犯甘州

時蒙古可汗脫脫不花衰微不振而也先強盛並通貢使多所要求朝廷不許也先愧怒糾諸番分

道入寇平羌將軍任禮大破於臨水虜遁

冬十一月額森犯甯夏

先是帝親征額森師潰於土木額森以帝北去皇太后命郕王即位遙尊帝爲太上皇帝額森以上皇至衛拉特老營及是喜

明之徵軍節唐
觀軍容使之任
也郭子儀李
光弼為路然
魚鶴恩為節
容使而九節
皆漢州况其
下乎宜從公
其尤者傳專
督以撓之
督以撓之

甯觀額森西犯甯夏掠苑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上皇力解乃止額
森遂自寇甯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留數千人於河套時入甯夏為寇

景帝庚午景泰元年春正月也先寇西安州海刺都今海原縣固原等處大掠而去

閏正月甲寅瓦剌寇甯夏

三月癸丑瓦剌寇甯夏慶陽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甯夏慶陽被敵殺掠其衆

夏六月乙酉蘭縣舉人段堅上疏於朝論官寺監軍之失也中官典兵始於永樂甘肅總兵官費繼不能專斷軍政悉聽中官指

使仁宗責其低眉俛首受制於人亦但加之誣責而已英宗北狩土木之變為官官王振所誤堅傷心國事當自時艱至是上疏論其失請悉徵還四方監軍並罷天下佛老宮觀

疏奏不行

案段堅之學私淑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諛聞取譽故能以儒術飾吏治嘗言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變之俗任河南南陽府知府時改良風俗培植學校士民翕然稱之及解組歸田蘭州社會風俗亦賴以轉移成化中卒年六十六門人私謚曰文毅先生

案清高宗御製詩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為謹者朕謂沙汰何難卽盡去之不

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
儒氏辭而闕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既不可行
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遊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為詩以見意云頽波
日下豈能迴二氏於今亦可哀何必關邪猶泥古尙留畫景與詩材段柏軒
先生請罷天下佛老宮觀疏似昌黎原道文歐陽務本論而於晚近潮流不

合

創修固原巡檢司城

時西戎犯邊塵涌雲擾朝廷憂之召葺斯城司馬韓某督勇興作
勇力弗給更調協軍洮岷靖鞏均襄厥事同知榮福指揮張正經

營土木殫慮竭精城闌九里屹然保障三邊雄封金湯乃固自春徂秋工用告成以都指
揮榮福帥洮岷臨鞏四師守之以備套虜為平涼衛右所屯地續設廣甯苑改設守禦千
戶所天順中增置守備固原在平涼府西北路當通衢原有城隍設千戶所守禦其地屬
開成縣成化間改為衛縣治舊在州南四十里以虜寇肆侮侵犯蹂躪爰徙治城於此弘
治間總制秦紘因以駐節紘乃曲力殫慮大展所蘊凡百安內攘外之策靡不具舉奏陞
開成縣為固原州並令軍民願求外城地為居室商市者聽輸銀入官授地有差等民皆

變古山河套犯
邊國原首當此
衝政府創修此
城固曰固原為
界也彼昏不知
謂固原即唐宋
原州貽誤後學
莫此為甚蓋原
州今鎮原縣四
面皆高原故安

定郡以高平縣
而平者曰原古
人命名曰原古
移近人則就字
面率爾風行海
局照印風行海
內何不察之甚

城隍之名見於
易若始祀則若
子大錯八伊養
氏始為婦注伊
善幾也妻精祭
八神水庸居七
水則隍也庸則
城也此正祭城
隍之始城隍所
為西北人民所
信仰固原修隍
設官並修城隍
廟其明繁良非
淺鮮

樂從

案陝西通志固原州本蕭關地漢屬安定郡之臨涇元魏屬太平郡宇文周屬原州隋屬
臨涇為地隄縣唐復屬原州元和屬行渭州而茲地已陷吐蕃宋為鎮戎軍所轄城砦金

因之元置開城府為幹耳朵今故開城名幹兒朵安西王誅降路為州明降縣鎮
戎軍東境別為鎮原景泰元年創固原城成化三年虜寇開成縣廢始移今治

明固原州舊志是年並修城隍廟城隍之祀實輔社稷神道設教陰陽攸理崇祀維誠廟
貌是壯榮張唯唯周諮士民士民稱便諷吉力築州城中央廟址以定坐坎面離爽塏開

廠正殿五楹金身丈六棟梁檣棖中繩直影獻殿巍峨樞扉洞達兩廡之間羅刹森森刀
林劍池孽鏡如照閻羅莊嚴彷彿對簿後拱寢宮前列坊稅鐵獅銅虎斑斕奇致美奐美

輪載欵載格時閱一稔役動
億人既核工費白金萬鎰

案鑑古衡名孟子公孫丑章於宋魏七十鎰而受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又史記屢言家
有千金以為富者竊思千金之產世所常有似不得稱為富豈秦漢之際金固貴重耶後

見如淳注戰國時以一鎰為一斤漢時以一斤為一金則
一金重十六兩明時金一鎰是否二十四兩容再查考

肅府儀衛餘丁聊讓子公遜
蘭縣人詣闕上書帝嗣位後懲王振蒙蔽大開言路吏民皆得上

異端盛起番僧絡繹汚吏縱橫相臣不正其非御史不劾其罪上下蒙蔽民生凋瘵狡寇
犯邊上皇播越陛下枕戈嘗膽之秋可不拔賢舉能一新政治乎昔宗岳為將敵國不敢

套虜擾邊東西交困時代 明景帝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112

套虜擾邊東西交困時代 明景帝

112

套虜擾邊東西交困時代 明景帝

呼名韓范鎮邊西賊聞之破膽司馬光居相位強鄰戒勿犯邊今文武大臣之有威名德望者宜使典樞要且延訪智術才能之士布滿朝廷則也先必畏服而上皇可指日還矣
大臣陽也宦寺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近日食地震陰盛陽微謫見天地望陛下總攬乾綱抑宦寺使不得預政遏小人俾不得居位則陰陽順而天變弭矣天下治亂在君心邪正田獵是娛宮室是侈宦寺是狎三者有一足蠱君心願陛下涵養克治多接賢士大夫少親宦官宮妾自能革奢靡戒遊佚而心無不正矣堯立滂木恐人不言所以秦皇除諛法恐人讖已所以亡陛下廣從諫之量旌直言之臣則國家利敝闔閭休戚臣下無所顧忌而言無不盡矣蘇子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臣則臨難必撫仗節死義之士願陛下恆念是言而審察之書奏帝嘉納之後四年讓登

進士官江西南昌知縣以不附權要被劾罷歸
幕專祺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後世上下之間名分太嚴而忌諱亦最多一言不合禍即隨之吏民無論矣以李夢陽之言時政而篇中張氏二字幾致殺身以楊繼盛之劾嚴嵩而疏中引用二王致干駁詰中國四千餘年其不罪上書言事者宋太祖一人而已並以此事鐫爲誓碑令子孫世世遵守嗚呼遠矣景泰帝即位之初許吏民各抒所見使久於其位當與宋初政治等最齊觀矣

附錄避暑漫鈔云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其嚴因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啓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

甘肅二百餘年陝
甘合開定制廿
名劉榜六名光
始與陝西分關
二舉類增至四十
人副榜照舊

乾復再拜而出羣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後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泄雖腹心大臣如趙韓王王魏公韓魏公高鄭公王荆公文潞公司馬溫公呂許公申公皆天下重望累朝最所倚任亦不知也靖康之變金虜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上高七八尺闊四尺餘誓詞二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後建炎中曹勛自虜中回太上寄語云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秋入月陝西舉行鄉試甘肅中式者三十三人

時陝甘合關陝西則近水樓臺甘肅則地處邊遠每科獲薦者究屬寥寥

自太祖御極以來洪武庚戌科中一人甲子中五人丁卯中七人庚午癸酉丙子等科各中三人是科小捷鄉書者三十有三人可謂盛矣

附錄庚午科題名錄

劉景	狄道	周鳳	狄道	聊讓	蘭縣人	曹英	狄道人後登天順庚辰進士
邢真	蘭縣人	盧中	河州人	孫英	金縣人	唐鼎	蘭縣人字廷器山西浮山知縣
魏容	安定人	劉鎧	安定人	宿慎	會甯人	汪鉅	蘭縣人字志方直隸柏鄉知縣

范瑄會甯人

馮進會甯人

王麟會甯人

張瑾甘州人
林院孔目

張庸鎮原人
知縣

陳綱靜甯人
教受

魏通靜甯人

高嵩真甯人
知縣

袁昇真甯人
通判

王綬靈臺人

龐賈涼州人

蔣瑑甯夏人

鄒牧甯夏人
通判

王憲甯夏人

陳德甯夏人
教諭

包文學甯夏人
同知

賈正甯夏人
知縣

但懋甯夏人
郎中

沈正甯夏人
教授

武志學秦州人
知縣

穆昇秦州人

辛未二年令陝西布政司委官巡視甘肅等處茶馬罷遣行人先是永樂初遣御史巡督洪河等處茶馬

正統十四年停止金牌每歲遣行人一員巡察潼關以西至甘肅等處私販至是罷遣行人令陝西布政司就近委官巡視景泰四年復遣行人

陝西饑復以陳鑑爲陝西巡撫先是宣德九年秦中饑鑑乞蠲租十之四陝人戴之若父母尋還理院事進左都御史至是又饑軍民萬餘人

願得陳公活我監司以聞帝復命之鑑至是凡三鎮陝鑑於延綬要青處奏置靖虜衛於甯夏甘肅邊境增墩堡千餘所陝西屢旱力爲拯救奏減徭役蠲逋負發倉廩賑貧民人

陳鑑三撫陝西
道朝人民必遇
道據車泣留再
至則歡迎數百
里不絕其得軍

民心動後撫朕者莫及也

子忠肅公在景
秦時專聽獨任
千載一時而易
儲之舉默不諫
病膏疑之後聞
既生茶餘客
話謂天台齊宗
伯召南清初修
明史綱目英景
剛朝實任墓述
召南請開皇史

以無困三年春召還加太子太保掌院
事明年以疾致仕卒贈太保諡傳敏

案景皇帝名祁鈺英宗弟也初封郟王土木之變英宗陷身沙漠時宗廟無主大臣敗報
聞太后命郟王即位改元景泰後英宗歸居南宮景泰八年正月夜石亨等奪門請英宗

復辟改元天
順殺于謙

英宗
復辟

丁天順元年春三月韃靼保喇犯邊

保喇犯甯夏參將神輿戰歿帝命石亨為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

案明亡名氏復辟錄及李賢天順日錄云景泰八年春正月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
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楨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
順門外大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楨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
五府六部堂上官聖體不甯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
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即日維楨同有貞集十
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違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
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
為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
稿於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觀張軫于謙王文胡濙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允僉題維楨舉
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矣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二日本出奉聖旨
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雖准部院科道
皆勃勃憂慮瑣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璉樊英同日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尙書胡濙令一辦

原章破見忠肅
儲一事諫之甚
力乃著易儲十
之論以暴忠肅公

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瑄與璉英不勝忻忭約曰上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仁宗之孫以祖父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成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入莫知其故是日未有貞自造亨家燃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衆集於朝人人謹待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上皇御德矣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干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皇曰哥哥做好上既復辟陸徐有貞爲兵部尙書命掌內閣事有貞請殺干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其陳循蕭鐵項文曜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發口外永遠充軍及原籍爲民封石亨爲國公

慕壽祺曰土木之變英宗爲亡先所獲也先之母中國人也因種族關係特別保護已而釋還英宗居南城七年心已忘天下後爲石亨徐有貞等奉迎復辟處于忠肅以極刑以其迎立景皇帝也餘見蘇材小纂及陳循辨冤疏

夏四月乙卯李來犯雷夏參將種興戰死

巴沙番寇邊大掠站堡

巴沙今古浪縣所屬之大靖堡

六月蘭縣進士段堅白於巡按創義塚於皋蘭山麓

是孝子仁人之所當爲也初蘭人貧乏無葬地者多火化

其屍委骨於岩穴大河之間或於僧房道院停柩學學甚有迷信陰陽術士之禁暴露其親而不葬者段堅中景泰五年第六名進士觀政兵部以祖母及姑未葬引疾乞歸葬事畢欲創義塚苦無地基適同年進士鄒永昌以巡按御史至蘭州堅白之擇城南皋蘭山麓十地高爽瘠薄者十頃封爲義塚仍禁投棄水火及暴露者其地之租稅則易以河灘肥饒潤澤之地七十畝當此一頃焉

案明史段堅字可久蘭州人早歲受書卽有志聖賢舉於鄉入國子監景泰元年上書請悉徵還四方監軍罷天下佛老宮疏奏不行五年成進士授福山知縣刊布小學俾士民誦誦俗素陋至是一變村落皆有弦誦聲成化初賜敕旌異超擢萊州知府期年化大行以憂去服除改知府兩陽召州縣學官具告以古人爲學之指使轉相勸誘創志學書院衆秀民誦誦五經要義及濂洛諸儒遺書建節義祠祀古今烈女訟獄徭賦務底於平居數年大治引疾去士民號泣送者踰境不絕及聞其卒立祠春秋祀之堅之學私淑河東薛瑄務致知而踐其實不以諛聞取舉故能以儒術飾吏治

墓壽祺曰上世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溝壑自聖人制禮而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者亦必有道矣蘭州在明時爲衛教化不行民智未開嘗有浮葬火化者自段先生創義塚而各省義園今徧設於東郭外矣天順三年己卯先生任福山縣知縣蒞任後首禁浮葬火化者福山屬山東登州府近孔孟之居而亦有不葬其親者蓋習俗之習沿

久矣豈徒甘肅如此哉

秋七月甘肅巡撫陳斐修八蜡廟工竣

祀八蜡者古典也伊耆氏堯始爲蜡而三代行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漢謂

之臘蜡祭八神一先嗇神農二司嗇后稷三百種爲諸穀四農爲田峻五郵表綴爲穀亭舍以標田畔相連之處六禽獸爲猫虎七防爲隄障八水庸爲溝道八者功於農重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蜡也者索之義也而行於歲終所以報本返始烏老勞農也司皮弁素服牲醴鬯辜六樂六變而吹竽頌擊土鼓舞兵舞板舞其神雖合聚萬物而所重者八以尤有功於田故也明代祭典大備惟缺蜡禮矧極邊絕域前甘肅巡撫謀修八蜡廟已命官鳩工估費未及鑿工去鄖陵陳斐繼撫甘肅卽甘州外城東南隅城門內通衢之南寬官地一區建之

案南溥鎮志卽有宋時寺院檀施數目河北房山縣上方山志亦載寺產田畝纖悉不遺清乾隆時錢大昕鄞縣志有天一閣及天童寺阿育王塔圖可知中國廟宇亦爲人民活動力所表現之一端其建置時代與位置屬何宗派有無產業有何法器古物有僧衆道侶若干人皆當詳細紀載甘州八蜡廟載在祀典又爲巡撫所建與尋常寺院不同固建置之具有歷史性而年代稍久者

慕壽祺曰自科學發明迷信破除募化修廟爲通人所不許然一村之中舊有祠宇俎豆多年使蚩蚩者氓挹想風規生其效法是卽維風勸俗之教也况八蜡之祀重農報本其

武察時尙書劉
大夏戊必州至
戊所備學生徒
傳食之遇加糧
荷戈執伍後敵

此天順二年三
月二十四日車
今之花家嶺保
汽車往平涼及
備南大路宜川
得力軍旅常川
守備以防匪患

關係於民生者尤重乎如猶以爲迷信也則堯與后稷非中國之聖人也耶

岳正以敢言繫詔獄杖戍肅州

久之帝念之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爲像贊述帝前語而未云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

其自信不同如此

墓壽祺曰觀前朝之遺罪犯可知疆域之廣狹矣明初解縉謫河州其登鎮邊樓詩有真箇河州天盡頭之句比之白起徙密須婁敬戍隴西可謂遠矣然皆在內地岳正戍肅州比河州又多二千餘里然猶在嘉峪關以內至前清一代所謂發往邊邊者其萬里之新疆乎

冬十二月以柳溥充總兵官禦宇來於甘涼

禦宇亦韃靼部長也時總兵衛穎不能禦寇有司劾之以溥代穎溥禦之輒敗

而飾小捷以聞

戊寅二年春三月命土司魯鑑守備平番紅城子地方

帝勅諭署都指揮僉事魯鑑曰朕念紅城子居於蘭州莊浪之

中凡使臣客旅轉運糧儲皆由此地往來最爲緊要今以爾嘗管領土兵殺賊効勞人所信服特命統領原管土兵及聽於莊浪操備官兵內摘撥一二隊往彼守備操練軍馬固守地方遇有緊急相機行事仍聽總兵鎮守等官節制調度務在持廉秉公正已率下不許擾害下人及私役軍士有妨操守如違取罪非輕爾其敬之慎之故勅

秋七月癸卯以定遠伯石彪爲平夷將軍充總兵官禦寇甯夏

八月戊辰孛來犯番鎮

冬十月壬午武平伯陳友爲征夷將軍充總兵官駐甯夏

套虜犯邊武平伯陳友擊敗之

套虜分道侵犯武平伯陳友率百戶孟成浙戰於鎮番之四壩虜敗績諸番聞風畏服

己卯三年設靖虜衛於舊會州

舊會州原在河上元移會州於西甯城空其地明初移番遠道惟建巡司以卮先之變番復猖獗殘胡迭烈遜踏水

渡河入寇遂改巡司設衛名靖邊從都御史及總兵鄭銘之請也

庚辰四年北酋以加思蘭襲哈密衛破其城哈密忠順王率親屬部落走苦峪

苦峪

城在哈密東南廢瓜州之東東至甘州四百里哈密王以國破故避難於此有頃歸至成化中哈密都督罕慎又爲土魯番阿力所襲退居苦峪時罕慎方倚罕東赤斤而二衛自相讎殺罕慎勢益孤朝命築苦峪城移哈密衛於其地其後罕慎糾衆襲哈密破之還居故土弘治中忠順王陝巴爲土魯番阿黑麻所執哈密居人亦以窮窘難守盡焚室廬走肅州詔賜牛具穀種並發流寓三種番人及哈密之寄居赤斤者盡赴苦峪及瓜沙州俾自耕牧以圖興復正德後土魯番益張苦峪諸城皆爲所殘破

辛巳五年夏六月遣尙書馬昂懷甯伯孫鏗擊保刺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涼州諸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渡河剿

掠官軍莫敢擾其鋒關中震恐帝以昂總督軍務鏗充總兵官率軍擊之

秋七月戊午都督馮宗充總兵官禦寇於河西兵部侍郎白圭副都御史王竑

參贊軍務是月辛酉李來乞和是年春李來入甯夏平虜城誘指揮許顯等入伏殺之邊報日亟命侍郎白圭都御史王竑往視師秋李

來求款帝使詹昇齋敕往諭李來遣使隨昇來貢請改大同舊貢道而由陝西蘭縣人許之未幾復糾其屬毛里孩等入河西明年春圭等分巡西邊圭遇敵於固原川竑遇敵於

紅崖子川皆破之

案明史趙勝傳李來犯甘肅勝與李杲充左右參將從白圭西征至固原擊寇却之白圭傳李來寇莊浪圭與都御史王竑贊都督馮宗軍務分兵巡邊圭敗之固原州

又蘭州府志王竑字公度河州衛人以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正色敢言英宗北狩邸王攝朝午門羣臣劾王振誤國請族振王使出待命百官皆伏哭不起錦衣指揮馬順振黨也

叱百官退竑怒奮臂起摔順髮倒地與衆共擊之立斃王起入宮竑率羣臣隨之王令中官金英問所欲言曰內官王貫毛長隨皆振黨請置於法遂出二人衆又捶殺之是時竑

名振天下天順初參政浙江數日石亨張軌追論竑擊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年英宗於宮中見竑疏有正倫理篤恩義語因感悟命還田里五年李來寇莊浪起竑故官與

馮宗白圭擊敗李
來於紅崖子川

蘭縣河水漲河州南山摧擁大夏河水數日不流

八月保喇上書乞和許之

保喇三上書乞和帝遣指揮使庚昇禱
教諭之自是每歲入貢而寇掠如故

壬午六年春正月戊申李來遣使入貢

李來求款請改大同舊貢道由蘭縣入許之
二月癸酉諭李來三月癸丑召馮宗等還

復設文縣

其地東接漢中南鄰巴蜀西接隴西北有臨江關以達武都棧
道之險西塞之固在今武都東南二百七十里前廢今復設

案文縣古氏羌地漢置漢平道屬廣漢郡爲北部都尉治唐初復爲文州天寶初改曰陰
平郡屬利州路元仍置文州屬脫思麻路明洪武四年改州爲縣屬階州二十三年裁縣
歸所省入階州二十八年改置文縣守禦軍民千戶所至
是復置隸階州屬鞏昌府或曰復設文縣係成化九年事

癸未七年秋宣城伯衛穎擊番酋巴沙部於西甯沙棠川破之

冬十二月命太監蒙泰宣城伯衛穎等撫勦甘肅爲惡番賊

帝勅諭守備紅城子
都指揮同知魯鑑先

因賊番累次出劫爲惡令太監蒙泰宣城伯衛穎右僉都御史吳琛等會議撫勦方略今
得蒙泰等奏報行據爾等勸議爲惡番族分析明白及合用軍馬數目俱已分布停當勦

蒙古紀事本末
王保保諸人至
元帝歸朔漠後
面臣節始終不
渝其與明構兵
則曰恢復故地

至爾即各照會議事理依數選調官軍齊備器械糧料分投音領仍約會進兵日期道路
並所指營陣地方處所候到彼之日悉聽蒙泰衛額吳琛等節制調度務要同心協力將
爲惡番賊逐一撫勦以靖地方不許
自分彼此致失機會爾其勉之慎之

甲申 八年春三月甘肅總兵官宣城伯衛穎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等討巴沙巴哇

等族逆番平之

城西南隅舊設公議府有平番亭都御史吳琛碑記略曰番古之罕元世爲西南夷國初歸附分爲一十三族比來如西納中藏隆奔等族安

分于業獨巴沙族所管小族曰思俄思哥兒曰咎曬曰馬吉曰思冬沙巴哇所管小族曰阿爾加倉肆謀叛逆自天順改元至今攻掠無虛歲乃奉命與師戍宣城伯衛公源正同巡撫都御史吳琛統軍至駱駝山左都督毛忠同巡按御史張海鎮守西甯奉御張鑑都指揮湛清統軍至寫你冲右都督劉玉同鎮守涼州監丞福保統軍至他你卜花都指揮趙英同守備永昌都指揮朱能統軍至思于隆鎮守莊浪長隨李順同都指揮趙英魯鑑統軍至捏都兒分道進兵直搗賊巢平之西土始爲甯謐云

西番寇甘肅巡撫吳琛與總兵衛涇將甘涼蘭鞏等衛軍擊破之

案明史巡撫甘肅等處管理軍務一員宣德十年命侍郎鎮守正統元年甘涼用兵命侍郎參贊軍務景泰元年定設巡撫都御史隆慶六年改贊理軍務

夏六月套虜侵犯

虜分道侵犯遂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七月虜騎擾掠慶陽尋復寇臨鞏馬文升敗之

十月有旨已各在臣備錄上四

套虜擾邊東西交關時代 明英宗

三五

關州後華印書館出版

若取地自肥而
非乃心故主如
納楚克謀入故
等則曰凡套部
連此編以明邊
冠甘肅概以邊
也本古套邊

案史英宗名祁鑑宣宗子在位十四年改元正統土木之變鄭王代立鄭王名祁鈺英宗弟聞土木之變出而監國後即帝位改元景泰是為代宗在位八年英宗復辟先是英宗還京居南宮不復干預政事景泰八年石亨等奪門迎立之改元天順在位又八年崩太子見深立是為憲宗

慕壽祺曰自古有以匹夫而為天子者有以外藩而為天子者有以退位天子而復為天子者則自唐中宗始中宗於安道元年二月六日以皇太子即位武氏嗣聖二年降帝為感陵王聖歷元年九月十五日又冊為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重即帝位夫中宗山皇太子即位後復為皇太子重紹寶位升降兩度前未之聞暨昭宗龍紀元年三月十三日由壽王即位光化二年十一月三日尊為太上皇至天復元年正月一日復即帝位亦自古未有英宗兩即帝位比唐中宗昭宗可謂鼎足而三歷代帝王無有倫比惟復辟之初殺少保于謙功之首且為罪之魁矣天乎寃哉

憲宗乙酉成化元年春遣都指揮黃瑀逐套虜於靈武擒斬三十六人八年總兵范瑾遊擊祝融又破虜於靈武城南

丙戌二年春詔諸將備邊套虜屢為邊患命甯夏延綏甘涼鎮巡諸令官整飭兵備候期調發初韃靼之來也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甯夏莊浪甘肅去來

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慶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羅出者率屬潛入河套居之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郡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甯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里饒水草外為東勝衛東勝而外十平衍敵來一騎不能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絕內徙至是孛來與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繼至據中國人為鄉導抄掠延綏無

虛時而邊
事以棘

吐番入寇階州

階州趙家坪吐番叛守備顧鐸戰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馬文升滅西固番旗不奉命者三十餘曹

秋七月戊戌毛里孩等犯固原及靜甯隆德諸處

是年夏毛里孩等入延綏帝命楊信充總兵官都督趙勝爲副率京

軍及諸邊卒二萬人討之信先以議事赴闕未至敵散掠平涼入靈州及固原長驅寇靜甯隆德諸處

案明史項忠傳毛里孩初寇延綏帝詔忠偕彰武伯楊信禦之無功明年信議大舉搜河套勅忠提督軍務而寇復陷開城入靜甯隆德六州縣大掠而去開城卽今固原與靜甯隆德接壤事後兵部劾忠帝特宥之搜套師亦不出

八月丁巳毛里孩等復犯甯夏督指揮焦政戰死

是歲遣御史往慶陽募土兵

延綏巡撫盧祥言邊民驍果可練爲兵使護田里妻子因勅御史往延安慶陽選精壯編伍得五千人號曰土兵至

弘治二年復立僉民壯法十四年以西北諸邊所募土兵多不足五千遣使齎銀往募

丁三年虜陷開城遂犯鎮原

有虜數百自西北來邑人閉城邏守三日始退

十月有旨戶部各臣自備家丁四

套虜擾邊東西交困時代 明憲宗

五八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案開城漢安定郡高平縣地唐屬原州原州即今鎮原縣開城以東爲鎮原高平縣地見陝西通志宋於開城置開遠堡隸鎮原鎮戎軍元於開遠置開城縣尋升州始於鎮原之鎮戎界分東西矣其故城在固原西南四十里

戊子 四年夏六月段堅始建家廟於蘭縣城東

始蘭人建祠者少堅在萊州府知府任丁繼母周氏憂旬旋里治喪如其祖

歿時事畢於城東里第建段氏家廟爲堂三楹嚴以門扁式依文公家禮祭用春秋仲月而先孟月卜日月朔必薦朝夕必拜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六秋祭禩忌日亦各祭焉皆於正寢由是蘭人奉先禮始加厚焉外縣亦聞風而起其家規約取鄭氏而嚴肅異常非至親雖五尺之童不得入中門藏獲棲息皆有定所而不得至內寢再醮之婦雖同族亦不容往來

案段柏軒先生年譜先生家居恪謹祀事非浣衣冠不敢入家廟凡新物及甘旨未奉先未供親未嘗敢私入于口自長及老凡四時忌日一依家禮祭之先齋戒沐浴陳器具饌必親爲之又以禮云大夫祭器不假在任出俸若干治樽罍豆几爵凡大夫當用之禮器悉備晚自南陽知府任解組歸田年已六十餘矣家必晨興率子姪拜謁祠堂學中堂端坐命子姪各以次拜揖而退蜀李用中謂紳士大夫如是而致祖敬宗者多亦未見其人也其東園南村吟藁有句云詩書禮樂教兒讀輪祀蒸嘗在戎殫又云綱常事大如天地有志男兒一擔擔

慕壽祺曰隨人於明以前講譜牒之學必先有家廟而後世繫定昭穆明木本水源之義有以入乎人人心之矣昔北宋姚宗明一農人子耳史書其十世祖棲雲以下自唐貞元至宋慶曆並其子若孫凡十三世若貫珠列眉無一漏者迄今八百餘年讀之慨然興仰止之歎非家廟而能如是乎蘭州自宋夏交兵益以元胡入主上大夫之家譜遺失子孫有不知其祖宗之名號者矣家譜有不知修又違言夫家廟段氏家世素以孝謹聞堅本慎終追遠之義家廟修而其家之譜系與之俱溥矣

開城賊滿俊反命陝西總兵官甯遠伯任壽巡撫都御史陳价討之

滿俊一名滿四殘元

部落也俊之祖有把丹者仕平涼爲萬戶聞太祖革元命洪武初卽率所部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部落散處開城縣固原里世以千戶畜牧爲雄長仍其故俗地無科徭俊爲把丹之孫素曠曠藏匿奸盜正統丁亥倡謀從北虜至是適有獄辭連俊有司迹捕至其家多要索遂激衆爲亂反時成化四年夏六月辛亥日也據石城最稱險固官軍討之屢爲所敗不數月衆至數萬關中震動命任壽陳价討之

秋七月癸酉以涼州副總兵劉玉爲平虜副將軍充總兵陝西鎮守太監劉祥

爲監軍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討滿俊

項忠嘉興人明史有傳是役也統京營並甘涼兵五萬往討

八月任壽陳价寧夏總兵官廣義伯吳琮及滿俊戰敗績

都指揮蔣泰中澄皆被殺

毛忠 籍隸 鎮番
至清 復遷 故甘
州府 之張 掖縣
其子 孫繁 富
賈入 成均 者有

冬十月乙未項忠敗賊於石城伏羌伯毛忠戰死

毛忠字允誠鎮番土軍百戶先是英宗正統十年積功授指揮

同知始賜姓十三年繫李喃哥弟僞邪王鎖南奔權都督僉事始賜名天順初充左副總兵協鎮甘肅三年晉左都督七年封伏羌伯至是隨項忠征滿四於固原石城由本頭溝

抵礮梁山多所斬獲連奪山北山西兩峯會別帥師先退賊併力攻忠為流矢所中卒年七十五姪海孫鎧並沒事聞贈侯諡武勇建忠義坊於蘭州

案武威毛忠初名哈喇扒里扒沙人曾祖哈喇歹西陲人明洪武初歸附為千戶祖拜都父寶充總旗仕永昌百戶忠襲任鎮番土軍百戶正統十年以功授都指揮同知始賜姓

十三年賜名歷官左副總兵協鎮甘肅晉左都督封伏羌伯成化間與姪海孫鎧戰死贈侯諡武勇孫銳襲封諡武襄忠從子濬蘭州守備

案海城縣志石門關即石城堡在縣一百一十里與唐時吐蕃所居之石城堡若風馬牛不相及蓋一在西甯一在隴東故也隋開皇二年突厥自木峽石門兩道入寇唐元和三年

年沙陀朱邪執宜自甘州謀歸唐循烏德隄山而東吐蕃追之沙陀自洸水轉戰至石門詣靈州降宋志懷德軍有石門堡故石門峽東塔子嘴元符元年建築賜名明成化四年

固原所土達滿四據石城叛發二鎮兵討平之遂夷石城即此固原州志州北九十里須彌山上有古寺松柏鬱然即古石門關遺址又西安所在縣西四十里即古西安州山水

雄峻為海刺形勢之最上城周六里高三丈明為楚蕃牧地成化五年巡撫馬文升建守禦千戶所轄墩臺二十一座

十一月都督劉玉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叛酋滿俊平之

滿俊既叛據石城堡自稱招賢王瞬將半載都

滿俊元之舊部
洪武初歸降復
受明官職與王
保不諭者節始
終不渝者節始
以叛字者節始

滿四夕叛項忠
劉祥毛忠馬忠
尚之陳討賊者
吳璋王銳皆不
知兵官軍敗軍
資盡矣而正史
邊將死於類推
淨沒無聞者豈
少也哉

指揮邢端等禦之敗績不數月衆至二萬隴右於焉大寢上命忠總督軍務與監軍劉祥
都督同知劉玉帥京營及陝西四鎮兵討之師未行而巡撫陳侂等先以兵三萬進討復
大敗賊因官軍器甲勢益張朝議欲益兵忠慮京軍脆弱不足恃且史遣大將恐撓事權
因上言臣等調兵一萬二千餘人足以滅賊今秋深草寒若更調他軍恐往復濡時賊得
遠遁且邊兵不能久留益兵非便大學士彭時商榷主其議京軍得毋遣忠遂與巡撫都
御史馬文升分軍七道抵石城下與戰斬獲多伏羌伯毛忠乘勝奪其西北山幾破忽中
流失外亦被圍諸軍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衆力戰玉得出乃列圍困之適有星孛於
合斗中朝多言占在秦分師不利忠曰李晟討朱泚焚感守歲此何害遣兵薄城下焚割
草絕汲道賊窘欲降邀忠與文升相見忠偕劉玉單騎赴之文升亦從數十騎至呼俊璠
諭以速降賊望羅拜忠直前挾璠以歸俊氣沮猶豫不出忠命縛木爲橋人負十囊填濠
擊以銅礮死者益衆賊倚愛將楊虎狸爲謀主夜出汲被禽忠賞其死諭以購賊賞格
示之且賜金帶鈞縱歸使誘賊出戰伏兵禽焉急擊下石城盡獲餘寇毀其城送俊京師
伏誅明年獲俊餘黨毛哈喇誅之忠奏請於固原西北西安州增設千戶所留兵戍之而
還初石城未下天寒士卒頗困忠慮賊奔突凍渡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當矢石
不少避大小二百餘戰彭時商榷知忠能辦賊不從中制卒用殄賊又大軍討滿四時陝
西右參政朱英主饋餉有功十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先後陳安撫二十八事其請
徙諸戎安流離簡貢使於時務尤切在甘肅積軍儲三十萬
兩不以聞或問之答曰此邊臣常分何足言人服其知大體
攻灰畫集曰滿四之叛官軍戰不利賊勢益張復命項忠劉祥馬文升等會勦先申飭民
兵防守城池運糧餉圖畫形勢兵分六路屯中路屯醜棗溝屯木頭溝屯打刺赤屯紅城

子屯羊房堡以絕其出入伏羌伯毛忠以猛進被害城上矢石下兵不敢仰面攻其艱乏請益兵偵得賊消息絕其剽汲賊窘詐請降項劉以單騎諭之攜磚回營復以厚賞賂回

同楊虎力虎力驍勇有謀略滿四倚爲謀主既約戰得生禽滿四散其脅從平其賊寨計前後死傷官軍不下數千人坐不謀而戰故也

慕壽祺曰用兵之際莫妙於反問內應但內應必以同類非其同類不能伺其隙而抵也回同楊虎力非滿俊素所信任之人乎項忠暗以厚賞虎力反爲我謀用賊所信用之人而倒戈相向此賊酋之所以得生禽歟夫射雉者謀以雉不謀以雞鷲捕鹿者由以鹿不由以羊豕物皆然人爲甚用人者可不慎哉

洮州番寇擁衆掠鐵城後川二寨指揮張翰等率兵禦之

番寇敗去獲所掠人口以歸明年巡按江孟綸

言岷州番寇縱橫村堡爲虛項令指揮后泰與其弟通泰反覆開示生番忍藏占藏等二十餘族酋長百八十餘人熟番粟林等二十四族酋長九十一人轉相告語悔過來歸且還被掠人畜願供徭賦殺牛告天誓不再犯已令副使李玘從宜賞勞宣示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唯熟番綠圍一族怙惡不服兵部言番性無常朝撫夕叛未可弛備請諭邊臣向化者加意撫綏犯順者克期勦滅帝納其言

置洮岷邊備以餉兵馭將防制番兵

以洮岷階固徽成文和分隸之

己丑五年以提督軍務巡撫陝西都御史馬文升駐兵環慶防胡虜

案天下藩省重地洪武初遣內臺重臣以臨蒞之謂之巡撫巡撫之職凡有司政務若錢穀十馬若刑名若賦役農桑水利之類悉聽制文臣自方伯監司武臣自連帥偏裨而

下咸奉法令遵受約束事有益於兵革得承制以便宜從事不拘文法焉可謂重矣

幕壽祺曰馬文升有文武才其巡撫陝西時功績甚著奏捷不爲誇張以是賞薄庶幾大樹將軍之亞乎練兵選將除賊振飢民受其賜矣觀其秦隴道中詩令人歎想不置也

庚寅六年保喇據河套命都御史王越督關中軍務搜河套復東勝州

卯辛卯七年巡撫陝西馬文升築墩臺於慶陽所屬慶陽東西二川古人立墩以資瞭望歲久址存墩廢成化七年達賊數肆

侵掠及門民猶弗覺馬文升帥兵遂命郡同知薛祿自環縣塔兒掌折西而南直抵郡城又東折金湯西陽諸川因高爲墩一百五十有奇視古倍半矣墩成編集近民更迭瞭望賊入然火相警民以有備賊多歸者墩之利也

案明史巡撫陝西地方贊理軍務一員宣德初遣尙書侍郎出鎮正統間命右都御史陳鑑王文等出入更代景泰初耿九疇以刑部侍郎出鎮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特改都御史巡撫成化二年加提督軍務後改贊理駐西安防秋駐固原

案慶陽志慶陽邊郡古今有虜患明代尤其民心惶惶弗寧厥居成化時馬文升駐兵遂命僉事河間左鈺郡同知薛祿遍歷郡內相度形勢或枕山立堡或竅山爲洞共五百六

十餘所賊來牧民
入居賊不能迫焉

幕壽祺曰成化己丑虜賊僭牧河套大肆猖獗皇上命文升以捍禦之文升不憚艱危徧歷邊境相度地里形勢凡所以隄備之策靡不周密其在環慶也修靈武洪德木鉢馬嶺四城以遏賊西入之路修懷安柔遠二城以遏賊東入之路鞏韓家山等堡洞五百六十餘所以便伏增塔兒掌等墩臺一百五十餘座以便瞭望慮汲飲之困乏也則濬鵝池葫蘆之泉利師旅之往來也則植衛道郵亭之樹精選士馬分守要害賞罰嚴明聲威大振四五載間賊不復敢深入癸己文升適巡撫歸陝賊乃伺隙侵掠文舉文升得報即率輕騎數百出其前逆賊於隆德縣湯羊嶺彼衆我寡日薄暮文升合城中老穉各授薪草然火四出以疑之賊遂宵遁文升戴星馳逐抵鞏州會軍邀戰賊大敗走踰河而西文升凱旋功在邊陲民到於今稱之

秋九月套虜犯秦州

時廷議以套虜不滅三邊終無甯歲先所調諸軍已踰入萬將權不
迄無成功官專遣大將調度乃拜撫甯侯朱允爲將軍武靖伯趙

輔爲平虜將軍輔有疾召還又以甯晉伯劉叅代二遣大將圖滅套虜皆以三邊總制王越總督軍務寇每入小擊輒去軍能即復來率一歲勦入將士益玩寇而寇勢轉熾至是滿都魯及李羅忽亂加思蘭留妻子老弱於紅鹽池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州縣越策寇盡銳西不備東偏乃率延綏總兵官許甯游擊將軍周玉各將五千騎爲左右哨出榆林踰紅兒山涉白鹽灘兩晝夜行八百里薄其營大破之禽斬二百五十獲駝馬器械無算焚其廬帳而還及滿都魯等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遠徙北去

不敢復居河套西
睡息肩者數年

壬辰八年滿都魯等犯環慶固原邊將襲擊之先是滿都魯等屢犯延綏朱甯率鎮兵力爭寇不得志乃出西路直犯環慶固原甯

將輕騎夜襲之鴨
子湖奪馬畜返

癸巳九年春正月癸卯王越總制延綏甘肅甯夏三邊駐固原李承勛言去歲冰合敵騎盡入河套延甯

固原皆當警備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官於蘭州雜貯以備緩急饒河西患土魯番今亦不喇又深入兩寇去擾孤危益甚套寇出入並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臂截踵使不得相合

案明史地理志固原州本固原守禦千戶所景泰二年以故原州城置成化四年升爲衛弘治十五年置州屬平涼府其西南有六盤山上有六盤關東北有清水河出焉下流合鎮原縣之葫蘆河又北有黑水北流入於大河又東西有二朝那湫其下流注於高平州南有開成州元直隸陝西行省治開成縣洪武二年省州以縣屬平涼府成化三年廢縣又東南有廣安州元屬開成州洪武二年省又西有甘州羣牧所永樂中置又西北有西安守禦千戶所成化五年以舊西安州置北有鎮戎守禦千戶所成化十二年以葫蘆峽城置東北有平虜守禦千戶所弘治十四年以舊豫望城置又北有下馬關嘉靖五年置東南距府百七十里

秋滿都魯等與字羅忽並犯韋州

時雷晉伯劉聚與王越共圖破虜聚亦有功而毛里孩字魯乃幹羅出稍衰滿都魯入洶套稱可汗兒加

思蘭爲太師至是滿都魯等與字羅忽並寇韋州王越偵知勸盡行其老弱集紅鹽池乃與許甯及遊擊周玉率輕騎晝夜疾馳至分薄其營前後夾擊大破之復邀擊于韋州滿

都魯等敗歸犖畜廬帳蕩盡孳皆喪亡相顧悲哭去自是不復居河套邊患少弭間盜漫弗敢大入亦數遣使朝貢

案韋州在靈州東南木西夏置宋史嘉祐六年夏人改韋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後又改靜塞軍張舜臣從征詩有青銅峽口遼州路之句元廢明弘治十年以故韋州置守禦千戶

所西有大蘇山南有小蘇山東有東湖慶滿未至甯夏以前常居於此清爲韋州堡仍屬靈州同治兵燹後改屬平遠縣民國初平遠改爲鎮戎近又改鎮旺

冬十一月提督甘肅軍務馬文升自環慶凱旋

是年冬虜賊舉衆入寇各路將官協謀軍士効勇賊大遭挫渡河而北邊

境用甯國家紆西顧之憂三軍無北伐之苦而關中黎庶亦得以息轉輸之勞兼瑞雲屢降文升喜而賦詩云幾載提兵寓慶陽凱旋南去喜洋洋關中黎庶停供億塞外羌胡遠

遁藏聖主永紆西顧慮王師盡返北征裝時來屢有雪盈尺來歲豐登已兆祥時成化癸巳冬十二月廿有二日後樂軒吟後樂者文升別號也

是歲遣御史巡視陝西靈州大小池鹽課

差御史一員巡視河東並司陝西靈州大小二池鹽課大池者卽花馬也在蒙古

境池身南北三里東西七里許距甯夏約二百一十里小池者惠安堡鹽池也一名小花馬池分南北中三段俱爲靈州轄境其陝西河南所屬分巡各道官管鹽法者悉聽節制

慶陽每歲委佐武官一員監支靈州鹽課司商人之納馬官鹽及民間食鹽

以右副都御史朱英巡撫甘肅

乙未十一年春以馬文升總制三邊駐固原

先是開城滿四之叛陝西巡撫陳价下吏即家起文升右副都御史代价馳至軍與

總督項忠討平之器具忠傳錄功進左副都御史巡撫如故文升數條奏便宜務選將練兵修安邊營及鐵鞭城烽堠剪除劇賊西固番族不順命者悉滅之修茶政易番馬八千有奇以給士卒振鞏昌臨洮饑民撫安流移積其著當是時字羅忽滿都魯亂加思蘭比歲犯邊文升請駐兵鞏州而設伏諸堡待之遂敗寇黑水禽其平章迭烈遜又敗之湯羊嶺斬首二百名其嶺曰得勝坡勒石紀之而還文升軍功甚盛奏捷不爲誇張中外以無主之者以是賞薄至九年冬總制王越以大捷奏文升亦遣子琇報功廷臣勸奏不實坐停俸三月至是春代越總制三邊軍務

丙申十二年甘肅總兵官王璽復南羌立石畫界

璽由甯夏副總兵是年擢副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甘肅黃河以西自

莊浪抵肅州南山其外番人阿吉等二十九族所居也洪武間立石畫界約樵牧毋越疆歲久湮廢諸番往往闌入而中國無賴人又潛與交通爲邊患璽請復畫疆域召集諸番諭以界石廢恐官軍欺凌諸部今復立之聽界外駐牧互市則入關如此番人必聽命可潛消他日憂帝稱善從之

丁十三年夏四月戊戌甘肅地裂又震有聲

地生白毛水厚五尺間以雜沙有青紅黃黑五色

辛丑十七年署都僉同知甘肅總兵官王璽收復哈密

初哈密爲土魯番所擾使其將牙蘭守之都督罕慎奇居若峪

口近赤斤罕東數相攻罕慎勢窮無援朝議敕璽築城苦峪別立哈密衛以居之璽遣謀者間牙蘭牙蘭不聽得其所羈掠九十餘人以歸具悉虛實至是召集赤斤罕東將士犒以牛酒令助罕慎罕慎合二衛兵夜襲哈密及刺木等八城遂復其地仍令罕慎居之事聞獎勞資金帛已罕東入寇璽禦却之請與師以討帝念其常助罕慎第遣使責諭明年北寇殺哈罕璽率參將李俊及赤金兵擊之於狼心山黑河西多所斬獲

乙巳二十一年春三月平涼修利民渠

平涼郡治東抵涇州有平衍壤地廣袤數百里而涇河之水實經流其間引以津灌則土田膏液年

穀可擬豐登尙何橫旱之足恤乎特圖志所載故無渠堦而唐人習以成俗與目前潰闕之水則信其奔流置爲棄物凡有播種歲率抑給於天天雨及時則坐享有年一遇魃虐流行則計無所施不但距河入深之地不霑其利雖夾河兩岸之間亦不蒙餘波之潤局盛告災之外惟束手持斃而已成化甲辰歲夏秋不雨屬歲大稔侍御史中丞鄭時周諷民隱欲興堰域以佐耕至是僉事李經以所部平涼之地毅然調役屬工始自府治城北淪暖泉以灌蔬圃而官民賴之繼分引涇水五里鋪至東二十里鋪爲一渠楊家磨抵四十里鋪爲四渠袁家莊至七十里鋪爲二渠迤東至九十里鋪北引涇水一渠南引金龍池白水驛河二渠合流花家莊東行三十里逾平涼境連亘開一大渠又流四十里抵涇

州城西會汭入涇官路之南渠不可通乃疏百泉王村等溝析爲七渠涇河之北河岸漸高又疏金池瓦窰等溝析爲六渠州城西引汭水幫城北折東山下蔭注附郭田園獨令成渠汭迤西至崇信縣界散引河子椿家等溝別爲一十一溝州城之東地高河下難於築堰隸南山者引木家溝至范家溝作一十五渠隸北山者引路家溝至白水溝作爲一十一渠合而計之以渠則六十有二以道里幾二百里許以瀉田三千頃有奇也渠之制深十五六尺淺者亦居其五之四廣六七尺窄者亦居其三之二長短大率不齊惟視水力所至故不限於丈尺也渠常路衝則就渠身拮士剌通爲梁以便行旅又撻石刊木架水槽以接不通壘堰壩以固河防始事於是歲三月之朔民歡趨之百日而告成因名之曰利民渠

乙巳冬十一月小王子犯蘭州莊浪鎮番涼州

案洪武三年元惠宗殂於應昌李文忠圍應昌城陷之太子阿裕賜哩達刺

舊作愛猶識理達臘

嗣十一年夏四月阿裕錫哩達刺卒太祖自爲文遣使弔祭子特

古斯特穆爾嗣二十一年夏四月藍玉襲破特古斯特穆爾於捕魚兒海

今在

克什克騰西北周數十里

特古斯特穆爾以其太子添保努

舊作天保奴

等數十騎遁將依丞相

寸尋焉也各王漏袋十口

套麻接邊東西交困時代 明憲宗

四二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耀

舊作咬住

於和林行至圖拉河爲其下伊遜岱爾所襲衆遂散獨與十六騎

俱適耀珠來迎欲共往依庫庫特穆爾

舊作關帖本兒與小字保保係兩人

會大雪不得發伊

遜岱爾兵猝至遂遇害并殺添保努蒙古自特古斯特穆爾後部帥紛拏五

傳至現特穆爾咸被弑有郭勒齊者篡立稱汗成祖永樂七年知院阿嚕台

即阿魯殺郭勒齊迎元裔布尼雅錫哩

舊作本雅失里

於巴什伯里

舊作別失八里

立爲汗十一

年衛拉特部長瑪哈木特

舊作瑪哈木

弑布尼雅錫哩立塔爾巴

舊作答里巴

爲汗而阿

嚕台復立阿爾台

舊作阿台

王子爲汗英宗正統元年故元後韃靼長托克托布

哈

舊作托都不華

捕阿爾台王子殺之時衛拉特托歡

舊作脫歡

既殺阿嚕台欲自立爲

汗衆不可乃立托克托布哈而奉之景帝景泰二年衛拉特部長額森弑托

克托布哈而自立爲汗五年十月額森爲所部阿拉

舊作阿剌

知院所殺未幾

韞部長保喇

舊作字來

復殺阿喇求托克托布哈子穆爾格爾

舊作麻兒可兒

立之號小

王子

監察御史徐鏞謫知鎮原縣

鏞字用和湖廣武昌人以直諫謫知鎮原值歲校郎中章倫請帑分賑鏞召還流移煮粥以濟尋大疫命醫調

治全活無數有不治者求屍掩葬之越歲又稔盜賊四起募丁壯數百嚴飭甲仗且撫且捕境內帖然嘗築預備倉獲窖錢其廣一無所取用代輸民欠餘則糴預備倉糧修城樓新學宮立社學創建養濟院朽不堪用者鑄爲器以供祭祀在任三年視民如子奏豁荒糧萬餘石捐俸造水車百輛教民灌後田歷陞漕運御史民立祠祀之

案明初戶部逆鈔往各處糴穀以備災荒是爲預備倉如一縣倉定爲四所擇居民叢集處置之官儲而肩鎗令富民看守有荒則開倉賑恤卽常平之遺意又社會之制立於各鄉始於明嘉靖時其法令貧富出粟有差凶札則散之與預備倉相輔而行各鄉籌款設學是爲社學

慕壽祺曰鎮原四面高原近城東西川始有水而水低田高不能澆灌此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也徐鏞創造水車教民灌田段續不得專美於蘭州矣他若築預備倉建立社學皆有關政治之大誰謂民生主意古名宦毫不經心也耶

丙午二十二年秋七月小王子犯甘州指揮姚英等戰死

甘肅通志卷十四

明初萌城驛與
池州原東北
之門戶也

惠安堡距今靈
武縣一百八十
里產鹽行銷關
東及陝西漢中
府

是年三月令天
下設預備倉每
石十里須積粟萬

丁二十三年移萌城鹽務批驗所於紅德城堡

令黑城乾溝二路鹽車俱抵慶陽府
城市卸載商人同店主執引赴府驗

過赴行鹽地方貨賣
畢引目付店主消繳

案萌城在故靈州東南二百五十里今稱萌城堡紅德城在今環縣北六十里西北去靈
州惠安堡一百八十里宋熙甯中章察遣折可適破夏人於洪德城即此後訛為紅德明
成化中陝西巡撫馬文
升以舊城殘破重修之

冬十一月套部犯甘涼蘭翠

案史憲宗名見深英宗子在位二十二年改元成化
以成化二十三年秋八月崩太子祐堂立是為孝宗

孝宗_中弘治元年置西甯道兵備官

春三月乙亥小王子犯蘭州都指揮廖斌擊敗之

夏四月小王子上書求貢自稱大
元汗時朝廷方務優容許之自是

與巴延袋克王等屢入貢
漸來往套中出沒為寇

案北狄以畜牧為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
肉衣皮習於攻戰始天性也唐虞曰山戎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唐曰突厥明

曰韃靼其實皆蒙古也居沙漠中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破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其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而契丹復盛別部小者曰秦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地既而兼并明永樂間有馬哈木封順甯王叛服不常屢規征之正統間馬哈木之孫也先大舉入寇挾英宗北去明年送還其始馬哈木與子脫歡孫也先並居瓦剌而後共入河套部衆愈多內入愈熾也先死小王子立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善卜孫次滿官曠太師亦不剌殺阿爾倫遁入西海阿著稱小王子

甘肅巡撫羅明奏罷採辦方物

時鎮守分守內外官親尙貢獻各遣使屬邊衛搜方物名曰採辦實扣軍士月糧或巧取番人犬馬奇珍且設

膳乳諸戶僉廚役酒酥油諸物比及起運沿途騷擾明奏請悉罷之報可明年巡按御史陳瑤請却撤馬兒罕及吐魯番貢獅不聽

秋八月乙巳小王子又犯山丹永昌

永昌山丹在涼州以西

己酉二年令靈州鹽課司行鹽地方仍舊

初憲宗成化年移萌城此驗所於紅德城堡令黑城乾溝二路鹽車俱抵慶陽府城市卸載商

人同店主執計赴府驗過始許赴行鹽地方貨賣其引目應付店主繳銷至是令靈州鹽課司行鹽地方仍舊於平涼靜甯隆德愛陽環縣等處

是歲也克力諸部款肅州塞求入貢却之

西北別部也克力其長曰亦刺思王曰滿哥王曰亦刺因王各遣使款肅州塞乞貢

且互市甘肅巡撫許進總兵官劉甯爲請兵部
尙書馬文升言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却之

壬子五年巡按御史張泰劾故甘肅總兵官周玉巡撫馬續太監傅德皆下吏時

等倚據甘州屯田減削軍餉奏劾之下吏勘問又言甘州齊賧地悉爲中官
武職所據仍責軍稅城北草湖資戍卒牧馬今亦被占請悉歸之軍從之

癸丑六年春二月命朱暉佩大將軍印馳至甯夏禦夷時火篩連小王子大入延綏甯

朱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李俊李澄楊玉馬儀劉甯五將往而以中官苗達監其軍至甯
夏寇已飽掠去乃與琳達率五路師搗其巢於河套寇已徙帳僅斬首三級獲馬駝牛羊
千五百以歸未幾寇入固原轉掠平涼慶陽關中大震兩鎮將嬰城不敢戰而暉等畏怯
不急赴比至斬首十二人還所掠牲口四千遂以捷聞是沒也大帥非制勝才師行紆迴
無紀律邊民死者盈野諸郡困轉輸餉軍費八十餘萬他徵發稱是先後僅獲首功十五
級廷臣連章劾二人罪帝不問已而上搗巢有功將士萬餘人尙書馬文升大學士劉健
持之帝先入達等言竟錄二百十人署晉一級餘皆被賈及班師帝猶遣中
官齎羊酒迎勞言官極論暉罪終不聽以暉總督圍營領三千營右府如故

夏四月己酉以兵部侍郎張海都督同知緜謙駐甘州經略哈密哈密酋長元

是成化九年爲土魯番所陷沒弘治元年土魯番殺忠順王罕慎復據哈密四年冬十二
月甲子土魯番以哈密地及金印來歸五年春二月丙寅復封陝巴爲忠順王至是土魯

番蘇檀阿黑麻復襲執陝巴據其地事聞廷推大臣任甘州籌方略海道遣人諭土魯番使歸陝巴還傳地爲所給以聞會得敕土魯番如未輸誠則棄陝巴絕使命修苦塔城還哈密流人使居之海等喜輒如詔書拜疏還朝至並下吏貶其秩七魯番漢車師前王地隋高昌唐西州去哈密千餘里其酋稱蘇檀一作速檀華言王也回鶻種人

冬十月庚辰停甘肅織造絨褐

見孝宗之恤邊民也先是大內織染局奏言蘭州絨褐

衣之類上允所請乃差太監開局西安而羊絨必取之蘭州刺民脂膏痛苦入骨廷臣力言其害上毅然罷之

案明史食貨志蘇杭松嘉湖五府歲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鎮徽甯揚廣德諸府州分造增萬餘匹陝西織造羊絨七萬四千有奇南直浙江紵絲紗羅綾紬絹帛山西潞紬皆

視舊制加丈尺一三年間費至百萬云云是蘇浙閩山陝等省均有織造

案弘治五年春二月庚午巡按御史張文言陝西歲歉之後民病未甦司禮監下帖子降圖式織造數百事並宜停止以其振無業貧民命減陝西織造絨褐之半六年停甘肅織

造絨褐十一年冬十一月壬子免陝西織造羊絨十四年春二月己亥罷陝西織造中官至嘉靖初又差太監梁玉開局織造時工部尙書趙璜等工科給事中張嵩給事中王科

等御史陳察等在陝西則總督王憲巡撫王璽巡按郭登庸俱欲停止前項織造楊一清由甘肅入京上疏切諫亦不聽

慕壽祺曰蘭州絨褐前清同治以前營業者猶如故也明孝宗之停辦所以撤回太監使不爲民害也嗚呼仁矣至甘肅之羊絨製成各種細褐此毛織之最出色者也政府提倡

之不暇又何
停之有哉

甲寅七年以僉都御史許進巡撫甘肅

時兵部侍郎張海既還馬文升銳意申請以進巡撫甘肅進與總兵劉甯等潛師夜襲番將蘭牙逸

去撫降餘
衆而還

夏五月丙寅小王子犯甯夏殺都指揮趙璽

設分巡隴右道

以臬司副
僉爲之

冬十二月己卯振甘肅被兵軍民給牛種

乙卯八年春正月壬子甘肅總兵官劉甯敗小王子於涼州

韃靼北部伊畢刺伊木王等入套駐牧於是小

王子及陀羅該子和碩居賀蘭山後與之相倚數爲邊患及是入犯涼州甯與戰相持數日禽其長一人寇乃遁去

三月己亥甯夏地震

冬十二月辛酉巡撫甘肅僉都御史許進總兵官劉甯入哈密

土魯番既襲執陝巴而令牙蘭據守

哈密僧稱可汗侵沙州迫罕東諸部附已馬文升時爲兵部尙書議此寇桀驁不大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察指揮楊翥熟番情召詢以方略彙備陳罕東至哈密道路請調罕東兵三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繼之持數日糧問道兼程進可得志文升喜遂請於帝敕發罕東赤斤哈密兵令副總兵彭清將之隸巡撫許進往討果克之牙木蘭遂來降後至嘉靖時土魯番貢使乞歸哈密城易降人牙木蘭兵部尙書王瓊上其事刑部尙書胡世甯言先朝不惜棄大甯交陁何有於哈密况初封忠順爲我國外藩而自罕憤以來三爲土魯番所執遂狎與戎比以疲我中國耗財老師戎得挾以邀索臣以爲此與國初所封元孽和順甯順安定三王等耳安定在哈密內近甘肅今存亡不可知我一切不問獨重哈密何也宜專守河西謝絕哈密牙木蘭本曲先衛人反正歸順非納降比彼安得索之唐悉怛謀可鑑也張璠等皆主瓊議格不用獨留牙木蘭不遣久之遂放棄哈密

慕壽祺曰經營西北必參謀諸公論毋信一人之言必諸久遠毋狃一時之近明所以討擊土魯番者夫豈師出無名擲黃金於虛牝哉蓋哈密者甘肅之門戶也罕東請衛又沙州諸衛之屏蔽也守哈密不得不擊土魯番地之所必爭也世宗聽胡世甯之言專守河西謝絕哈密於是嘉峪關外遂入豺狼之窟昔之敦煌古郡四顧無人煙矣

案陸深玉堂漫筆云國初歲遣監察御史巡按方隅大災重患乃遣廷臣行視謂之巡撫事迄而止無定員宣德間以關中江南地大而要始命官更代巡撫不復罷去正統末南北兵興於是南省邊隅偏置巡撫官矣今惟浙江福建無巡撫時設巡視陝西一省則有四巡撫蓋謂陝撫外又有甘肅甯夏延綏三巡撫

丙九年春正月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經略甘肅

時土魯番酋阿里自稱蘇勒坦乘機襲破哈密

城虜其王母及金印去留伊蘭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苦略沙州等亦爲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乃遣李文等往甘肅經略文等檄哈商及赤斤罕東默克琦諸部集兵進討

丁十年夏閏六月甯夏築邊牆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利馳突寇屢入犯獲邊人爲導徑入河套自是寇願居內我反屯外急宜

於沿邊築牆置堡帝從之會王越襲虜紅鹽池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

秋八月北虜掠平涼營於四山驅掠人畜數萬而去

都指揮梁瑄築蘭州東關外牆

計長三百六十丈爲遊兵營居戍守者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甘涼軍務

小王子和碩諸部屢犯邊甘肅俱被殘破時越自安陸敕還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肅兵少非借延

甯兩鎮兵難以赴敵請兼兩鎮解巡撫自是復封陝巴置哈密而土魯番亦効職貢

案王越字汝昌潯人景泰中進士累官左都御史有武功封威甯伯尋勒致仕又遣戍安陸明孝宗弘治十年冬以左都御史總制甘涼邊務兼巡撫甘肅經理哈密緣途題壁甚

夥茲錄七絕一首云世間惟有征夫苦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爲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煉成丹

案明制總督陝西二邊軍務一員弘治十年火篩入寇議遣重臣總督陝西甘肅延綏寧夏軍務乃起左都御史王越任之十五年以後或設或罷至嘉靖四年始定設初稱提督軍務七年改爲總制十九年避制字改爲總督開府固原防秋駐花馬池

明史寇犯甘肅廷議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部尙書屠滸以王越名上乃詔起原官加太子太保總制甘涼邊務兼巡撫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甯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解巡撫事從之明年越以寇巢賀蘭山後數擾邊乃分兵三路進勦斬四十三級獲馬駝百餘加少保兼太子太傅遂條上制哈密事宜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恨其冬卒於甘州贈太傅諡襄敏

戊午十一年夏四月和碩及小王子連兵犯邊命朱暉帥師禦之先是小王子及和碩等復居河套至

是以敵入下騎駐遼塞下既而西歸復進掠甯夏往來數千里所至殺掠殆盡命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劉甯等五將往禦及秋暉等至甯夏敵已飽掠去乃以五路之師夜襲敵巢於河套僅斬二級以捷聞未幾小王子和碩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甯夏境狀殺慘酷齒豁徧野

夏五月戊申甘州參將楊嘉敗小王子於黑山

案甘肅黑山有二甯夏有黑山烏嶺從西來縣互起伏拱衛如屏至中衛縣東北三十里結爲石山色皆黑盛夏積雪不消又三十里至勝令關鎮番縣西南六十里亦有黑山楊蕪所至之處當在鎮番境

秋七月己酉總制三邊都御史王越襲小王子於賀蘭山破之

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路徑累招野

默克均等侵擾邊地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回別伏道旁敵來襲復追殺至柳溝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上制置哈密事宜未報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奏密黨皆及越越聞憂恚卒

案明史王越分兵討賀蘭山後叛寇北哨擊賊於花果園南哨至蒲草溝賊從沙窩遁去合兵追至大圪都城又追敗之於柳溝兒寇遂西遁蒲草溝在今平羅縣西北二百里

冬十一月和碩

舊作火篩今改後仿此

等出河套詔朱暉還

和碩者脫羅干之子與小王

己未十二年小王子犯甯夏境游擊王呆敗績參將秦恭副總兵馬昇因逗遛不

進皆論死

至十三年冬小

王子復居河套

辛酉十四年開闢固原衛

自是固原遂爲重鎮

是役也大吏
車動麟運誤
麟乃罪琳而
麟僅停律一
月

案明史刑部主事張鼎奏設總制府於固原控制延綏甯夏甘肅三邊總兵巡撫並受節制總制駐節固原其時同城者兵備道一員總兵一員監收同知一員因並登錄之其知

州吏目學正

等官與清同

慕壽祺曰當金以前平涼之路未開鎮原最爲重要自金於平涼置府平涼始爲通衢自明於固原開置制閫固原始爲重鎮汾陽之鎮朔邠韓范之司涇原楊一清王瓊秦紘之總制三邊皆時勢所不得不然惟地重則官尊役繁斯賦重固原民衆又多一番擔負地方亦嘗有寇氛矣

秋九月丁亥遣使募兵於延綏甯夏甘涼

甯夏都指揮楊琳爲火篩所敗甘州左副總兵魯麟援之

麟至韋州虜已大入畏縮琳與虜遇於孔塢溝

不能成陣士卒反走虜尾之遂大敗麟與其子魯經率兵直進甫交綏前鋒又反走經手斬數人身先陷陣麟繼之部衆奮勇齊進呼聲震天地虜潰走

慕壽祺曰宋將劉康祖與魏人戰一令軍中曰願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何其嚴哉後世軍令不嚴往往臨陣退縮魯經手刃數人而兵士奮勇齊進者殆爲有紀律之師否則斬者自斬走者自走兵與將漠不相關矣

詔起戶部尙書兼左副都御史秦紘

字世纓單縣人

總制三邊軍務

是年秋虜大入花馬池敗官軍孔塢溝直

秦先知秦州
後陝西安通
西右參政漢
香亂提兵破
是年秋蒙古
花馬池敗實
流抵平邊乃
絃為三邊制
及十七年召
視都事

抵平涼時秦絃已引疾去言者謂絃有威名雖老可用詔絃總制三邊軍務絃馳至固原
 接行收所躬祭陣亡將士掩其骼奏錄死事指揮朱鼎等五人恤車士戰沒者家劾治敗
 將楊琳等四人罪更易守將練壯士與屯田申明號令軍聲大振初寇未入河套平涼固
 原皆內地無患自虜來駐牧後固原當兵衝為平慶臨鞏門戶而城隘民貧兵力單弱商
 販不至絃乃拓治城郭招徠商賈建改為州而身留節制之奏言固原主客兵止萬八千
 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勢分力弱宜益兵舊臨鞏秦州諸軍歲赴甘涼備禦及他方有警又
 調兵甘涼或發京軍征討夫京師天下本邊將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輒請京軍非強幹
 弱枝之道請自今京兵毋輕發臨鞏甘涼諸軍亦宜各還本鎮但選知兵宿將一二人各
 守其地人以戍為家軍以將為命自樂趨役而有戰心計之得者也絃見固原迤北延袤
 千里閒田數十萬頃曠野近邊無城堡可依議於花馬池迤西至小鹽池二百里每二百
 里築一堡堡周四十八丈役軍五百人固原迤北諸處亦各築屯堡募人屯種每頃歲賦
 米五石可得五十萬石規畫已定而甯夏巡撫劉憲為梗絃乃奏曰竊見三邊情形延綏
 甘涼地雖廣而士馬精強甯夏怯弱矣然河山險阻惟花馬池至
 固原軍既怯弱又墩臺疏遠敵往往長驅深入故當增築墩堡

是歲總制秦絃始於固原權鹽務
 固原北四十里有大小二鹽池水日曝成粒無事
 饑煮所謂青鹽可入藥原設批驗所二一在慶陽紅
 德堡一在固原巡撫張德華以固原經過鹽車與靜涇二州立廠市收課以備賑濟至是
 移廠市於固原固原兵備主其課引銀移批驗所於慶陽慶陽兵備主其引銀以備
 官用固原立五廠置老人斗行每廠五百引每車收門銀一斗五升石收票銀五釐州
 庫收備軍需批驗所收臥引銀一錢州庫收備買馬斗行又納州公費銀一十八兩

案因原州舊志州治北四十里有大小二鹽池畦水日曝成粒無事變賣所謂青鹽可入藥原設批驗所二一在固原一在慶陽紅德堡巡撫張德華以固原經過鹽車於祥涇二州立廠市收課以備賑濟弘治十四年總制秦紘移廠市固原固原兵備主其課引銀移批驗所於慶陽慶陽兵備主其割引銀以備邊用固原立五鹽場置老人斗行每廠五百引每車收門鹽一斗五升石收票銀五釐州庫收備軍需批驗所收臥引銀一錢州庫收備買馬斗行又納州公用銀十八兩嘉靖二十八年又增斗底牙銀一錢五分一廠五百引共七十五兩以備公用甦里甲之困然斗行過取斗底而豪猾爲斗行倍收私放官少利商與里甲受病矣

甘肅青史略卷十五

明孝宗

王成

弘治十五年都督僉事鎮甘州彭清卒

清累官左副都總兵弘治十年擢都督僉事代劉甯鎮甘肅清性廉

潔御士有恩威名甚著番夷憚之而貧甚至卒於甘州清在鎮遺母妻及妹並身累四喪軍民婦暨皆流涕而遺命不得受賻贈不可歸帝聞命發帑資之仍賜葬祭

移開城人民於固原衛

開城故柔遠堡宋置鎮戎軍於此屬原州在今固原縣西南四十里山梁上元設開成府後降爲縣明初縣廢至是移居民於

固原衛

慕壽祺曰余回鎮原過開城嶺見重修英濟王廟碑元梁遺撰李誠丹書英濟王當爲關聖未晉帝位以前之尊號固原迭經兵火此碑不陷塵沙中殆或有呵護之者余函州牧王學伊請收入新志藝文內至元代城池已成瓦礫矣

三邊總制秦紘請改固原衛爲州

先是十四年秋虜入花馬池言官劾史琳等喪師濁職召琳還以紘總制三邊軍務比至固原褒忠劾奸

練將興屯軍營大振固原爲平慶臨鞏門戶而李來住牧於此益爲險衝乃請改固原爲州開城郭招商買通鹽利講馬政又以固原迤北延袤千餘里閒田數十萬頃並無村落紘擬在固原迤南修築城堡將畢花馬池迤北二百里當築十堡而王憲危言阻衆且廢垂成之功紘奏請乞令憲制三邊而改臣撫甯夏俾得終邊防於事爲便帝下詔責憲

引罪率行紘策修築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所垣墼六千四百餘里固原屹爲重鎮又
以意作戰車名全勝車詔頒其式於諸邊在事三年四鎮晏然前後經略西陲者莫及
案史琳初官陝西布政司右參議駐紮昌時崇昌蕃人爲梗始至掩擊之盡降其衆遂出
行部自安定會甯歷金蘭抵秦州相度地勢增繕屯堡斥堠以斷賊路旣又轉關中之粟
以實甘涼身自督輸往來邊檄凡二年

由是盡得其形勝要害及戰守方略

案輿圖備攷固原漢廉縣地屬北地郡後漢書鮮卑和連北地廉人善弩射者射中和連
即死地理志北地有廉縣水經注廉縣在富平北背匈奴侵漢之十率爲狄場故城舊壘
盡從胡目又云石門水逕廉城東高平川東北流逕廉城又東

北逕二水縣西又隋志安定郡有安武縣新莽時改曰安桓

趙時春曰國家威制四夷嚴阻封守而陝西屯四鎮強兵以控邊北虜花馬池尤爲襟喉
誠其北而益之墉樓櫓燦鋪墩守哨之具星列幕布式固不備成化以來其制漸淪

會乘利稍益破壞以便侵盜而大將率縉紳纓弁子莫或著朝議益少之始務遠募將
以功首級差相統制而巡撫都御史居中畫其計督監司主饋餉更請總制陝西三邊軍
務以上卿居固原士衆知爵賞可力致則
颺起而諸將奏功相繼虜頗懼伏北引矣

以左副都御史楊一清督理甘肅馬政

一清字應甯其先雲南人後遷湖南巴陵成
化八年進士弘治間以提學副使親蒞甘州

前此未嘗有也應甯所蒞之區卽留心邊事有邊城山丹題壁甘涼道中書事感懷諸詩
至是因劉大夏薦擢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馬政請重行太僕苑馬之官番馬大集會寇

大入花馬池命一清巡撫陝西仍督馬政甫受事寇已退乃選精卒教演之剗平虜紅古二城以援固原築垣灑河以捍靖虜

案唐時回紇入貢已以馬易茶其後西番援以爲例蕃夷人嗜乳酪膾氣底滯茶性通利能滌蕩勢所必資而邊境得番馬團操爲武備所謂以采山之利而得充旣之良吏得茶不得爲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爲我利計之善者也宋始置茶馬司神宗時李杞入蜀買茶於秦鳳熙河元置權茶運同明初太祖定制以蜀茶易番馬陝西置茶馬司四諸關津要害置批驗茶引所每三歲遣官選調邊軍贖金牌信符差發附近邊族以納馬而運茶於邊勞賞之故其時法最嚴民間蓄茶不得過一月之用商人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極刑洪武中駙都尉歐陽倫使西域以冒禁卽賜死不貸恐其妨害馬政也又明制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馬亦可謂多矣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又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至永樂中始遣御史巡陝西茶馬正統中停金牌信符而馬漸不至祖宗法令用之久而寢弛奸人多挾私茶闖出爲利欲易番馬資軍中用不可得矣弘治十七年以楊一清督理甘肅馬政嚴禁私茶復頌言國初金牌差發之功奏請復舊法嚴而令行籠茶利於官以服制諸番番馬大集而牧苑軍吏別羣繫駒以廣其生馬大蕃育而民亦息肩矣

幕詩祺曰秦漢所急在西北而上谷北平爲緩明代所急在東北而甘肅甯夏可暫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緩東北也而明之隱憂則反是山海關外有強鄰焉彼其心未嘗須臾忘中國也楊一清巡撫陝西兼管甘肅馬政劾罷貪庸總兵武方侯鄭弘裁鎮守中官冗費綱紀肅然凜凜乎有古大臣風使如一清者得數人焉令其經略

東北臥榻之下豈任他人軒睡哉乃以傑出之材棄之西陲不其可惜乎

甲十七年夏五月罷中官監陝西織造命鎮巡官領之

從劉大夏請也而羊絨仍取於蘭州

甘肅副將魯麟歸莊浪

麟莊浪土司也世居連城時爲甘肅副將求大將不得恃其部衆強徑歸莊浪廷臣懼生變欲授以大帥印又欲召還京處之

散地兵部尙書劉大夏請獎其先世忠順而聽麟就

案明史張泰傳弘治中寇入永昌甘肅游擊魯麟委罪副總兵陶楨而總兵官劉甯疏言守臣不和詔御史張泰往勘泰奏鎮守太監傅德故總兵官周玉侵據屯田巡撫馮續減創軍餉寇數入莫肯爲禦失士卒六百餘馬駝牛羊二萬皆不以聞帝怒下之吏德降內使銅南京續編氓口外泰又言甘州膏腴地悉爲中官武臣所據仍責軍稅城北草湖資成卒牧馬今亦被占請悉歸之軍且推行於延甯二鎮詔皆從之

乙丑十八年春正月己丑小王子諸部圍靈州入花馬池遂掠章州環縣

小王子陷甯夏清水營

時正月甲辰日也

案清水營在靈州東八十里明正統中建城駐兵防守北去邊牆閤門一里隆慶五年設馬市於此所管邊墩曰廟兒曰定遠曰塔兒曰金湯曰靖邊曰古寺曰柔遠與甯夏橫城

夢陽後晉江西
事政水神或言
了現符學廣東
不祀水神至中
流舟覆夢陽怒
合從者錢而投
歸江且曰水神
所戰實無恙其

營相
犄角

慕壽祺曰蒙古自北而西甯夏首當其衝虔劉我人民殺傷我將士此常事耳獨一小王子也哉故有明一代之邊防東起榆林西迄甯夏首尾萬餘里設堡建礮轉餉徵兵皇皇焉日不暇給者皆所以防蒙古也
今則大漠南北各汗王悉臣僕矣

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

字獻吉
慶陽人

於獄旋釋之

夢陽應詔陳言指斥弊政反覆數萬言未及外戚壽甯侯張鶴齡怡龍

民尤切至疏入皇后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恨之日泣訴於上前上不得已下夢陽獄科道交章論救金夫人猶在上前泣涕求加重刑上怒推案起既而法司具獄詞以請上徑批夢陽復職一日劉大夏被召便殿奏事畢上曰近日外議如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至德如天地上曰夢陽疏內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獄比法司奏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釋之朕揣知此輩欲重責夢陽致死以快活宮中之忿朕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擬罪也大夏頓首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夢陽出錦衣衛獄遇鶴齡
大市街乘醉唾罵揮鞭擊之墮其兩齒

冬十月丙辰小王子犯甘肅

是年洮州番叛兵備道葉琪率岷州守備劉璣討平之

陳後主年號正
德明武宗亦號
正德永樂明成
年號永樂明成
麗亦號永樂明

毛奇齡武宗外
紀云初江彬密
官後軍都督府
馬和女弟與
歸巴適舉指
揮有緝矣上令
中使迎取之至
乃用門無大小
兵一門無大小
皆賜蟒衣由是
世之謂使迎者
不詳矣已數見

自王儲備三邊
納制無不設備
一清巡撫陝西
時謂特遣大臣
駐兵原兵部尚

案史孝宗名祐繼憲宗子在位十八年改元一日弘治以弘治十八年夏五月崩於乾清宮年三十六太子厚照即位是爲武宗以明年爲正德元年

武宗丁正德二年春三月敕各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

時蘭州甘州甯夏均有鎮守太監即無明令刑名政

事皆得而干預之

案武宗正德元年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二年秋八月作豹房有魯氏者莊浪連城土司鑑之女也幼適甘州守備毛滯正德中關人用事鎮守甘肅太監某聞其美言於武宗武宗命上官趙璘以禮幣來迎氏辭曰邊方陋賈不足以辱朝命且一嫁不改匹婦之志也願爲上陳以明不可奪之死罪璘曰上志之堅亦不可奪也氏默然自刎不殊滯駭懼命家人晝夜環守一日乘隙以艾灼其面數日死語見連城魯氏家譜書是時太監橫甚強奪良家婦女送之豹房以博人主歡魯氏義不二天亦烈婦也

夏六月增設花馬池衛所

帝初即位寇數萬騎抵固原總兵曹雄軍隔絕不相聞楊一清帥輕騎自平涼晝夜行抵雄軍爲之節度多張疑兵脅寇

寇移犯隆德一清夜發火礮響應山谷間寇疑大兵至遁出塞一清以延綏甯夏甘肅有警不相援患無所統織請遣大臣兼領之大夏請卽命一清總制三鎮軍務尋進右都御史一清遂建議修邊其略曰陝西各邊延綏據險甯夏扼河山惟花馬池至靈州地寬延城堡復疎寇毀牆入則固原慶陽平涼鞏昌皆受患成化初甯夏巡撫徐廷璋築邊牆綿亘二百餘里在延綏者余子俊修之其固由是寇不入套二十餘年後邊備疎牆墜日夷弘治末至今寇連歲侵略都御史史琳請於花馬池韋州設衛總制尙書秦紘僅修四

審判大吏以議防之
清才即任
一清乃此
通以地勢
盤州地勢
入樹原平
能耕收講
總增武宗
外安內附
以安內附
遠從此增
塞花馬池
邊從此增

五小堡及靖虜至環慶治塹七百里謂可無患不一二年寇復深入是絃所修不足捍敵
臣久官陝西頗諳形勢寇動稱數募往來倏忽未至徵兵多擾費既至召援輒後時欲戰
則彼不來持久則我師坐老臣以為防邊之策大要有四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
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鞏州以遏外侵今河套即周朔方漢定襄赫連勃勃
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古之舉大事者
未嘗不勞於先逸於後夫受降據三面險當千里之蔽國初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
之險其後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而遮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為寇巢穴深
山大河勢乃在彼而甯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邊患所以相尋而不可解也誠宜復守東勝
因河為固東接大同西屬甯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屯田數百萬畝省內地轉
輸策之上也如或不能及今增築防邊敵來有以侍之猶愈無乘因錄具便宜延綏安邊
營石澆池至橫城三百里宜設墩臺九百座暖譙九百間守軍四千五百人石澆池至定
邊營百六十三里平衍宜牆者百三十一里險崖峻阜可剗削者三十二里宜為墩臺連
接甯夏東路花馬池無險敵至仰客兵宜置衛興武營守禦所兵不足宜召募自環慶以
西至甯州宜增兵備一人橫城以北黃河南岸有墩三十六宜修復帝可其議大發帑金
十萬使一清築牆而別壁城
一清不附己一清者守疾歸

案明史花馬池戰台在安定興武兩營之間各相去五里許北距邊牆不及丈外圍以峻
垣高如堡寨形正方每面又餘上可走馬有雉堞南向有門入視成廬馬駝之遺跡尙
存意即所謂周盧也敵臺位於中央高可二十丈亦作正方各邊三丈許接地四五尺俱
用石板砌成以上則盡用大磚數百年風雨浸潤色如銹鐵渾然化為一片南向亦有小

冬十月欽天監
先正德二年
冬十月欽天監
五官監候滿
勅劉瑾怒釋
旨又杖三十
大源又上疏
六都橋皆又
在道十舖成
以制卒州

卷一百一十五

門僅通人去地六尺截然無臺階由此蛇行而上左右有鐵包厚木板門扉回首細察當日似有活動木梯以備升降再北面拾級而上道狹如門約三十級復分左右上再各十餘級南折豁然開朗屋舍儼然頗稱寬敞此殆主帥休憇之所歟四面蔽以磚牆牆每面開縱三尺橫二尺之小窗二憑窗俯視懷若臨萬丈淵再由東循螺旋路而上至絕頂遠眺黃沙白草塞外野百里地

畢呈目前其設備可謂周矣
慕壽祺曰前代殺人之器俱用刀斧弓弩與今之大礮炸彈較不啻割若天淵一帶長城儘可限南下胡馬而有餘而防邊諸先哲不憚煩勞建築此規模宏大之敵臺一旦胡虜南犯可却則一戰却之如不可却則閉關自守主帥躋瀚而策畫戍卒或扶周慮而擊石或憑敵臺而發矢胡人雖悍其奈此銅牆鐵壁之敵臺何視今日之國防不武門戶洞開者爲何如也

套虜犯固原

時劉瑾以前三邊總制楊一清不附己逮捕下於獄撫馭無人套部遂長驅直入

戊辰三年秋九月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下獄戍肅州

初孝宗時大夏有兵部劉宇爲大同巡撫宇私市善馬賂遺權

要大夏於宴見時爲孝宗言之宇聞深憾大夏及是與焦芳語於劉瑾曰竊大夏家可富邊費十二遂假田州岑猛事逮繫詔獄瑾欲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激變都御史屠滹亦言劉尙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卽不死可無戍邪瑾亦調大夏家實貧乃坐極邊初擬廣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改肅州大夏年已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

門下叩首而去
觀者歎息泣下

己巳四年北夷酋阿爾禿斯宰桑亦卜刺竄入西海攻西甯諸番破之先是北地小

禿斯亦卜刺欲刺之二酋懼奔河套擁部落至涼州乞空閒地居牧涼州將吏閉門不應於是大掠入西海攻破西甯安定王等部奪其印誥諸番散亡據有其地

案阿爾禿斯部即甯夏境外之鄂爾多斯部其地在故歸化城西二百八十五里河套內至北平千一百里東西北三面距黃河東至歸化城土默特界西至喀爾喀界南至陝西

長城界西南至甘肅長城界北至烏喇特界本秦新秦中地漢初爲匈奴所有武帝元朔二年置朔方郡後漢末廢晉永嘉後歷爲前後趙前後秦地義熙中赫連勃勃據此後魏

爲統萬鎮地後爲夏州北境隋於其地東置勝州西置豐州大業初改勝州爲榆林郡豐州爲五原郡後廢唐貞觀中復置勝豐二州天寶元年改勝州爲榆林郡豐州爲九原郡

乾元元年俱復故名其南境又有宥州俱屬關內道唐末拓拔思恭鎮此五代至宋金皆爲西夏所有元滅夏立西夏中興等路後廢其地東屬東勝雲內二州及延安甯夏等路

明初城東勝等州并立屯戍耕牧其地天順間蒙古酋長阿羅出與毛里孩始入河套卽加斯蘭復糾合滿都護倚爲巢穴弘治間火篩復入其中元太祖十六世孫巴爾蘇博羅

特達延汗之第三子也始命其管領右翼二萬人濟農長子衰弼哩克圖墨爾根明史謂之吉囊嗣爲濟農號車臣可汗嘉靖中擊破火篩居之是爲鄂爾多斯有子九分牧而處

服屬於察哈爾今鄂爾多斯
七札薩克皆其裔所部七旗

秋小王子寇花馬池總制尙書才寬與戰敗死

寬談兵太易馭下太嚴其初至甯夏見前三邊總制楊一清所下操軍令

及行營陣圖笑曰此皆古本子何足法邊兵自能殺賊若得驍勇將官賊來驅之使戰有進無退何功不成安用營陣爲哉遂題詩靈州邊堡壁間有堪笑書生無勇略演營陣日紛紛之句又一清在制府時雖衛府庶僚平居未嘗妄答輕詈一人有足重者必改容禮之寬毫不遷就嘗怪甯夏參將閻綱游擊陳善都指揮郭邈不能殺賊概其衣冠加以巾幘婦服令周遊營陣二人皆有時名坐是諸將解體未幾小王子寇延綏尋犯花馬池寬聞警檄陝西甯夏兩鎮總兵自興武營出塞促之使前直搗賊營而親率輕騎百餘人徐踵其後賊數十騎自沙窩突出百餘騎皆潰散才中

失墜馬身被數刃而死出不兩逾時竟以屍還興武

案興武營在靈州與花馬池之中甯夏之中路也其地土沙相半北列長城南連山麓爲甯靈重地平慶要藩今則邊牆剝落不堪保障僅恃濬濠以爲重險巖巖詹家皆可共爲

犄角又東南經永清堡六十里至安定堡安定堡地勢同於興武城外之飛沙更多北面長城而城同黑子而閘門不妨耶又東南至高平三十里又三十里至花馬池

楊一清曰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爲法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陞防有事還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戰才之死固出不幸而後之易其言輕進貪功者可以鑒矣

庚午五年春二月以都御史安維學巡撫甯夏

甯夏有沃饒之利故稱樂土自撫馭非人橫徵暴斂紛然雜出軍始不堪命逃

南夏黃河以西
與靈州隔一衣
帶水花馬池屬
靈州今改鹽池

亡屢踵見存者日益困敝至劉瑾時極矣上下交征斂取財物爲脫禍計盤糧科道所斂銀四十兩鎮巡倍之官軍俸餼芻糧經年不得給千戶何錦指揮周昂素梟雄知人怨入骨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乃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鎮巡俱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至如前作虐至是維學以陝西布政使擢爲甯夏巡撫於是年二月十九日抵鎮

案劉瑾派科道往各鎮查糧其詳無可考惟舊誦志名宦傳劉瑾湖廣人正德間以大
理寺少卿差查延慶諸務時劉瑾立法查糧各邊衛屯田欲有增益及查軍欲三了抽一
爲正軍又以官銀散給軍民每銀四錢責連邊糧一石每二分五釐資納邊草一束賦重
法嚴人不堪命願壽不肯阿徇一切以寬大處之邊民受其德澤因忤瑾意撤回百姓感
恩攀送遙望
車塵拜祝

慕壽祺曰甯夏之要在靈州而靈州之門戶又在花馬池皆黃河以東地明設河東道駐
靈州誠重鎮哉自古謀據甯夏者未有不得靈州與花馬池而能成事者也厥後萬曆中
時劉之叛民國二十二年孫殿英之西來皆死守甯
夏則亦第二之安化王矣是故善用兵者貴知地理

夏四月庚寅安化王寘鐸隨何錦周昂反殺甯夏巡撫安維學大理寺少卿周

東總兵姜漢等

寘鐸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愨封安化王弘治五年鐸嗣王正德初劉瑾擅權毒流天下鐸素有逆謀與甯夏衛生員孫景文孟彬來往甚密

巫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鑼輒呼老天子寘鑼益懷不軌會巡撫安維學抵鎮安素嚴明以藏燼空虛軍政廢弛乃與總兵約申嚴禁令追徵積負欠屯糧追補馬匹被箠撻者多無完膚瑾又遣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甯夏倍益頃畝徵馬屯租甚急敲扑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鑼遂令景文家置酒邀諸武弁以言激衆怒且告以鑼謀衆方怨維學東聞景文言皆忻然從之遂歃血盟景文報鑼曰吾觀諸將中惟都指揮何錦周昂素有大志宜重用大王假以辭色則事諧矣鑼乃召錦昂及指揮丁廣謀反議定大會巡撫安維學總兵姜漢少卿周東鎮守太監李增鄧廣漢等維學東辭不往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何錦等詐言塞下警急呼壯士申居敬備邊執兵械跨馬呼謀儀賓韓延璋等伏兵府序下錦等趨安化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等遂走行臺殺維學及都指揮楊忠又殺周東放獄囚焚宮府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偽造印章旗牌令景文爲檄以討劉瑾爲名傳布邊鎮署錦爲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爲軍師張欽爲先鋒魏鎮朱霞等十餘人拜督護總管關中大震時四月五日事也

案制府雜錄云何錦之亂甯夏奏事者皆嘗被笞之人遂揚言於朝謂亂乃維學東所激而成聽者不察如出一口後李姜俱沾卹典維學旣被廢錄又以言者追奪之且錦等蓄謀已非一歲維學蒞任未及兩月况比併公務比之陵削私用者有間作惡者何人而維學乃代伊受禍冤哉著亂臣賊子必假藉事端以爲口實故錦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可逞是時維學雖寬亦不能免也

慕壽祺曰亂之成必有其所由起欲明真相非親歷者不能言安化王寘鑼之叛甯夏鎮志謂何錦周昂嘗托孫景文貸安化王金納級陞都指揮德鑼深故聞其謀反遂忻然從

正德初參部數
萬犯內原繼制
楊一倚輕廢費
硬行抗機兵費
雄軍張對兵費
勝夜奔火燭虜
疑大兵至逼出
塞是曹維在周
原凡數年深知
邊與之形勢要
故開甯夏之變
即馳至靈州使
賊不敢渡河而
死命以制賊之

時慶陽衛人黃
正任靈州協禦

視史臣所記可謂真矣然楊一清筆記一則曰何錦之亂再則曰何錦之亂於鑪若有想
辭也者著錦等謀叛已久益以官吏之慘酷時機可乘刻期舉事鑪也愚適墮其術中耳
豈真爲罪
之魁哉

甯夏副總兵楊英所部兵潰

甯夏之亂鑪巡既被殺英領兵在外何
錦招之不肯入城其所部兵聞亂而潰

陝西總兵曹雄由固原至甯夏境遣兵戍靈州中衛及廣武營並燒大壩捲掃

柴草

雄在固原聞甯夏之變即趨至河東首遣都指揮黃正統游擊隊三千入靈州以固土
人之心約會鄰境將官刻期進討何錦周昂又遣兵戍中衛及廣武營以捍其所必攻

遺廣式營指揮焚大壩捲掃之草以攻其所必救副總兵楊英率黃正
等發靈州順流而下靈州守備史墉飛報陝西諸路祈沿河共同堵截
案灰壘集大壩堡分防之口有五北曰雙山口南曰靈武口曰林泉口曰哈刺木口曰雙
山其要莫如靈武此外侮之宜防也從此而至鎮朔有山險而無亭障隘口更應慎重其
大道則北通甯夏而西北至

玉泉營南至廣武營二十里

又案甯夏府志各渠每歲冬水既畢河水凍結於十一月時用柴土堵壅河口名曰捲掃
使春融時河水不能溢入渠身乾涸乃可修濬至立夏工竣則決去所捲之掃開水入渠
各正閘立水一竿爲候水則五寸爲一分河水小則閉退水閘逼水盡入正閘河水大則
開退水閘洩入河唐渠之西門橋漢渠之張政橋皆有候水木尺著二橋居渠中洩水

都司值甯夏
河而東占據
州正先務收
賊船屯兵防
渡輕動賊平
功以正先事
防陸都督會

分數可知到稍早晚峽口水如長至八尺外

例由甯夏府飛遞詳報至河南防護各工

案中衛縣去廣武本夏興州地在縣東一百里至金積堡六十里明正統九年巡撫金濂以地當西路要衝始奏請築城撥中右衛官軍居之成化元年游擊陳連展築爲三里弘治十三年巡撫王詢又拓之較渠園石空鎮羅諸城規模宏敞矣至其形勝山環河繞密瀆邊塞爲靈夏之襟帶實固靖之藩屏上人以駐有都司呼爲廣武營云

慕壽祺曰自古文事武功傳與不傳有幸不幸焉與大捷同定歷法者有與與薩與李冰同導蜀江者有王發與秦蒙恬同築長城者有楊翁子與馬援同定交南者有樓船將軍段志見後漢書南蠻傳與趙雲同列者有征南將軍陳到見楊戲輔臣贊與吳道子同時奉詔繪金橋圖者有韋無忝陳閔與周上將韓通同死以報周宗者喬亢陸軌與毛西河同時者蕭山包秉德沈禹錫蔡用光皆淹貫博雅以諸生終曹雄與鉞仇同平甯夏之亂而明史不載悲夫

命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帥中外兵討賓鐸以甯夏游擊將軍仇鉞副之

鉞子廷威鎮原

縣人初以備卒給事甯夏經兵府大見信愛會都指揮僉事仇理卒無嗣遂令鉞襲職爲甯夏前衛指揮僉事同知理江都人鉞因自稱江都仇氏再以破賊功進都指揮僉事正德二年因總制楊一清薦擢甯夏游擊將軍是年安化王賓鐸及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反鉞以計擒賓鐸甯夏平先是中朝聞變議以神英爲總兵官而命鉞爲副俄傳鉞降賊欲追勅還大學士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命知朝廷擢用志當益堅不然棄良材資敵人耳乃不追

命太監張永總督軍務陸閣管領神鎗又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甯夏甘涼

延綏軍務

先是弘治初火節犯固原一清總制三邊請以蜀茶易香馬以資軍用創修

城三百餘里備逆監劉瑾亂政以勞費盛境毀之遂致住一清軍與雙驃而歸安化王寘
鏹叛復起用一清過西安見長史強晟曰某不幸復起奈何晟曰朝廷以戎事起公安得
不出但成功之後宜早退以全晚節耳晟汝南人

一清前提學陝西時爲真寤訓導以文學見知

案楊一清制府雜錄云中國制禦夷狄惟火器最長顧今所造鎗礮不能致遠兼不善用
不能多中近年虜人不甚畏之惟大將軍二將軍三將軍諸銃力大而猛然邊城久不用
子昔在定邊營教場取而試之總兵張安輩皆懼謂恐傷人予曰然則遂爲廢物耶詢諸
軍中必有能用者西安指揮楊宏應曰某裝在陝城教場見用此器越三日花馬池下操
宏請先取二將軍試之乃自裝藥舉火却立十餘步以俟聲如迅雷遠及三百步營中皆
震懾宏神色不動予喜曰破大虜無逾此矣然以欽降者不致輕用乃肆鐵募工固原鑄
造如二將軍式分發邊城營堡各數枚俟賊大舉入寇攻城紮營以此擊之當不戰而退
自後陝城所在肄習用以爲常至是花馬池參將閻綱告予曰前歲達賊擁衆出城下用
公所發鐵銃擊之所傷甚多賊遂遁去又此器衆云止可用之守城予謂行營亦不可無
乃議令二驃駕一銃凡用入驛可駕四器出禦之時置之中軍遇有危急堪營潰圍不過
數壯士之勢而可當千萬夫之力矣此次甯夏之變
王師出征命陸閣管領神鎗其爲京師所造無疑

考明史輿服志文武大臣有領敕而機重者或給以銅關防直紐廣一寸九分五釐長二寸九分厚三分九釐篆文雖宰相行邊與部曹無異惟正德時張永征安化王用金鑄嘉靖中顧鼎臣居守靖中顧鼎臣居守用牙鏤皆特賜也

有明一代套虜屢爲邊患國家設三邊總制以震攝之總制行署在今固原地當其衝任大時艱非營望素符不足威邊而勝任一清以大學士出爲三邊總制有赫赫之位樹鼎鼎之名俾國家無西顧之憂宋之韓范不是過也其先後履任者三在甘廿載有餘箸有制府雜錄隴人至今誦之

慕壽祺曰金元之戰及宋元之戰內有震天雷者爲一種礮火之名則用炮以爲攻擊具其法已傳元時特置有礮軍其制夷之利器故明楊一清總制三邊時在固原設製礮廠武器之進步遂爲防邊者之必需品矣清入關以後有子母礮比元明又進一層變化行狼山之戰礮之效力最大西賊聞之有不心膽俱寒者乎

右僉都御史陝西延綏巡撫黃珂分兵守甯夏河東各要扼

安化王寘鐸反傳檄四方用討劉瑾爲名

他鎮畏懼不敢以聞珂上其檄因陳便宜八事而急令副總兵侯勛參將時源分兵扼河東賊遂不敢出河東靈州等處在黃河以東甯夏在河西同時又有左通政叢蘭出理延綏屯田亦奏陳十事瑾大惡之

何錦出守大壩副總兵仇鉞襲執寘鐸甯夏平

賊初聞變率兵出駐玉泉營寘鐸遣人招還奪其軍鉞有私弟在甯夏城

內單騎歸稱病不出陰納宿將壯士果恢復與武於守備保助故與賊連姻家亦在城中而義不顧私時與鉞潛通消息上疏請討賊陝西總兵曹傑與靈州守備史鏞輩謀奪河西之船盡泊之東岸何錦聞而懼實鏞遣其黨魏鎮等至廣武與武指揮孫隆用弓箭神鎗拒却之至是錦率兵出守大壩雄亦密令史鏞致書於鉞略謂河東大兵雲集船隻盡泊東岸賊不得渡議某日渡河討賊俾鉞爲內應鉞喜賊人獻策安化王府謂宜急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退東岸兵勿使渡河錦等果悉出獨昂守城時四月二十三日也鏞出城祭社稷旗幟神使人呼鉞鉞稱病不出昂自來問病鉞伏諸簾後昂入用鐵骨朵擊殺之割其首披甲仗劍跨馬出門從者百餘人直趨安化王府執朱葛孫景文等十一人殺之擒鏞及其子台潛儀賓謝廷槐韓廷瑄並黨李蕃張會通等傳鏞令召錦還別遣古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卿等即以所部兵擊殺胡鵬魏鎮等十餘人往河口執劉鉞姜永殺之衆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正脫身走尾追之賀蘭山外擒之並獲

五月召神英還京留張永楊一清安撫甯夏

西事之既平也時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太監張永總督車務太監陸陶管領神

當時而雄之發蹤指示其功亦偉矣哉卒以通奸劉瑾縮兒女姻身死家藉良足悼已夫功名之際固自有幸有不幸焉彼世之見利忘義托身匪人者其亦知所戒乎

鉞起前右都御史楊一清爲提督率中外兵討實鏞先後至西安聞實鏞就擒一清上疏乞將京軍取回以安反側乃召神英帥兵還命永及一清安撫甯夏檄實鏞送京師賜死

削慶府設衛錦
廣等皆伏誅

皋蘭段吳

理學名臣
段堅之子

發劉瑾黨焦芳陰事芳遂乞歸

劉瑾海亂朝政荼毒紳皆芳
導之每於瑾言必稱千歲自稱

謀由部署長六
卿變亂選格賄
路肆行金帛奇
貨相與塗巷詳
見明史國黨傳

門下四方賂瑾者先賂芳時安定章綵為選郎移疾家居芳以為同鄉力薦以悅瑾
瑾亦以同鄉故起用原官綵美丰儀善應對瑾大悅之正德四年夏六月以綵為吏部尙
書芳納賄的人無虛日綵時異同途有隙檢討段吳故芳為兒輩遂綵芳勢稍
衰轉附綵盡發芳陰事構於瑾瑾大怒數於衆中斥責芳芳大愧泣遂乞歸

案段吳弘治十八年進士授翰林院檢討劉瑾敗與年武功康海劉縣王九思
來瑾黨廢吳及海九思並以文章鳴世稱關中三老八十死所發有河濱集

秋八月監軍張永至京獻雷夏俘遂奏誅劉瑾逮焦芳張綵繫詔獄

初瑾嘗欲
逐永永以

譌免楊一清知之永監軍西征一清深與相結因乘間扼腕言曰今反側雖除如內患何
因從席裘空作瑾字永難之一清慷慨曰公亦上信臣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意可知今
功成奏捷請同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海內愁怨恐變生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誅
公益極用悉矯弊政收天下心呂強張承業譴公子載三人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
官出於公必濟萬一不信公頓首稽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為公動苟得請
即行事毋須更緩永如其計以行及將至京永許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時京
師籍籍謂瑾將於是日為亂或馳告永永遂先期入獻俘舉帝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
瑾退永出宣鑼檄因奏瑾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

東萊子曰見辱
於市人越宿而
已忘見辱於君
子萬世而不混
穢極刑一失
足成千古恨
情

輩皆齋粉陛下安所歸乎馬永成等亦助之遂縛瑾菜廠明日帝出永奏示內閣下瑾獄
帝親籍其家得金銀數百萬珠玉寶玩無數並衰衣玉帶甲仗弓弩諸違禁物又所常持
扇內藏利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鞠午門獄具詔磔於市其從孫二漢及張文
冕等俱就戮張綵斃其屍焦芳止除名二漢臨刑曰我固當死第吾家所爲皆焦芳
與張綵耳今我與綵皆處極刑而
芳獨寔然豈非冤哉芳後竟良死

慕壽祺曰士君子之所依托可不慎哉東漢木王節伏誅武威段續下獄明武宗時劉瑾
伏誅安定張綵獄斃此二人者皆熱中富貴者流其死也固無足惜余獨惜武功康殿撰
海營救李夢陽屈身於瑾及瑾敗以
一名刺故陷入閣黨削職冤乎哉

秋九月丙辰論平宸鑼功甯夏總兵官仇鉞封咸甯伯

甯夏亂事之既平也時劉
瑾陝西總兵曹雄盡以

鉞功歸之鉞竟無殊權巡按御史閻宏上疏訟其功詔奪俸三月會瑾敗雄得罪死其長
子謙亦以黨惡被收乃爲怨家所忌筆死獄中鉞始充甯夏總兵官進署都督僉事至是
封咸甯伯歲祿
千石予世券

慕壽祺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以唐太宗之英武久善用兵卽位之初燕郡王藝反涇州
持寸提以擊泰山求免得乎明武宗時安化王寘孺反未幾甯王宸濠又反其狂愚與藝
同仇鉞平甯夏王守仁平江西其用兵神速同功成之後爲宦
官所忌亦無不同事久名彰榮封茅土豈非公論在人也耶

辛未六年西番犯鎮番參將李愷率千戶孟清百戶李楫等大破於柳條灣

案鎮番本沙漠地漢置武威宣威二縣屬武威郡後漢因之晉以後為後涼呂氏將楊軌所據後魏改置武安郡西魏郡縣皆省入姑臧唐郭元振為涼州郡督置白亭軍後陷於吐蕃宋為西夏所據元為小河灘城明洪武二十九年分置鎮番衛屬陝西行都司清因之雍正三年改衛為鎮番縣今改為民勸

冬十月甘州副總兵白琮敗小王子於甘州柴溝堡

以景佐兵備固原

固城井水苦鹹人不能飲佐與總兵趙文用會商用兵力引西海水依山成渠經西城入泮池出東門而注之其利於民誠溥也

慕壽祺曰海在固原西四十里其水清其味甘旁有各營馬廠蓋天然牧場也光緒丙午余過固原登東山楊柳巷道望西海春波十人云有龍破空飛去鱗甲隱雲際其色蒼碧奇矣故使其果有龍也民苦早已六年矣何不擲西海之波以救蒼黔而資灌溉耶

十一月小王子犯甘州左衛指揮同知王綱禦於甘浚堡死之

先是小王子犯甘州副總兵白琮擊

敗於柴溝至是復犯甘浚堡綱禦之虜敗走綱追至巴鷄兒境戰勝深入虜忽大集矢盡無援死之命建憫忠祠於甘州光祿鄉三原馬理為記

案甘州府志王綱其先自山後開陽世官甘州遂居焉正德初虜犯甘浚堡與指揮祝泰王佐禦虜至把鷄兒境援兵不至泰佐戰死綱被執虜支解之事聞建祠甘州城內嘉靖

十年四月其子輔追賊至扒沙孤山散岔諸境斬獲其衆乃疏辭得賞乞賜父綱祠額上書憫忠二字賜之輔之子汝金官至甯夏總兵崇禎十六年冬流寇圍甘州汝金倡義固

守城陷自刎

綱祠亦被焚

案小王子者殘元後裔蓋元朝北都之亡順帝猶君於沙漠崩後有惠宗之諡壤地尙數萬里嗣君立九年卒廟號昭宗又傳六世皆仍擁帝號至建文朝有鬼力赤者篡立更號可汗稱韃靼而元之號乃亡然其苗裔稱王於回部者尙夥較宋之崖山明之洱海地廣數十倍不可同年而語蓋無異晉元宋高之南渡顧明史不以北朝目之僅載之傳紀是以世亦莫得而攷也

巡按御史成文發總兵張翼太監朱彬冒奏首功

時韃靼阿爾禿斯亦不剌與小王
子戰敗引所部駐甘肅塞外時入

寇掠陷堡塞五十有三而翼等冒奏首功千九百有餘以捷奏者十有一文出巡按盡發其奸

慕壽祺曰武宗正德二年春三月命鎮守太監預刑名政事久之而冒奏首功何其橫也攷之西國王宮俱無奄人惟中國與波斯土耳其回教諸國始有之是獨不可以已乎夫奄宦專橫莫甚於有明一代若王振若汪直若劉瑾若魏忠賢以殘腐之人供奉於嚴肅之地人主或寄以耳目或資爲爪牙而社鼠城狐遂成歷代不拔之患則無惡不作矣豈僅冒奏首功而已耶

壬申七年夏閏五月青海番犯西甯北川守備汪淮追至旱坪山擊敗之西甯千戶李某家丁

有李未苟者，勇為人才，技尤絕。善長矛，能於五十步外縛人馬。故臨戎能以少勝多。敵軍旗畏避，千戶善相馬，至是夷犯西川，一黑面金環酋騎白馬，橫長矛，呼吼馳驟，數逼官軍，勢甚武。一軍色動，千戶見之，謂李未苟曰：「賊所乘良驥也，若持索俟近河，灌木南我挾一矢，馳誘之，會逐千戶灌木回射中酋喉，未苟擲索獲其馬，千戶乘之，喜曰：『報効之力也。』後千戶劉番遇害，未苟亦從死焉。」

秋七月指揮甘浚襲擊海寇於紅柳灘

蜀盜攻陷徽州 承平已久，人不知兵。蜀盜突至，大肆焚掠，人民逃亡殆盡。時禮店所百戶徐甯與賊戰於徽州四峰嶺，力竭死之。

案徽州，今徽縣，縣在秦州南二百八十里。漢為河池縣，屬武都郡。王莽廢為樂亭。東漢復置河池縣，仍屬武都。晉因之，元魏置廣化郡，縣亦名焉。又分置思安縣，開皇初郡廢。仁壽初，縣復故名。大業初，省思安縣入河池。屬河池郡。即鳳州。唐因之，宋屬秦鳳路。紹興十四年，鳳州元置南鳳州於此。統水甯兩當二縣。至元二年，改為徽州。併河池、永甯、八州。明洪武十年，降為縣，屬鞏昌府。尋復為州。屬如故。清因之。雍正七年，降為縣，屬秦州。

秋八月蜀盜寇成縣 焚掠城毀屋宇盡為灰燼，獨留大成殿。

是歲平涼有女化爲男生鬚後生一子

癸酉 八年春正月青海番犯西甯南川守備金寃禦於扁都嶺敗績指揮陳治死

之

夏六月蜀盜掠徽州僉事李璋帥三衛兵擊破之

李璋南鄙按察司僉事率兵迎擊之

甲戌 正德九年夏五月己丑以太保左都御史彭澤總制三邊

澤字齊物蘭州衛人幼學於外祖段堅有

志節登弘治二年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刑部郎中勢豪殺人澤置之辟中貴爲祈免執不聽出爲徽州知府政最入以方前守孫遇父喪歸正德初起知真定關人數撓禁澤治一棺於廳事以死怵之其人不致還遷浙江副使歷河南按察使所至以威猛稱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進右副都御史改保定未赴而劉惠趙鑑等亂河南命澤與咸甯伯仇鉞討之陳便宜十一事厚賞峻罰以激勸將吏澤體幹修偉腰帶十二圍大音聲與人語若叱咤始至大陳軍容引見諸將校責以畏縮當死諸將校股栗服罪良久乃釋遂下令鼓行薄賊大小數十戰連破之甫四月賊盡平錄功進右都御史太子少保尋總督川陝諸軍討四川賊廖麻子喻思僉敗賊部將閻勳禽麻子於劍州思僉通巴間勢復振澤督諸軍圍之卒寃禽內江榮昌賊復熾澤又移師討平之且平成都亂請班師詔暫留保甯鎮撫進左都御史太子太保至是始爲三邊總制以大學士楊廷和等之薦也澤久在

兵問厭之以鄉上為辭且引疾帝優詔慰勉乃行

遣右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略哈密

先是八年秋土魯番再據哈密復遣使赴甘肅投書索高賜邊臣以聞請遣

大臣經理大學士楊廷和等交薦澤再辭不許澤至甘州吐魯番方攻掠赤斤苦峪諸衛聲言與我金帛萬數即歸城印澤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都督沙呼賈賂番酋蘇爾令還城印莽蘇爾偽許之卒不還久之復要重賞始以城獻還

宋時西域諸國
通貫於宋邊者
有哈密吐魯番
庫車阿克蘇和
焉耆等而喀什
噶爾葉爾光則
始終不見於宋

案哈密在嘉峪關西一千六百里漢伊吾盧地明帝置百禾都尉領屯田唐為伊州宋入於回紇元末以威武王納失忽里鎮之尋改為肅王明永樂初遣使來貢馬改封忠順王賜金印四年立哈密衛其地北瓦剌西土魯番東沙州罕東赤斤諸衛正統中其王倒瓦答失里被鄰國侵掠天順中王母主國事眾益離散成化八年土魯番速檀阿力襲破其城執王母奪金印以歸哈密絕封者十餘年至弘治元年以脫歡帖木兒外孫哈密都督罕慎襲封忠順王土魯番阿黑麻誘殺之據其地時哈密酋阿木郎請援兵襲破其城天子却其貢拘留使臣阿黑麻懼以城印來歸五年以故忠順王脫脫從孫陝巴為忠順王主哈密而阿木郎勾引哈刺灰夷人潛往土魯番地方盜馬殺人阿黑麻攻哈密殺阿木郎執陝巴以歸留酋帥牙蘭據其地八年巡撫許進與總兵劉甯襲哈密牙蘭遁去阿黑麻獻還陝巴十一年王越總制三邊兼理哈密仍復陝巴舊封修哈密城陝巴嗜酒賭克失衆心部下阿字刺等咸怨十七年陰搆阿黑麻迎其幼子真帖木兒主哈密陝巴懼挈家走苦峪時肅州百戶董傑與哈密酋帥奄克字刺抵哈密謀誅阿字刺送陝巴還國

真帖木兒還土魯番正德元年陝巴子拜牙即襲封八年拜牙即以貪殘致怨走入土魯番滿速兒遣人據哈密要重賞時總制彭澤量餉金幣始以金印來獻既又索取無厭十一年滿速兒分兵會沙州衛擁衆入寇至免兒壩游擊芮甯禦之戰殲賊薄肅州城兵備副使陳九疇固守絕其內應賊知事洩慮援兵至大掠而去嘉靖三年閉嘉峪關絕西域貢自是置哈密不問而土魯番猶許其通貢其後哈密爲失拜烟答子米兒馬黑麻所有服屬土魯番朝廷猶令比歲一貢迄隆慶萬歷間猶入貢不絕云

命三邊總制彭澤總兵徐謙西征海夷北邊亦卜刺復入西海

先是正德四年北

海亦卜刺者小王子下部落小王子欲刺之遂與阿爾禿斯奔河套復由河套來海上駐牧往往擄西甯境外番夷漸至強盛爲河西害至是上命彭澤討之澤調集諸路兵實行勦滅檄總兵徐謙率萬人討海夷亦卜刺規知兵至移營西甯由河州渡黃河大掠洮岷屬番遂奔松潘茂州直抵烏斯藏大兵旋歸夷回青海繼爲小王子所收阿爾禿斯亦卜刺二酋欲北徙歸故巢未幾亦卜刺聞小王子復有殺害意仍竄入西海

慕壽祺曰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而後安平可保北夷駐牧青海遂爲河西之大害矣然天下事利或生害害亦生利明室所患惟韃靼之據河套耳亦卜刺旣與小王子不睦宜與之連和使其恢復河套所謂以夷攻夷將大利於中國也計不出此害未及除而洮岷元氣大傷矣

乙亥十年夏四月虜掠固原州至彭陽城遂東掠鎮原

北虜掠固原之西驛子川響石溝遊騎至於彭陽鎮原五月又

大掠固原隆德靜甯七月殺西安府同知於固原之南郊官軍弗出八月初二日進掠平涼營於南山涇川散掠所屬州縣東至涇州之亭口南至隴之汧陽時承平日久民不識虜不知避驅掠人畜數十萬全營北去蹂踐千餘里村落爲墟

案鎮原縣志云時平涼府生員蒙廷珪上巡按御史常在書稱時有榆林副總兵安國將兵三千在鎮原縣指揮吳寵將兵二千五百在彭陽城乃任虜抄掠亦當時武備之疎忽

秋八月丙寅小王子犯固原

開固原西海渠

時鎮守陝西等處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平涼趙文祇奉制勅駐劄固原州州井苦鹹不可飲醴汲河而鑿水價浮薪朝那湫雙出於都盧山左流

州境曰東海右流州境曰西海西海大於東海澆澄且甘公及兵備副使景佐議導入州乃使都指揮陶文指揮施範帥卒作渠期年而成襟街帶巷出達南河過入州學匯入泮池池以石甃面起三梁於是農作於野卒振於伍士誦於庶商賈營業於肆學正李佐賢生員史偉諸人乞呂柟爲文以記之

總督甘肅軍務彭澤上邊務疏

甘肅地方雖云北控番衆然惟也克怯瓦剌二部落在北耳其套部大衆如小王子等並近年阿爾禿斯亦

卜刺等賊之巢穴則皆在甯夏之賀蘭山迤東也也克怯瓦剌二種久不犯邊甘涼一帶近邊爲患之賊皆自東而西者先年分守涼州副總兵趙英撥有官軍一千五百員名在於速罕禿等堡於扒里扒沙煖泉等堡按伏分守莊浪參將魯鑑撥有官軍五百員名在於速罕禿等堡按伏蓄套部欲犯中衛靖虜蘭州莊浪先擁衆至迤北大松山住牧哨探我邊虛實由扒

里扒沙等處入寇此處有備自足捍禦不至大挫成化間副總兵李寬劉晟等威名俱出
趙英魯鑑下一因挫衄遂稱各堡孤遠難守掣回原設按伏官軍將各堡城墩臺軍士屯
田盡棄境外築打小邊雖城一二里者有之五七里者有之以致迤北套賊不拘多寡皆
得侵入我境阻截大路搶殺人畜邊防之壞莫此爲甚臣乞及今兵糧頗集臨黨甘肅等
衛備禦官軍應合上班貸部正在草短馬瘦之際臣總兵官徐謙原係趙英麾下參將魯
經卽魯鑑之孫備知其詳而忠義威名才略勇敏頗能追配前修行令統領漢土官軍前
去扒甲扒沙遠罕秃廝等堡親詣踏勘將原光城堡墩臺時修築量撥官軍按伏防守
如此則賊之出沒可以豫知非惟莊浪可保無虞而靖虜蘭州中衛等處皆不被擾害矣

丙子十一年套酋深入擒擄臨之蘭金鞏之安會消秦

套酋掠臨洮總制都御史鄧章調兵禦之不利

總督彭澤之路十魯番也遺哈密都督馮亦虎仙往九疇
奮曰彭公受天子命制邊疆不能身當利害何但模稜爲

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防邊
乃練卒伍繕營壘常若臨大敵寫亦虎仙果通賊番酋速檀滿速兒犯嘉關遊擊內事
敗死尋復遣斬巴思以駝馬乞利而陰遣番虎仙及其姻黨阿刺思罕兒失拜烟答等俾
內應九疇知賊計執阿刺思罕兒及斬巴思付獄通事毛鑑等守之鑑等故與通欲縱去
衆番皆伺隙爲變九疇覺之謬鑑等賊失內應遂拔帳走兵部尙書王瓊惡澤并坐九疇
失事罪逮擊法司獄以失
拜烟答繫死爲罪除其名

丁丑十二年土魯番寇嘉峪關遊擊芮甯戰歿詔彭澤禦之

初沙呼賈陰與土魯番會於蘇爾通爲之耳目據城

奪印皆其謀至是復通莽蘇爾謂肅州可得莽蘇爾遂以萬騎寇嘉峪關游擊芮甯戰歿詔彭澤提督二邊軍務禦之會副使陳九疇禁繫沙呼賈及沙布塔絕其內應莽蘇爾乃還瓜州爲副總兵鄭廉所

敗因復求和遣兵遂罷

案甘州府志芮甯木爾人官游擊將軍正德丙子吐魯番寇增速兒入寇肅州甯率千戶許釗百戶張鳳吳英陳泰王忠劉威等至黃草壩與賊對敵賊衆我寡自朝至暮矢盡甯中流失死之全軍陷沒事聞贈甯都督同知世襲指揮恩賜葬祭立襄愍祠餘祀忠勇祠

夏四月丙辰副總兵鄭廉敗土魯番於瓜州

是歲蘭州河北大岔口堡設百戶一員銳卒百人守之

大岔口堡在今皋蘭縣西北十里與哨馬營毗連

己卯十四年冬十月隆卜部烏思巴爾等番叛千戶李純戰敗死之

十一月革暹部番侵掠紅花寺兵備副使高顯守備楊佑率兵襲於巴燕戎山

破其衆

巴燕戎山在碾伯縣南一百二十里

革暉部蕃瑣南溫右六失加侵掠宏化寺守備副使高顯守備楊佑帥兵襲至

擺羊戎山破之

擺羊戎山在故碾伯縣南一百二十里即今青海所屬化隆縣之鎮山也

案化隆縣舊爲巴燕戎格羅巴燕戎其先曰擺羊戎與日都堂汎峇皆前清乾隆初所設乾隆二年川峽總督元展成奏稱碾伯縣所屬之擺羊戎在札什巴之東相距七十餘里西至西甯城一百七十餘里東至循化營一百五十餘里東至巴援營一百八十餘里至碾伯縣一百二十餘里其東有碾伯所屬番民十二族其西有西甯所屬番民十六族既爲各營適中扼要之區又爲四面番民雜處之地而地土寬平水草便易應請於此處建築土城設游擊千總各一員把總二員馬步兵二百名旋設擺羊戎通判後改巴燕戎格

庚辰十五年秋八月西固番侵掠階成總制尙書王瓊遣鎮守劉文帥師問罪破

其八族受降而還

斬首前後三百級願奉約易馬者三十六族與訂盟

辛巳十六年設臨鞏兵備道以臬司駐蘭州

案蘭州以皋蘭山名始於隋置總管府子城設縣始於西魏見方輿紀要又唐書地理志蘭州古城在皋蘭縣治少南東西約六百餘步南北約三百餘步西魏及周子城縣隋金

城縣唐五泉縣皆治此城胡氏通鑑注六朝於內城或稱千城或稱金城子城命名或因水經注苑川上有子城川謂魏周子城縣在此隋始移置皋蘭山北故有蘭州之稱語亦近似但史傳無徵附記備攷至漢之金城在皋蘭縣治西南宋之蘭泉明之蘭縣即今皋蘭縣治

秋七月丁巳小王子犯莊浪指揮劉爵禦却之

案史武宗名厚照孝宗子在位十六年改元一曰正德帝自即位以來喜外遊自稱大慶法王又稱威武大將軍以正德十六年春三月崩於豹房皇太后以遺詔遣官迎興世子厚燭厚燭與獻王祐杭之長子憲宗之孫孝宗之從子大行皇帝之從弟序當立是爲世宗

世宗^王嘉靖元年春正月己巳甘州兵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擢陝西按察使

陳九疇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與大理卿鄭岳按誅之

大理卿鄭岳按誅隆及首亂軍卒又言領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銘宛平人已未滿十時總兵李隆陰險貪縱而銘約已省費持憲貞肅達每被裁仰既怨且患之適與其黨賊兵爲變伐銘是時行都司斷事司副斷事傅楫湖廣應山人隆既拔銘脅屬吏爲奏誣銘以掩己罪楫執意不可爲隆所捶幾斃而隆謀以寢

秋七月北虜襲涇州屠王村固原兵邀擊大破之斬獲甚衆

套虜寇涇原平涼殺指揮楊洪千戶劉瑞等套騎二萬自井兒堡毀邊牆入寇固原平涼涇州殺指揮楊洪千戶劉瑞等大

掠人畜十一月復寇固原環慶間殺傷人民萬計

八月北虜掠鎮原至鎮原城外並其東南屯子鎮淺河鋪等處

是歲以兵部侍郎李鉞總制三邊鉞長軍旅料敵多中初至固原寇入犯援兵未集鉞下令大開諸營門晝夜不閉寇疑有備未敢逼乃礮

擊之寇引去以其間增築墩堡謹封墩竇諸蓄選壯勇爲備未幾寇復深入平涼邠州鉞令游擊時陳周尙文等分伏要害遇其歸斬獲多鉞策寇失利必東犯延綏檄諸將設伏待寇果至又敗去已而言官論邠州失事罪請罪總兵官劉淮巡撫王珣等並及鉞詔奪淮職資鉞圖後劾鉞自劾乞休不許盜楊錦等剽延綏殺指揮翟柏鉞討禽之明年以塞上無事召還給事中劉世揚請留鉞陝西而久任諸邊巡撫

癸未二年夏閏四月海夷入犯西甯北川守備楊佑擊於清水溝敗之

案西甯北川水自大通縣來在長甯堡入境南流逕二十里鋪至城西北入湟水舊志車卜魯川卽此又府志北川河卽蘇木連河在縣治北南入湟水又謂之長甯川水按水經注水出松山東南晉昌川水注之又東南養女川水注之東南入湟

甲申三年秋七月土魯番圍肅州分兵犯甘州命兵部尙書金獻民總制軍務署

都督僉事杭雄充總兵官太監張忠提督軍務禦之

先是陳九疇以兵備道駐肅州土魯番速壇滿速兒

入寇游擊芮甯戰死城中寄住回夷失拜烟答等謀內應九疇捕誅之躬擐甲胄卒保孤城後烟答子米兒馬黑麻入京誣奏九疇被逮落職肅州監生唐儒能辯之事白起陝西按察使尋擢右簽都御史巡撫甘肅時嘉靖元年也兵燹之後民不聊生九疇極力撫綏邊氓用蘇二年躬援總兵武振於涼州人頭坡大捷全是滿速兒擁兵二萬騎圍肅州而分遣部卒犯甘州羞爲搗虛計也時九疇方西救肅州乃以數騎間道歸守按驗奸回亦名等爲賊應捕斬之賊至知有備不敢攻掠洪水黑城而去九疇及總兵姜爽尾擊之斬其別酋只丁乃遁去奏聞帝以獻民總制軍務雄充總兵官率師西討

巡撫寇天敘敗回賊於山丹擒其酋脫脫木兒及其餘黨三十六人

九月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陳九疇擊破土魯番肅州圍解

肅州衛西七十里有嘉峪山其西麓嘉峪關也

明初置洪武五年馮勝下河西乃棄瓜沙二州以嘉峪關爲中外鉅防西域諸國入貢路必由此弘治七年匾關曰鎮西是年閉關關外赤金蒙古沙州二衛地遂爲土魯番所據帝之初卽位也甘州軍亂帝擢九疇巡撫甘肅亂旣平乃言且肅鎮軍七萬餘存者不及半且多老弱請令召募從之至是土魯番圍肅州九疇擊破土魯番衆斬塔濟迪音其分

掠甘涼者亦爲總兵官
姜爽所敗賊乃遁走

案吐魯番在今新疆哈密縣西八百餘里至故肅州一千八百五十里卽漢車師前部之
交河城屬火州明永樂六年番僧清來率其徒來朝命爲國師其徒法泉等僧綱司歷年
朝貢十三年授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等官宣德正統天順間皆恭順成化初力始強控
弦五萬自稱速檀華言王也九年攻破哈密弘治元年誘殺哈密王罕慎四年以哈密來
歸明年阿黑麻復攻執哈密王陝巴遂自稱可汗略嘉峪關外罕東諸衛七年朝議閉嘉
峪關絕西域貢十年阿速麻以絕貢失互市窘急乞歸陝巴貢如舊正德元年滿速兒逐
哈密王拜牙卽旣而還之八年復據哈密十一年寇肅州敗去嘉靖三年入犯甘州敗去
四年復據哈密犯肅州八年復據哈密耕種沙州隆慶中馬速麻嗣於是朝貢不絕四夷
考土魯番一名土爾番本交河縣之安樂城城方三里地平四
面皆山其西二十里有崖兒城城僅二里相傳爲故交河縣治

金獻民等至蘭州聞甘涼賊退還京

獻民與杭雄於七月率師西討取道大同將由
甯夏以至甘州比過晉北而大同變兵疑見討

復亂沿途不無阻滯至是始
抵蘭州聞寇已退遂引還

冬十二月起楊一清爲兵部尙書總制三邊

故相行邊自一清始一清自是凡
三爲總制溫詔褒美比之郭子儀

酉四年春正月丙寅西海卜兒孩犯甘肅總兵官姜爽擊破之

卜兒孩小王子部
下酋長也以內難

奔據青海出沒寇西北
邊姜夷率兵擊破之

隴東流賊至秦安知縣張繼先督民兵破於東隴谷

設欽差戶部郎中往蘭州督理甘固邊儲自婁志德始

王邦瑞再遷固原兵備副使涇邠巨盜李孟春流劫河東西剿平之是歲以王

憲總制三邊

廷推鄧廷璋及憲爲三邊總制言官持不可帝竟用憲部將王宰史經連敗寇顯書褒諭吉囊數萬騎渡河從石臼墩深入憲督總兵官鄭卿杭雄趙英分據要害擊之都指揮卞雲斷其歸路寇至青羊嶺大敗去五日

四捷斬首三百餘級獲馬駝器仗無算帝大喜加憲太子太保

案正德初憲以右僉都御史清理甘肅屯田未幾遷戶部右侍郎改撫陝世宗卽位爲給事中史道劾罷至是總制三邊中官織花絨於陝憲請罷之後張璠桂萼欲用王瓊爲總

制乃改憲南
京兵部尙書

隴東流賊百餘攻秦安和縣張繼先勦平之

繼先督民兵二百名戰於東隴谷執其魁餘

募祺壽曰明季二賊豎四訖遂移神器而當其初起時李自成張獻忠同至隴東其後獻忠入蜀自成遣將賀錦攻陷隴東河西明之天下遂亡於流寇矣悲哉嘉靖乙酉距崇禎

尙隔數十年而流賊已
竄隴南此豈其先兆耶

丙戌五年賊復至三百餘人據秦州桃花山四劫知州王卿都指揮尹謨討平之
亦卜刺復駐牧賀蘭山後數擾甯夏邊

甘肅巡撫陳九疇請於金塔寺等處築城安插哈密回從之

初哈密回爲土魯番所侵詔內徙居肅州

東北一百里之金塔寺等處陳九疇上言官將肅州北境棄地及威虜城舊址修築安插之

丁巳六年巡撫甘肅都御史唐澤奏增防守開中鹽

時糧儲不贍以銀易糴多被乾沒澤請開中鹽使商人輸糴於邊而

於中給鹽引以償之如官德中中茶法士用宿飽又以洪水黑城花寨平川板橋五堡實當虜衝奏設守備防守即以附近屯稅委官出納勞費俱省

秋小王子以數萬騎犯甯夏塞尙書王憲以總兵鄭卿等敗之

斬首三百餘級明年春又掠山西

戊子七年春正月逮前都御史陳九疇於獄削奪前尙書金獻民彭澤職

初土魯番敗退

都指揮王輔與莽蘇爾及伊蘭俱死炮下九疇以聞其實兩人未死帝固疑之獻民至蘭州時寇退已久獻民再復奏捷帝亦頗知其事然皆未發也會百戶王邦奇許楊廷利彭

澤言哈密失國番賊內侵由澤賂番求和廷和論殺沙呼實所致詞連九疇獻民部議猶未覆桂夢知帝方怒邊臣欺罔因請追論前事意欲并坐廷和帝降手詔數百言遣官逮九疇及獻民下獄必欲置九疇於死刑部尙書胡世甯言九疇誤信都校之言妄報賊死罪固難免然奮身破賊保全肅州孤城功亦足抵帝意稍回乃減死戍極邊獻民澤皆落聯廷和得免

案弘治十年李昆以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與總督彭澤經略哈密兵部尙書王瓊劾澤處置失宜語連昆下吏法司言昆設謀遏強寇功不可掩瓊不從謫浙江副使慕壽祺曰彭澤材武知兵然性疎闊負氣經略哈密事頗不當錢甯王瓊等交齟齬之遂因此得罪斥爲民至哈密叛事雙溪雜記所載漢張掖郡條始末是非最悉矣其言土地規模反叛來歷又當併雙槐歲杪看

二月起王瓊爲兵部尙書總制三邊

瓊在戍久桂萼等言今邊陲無人廷臣才實出瓊下帝乃復瓊官代王憲總制三邊時罕東衛以土

魯番侵逼罕東亦故蒙古裔也瓊乃移置之甘州

案明史嘉靖六年有邊警桂萼力請用瓊不果帝亦憫瓊老病令還籍爲民御史胡松因劾萼謫外任其同官周在請宥松並下詔獄萼復言瓊前政廷和故廷臣羣起排之帝乃命復瓊尙書待用明年遂以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代王憲督陝西二邊軍務土魯番據哈密廷議閉關絕其貢四年矣至是其將牙木蘭爲酋速檀滿速兒所疑率衆二千求內

屬沙州番人帖木哥士巴等素爲土魯番役屬者苦其徵求亦率五千餘人入附番人來寇連爲參將雲昌等所敗其引瓦刺寇肅州者遊擊彭溶擊退之賊既失援又數失利乃獻還哈密求通貢乞歸羈留使臣而語多謾瓊奏乞撫綏帝從兵部尙書王時中議如瓊請霍綽難之瓊再疏請詔還番使通知故自是西域復定而北寇常爲邊患初入犯莊浪瓊部諸將遮擊之斬數十級俄由紅城子入殺部餉主簿張文明明年以數萬騎寇甯夏已又犯靈州瓊督游擊梁震等邀斬七十餘人其秋集諸道精卒三萬按行塞下寇聞徒帳遠遁諸軍分道出縱野燒燿兵而還先是南京給事中邱九仞劾瓊帝慰留之及璫粵罷政諸劾璫粵黨者咸首瓊乃令致仕俄寢前詔遣慰諭會番大掠臨洮瓊集兵討籠板爾諸族焚其巢斬首三百六十撫降七十餘族錄功加太子太保瓊在邊戎備甚飭寇嘗入山西得利輸歲復疆境上陽欲東瓊令備其西寇果入大敗之諸番蕩平西陲益靖甘肅軍民素苦土魯番侵暴恐瓊去相率乞守臣奏留於是巡按胡明善具陳其功乞如軍民請優詔獎之

以右僉都御史翟鵬巡撫寧夏

時邊政久弛壯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守邊者置贏老不任兵又番休無期甚者夫守墩妻坐鋪鵬至盡清

占役使得迭更野雞臺二十餘墩孤懸塞外久棄不守璫盡復之歲大校請於朝以振

伊蘭率衆來歸

莽蘇爾令伊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且率兵攻肅州失期欲殺之伊蘭遂率衆奔肅州降莽蘇爾以討伊蘭爲辭糾衛刺特寇肅州

秋九月甘肅巡撫唐澤請築威虜等城以處內附番夷

冬十月吐魯番寇肅州

初陳九疇在甘肅力言吐魯不可撫宜閉關絕貢專固邊防帝可之因拘其前後使數十輩及九疇得罪瓊督三邊悉遣還所

繫且許通貢番酋益驕會其黨伊禮獲罪內附遂引衛拉特犯肅州爲遊擊彭濬所敗乃復遣使求貢許之已而莽蘇爾築傲愈甚朝廷不能罪然烏伊蘭既降其勢漸孤河西稍獲休息

己丑 八年春正月海夷犯西寧兩川守備金冕禦之扁道嶺敗績指揮陳治死之

夏五月蘭州大饑

時餓殍塞道邑紳陳錫倡衆捐資以工代賑復募工爲穴十數於四郭外與其親黨昇掩之閱數月乃已掩者凡萬餘屍復設壇殮以祀少保

尙書彭澤義其舉言於當道命有司旌其門勒石以紀美而錫稱首羣號尙義陳氏歲丁酉蘭復大饑錫倡義於衆復修前日之所舉竭力殫心功倍於昔於時蘭衛鄧侯義之白於當道復表其閭曰尙義而陳氏之門凡再旌焉

秋九月洮岷諸番寇臨洮總制尙書王瓊遣總兵官劉文等擊破之

諸番數寇臨洮樞臣李承

勳言番爲海寇所侵日益內徙儻二寇交通何以善後昔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穎殺羌百萬而內地虛耗兩者相去遠矣乞專充國之任制置方略悉聽瓊便宜從事瓊乃集衆議且勦且撫凡斬首二百六十餘級撫定七十餘族自是洮岷獲安

西甯舉人李完奏革莊浪參將帶管西甯兵馬事許之

完會甯李英伯後中嘉靖戊子科鄉試

是歲議增花馬大小池鹽引

明制每鹽二百斤爲一引每引收課銀四錢五分至是議准花馬大池歲增二萬三千六百二十六引小池則增二

萬二千四百十七引每引二錢五分臥引銀一錢共一萬九千六百十五兩送平涼府收貯專備祿糧十四年題准靈州小鹽池額鹽二千一百零五引專供花馬池一帶修邊支用其加增鹽三萬引召商開中三邊輪流買馬或接濟軍餉支用至二十八年固原鹽廠又增斗底牙銀一錢五分一廠五百引共七十五兩以備公用而甦里甲之困然斗行過取斗底而豪猾爲斗行倍收私放官則少利商與里甲受病矣

庚寅九月春西番掠碾伯

至四月指揮彭呆擊於土官溝敗之

二月二邊總制王瓊自固原進兵討洮岷諸番

嘉靖八年洮岷諸番數犯臨洮鞏昌內地騷動樞臣李承勳言番爲海寇

所侵日益內徙偷二寇交通何以善後昔趙充國不戰而服羌段熲殺羌百萬而內地虛耗兩者相去遠矣乞廣先帝之明專充國之任制置方略悉聽瓊便宜從事瓊乃集衆議且勦且撫先遣總兵官劉文遊擊彭斌分布土馬至是瓊自固原進至洮岷遣人開示禍福福洮州東路木舍等二十一族西路答祿失等十三族岷州西甯溝等十五族皆聽撫給白旂犒賜遣歸惟岷州東路若籠族西路板爾等十五族及岷州刺即等五族恃險不服乃分兵先攻苦籠板爾二族覆其巢刺即諸族震懼乞降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定七

十餘族乃班師自是洪峴獲寤而西甯仍苦寇患先是正德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刺阿爾
禿斯獲罪其主擁衆西奔噉知青海餘富襲而據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遠徙其留
者不能自存反爲所役屬自是甘肅西甯始有海寇之患九年總制彭澤集諸道軍將搆
其巢寇調知之由河州渡黃河奔四川出松潘茂州境直走烏斯藏及大軍引還則仍返
海上惟阿爾禿斯遁去嘉靖二年尙書金獻民西征議遣官招撫許爲藩臣如先朝設安
定曲先諸衛故事兵部行總制楊一濟計度一清意在征討言寇精騎不過二三千餘皆
脅從番人然怨之入骨時欲報讎可用爲間諜大舉勦絕議未定王憲王瓊相繼來代皆
以兵寡餉誦議竟不行及瓊進征洪峴仍不能殲兵海上直搗其巢蓋亦不刺據海上已
二十餘年矣

流賊掠鎮番守備甘楨破賊於贊草湖

案鎮番漢屬武威郡晉以後省入姑臧唐郭元振爲涼州都督置白亭後陷於吐蕃宋
爲西夏所據元爲小河灘城明置鎮番衛前清雍正三年改衛爲縣民國初因之今又改

爲民
勤縣

辛卯十年海夷入犯西甯閉居總兵官魯經參將治鸞敗之

春兵部尙書李承勛言甘肅軍餉宜於蘭州續貯以備緩急

甘者甘州也肅者肅州也是日大風晝晦

帝憂邊寧承勛言去歲冰合敵騎灌入河套延帝回原皆當警備甘肅軍餉專仰河東宜於蘭州雜貯以備緩急曩河西患土魯番今亦卜喇又深入兩竄雲擾孤危益甚套遠出入並經莊浪急宜繕塞設險斷

臂截彈使不得相合帝從之

案蘭州志明初兵制每軍一名查給衛所屯地一頃以爲屯田彼時養兵雖衆不費一錢官不煩催科兵不苦輸納正統間改令民輸粟於官軍支糧於倉催徵出納吏緣爲奸兵饑漸缺民賦日逋甚至典屯弁職繫獄籍役者鑿鑿屯收日壞嘉靖時李承勛請繕貯以備緩急萬歷七年臨策兵備暴孟奇議請每兵仍給地一頃熟荒各半兵民相安者四十年又舉蘭志有明賦役多端州縣歲收所人以供外郡軍食用或不給則增加饋練饋之名王府有護衛千戶百戶等官倍收其租以給諸藩之用凡密邇土地之膏腴寺人擾害不堪追獻藩府一地歲收五六租謂之王府糧且州縣日用之費悉仰給於里民每里私推一長司其簿籍雖尺布斗粟民悉供焉里長因緣加派大抵官取一里長取其二謂之當月一邑之中雜然紛糅日不暇給有巡撫巡按巡茶巡鹽苑馬寺卿糧餉郎中名目甚多鄉民衣服粗完者王府籍其役以賄脫免則聽衛籍之又以苟免則州縣籍之謂之掣富戶於是掘家與產投鄉紳門下以少甦謂之宦戶民方

幾何奚能堪此似此情形蘭州亦無大宗糧之可繼矣

慕壽祺曰危哉其今日之蘭州乎自軍興以來天久不雨民間饑寒且不足又焉有棲政之餘糧耶即間有之軍官取焉謂之號兵糧官吏索焉謂之派富戶綠林豪客強求焉謂之綁票子有此三者存糧之家非賤價出糶即窘而藏諸土中一有風塵警官倉之糧已空外縣之糧不來後患不堪設想矣君子思患豫防維貯以備緩急願可忽乎哉

以右副都御史楊守禮巡撫寧夏

時寇犯固原爲總督劉天和所敗欲自甯夏去守禮與總兵任傑等邀敗之會天和召還進守禮右都御

史總督軍務代之錄前功進兵部尙書總兵官李義揚信連却吉囊三賜贈書銀帛尋上疏乞休帝惡其避難降俸二級其秋寇三萬騎抵綏德游擊張鵬却之總兵官吳英等追至塞外東路參將周文兵亦至夾擊敗之巡按御史殷學言寇入內地五百里請治諸將罪部議延綏游兵俱調宣大寇方避實擊虛而我能以寡勝衆宜錄其功乃加守禮太子保少

王辰十一年春正月海夷犯西寧南川守備種楫禦於扁道溝百戶葛鎮丁顯死

之

巴沙咎哱諸番部叛百戶佛元戰於西甯水磨溝死之

總兵徐謙率兵襲巴沙等叛番死之

巴沙卽扒沙番族所居之地

案明正統十年靖遠伯王驥言陝西黃河迤北速罕秃地面要害宜析靖虜衛中所軍於彼建立千戶所其靖虜衛地非要害乞將全衛移立扒沙以扼虜衝勅命副都御史曹翼督治之旣而翼奏扒沙在涼州東南二百五十里莊浪東北二百里應於此屯兵實足控禦外夷屏蔽內地而速罕秃地面狹隘宜將原調靖虜中所軍於扒沙築城建置而罷速

罕之役從之正德十年總督彭澤言先年涼州副總兵趙英莊浪參將魯鑑俱撥有官軍在扒里扒沙暖泉罕速秃等按伏蓄虜欲入犯必擁衆大松山探我虛實從扒里扒沙等處分道而入此處有備縱有小失不至大挫自成化十二年後副總兵李寬等稱各堡孤遠掣回原役官軍百年險扼一失而各處城堡屯田皆棄境外使賊得侵入吾境宜踏勘舊址修復不果秦邊紀略在鎮番東甯夏中衛之西亦謂之大沙子山明伏羌伯實生其地控扼涼夏屏藩莊靖故明制抽調邊兵更番按伏其後皆言水頗不足遂停止而涼之北面各築邊堵以代之不知自鎮番而東接乎中衛皆漢家行軍舊道棄而不守則南如莊浪靖虜遂當其衝故莊靖以鎮番中衛爲左右門戶而扒里扒沙又當振關之間也古浪志扒沙在古浪縣東北二百里今名大靖營設營制屬古浪縣

陝西大饑吉囊擁衆臨邊延綏告警詔進唐龍兵部尙書總制三邊軍務兼理

振濟

齋幣金三十萬以行
龍奏行救荒十四事

案是時虜在賀蘭山後哈即今之平羅乎平羅在甯夏之北虜自河套來嘗駐平羅王越襲小王子於賀蘭山後敗之即其地也

慕壽祺曰賊據河套侵邊鄙與國家爲敵其隱患中於人民孝宗欲復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使吉囊據爲巢穴出套則寇三關以震畿輔入套則寇延甯甘固以擾關中兵戈之後必有凶年時陝西大饑兵農之交困久矣唐龍出京師齋幣金三十萬以行兼理振濟也及抵固原又奏行救荒十四事其所急者在足民食百姓足兵自無庚癸呼

口雖不言復套而根本計畫其在斯乎後十五年曾銑總制三邊其復套之議誠偉但兵食未能充裕欲一鼓成功難矣使當日者效唐龍之所行先從兵食着手徐以俟其機何

至受戮
西市哉

癸巳十二年春三月會試甘肅中進士七名

日劉耕蘭州人命事日張文泰渭源人日段縉蘭州人副使日孫廷相平涼人知府

日呂顯甯州人府尹日楚書甯夏人御史日王學

古甯夏人知縣惟段縉有功桑梓民到於今稱之
案段縉字紹先蘭州人明嘉靖二年進士任雲南道御史會議大禮續與同官陳相疏論

張璠桂萼罪并及席書下詔獄尋謫鄜城縣丞遷杞縣知縣均田革弊卓有政聲歷權至
湖廣參議督修顯陵節省巨萬計降密雲兵備副使陵工告成加三品俸致仕總督賈應

春特疏薦之未及起用卒縉里居時創翻車倒挽河流以灌田致有巧思沿河農民皆仿
焉效

幕壽祺日通都大邑之間見有高車而過者則萬頭齊攢可謂榮矣而綠如秋草過時即
腐段續急流勇退為桑梓與水利其最初所創之翻車舉蘭人至今以祖宗稱之不求名

而名或不磨所
以實業為貴耳

吉囊渡河西襲亦不刺卜兒孩兩部破之

時小王子最富強控弦十餘萬多畜貨貝
稍厭兵乃徙幕東方稱土蠻分諸部落在

明顯元祐日今
人命名約譽榮
命與帛竭精殫
智終無所成書
德為簡人謀利
國難民之舉則
帝之弗顧

西北邊者其衆曰吉囊曰俺答者於小王子爲從父行據河套雄點喜兵爲諸部長相率
關諸邊十二年春吉囊擁衆屯河套將犯延綏邊臣有備乃突以五萬騎渡河西襲亦不
刺卜兒孩兩部大破之卜兒孩爲莊甯邊患久亦郎骨土魯番諸蕃皆苦之嘗因屬番
帖木哥求貢市朝廷未之許至是唐龍以卜兒孩衰敗遠徙西海獲甯請無更議款事

秋閏七月乙酉都指揮王泰禦小王子於鹽池戰死

冬十一月己卯吉囊犯甯夏總兵官王効延綏副總兵梁震擊敗之

北虜數犯鎮遠關王効梁

震與遊擊鄭時彭城會兵追之踰柳門至蜂窩山斬首百二十餘級

甲午十三年春正月回逆馬興據階州鐵鑪山叛殺千戶王靈鳳

鐵鑪山在階州北二百里興糾衆千

餘人據此

慕壽祺曰此西北種族上衝突之第一次也甘肅穆民以河州爲最多西甯甯夏次之階州又其次也其中不良份子性凶狠而嗜殺人輕剽掠而喜亂入滑食毛踐土二百餘年矣而順治五年以迄光緒甲午蝟蜂蟻斧潢池盜弄致煩大兵者已八次矣其梗頑善天性然也至民十七年河州回亂則又激而成之後之防邊者可不慎重哉

夏五月階州回首馬興又犯徽成陝西巡撫都御史黃臣遣指揮王煦往諭招

安興殺之

馬興諱言招安故也

案洪武二十二年設軍民指揮使司軍民千戶所自衛指揮以下其官多世襲蓋洪武初年西甯洮岷等處有率衆歸附者多因元官授以指揮及指揮同知名稱稍與約束定征

徭差發之法使世守其地是爲甘肅土司之始此外又設土州土縣及西南番

夷都指揮使司二衛指揮使司至軍民千戶所兵士亦父子相繼爲一法定制

慕壽祺曰馬興殺王照與陝回殺張斐皆不受招安者也前清同治元年陝回騷亂甘回

應之官不能軍勢遂大猖封疆大吏以至府州縣日以招安爲得計回匪之受招安者

非一人矣歃血未乾而城池已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後知招安兩字之誤蓋蒼生

也甲午河湟之亂當局不修戰備謂和局可且夕成也其不爲王照之續者亦幸矣哉

秋七月黃臣親督大軍討馬興平之

臣聞興被殺大怒督參政陳時分巡僉事紀常參將崔高韓選白法指揮申繼舉大軍遇興於石

門大戰破之千戶王靈鳳子印

身先士卒射死興於陣手斬之

三邊總制唐龍總兵官劉文與套虜戰於柳家岔青沙峴等處大捷

先是套虜吉囊盤據

河套數年秣馬勵兵將圖大舉入寇兵部尙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唐龍與總兵官都督

同知劉文講畫戰守之法緩急遠近部署咸定七月初甯夏報吉囊結營於花馬池唐龍

遂下令曰賊寇延綏鎮西將軍張鳳主之寇甯夏征西將軍王效主之寇固原都督劉文

主之其當衝哉突副總兵都督僉事梁震主之十四日己卯虜山定邊乾溝剗崖入鐵柱

泉劉文堵截不得犯固原二十三日戊子乃從青沙峴入寇安會金三縣文率所部參將
翟樹崔高彰潘守備吳英崔天爵與兵往赴明日已丑戰於會富柳家岔及葛家山斬其
桀者數十人虜懼思遁文曰賊歸必自青沙峴游擊將軍李勳守備陶希皋可趨青沙峴
伏道以候紅古城半箇城零賊之所必犯指揮士縉可按兵截殺二城無事海都刺乾鹽
池鳴沙州石溝可安堵矣八月四日戊戌虜果合衆出青沙峴文督戰富衝伏兵盡起復
大敗虜衆而王縉於半箇城與指揮田國亦破零賊前後斬首一百二十又七所獲達馬
一百二十又二甲冑器械衣物一千九百二十又七梁竄與參將吳吉游擊徐淮守備戴
經遇虜於乾溝大戰破之斬首一百八十又五所獲達馬二百又四器物四千七百四十
又七王效與副總兵苗鸞游擊鄒時蔣存禮又遇虜於興武營大戰破之參將史經劉朝
分布鞏州張年又從苗鸞擺邊遇劉文驅虜結營北奔各哨奮勇而前後斬首一百三十
所獲達馬二百又二器物二千一百六十又六虜幸得及老營晝夜極
遁故海都刺乾鹽池鳴沙州石溝號生羊富有之地雖緩行不敢正日
案明史嘉靖築河東新驕後盡滅其馬以省草料之費息喂養之勞惟置軍夫沿溝壘守
之謂之擺邊給事中喬律著論非之其略曰百二十餘里皆虜人寇之路統計一軍
該十三萬虜虞種闕見軍未及十之二乎法曰以逸待勞者勝擺邊晝夜戒嚴恐非逸
道也倘虜衆分道而來則十萬之衆豈能一呼成陣首尾勢不相援爲今之計宜息肩養
銳聯絡於諸寨待其來也相殘禦之如不果禦隨向往而追逐之况兵費奇正患無應援
將貴主一患在勞分擺邊之舉有五弊焉無奇正無應援主將不一士卒分散以五弊之
謀禦方張之虜不資敵之利乎

慕壽祺曰兵家之所以制勝無形者貴有籌畫耳醜虜在套練馬備兵欲圖大舉唐龍綱繆未雨施措咸宜諸將得以擄忠自奮旬之內連獲二捷視昔駐掠邠臨而諸將閉門額天既未布置於前又復規避於後不能得狄一遺鐵者何如哉

八月套酋入犯自秋歷冬掠安定會甯通渭

案前明套虜犯邊進花馬池口別無險可禦北犯甯夏東犯固原平涼南犯臨洮鞏昌至通渭安定會甯長驅直入防之不勝防矣

套虜犯花馬池梁震禦却之

虜犯花馬池係八月壬子日事

案花馬池本唐鹽州五原郡地唐初沒梁師都武德元年僑治靈州貞觀元年州省以縣隸靈州二年師都平復置州天寶元年更郡曰五原貞元二年沒吐蕃九年復城之爲西夏所據明初稱花馬池營繼稱花馬池所相傳池中發現花馬是年鹽產頗豐因而得名有謂因課鹽買馬而名者然於花字不叶姑存疑焉

是歲王縉與指揮田國破套虜於半角城

今鎮戎縣西一百二十里有半角城明弘治間重修後改稱同心城舊爲固原衛轄

境套虜犯固原必由此經過今稱爲半箇城

乙未十四年甯夏巡撫都御史楊志學張文魁重修邊牆

甯夏夾河西邊巨數百里舊有邊牆日漸傾頽志學

議重修文魁慈惠之請給官費二萬兩以巡按御史毛鳳韶周鐵繩其任按察司僉事劉恩譚閻督其事至於擁護士衆遏絕軼突則總兵官都督王効也

慕壽祺曰有明一代甯夏屢修邊牆雖不能限戎馬之足而利益殊多烽燧明而野易清也攻拒久而兵易集也粟入多也生畜蕃也小舉之而可保人民大舉之而易調兵士虜或決水而浸潰必有方引繩而牽斷必有處則修葺其可已乎今則邊牆誠無用也

丙十五年春正月以劉天和爲兵部左侍郎總制三邊先是濟農屠套中西抵賀蘭山限以黃河不得渡用牛皮

爲渾脫渡入山後詭送亦自豐州入套相率爲邊患總制唐龍用總兵官于妙望震野敵敵然蹂躪迄無甯歲及是天和赴鎮修戰具飭邊備築增城壘濟農以十萬衆將大舉入

犯天和策寇喇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爾賓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至黑河墩遇伏大創而去爾等尾擊之寇連敗多死

案明史天和初以御史出按陝西中官廖堂奉詔辦食御物於蘭州天和謂非所部辭不往堂奏天和違命詔逮之綱詔獄後起用嘉靖初以右僉都御史督甘肅屯政請以肅州

丁壯及山陝流民於近邊耕牧且推行於諸邊尋奏當興革者十事田利大興改撫陝西請撤鎮守中官及罷爲民患者三十餘中帝皆從之洮岷番四十二族蠢動天和誅不順者

二月青海寇犯西甯守備崔騏伏兵思巴務峽襲擊之寇大敗思巴務峽在西甯衛城之西

夏吉囊以十萬衆屯賀蘭山分兵寇涼州副總兵王輔禦之

斬首五十七級

案賀蘭山迴斜四百餘里崗岑裨率爲甯鎮之壁舊有關牆歲久關敵虜得肆寇其蹊徑可馳入者五十餘處而赤木口虜尤易入蓋山勢至此散緩溪口可容百馬其南低峯仄徑通虜窟者不可勝塞箠有古牆可躡而損以其地多石少泉故難爲工總制劉天和奏請發金四萬修賀蘭隘口嘉靖十八年甯夏巡撫楊宇禮至則循麓抵口令人徧剖諸崖谷得壤土數處且山多礮石可作礮乃以石砌關牆一道又去口二十里金塔墩有四泉作水車百輛運之令都指揮呂仲良董其役比他關爲最固

吉囊又入莊浪境總兵官姜夷遇之於分水嶺三戰三勝之

虜又入延綏及甯夏邊冬復犯大同入掠

宣大塞總制侍郎劉天和總督尙書楊守禮及巡撫都御史楚書悉力禦之

案莊浪卽今永登縣舊所稱爲平番者也分水嶺在永登縣西北五十里嶺嶠有泉分流南爲莊浪水北爲古浪水攷此分水嶺係雪山縣互之區平番另有分水嶺在城東五十里爲番民耕牧地下有細流僅供汲飲

秋七月丙申三邊總制劉天和

湖北麻城縣人

築城於靈州鐵柱泉

去花馬池之西南興武營

之東南小鹽池之東北均九十里交會之處有水甘冽是爲鐵柱泉日飲數萬騎弗渴左右數百里又皆沃壤可耕之地北虜入寇往返必飲於茲而散掠靈夏長驅平鞏實自茲

始以其嬰是患也委沃壤爲棄土者百七十年矣嘉靖十五年丙申都察院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劉天和奉命制三邊軍務乃躬涉諸邊意在悉關隘之夷險城砦之虛實兵馬之強弱道路之緩急而後畫禦戎之策以授諸將是故霜行獲食弗避厥勞至鐵柱泉駐瞻移時喟然論諸將曰禦戎上其在茲矣可城之使虜絕飲則不戰自慙何前哲弗於是是圖哉維時巡撫甯夏右副都御史張文魁謀與天和協乃力襄之卽年秋七月丙申案察僉事譚閔度垣墉最高厚計丈尺鎮守總兵官都督王劼帥師徒具楨幹從春鍤人入樂趨事競効乃力越八月丁酉城成環四里許高四尋有奇而厚如之城以衛泉隍以衛城工圖永堅百七十年要害必爭之地一旦成巨防矣置兵千五百募土人守之設官操馭皆檢其才且能者慮風雨不蔽之患則給屋以居之因地之利而利則給田以耕之草萊闢禾黍茂又可以作牧而犖畜蕃棄於百七十年者一旦大有資矣

募壽祺曰城隍不修敵來無備劉天和之卓識遠慮能乎人所未能矣後數年在鐵柱泉南又百里許瓦東西爲牆塹於所謂梁家泉者亦城之皆所以防胡虜也後之籌邊者於前人已築之城不惟不加修葺又從而毀之吾不知其果何心也

總制劉天和請三邊所造兵車仍用隻輪

戰陣所造兵車皆雙輪用二十人遇險卽困以行遲不適用於天和請倣前總督秦

紘隻輪車上置砲槍斧戟楯前樹撥虎牌左右虎盾連二車可蔽三四十人一人挽之推且覲者各二人戰則護騎士其中遠敵卽施火器稍近發弓弩又近乃出短兵敵走則騎兵追復製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又毒弩矢修邊牆濠塹皆從之吉囊十萬衆屯賀蘭山後遣別部寇涼州副將王輔遂奪其羸寇莊浪總兵官姜夷屢敗之進天和右都御史寇

復大集兵將入犯天和乘寇關西有備必東密檄延綏副將白爾齊行與參將吳瑛合寇果東入黑河墩遇伏兵大創而去既又入蕪蘇川爵尾擊之寇多死尋入寇家澗張家塔爲爵瑛所敗犯甯夏者總兵官王效復破之帝大喜進天和左都御史吉養犯河西天和禦却之進兵部尙書寇將入平虜城天和伏兵花馬池寇戰不勝走河上遇伏兵多死於水吉養乘虛寇固原擄掠且饜會淫濼弓矢盡膠無鬪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周尙文立功會陝西總兵官魏時角寇至黑水苑尙文盡銳夾擊殺吉囊小十王寇退甯夏巡撫楊守禮總兵官任傑等復邀擊敗之鐵柱泉斬獲共四百四十餘級論功加天和太子太保廕一子錦衣千戶

是歲查禁洮岷蘭河西甯私茶

初太祖之禁私茶也每歲三月至九月月遣行人四員巡視洮州自水樂時停止金牌信符十二年特遣

三御史巡督陝西茶馬復給金牌未幾番人爲北狄所侵掠徙居內地金牌散失而茶司亦苦茶少至是御史劉良卿言律例計茶出境與關隘失察者並凌遲處死今減通番之罪止於充軍禁內地之茶使不得食又使商私課茶悉聚於三茶馬司夫茶司與番爲鄰私販易通而禁復嚴於內郡是歐民爲私販而授之資也以故大爲闕出而漏網小民負升斗而權法今計三茶馬司所貯洮河足三年西甯足二年而私課茶又日益增積久腐爛而無所用茶法之弊如此番地多馬而無所市吾茶有禁而不得通請敕三茶馬司止留二年之用每年易馬當發若干正茶之外分毫毋得夾帶令茶價踴貴番人受制良馬將不可勝用且多開商茶通行內地官權其半以備軍餉而河蘭階岷諸近番地禁賣如故更重通番之刑如律例洮岷河資邊備道臨洮蘭州資隴右分巡西甯資兵備各選官防守失察者以罷軟論奏上報可於是茶法稍飭矣御史劉嵩總督尙書王以旂等請

給番金牌信符兵部議發堪合予之

丁酉十六年春二月守備崔騏敗海夷於鐵佛寺叛番至鐵佛寺兵已臨城下矣

案鐵佛寺在西甯縣城北五里餘寺有大鐘焉半入地底半在地上人力不能掘取明西甯兵備道易瓚有詩以記其事

陝西總兵梁震箠平涼縣知縣王詡

震之平涼迎總督劉某知縣王詡素廉能謁惟長揖震箠之二十諸學諸生聞與震辯震縱僮

博之各毀髮敗面

慕壽祺曰宦途習軟媚世江河下矣梁震聲勢熾赫王詡見而不拜羞讀漢書時記大將軍有揖客一語不知應世之道誠腐儒哉平涼諸學諸生以不干己之事往而爭論復爲震所辱強權之下無所謂真是非也故自古成大功者多係圓通之士

戊戌十七年秋八月甲辰吉囊犯河西總督都御史劉天和禦却之

冬十月北虜犯寧夏打磴口鎮兵擊破之

總兵王効副總兵任傑游擊鄭時馮大儉會兵破之斬首百級以歸

十二月戊午振寧夏災

平定回疆之各王歸降

開闢固原控制三邊時代

開世宗

二二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是歲寧夏巡撫吳鎧檄都指揮呂仲良築鎮河堡城

鎮河堡在甯夏衛城東二十里向設操守至冬黃河冰結

套虜乘夜長驅直抵城下俟侵晨人畜出潛掠而還以致農廢樹業雖分兵伏高臺寺虜略不為忌迄嘉靖十五年有晏海湖之失至是鎧命仲良城之人以爲便

己亥十八年春正月己丑小王子諸部圍靈州入花馬池遂掠韋州環縣

設臨鞏兵備道敕命兼按察司駐蘭州整飭軍務

案邵國書鞏昌府卷中正德十六年亦載此條今考甘肅通志臨鞏兵備道始於是年故置彼錄此

夜賊大舉入寇逾臨洮掠渭源遊騎至郡東焦家舖城中戒嚴

總兵劉承嗣參將鄧鳳游擊孟孝臣

郭有光四將兵戰於朱家山敗給賊遂深入殺擄甚慘

套虜犯平虜城總兵任傑擊走之

虜據打磴口以爲巢數犯平虜妨人耕牧任傑率兵擊之斬首四十餘級大獲牛馬無算平虜遂甯

案平羅縣北路隘口十曰挑柴曰賈德曰小風曰大風曰汝箕曰大水曰小水曰西番曰塔峽曰打禮皆爲防套虜而設明甯夏巡撫楊守禮入打禮口詩打磴古塞黃塵合匹馬登臨亦壯哉雲逗旌旗春草淡風清彭吹野煙開山川設險何年廢文武提兵今日來收拾邊疆歸一統慚無韓范濟時才

是歲移三邊總制鎮花馬池

是時俺答諸部強橫屢深入大同太原之境晉陽南北煙火蕭然故移三邊總制駐花馬池以鎮之

庚子

十九年秋九月劉天和敗濟農

一作吉囊

於黑水苑斬其子錫沙王

濟農連年入寇邊將擊之屢被

殺傷至是復入固原剽掠且饜會淫濼弓矢盡膠無門志而諸將多畏縮天和斬指揮二人召故總兵官周尙文盡銳奮擊於黑水苑斬濟農子錫沙王寇遁走甯夏巡撫楊守禮總兵任傑等復邀擊於鐵柱泉敗之

案黑水苑在固原州西北二百里亦謂之黑水口今爲堡鐵柱泉在花馬池西南寇虜入寇往返必飲於茲明景泰間有李姓者至古靈州城東北鐵柱泉傍有窟借一僕熬燈以入行二十步推開一石門有銅鑄釋像傍有二僧屍覆以錦衾其面如生而金貝之類環具左右李恣意取之將出風颯颯燈息門閉鼓鈸齊鳴李恐懼欲死盡棄所取者俄於傍窟匍匐而出明日集衆往掘之堅不能入

辛丑

二十年春正月套夷入犯礮伯下川口都指揮祁鳳擊走之

吉囊寇蘭州參將鄭東戰死

吉囊犯西甯總兵楊信副總兵王輔等敗之

虜先犯甯夏總兵李義禦敵於鎮朔堡勝之

平虜城今雷夏之平虜縣

雷夏巡撫楊守禮築城於平虜城北雷夏邊境左河右山而鎮遠關鎖其交東西長城絡其端誠天險也弘治前鎮缺卒連關不守套

虜遂得取徑賀蘭以侵軼莊浪西海九重憂之下具議於三邊總制王瓊瓊令雷夏兵備副使牛天麟僉事齊之鸞勸驗估修之鸞等上議請於唐朔方郡故城北數里爲深溝高壘連屬河山詔可時之鸞自董其役由沙湖西至棗兒溝凡二十五里皆內牆外塹爲關門二東曰平虜中曰鎮北爲二堡南里百二十步徙故鎮北軍實之於是險塞一新烽火嚴明虜難深入正德初套虜大股侵入或從旁乾關棗兒溝桃坡等口入或渡河而過雖有平虜城軍馬不足官難戰守善關險放棄已久以致夷人出入無忌守禮以平虜城百七十里舊有鎮遠關在山河之交最爲要地南五里故有黑山營西沿山四十里有打禮口東西連屬足以禦賊自關營棄之於外打禮口山水俱從此出竟致衝塌猾虜突至其何以防乃於平虜城北十里許自山至沙湖築城東西約五十里盡西又設臨山堡始敢樵牧

案鎮遠關在故寶豐縣城西南五十里舊爲雷夏北境極邊之地關南五里爲黑山營九邊攻平虜北面之衝而鎮遠關實爲外險自鎮遠關以至火沙溝皆有臺堡相接以斷夷人西行之路正德初棄之於外以致夷人出入無忌後於王圪口自河抵山築北門關北去平羅四十里

慕壽祺曰自河東黃沙之長城白里烽臺十八廢不能守於是河西三關遂棄而虜得取徑賀蘭夫賀蘭頭是道其蹊徑可馳入者凡五十餘處而赤木口尤易入楊守禮既築關於赤木口已斷夷人西行之路矣而北虜自河套來平虜城爲必由之路復築北門關以阻之易云思患豫防其斯之謂歟以視後世官更平時則布告毫無聞警則倉皇失措

置國防民生於不顧及敵軍出境又呈報失
去軍械公帑若干者不幾判若天淵也哉

擢范總右副都御史巡撫甯夏

總爲人持重有方略既重鎮不上首功一意練步騎廣儲蓄繕治關隘亭障寇爲遠徙俘歸者五百人上疏

言邊將如有常祿無給田之制自武定侯郭勛奏以軍餘開墾田園給將領委奸軍爲莊頭害殊大宜給還軍民任耕種便帝從其請居數年引疾歸

是歲劉天和召還以甯夏巡撫楊守禮爲右都督御史代理三邊總制

守禮巡撫甯夏

寇犯固原爲總督劉天和所敗欲自甯夏去守禮與總兵任傑等邀敗之會天和召彙進守禮右都御史總督軍務代之錄前功進兵部尙書總兵官李義楊信連却吉囊三賜賂書銀幣尋上疏乞休帝惡其避難降俸二級

寅二十一年秋九月北地賊趙老大人遮掠清水縣境知縣姜潮埔斬之

卯二十二年詹榮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時魯迷貢使留甘州者九十餘人總兵官楊信驅以禦寇死者十之一榮言彼

以好來而用之鋒鏑失遠人心且示中國弱詔奪信官棹死者送之歸番人感悅

秋西番管晒部酋卻星吉出掠西甯守備許世爵追擊之番賊敗遁

冬十一月西甯守備許世爵撲殺番酋

甲辰二十三年夏五月青海寇犯西甯南川守備薛卿禦於王狗爾隸

北敵由西海歸套

冬十月諳達入寇

明史世宗本紀作小王子覆颺傳作俺答

丙午二十五年夏四月以兵部侍郎曾銑總督三邊軍務

是秋七月俺答以十萬騎西入延安慶陽銑率兵數千駐

塞門而遣前參將李珍據巢於馬梁山後敵始退

案銑有磨略長於用兵歲除夜倅命諸將出時塞上無警諸將方置酒不欲行賄銑卒求緩於銑妾銑斬銑卒以徇諸將不得已夤夜被甲行果遇寇擊敗之翌日入賀畢前請故

銑笑曰見烏鵲非時噪故知之耳皆大服

慕壽祺曰賊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深山大川勢顯在敵而不在我曾銑後倡復套議甚壯然權臣當軸而敵勢方強雖頗牧烏能爲力哉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銑其不免矣

鎮羌參將葉勛等敗寇於山丹

秋九月套虜俺答

一作諳達犯甯夏

敵以十萬騎西入保方掠慶陽環縣而東

巡撫甘肅楊博募民墾田鑿龍首渠

博大興屯田募民開墾又以暇修築蘭州榆樹泉及甘州平川境外大蘆泉諸處墩臺鑿龍首

渠

虜至鎮原東北石泉堡等處殺掠人畜

丁未二十六年三邊總督曾銑建言復套夏四月俺答求貢拒之

銑素嘉功名會寇居河套久爲中國

患上言賊據河套侵邊鄙今將百年出套則寇宜大三關以震畿服入套則寇延甯甘固以擾關中深山大川勢固在彼而不在我臣枕戈汗馬切齒痛心竊嘗計之秋高馬肥弓勁矢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則彼勝冬深水枯馬無宿草春寒陰雨壞無燥土彼勢漸弱我乘其弊則中國勝臣請以銳卒六萬益以山東槍手二千每歲春夏交搆五十日餉水陸並進直搗其巢材官驍騎礮火雷擊如是三舉則寇自不能支此一勞永逸之策也遂條八議以進帝壯其言命諮議邊臣議之爲難而萬達尤以橫挑強寇爲非計帝方嚮銑議上

不省

案黃河自蘭州順流而下至中衛流出青銅峽爲甯朔縣地唐漢各渠口比列焉又北經甯夏縣界又東北入平羅縣界過平羅卽爲河套之地套中蒙古爲今之鄂爾多斯部以部爲伊昭盟盟界卽屬部界位於綏遠四部及西北部河套之中黃河繞其東西北三面各旗在盟內之位置東南爲左翼前旗俗稱烏審旗北爲左翼後旗俗稱達拉特旗西爲左翼中旗俗稱郡王旗右翼中旗俗稱鄂托克旗西南爲右翼前旗俗稱準噶爾旗右翼前末旗俗稱扎薩克旗西北爲右翼後旗俗稱杭錦旗餘見副編第二卷蒙古部落後清高宗曰敵騎近居河套皆畜牧之司出入自如久爲邊患曾銑首議復套自屬籌邊要著其所條列亦具中機宜銑膺寄疆場意在秣馬厲兵以恢復輿圖自任迫朝局中更遂以銑爲啓讐貪功沈寃西市明季君若臣苟且畏難之習終於不可挽回國勢何克出振乎

甘肅巡撫楊博重開甘州舊木龍壩爲龍首渠

木龍壩在張掖縣西南五十里卽對果城土沃人繁黑河水利實足資利

源因地近磁窰板峇等口黑番黃番逼處附近民苦劫掠田畝漸荒而水利亦廢楊博巡撫甘肅下車後詢知其故遂墾田募兵重興水利以張欽堡爲龍首堡渠遂因此得名旣

而人漸繁衍復以劉果城展築爲上龍首堡謂舊堡爲下龍首堡

案甘州府志磁窰堡在張掖縣東北二十里西洞磁窰之南有山曰大磁窰口小磁窰口板峇口在龍首堡南近馬蹄寺爲黑番七族駐牧之地西陲今略龍首堡東南去花砦堡四十里卽上龍首堡也花砦者昔之屯兵處也洪水居中有中堅之勢堡與黑城分爲兩翼

三邊總督張珩令鎮原縣修堡寨

爲防禦套虜也知縣雙樹聲奉令後查境內有二十七堡皆修焉

案鎮原即古原州及鎮戎軍地西北重鎮歷代用兵其堡寨遺址猶存茲記其名稱里數金城堡西三十里陳越堡北二十里郭家堡西四十里王峴堡西五十里楊家堡西七十里白馬堡北五十里王祿堡北六十里柳家堡北一百二十里鄭家堡東四十里劉家堡南五十里高家堡東八十里馬家堡東北九十里附翼堡東南八十里高祿堡東南七十里張道堡東北一百里石窟堡東九十里陳家堡東南七十里張家堡南二十里安家堡西二十五里蘇家堡西三十里關王堡南二十里大王家堡西六十里關門堡南六十里李家堡西南三十里劉院堡東七十里朱家堡東二十里龐家堡東三十里共二十七堡

慕壽祺曰自金張中彥鑿六盤水洛之徑平涼遂爲通衢鎮原遂爲山僻小縣矣然鎮原疆域東暨慶陽之甯州一百四十里西暨固原六十里南暨平涼六十里北暨慶陽之環縣一百二十里東南蓋暨涇州西北蓋暨固原前代所修之二十七堡尙堪禦虜也明嘉靖時套虜猖獗偷山環縣至鎮原西鄉則去固原不遠矣然則各堡之修其可須臾緩耶

勅巡按御史兼理河西學政

楊博奏甘鎮去陝西四千餘里提學官不能遍歷弘治間提學副使楊一清始會一至嘉靖二十四年副使楊守謙

方至涼州中止請照遼東事例專勅巡按御史理河西學政事宜其陝西提學副使不必

請

冬十二月辛酉逮甘肅總兵官仇鸞

鸞威甯侯鉞孫世侯怙寵三邊總督曾鉞劾之
巡撫楊博亦發其貪罔事十事詔逮治至京爲

嚴嵩所庇二十七年三月出鸞於獄愈
寵任後事竟卒瘞屍爵除傳首九邊

山丹衛儒學訓導石韞璧卒巡撫飭驛歸其喪

以其素有孝行也韞璧先世本浙東
鄞人曾祖官茂從軍和戎因家焉和

戎今之古浪縣也韞璧六歲而孤鞠於母張氏生而穎秀少長卽知向學後更負笈遊滄
中擇師事之得授尙書越數載還涼補博士弟子員益勵學事母至孝遭庶母喪於西山
下園內停柩三載孤身廬守猛虎時夜入未嘗遇害以爲孝感所致性剛毅有氣概至恤
窮拯患諸事無不爲之尤善剖折是非鄉人推服以嘉靖癸卯貢禮部始授前職至山丹
以作人勸俗爲念立程限嚴考課始終不倦生徒初憚其條教之密旣而人人樂從其化
屢爲當道所稱至是卒於官山丹至古浪僅數百里巡撫楊博重其無忝乃職且素聞其
孝行助白金給驛
遞夫馬界喪以歸

案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冬十二月明太子取婺州改爲甯越府命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
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
聞始絃誦之聲洪武二年命大將軍徐達平定關隴十八年以蕭岐爲平涼訓導二十五
年秋七月帝召苛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恂問民間疾苦於是學校之官衛亦
有之

墓壽祺曰石韞璧一教職耳其卒也胡以書在當時甘肅巡撫又胡爲乎給驛遞夫馬昇喪以歸也耶善嘗於其家庭之間未從政之時而知其事母與其庶母生靈其孝死葬以禮此人所難能者也且古浪地處山隅人多尙武自韞璧奮然而起博覽墳典見先哲格言慨慕而力行之爲文能發揮所見無蹈陳言鄉之人皆推服戶外受業者恆滿偷天假之年其建樹必大有可觀者孰知其以聞曹終也而古浪文學究自此始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也哉

甘肅巡撫楊博大興屯利

明自中葉後能留意邊防者善鮮楊博爲兵部郎中時隨大學士翟鑾巡九邊所過山川形勢土俗美惡士卒多寡強弱

皆疏記之善留心經濟久矣及巡撫甘肅屯田浚渠直舉而措之耳以祀名宦也宜哉

戎 申二十七年逮三邊總制曾銑以王以旂代之

以旂在鎮六年安靜不擾邊番翕服加太保卒於固原諡襄敏

募壽祺曰王以旂黨於嚴嵩反覆小人也曾銑倡議復套大學士夏言贊成之以旂遂極力主持後見帝意中變則又盡反前說殺機於是乎起焉夫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銑欲不死其可得乎

三邊總制王以旂築蘭州邊垣

套虜犯山丹游擊蔡勳馬宗援擊敗之

套虜自西海還掠永昌鎮羌甘肅總兵王繼祖禦却之已復來犯並及山丹勳等三戰三

捷

二十八年春二月乙卯固原總兵官周尙文敗俺答於曹家莊

庚戌二十九年秋套虜盤據艾苦灘將舉入寇總兵官趙應率兵迎戰破之

西甯番爾加定部攻掠碾伯守備唐勇擊之番敗走追搆其巢敗績

辛亥三十年春三月西番管晒部攻掠西甯紅崖堡百戶劉清總旗孫瑞先死之

碾伯操守賀有年追擊叛番戰歿

夏六月操守彭汝爲追擊爾嘉定諸部叛番死之

千戶錢世英與紅帽兒賊戰死之

案紅帽番族也善箭舊居西域或云卽安定王部落明正德中爲海夷殘破走沙州後徙西寧塞外今西甯府城東北九十五里有安定族卽昔之紅帽兒族相連珍珠族住居威遠堡東共一百四十三戶今改互助縣屬青海省民十九年置

壬子三十一年守備鄭曉攻賊於西甯燕麥川

燕麥川在西甯縣威遠堡之西北

案西甯燕麥川有二一在西甯縣西北百一十里一在大通縣境其實一地也蓋西甯至大通九十里川本相通中隔一邊牆耳先是西甯地寒止產燕麥故名燕麥者關東人呼爲鈴鐘麥以其形似也今則西甯所屬氣候轉移五穀成熟有用燕麥飼馬者矣

秋九月壬辰俺答犯甯夏

狄道縣典史楊繼盛開採臨洮府煤礦

繼盛諫開馬市由兵部員外郎貶狄道典史履任後時時注意民生以然料缺乏徧視境

內有煤焉告繼盛往勸屬實諸生張汝言又先以煤利白府縣乃偕指揮使李子節前往開採民到於今受其賜

案楊繼盛開煤山記臨洮南八十里鎖林峽有煤山二區焉一在峽之西一在地竺寺前先是開者數爲番民所阻有司至不能制予以諫開馬市謫官狄道尋欲開之而不敢專也會庠生張子汝言白於府縣允之委省相陳言往贊其事乃番民阻之又如昔子遂偕指揮使李子節門人李繼芳陳詢宋誥親往治之至則先懼之以威次惠之以賞由是煤利以開番民遂服予不喜煤利之開而喜番民之服也遂記之嗣以煤不暢旺兼之運道維艱後漸停頓民國初狄道人於椒山所開煤洞之上另採新山集股開鑿所產煤未較勝於前創辦者誇耀於人曰安見今人不勝古人耶好事者往遊其地見石崖間隱隱有石刻集工葺木縛爲層架使高與摩誣等好事者登而濼之斑駁既去字痕可摸而認固

王韶開三大字也題尾別書宋元豐四年然後知今人所欲爲者古人已先我而爲之矣

又考蘭州府志椒山尉狄道時門生五十人姓名具存兌換黎民地券中今具錄之舉人李自發貢生杜臻秦楊凌奎馮大賢陳汝礪陳情田東曉劉從義魏大振袁鯤田邵耕劉緝紳張儒茂楊啓元王綸陳恂李維芳余濟川苟文選張燧張問仁李梁季廷瑞郭永吉張文耀文來鳳陳怡楊廣棟諸生王朝相趙璧宋詒莊宗禹郭啓蔣汝廉馬遷李大學王楠孫學詩趙任聞善言劉大莊李尙忠李永璧

軍宗敬李應箕李維芬李東許尙賢雍不敏劉完

墓壽祺曰繼盛在狄道以邊地見聞較陋捐俸建超然書院聚生徒日講學於其中覲所乘馬及妻簪珥又置學田二千畝爲諸生膏火資他如引洮永開煤山祛浮糧教織褐期年之間善政如此其多而可紀也彼身居要津碌碌無所表見者反典史之不如矣

丑癸 三十二年西甯番加和尙爾加定聚管晒諸部攻掠堡寨兵備副使范瑟率

兵討破之

是年改西甯守備爲參將

案前明有分守分巡西甯道二員今查閱明敕分守西甯道駐劄涼州所轄地方廣闊分巡西甯道駐劄甘州管理甘肅等處六倉糧儲及莊浪一帶水利並提督陝西行都司官庫錢糧及所屬衛所屯種自弘治初始專設撫治西甯兵備道駐大城中

以右副都御史賈應春進兵部右侍郎總督三邊軍務

俺答諸部歲擾邊應春言諸邊開闢不通每寇入莫

測其向我則無所不備兵分勢孤往往失事夫寇將內犯必聚衆治器臘肉飼馬傳箭祭旗其形先露而民被掠者聞亦臨邊傳報頗有左驗使邊臣厚以官賞令密偵候視漫然散守者功相十倍乃定賞格以請帝從之

慕壽祺曰史稱賈應春在鎮數載築邊垣萬一千八百餘丈以花馬池開田二萬頃給軍屯墾邊人賴之斯言也毋乃太鋪張乎予嘗往來花馬池見夫平沙漠漠亂草蓬蓬可耕之田寥寥無幾焉有二萬頃之閒田耶至明代邊牆楊一清始築之繼起者亦自有人又豈應春一手一足之力哉

套虜由橫城犯靈州都指揮韓選戰沒

選從甯夏總兵姜應熊擊賊奮勇堵截自卯至酉力竭而死爲賊碎尸靈州卒賴以不失

案橫城在靈州東北七十里北至邊牆關門一里城周二里舊設兵戍守堡西二里卽渡黃河處堡在河東岸卽紅城子也出關門三十里有夷漢市場

慕壽祺曰套虜由花馬池進口直趨橫城謀入甯夏其勢未可遏也幸橫城有黃河以爲天險虜志不得逞則折而走靈州又賴韓選以死相持非然者靈州若失則環縣慶陽平涼固原處處風鶴草木皆兵矣故甯夏最當敵衝爲鎮巡者較諸邊獨難

是年夏俺答犯甘肅守將禦之

秋俺答復大舉入寇下渾源蓋邱成昌急攻插箭浮圖等峪固原游擊陳鳳甯夏游擊朱玉率兵赴援大戰却

之敵分兵東犯蔚西掠代繁時已駐膠延二十日延慶諸城屠掠幾徧乃移營中部以颯涇原會久雨乃去

設參政一員駐慶陽專管修築城堡事

慶陽與延安二府逼近河套為秦晉門戶成化年間余子俊開設城堡三十六處並設修

築城堡官員後因修築事竣裁革近年沙磧水決鮮有完壁至是都御史張珩援例題復前項修築城堡官員設參政一員於慶陽駐劄參議一員於綏德駐劄專一修築兩府四

衛城堡一時邊堡多著成績

嘉靖三十六年隨將慶陽新設參政等官裁革原管修築事務責成守巡河西道榆林靖邊道帶管夫事有專責患宜預防政府惜小費而計較錙銖逮其後城皆及肩之牆墩僅盈尺之土萬萬不能防禦一旦強虜窺邊所費愈多敵勢愈大防亦不易非計之善也善籌邊者雖多費正是省費胡文忠曰不惜費不憚勞盡力而為之耳有味乎其

哉言

甲寅三十三年春正月銀定歹成犯鎮番總兵官達雲擊敗之

三月套虜犯甯夏總兵官姜應熊擊破之

套寇數萬人屯甯夏山後先遣騎五百餘入掠應熊守紅井以綴敵而密遣精兵薄

其營斬首百四十餘級進總制賈應春右都御史

夏四月虜別部犯永昌西甯爲守將所破

番人入鎮羌總兵官王繼祖擊敗之

秋青海夷犯西甯參將金鑑禦於西甯沙棠川敗之

明年海夷犯西甯南川大掠五日而還後復犯南川西川

周欽羅松
屢擊止之

案沙棠川河在今西甯縣東北源從威遠堡西北燕麥川流出一從威遠堡東之東溝流出至威遠堡南五里之梵家寨會合至沙棠川口韻家莊入湟水韻家口與羅家灣相對

冬套虜犯環慶莊浪

寇五千騎犯環慶爲都督袁正所破掠莊浪守將邀斬百二十人再予總制賈應春一子官

套套虜由環慶掠莊浪此隴東莊浪縣非與平番縣同城之莊浪也莊浪在宋爲屯邊砦屬德順軍元初置莊浪路大德八年改爲州明降爲縣屬靜甯州前清設隆德縣丞以莊

浪縣改併
今仍爲縣

乙卯三十四年冬閏十一月參將張廷輔擊叛番於沙棠川敗之

十二月壬寅甘肅與陝西山西同時地大震

聲如雷雞犬鳴吠陝西渭南華州朝邑三原及山西清州諸處尤甚或地裂泉

湧中有魚物或城郭廬舍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河渭溢華岳終南山鳴官吏軍民死者八十三萬有奇致仕南兵部尙書韓邦奇南光祿馬理祭酒王維楨渭南郎中薛祖學等同日死其後疊次地震有力之家多裂板屋以防禍又萬歷二十七年八月陝西狄道毛家坡山長二百餘丈崩裂一半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涌出大小山五座約高二十餘丈未崩之先山下火光四出其內有聲如雷清光緒八年階州地大震山崩城壞人民壓斃甚夥白水江爲之不流其他各縣幸皆無恙

丙辰三十五年春二月清水弓門鎮人祁化以妖術惑衆作亂署知縣龐禮誅化

等爲首者十餘人餘黨潛散

以陝西參政胡松分守平涼

松條奏嚴保甲均賦稅置常平簡伉健數事

春三月會試甘肅中進士二名

曰鄒應龍蘭州人曰張問仁西甯人而應龍以劾嚴嵩著

案鄒應龍字雲卿蘭州人

史作長安人誤

嘉靖三十五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嚴高

擅政久廷臣攻之者輒得禍相戒莫敢言應龍知帝眷已潛移其子世蕃益貪縱可攻而去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詔獄擢應龍通政司參議隆慶

蘭州東門號城
書山後俗傳
椒州懸於小樓
應龍自私塾歸
見椒山雙神閃
勳乃撰而言曰
先生取日資在
小子此齊車野
人語也
黃諫郝璧俱蘭
州人有著作行
世
明史地理志淳
化縣錄陝西西
安府
明清兩朝進士
或以文傳或留
政績此篇不著
一宇獨於張彥
識記之類詳盡
有明二百七十
餘年西甯進士
張問仁一人而
已

初以副都御史總理江西江南鹽屯遷工部右侍郎後削籍卒於家十六年

陝西巡撫王璇言應龍沒後遺田不及數畝遺址不過數楹卹典未被朝野

所恨帝命復應龍官予祭葬按應龍世爲皋蘭人其號蘭谷猶黃諫之號蘭

坡郝璧之號蘭石義取皋蘭述其所自產也墓槩葬西安府淳化縣豈其本

義哉凡稱別籍者皆誤蘭州府志引明史改長安人爲蘭州人且言諸志俱

屬蘭州當非誤入

案西甯府志云張問仁字以元

今青海省城人

由嘉靖丙辰進士出宰陽城興學校

杜分爭謹身率先而民從化一邑稱廉平擢工部主事受簡書樞江淮期滿

有羨萬五千金不入私囊督員外郎問仁本家學而性穎悟爲人勤力有方

略甘澹泊復察廉擢山東東兗僉事再晉直隸昌平兵備參議旋歸里年七

嚴畫分宜相
嵩之蝦蛤子見
平涼趙時春作
王與齡行狀

楊椒山流血菜
市並未傳首遠
應州東城樓
懸柱首級之說
不知如何發生
誤會

十三卒著有閔子河右諸集入祀鄉賢

慕壽祺曰鄒應龍才氣無雙其劾嚴嵩父子也因避兩內侍家知嵩眷遇已
衰遂抗疏極論其父子不法世宗遂罷嵩下其子世蕃詔獄可慰楊椒山在
天之靈矣先是椒山由狄道州典史內用兵部員外郎上疏劾嚴嵩下詔獄
嘉靖三十四年冬十月椒山爲嵩所殺次年三月應龍舉進士後六年以劾
嵩故擢通政司參議蘭州人所傳椒山死後應龍甫成童有先生瞑目責在
小子語此真道聽而塗說也奚足信哉

夏四月戊戌銀定歹成犯涼州副總兵柴國柱擊走之

冬俺答掠陝西環慶諸處守將孫朝袁正等却之

時趙全邱富周原喬源等在敵
招集亡命居豐州築城自衛構

官殿壘水田號曰板升板升華言屋也趙全教敵益習攻戰事俺答愛之甚
每入寇必置酒全所問計是年夏敵犯宣府冬掠大同及環慶孫朝等却之

慕壽祺曰漢奸如趙全之輩甘肅正非一人矣人第知寇盜之禍甘肅而不知實甘人之禍甘肅也使政府用人不遺因能授職則黃巢必不叛私鹽禁若水必不量江面轉延徽必不爲阿保機用黃師宓必不爲儂智高謀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張元吳吳必不使西夏抗中國中行說翁侯趙信必不爲匈奴用趙全邱富周原喬源必不爲俺答用也然則知識階級之人顧可忽乎哉

都御史傅鳳翔奏置礮伯欽依操守

丁三十六年夏六月礮伯操守彭汝爲追擊爾加定諸部叛番戰敗死之

西番連歲

寇掠西甯礮伯等處諸守將出禦屢有殺傷而寇掠如故是年八月管曬部掠紅崖溝十月出掠水磨溝復掠鍾家莊明年五月出掠白石溝七月紅帽兒番入掠崔壘寺十月管曬部入掠楊官溝十二月入掠駱木溝是後刺曬部掠上官兒溝復掠于寨尋又掠顏只溝而革曬占曬叛番從南山掠馬哈刺溝出沒無常爲閩閩害

海夷犯西甯南川

大掠五日而還

六月設加和尙爾加定族又掠西甯潘其營操守指揮彭汝爲戰死

先是嘉靖二十二年

爾加定聚諸族攻掠堡寨西甯兵備副使范瑟破其衆三十四年閏十一月入掠參將張廷輔敗之於沙棠川至是又掠潘其營官兵不能一大創

秋俺答圍甘州

俺答繼韃部長小王子叔父也時強盛用中國叛人趙全邱富計益習兵東至京東西至甘肅等處

八月西番爾加定族出掠西甯紅崖溝多十月掠水磨溝復掠鍾家莊

戊午三十七年夏五月西番出掠西甯白石溝

秋七月紅帽兒番掠瞿曇寺

先是洪武初西甯番僧三刺爲書招降罕東諸部又建佛刹於碾白南川以居其衆十六年來朝貢馬請敕護持賜

寺額帝徒所請賜額曰瞿曇寺立西甯僧綱司以三刺爲都綱司又立河州番漢二僧綱司並以番僧爲之紀以符契自是其徒爭建寺帝輒賜以嘉名且賜敕護持番僧來者日衆永樂時諸衛僧戒行精對者多授刺麻禪師灌頂國師之號有加至大國師西佛天子者悉給以印誥許之世襲佛寺遍西陲矣而瞿曇寺建築爲最早其規模甚宏壯番僧聚會區也至是爲叛番所掠

夏六月辛酉甘肅地震

紅崖清水諸堡壓死軍民八百四十餘人圮邊墩八百七十里裂東關地南山崩

秋八月己未濟農圍甘州

濟農由大通而西犯永昌涼州進圍甘州十四日始退

案蒙古原流也先篡殺濟農時脫脫不花昆仲與也先不相能脫脫不花卽岱總汗也先殺岱總汗及濟農則濟農位次於汗又烏珠穆沁部之右翼旗爲扎薩克和碩車臣游牧

地翁衰拉爾少子多爾濟號車臣濟長清以前蒙古各部酋長多以濟農稱乃譯音其意頗似今之郡王並非其名其稱汗者即今各部之盟長也

冬十月督哱叛番入掠西甯楊官溝

十二月督哱叛番入掠弩木只溝西甯操守指揮嚴威擊走之

叛番復掠西甯水磨溝

己未二十八年春正月刺哱部番出掠西甯土官溝操守楊直擊走之

參將張世俊擊叛番於乾溝敗之

是歲陳應祥籍平固民田爲牧地

民之生機於此絕矣

案明初設行太僕寺於甘州而陝西甘肅各轄六監二十四苑皆以茶易番戎之馬亦用以爲邊也內地則民牧以給京師之用外地則官牧以給邊方之用逮其後則論丁養馬民旣爲身而差復爲馬而役其害比宋爲甚蓋人民爲公家養馬之令生必報數死必責償一馬之斃木償而後馬又斃前歲之生未俸而後歲又生生者歲增而供給愈難死者日繼而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今又割民地而爲牧場民又何以爲生乎噫

民旣供芻糧以復
給公家之用亦
爲之養擾民亦
其矣而地則
死在也至奪民
地爲牧場民之
生機斷絕矣

慕壽祺曰陳應祥嘉定人爲平涼通判舉籍平固以北皆爲牧地民村落室廬皆度爲牧代之養馬償駒送號二稅按制先定州縣田稅後以隙地爲牧本自相間安得齊一應詳務虛名而民重被病牧旣少獲馬種日削資民市馬吏緣爲奸民不堪命矣世之君子其思有以善後哉

二月刺哱部落復掠西甯黑松峽于家寨

秋九月海夷犯西甯南川莊浪參將周欽合禦之

案南川水在西甯縣西南一名首惠溝源出關門東北流逕城西入湟水西甯府志那孩川在縣治南五里捏爾朵峽西流注牛心川其實一川也今謂之南川按水經注云牛心川水出其南遠山中東北流逕牛心堆東又北逕西平亭西東北入湟水又逕西平城北則南川爲牛心川無疑矣

冬十月海夷又犯西寧西川參將張世俊令指揮羅沙擊敗之

囉嘶寇掠清水縣典史喬學中流矢死

庚申三十九年春二月庚子河套部敵犯甘州之紅崖青湖官軍禦却之

套虜盤據甯夏芟蕪總兵官趙應擊走之

辛酉四十年春北虜自河西踏冰入寇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戰死冬又掠陝西甯夏塞已復分兵

而

三月西甯叛番掠顏只溝操守嚴盛擊破之

西甯革暉占晒叛番出掠馬哈刺溝革暉族一曰哈晒占晒族一曰章晒於洪武十三年招撫居西甯塞外叛服靡定

案馬哈刺溝在今西甯碾伯縣西三十里源出南雪山逕氈帽山東或曰馬哈刺山因名氈帽山與南雪山相連土人以形似名

參將崔騏禦海夷於擺羊戎山擊走之擺羊戎山在故碾伯縣南一百二十里

案巴燕戎川在碾伯縣南一百二十里又有羊戎山其道里與上同舊設巴燕戎驛屬碾伯其地初爲番民所居無城乾隆時西甯道僉事楊應琚以巴戎距碾伯遠番民輸糧結訟於跋涉請築城設官乾隆十一年始設擺羊戎通判三十四年改爲巴燕戎格通判民國初改巴戎縣今又改化隆屬青海省

套虜寇甯夏總兵趙應擊破於省崑口明年總兵官吳鼎破虜於白樹泉又破

於鹽池撤卜掌嶺後復犯境鼎率兵深入戰於河東斬首數十級又破於離灘虜遁去

冬十一月庚戌吉能犯甯夏進逼固原

吉能者濟農之異譯誤以官名爲人名也

壬子四十四年春正月北虜入蘭州大肆劫掠

冬十一月辛丑吉能犯甯夏副總兵王勳戰死

巡撫甯夏毛鵬

直隸棗強人丁未進士

重修中衛蜘蛛渠報完易名美利

中衛舊有蜘蛛渠綿亘百餘里元初董文

爲西夏中興等路行省卽倡議開濬邗臺人郭守敬更立插堰民甚賴之未幾河流背北趨南水莫能入渠口高淤衛人登額相泣曰有渠而不得灌溉之利與無渠同也屢嘗告請改濬前巡撫咸桐民隱集議區畫俱以工役重大惜費中止但今因仍挑濬無繫緩急衛人登額又相泣曰徒濬而不爲改易之舉與不濬同也是年夏鵬奉簡命撫甯夏籌決通明應變如響法重大禮政先急務衛人以前事告請鵬愕然曰民賴稼穡以生而水利者稼穡之源也水利弗通民何以生夫因勢而導治水之法也所欲與衆體民之情也是誠在我卽行兵糧道臬僉謝莆移檄改濬委參將傅良材防衛綜理屯田都指揮張麟圖職提調甯夏前衛指揮王範職管工本衛指揮何天衢馮世勳職贊襄命丁夫三千人以赴工申令寇吉尅斯會集省試有方勸懲有法趨事者有愷聲無怨色也甫月餘而渠成渠口作於舊口之西六里許肇工於壬戌歲九月七日竣事於十月十有六日渠闊六丈深二丈延袤七里復入故渠口設閉水關二道六空傍鑿補水關一道五空報完毛鵬忻然喜曰吾民其永賴以生矣遂易名曰美利善取乾始美利之義

套虜謀聚入寇甯夏總兵官吳鼎擊破之鼎提兵至省鬼口外白樹泉破之又破於撤卜掌嶺斬首一百四十三

癸亥四十二年冬十二月丁未打來孫犯環慶

甲子四十二年套虜復謀入寇吳鼎出套勦之鼎提兵入套殺賊於河東夾道斬首三十八明年又破於鹼灘虜遂遁去

以右僉都御史王崇古巡撫甯夏崇古喜談兵具知諸邊扼要身歷行陣修戰守納降附數出兵搗巢寇屢殘他鎮甯夏獨完隆慶初加右

副都御史吉囊子吉能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別部寘免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湟番族環四鎮皆寇總督陳其學無威略總兵官郭江黃演等皆敗死陝西巡撫戴才亦坐免其冬進崇古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延甯甘肅軍務崇古奏給四鎮旗牌撫臣得用軍法督戰又指畫地圖分授諸大將趙奇雷龍等數有功着力免行牧河東龍潛出興武襲破其營斬獲多加崇古右都御史吉能犯邊爲防秋兵所遏移營白城子龍等出花馬池及城關與戰大敗之

乙丑四十四年夏四月壬午俺答犯肅州總兵官劉承業禦却之

秋七月甯夏副使齊之鸞修花馬池東長城關先是套虜入寇三邊總制王瓊破走之乃登長城重目瓮壤歎曰城去營

遠賊至不卽知夷之所至信鸞飛掣設險守國重門禦暴不如是也吾欲沿營壘暫聯內外輔車犄角之勢乃疏論之以之鸞與僉事張大用領其事庚寅秋就緒及冬虜入果不

能越因復疏請自紅山堡之黑水溝至定邊之南山口皆大為深溝高壘峻華夷出入之防塹深廣皆二丈堤壘高一丈廣二丈沙土易圯處則為牆高者二丈餘有差而塹制視以深淺焉關南清水與武安邊以營堡名在花馬池營東者為總要則題曰長城關

是歲甘肅總兵官移駐高臺防禦

隆慶四年
回駐甘州

丙寅四十五年秋八月新疆傳警分守隴右道按察使朱燮元督蘭靖參將張世

成楊麟提兵躬禦却之

時燮元兼攝臨鞏道聞警星夜馳至洪水督蘭靖參將張世成楊麟往禦之敵聞有備夜遁去

秋九月川賊犯舊洮州兵備右參政畢自嚴督同副將李國柱提兵躬禦之

賊

兩川中隔番帳傳探不能遠又烽火失傳以夜半猝至故成卒近番頗罹其害自嚴聞警馳至而副總兵李國柱率洮州兵亦至相持數日我軍以大將軍礮擊之賊死噉下者甚

多惟斬獲四級賊始遁去

冬十月丁卯俺答犯固原總兵官郭江敗之

案史世宗名厚煉與獻王子武宗從弟以外藩入承大統在位四十五年改元一曰嘉靖即位後言任嚴嵩不理朝事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帝崩子裕王載屋立是為穆宗以明

以大將軍礮擊賊比斬獲更快

年爲隆慶元年

穆宗丁隆慶元年冬十月丙戌寧夏總兵官雷龍出塞邀擊河套部敗之

虜在河套

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甯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甯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里沿邊諸將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得衣食之原屢起盜心處於彼者得窟穴之固遂無去志雷龍謂虜勢不輯邊患不甯遂出塞邀擊河套部敗之

以石茂華巡撫甘肅

西戎氏羌時竊作難自茂華初至羌無歲無月不出茂華以甘州五壩九壩極衝要高臺赴援恆遠不及事又黑河泛漲更致阻隔特

請設守兵比照四壩於五壩九壩等堡各添防守官軍從之布置從容諸事就緒進可戰而退可守始遣將自原州率師行周道千三百里橫行吐谷渾期月之間凡三舉事大宣厥威擊酋領古阿提挈番官番兵楊管家如弄丸掌上獲首功以千數百計焚死之相枕藉者無算室廬畜產一空霜唳頓清邊氓起舞有繪爲圖詠爲歌以紀其事者

以都御史兵部侍郎王崇古總督三邊

時濟農據河套爲西陲諸部長別部竄都駐牧大小松山南擾河澗番族環四鎮皆寇乃

擢崇古總督陝西
延甯甘肅軍務

十二月套虜犯邊

賓都入寇由迭烈遜乘冰渡河率輕騎二千寇大白草原郭成驛經靖虜城西肆行劫掠指揮僉事李文端指揮張鵬李得林魏印死之

是歲復蘭州彭澤官賜諡襄毅

先是嘉靖初澤因御史交章劾乞休歸里錦衣百戶王邦奇憾澤嘗抑已上書言哈密失國由澤賂番求和所

致澤復奪官爲民家居鬱鬱以卒總制尙書唐龍言澤孝友廉直先後討平羣盜功在盟府陛下起之田開俾掌邦政澤孜孜奉國復爲讒言構罷今歿已五年所遺二妾衣食不給請覈澤往勞復官加卹以作忠臣之氣不從至是復爵易名

案明黃諫金城志彭澤撰段堅墓碑稱南陽太守容思先生段公自稱後學書文則外孫陳範也史謂澤幼學於外祖段堅者誤馮從吾關學編亦稱從堅游者有彭少保澤俱非事實又陶珽續說郭彭襄毅公初會試聞母病卽歸次科成進士而初會已擬元以無三場卷置之與史語合附識備考

戊辰二年春二月甘肅寧夏將卒出塞繫北虜敗之

時陝西延綏將卒出塞設伏擊北虜於黃沙梁捷至斬首七十級甘

肅將卒出哨備擊虜於長湖兒捷繼至斬首三十級甯夏將卒出擣擊虜於討兔兒捷又至斬首四十六級遵成算也是歲秋虜騎伺犯飭伏禦斬其酋襲撒兒大恰奪獲銀頂坐羸斬首九級仍哨邊遊擊之斬首三十五級招降卒一百五十餘人抵冬防竣事又斬虜二十九級

夏總督王崇古檄甯夏總兵唐龍破北虜於歸德口

多以龐尙鴻經理甘肅

尙鴻於本職外兼領九邊屯務疏列屯政便宜甘州者七事原疏錄於副編

是歲以鞏昌府通判郭志學監西甯倉儲

志學性剛正人不敢于私且有才請徵斂不擾出納惟明其所司軍餉令軍人自

於倉前照數兌發無毫髮牟削

慕壽祺曰書吏之蠹民與縣署科員狼狽爲奸倉儲一項弊端百出未嘗不太息痛恨於監視之無人也甘肅苦匪患久矣縣知事所在地賴軍隊守城池餉無所籌則撥倉儲以果腹而司出納者又或據以難糧當道諸公豈一無所聞耶

己三年春西番思我思哥部出掠西甯西甯兵備副使侯東萊督參將陳愷掩

擊之

獲其二酋番衆歸巢

三月甯夏把總哮拜出邊邀擊套虜於大青山敗之

大青山在賀蘭山後

夏四月己丑甯夏總兵官雷龍出塞襲河套部敗之

龍選精騎三千出塞

秋七月套虜寇打刺赤

賓都由塔兒灣渡河寇打刺赤遊擊哈欽迎擊中流矢死

案明史成化間殘元部落滿四叛據石城陳价任壽吳琮王銳會討之官軍敗土達於靜甯州大路搶掠復命項忠劉祥馬文昇等會勦乃分兵六路屯酸棗溝屯木頭溝屯打刺赤屯中路屯紅城子屯羊房堡以絕其出入打刺赤見於正史始此查打刺赤在靜遠縣之北清同治十三年增設打拉池縣丞即古之打刺赤也隸靖遠縣靖遠在明爲靖虜衛

套虜寇靖虜莊浪涼州郡兵擊走之

是年春總督王崇古督延甯邊工期底績虜酋謀窺工勒四鎮兵分三路勦之月三獻捷上首

酋三百六十級秋七月虜潛入把都河懷遠高家堡孤山神木西浮河窺靖虜莊浪涼州凡十入與大兵值斬首虜五十一級酋長爲大舉白城子奮擊之斬首一百七十六級

西甯番部思俄思哥狡掠行旅兵備侯東萊征服之

先是隆慶元年東萊兵備西甯修邊隘恤士卒至是思俄

思哥番部狡掠行旅東萊督參將陳愷擊之獲其首惡於是十二族落相率來服

辛未 五年春三月詔封俺答爲順義王其子賓免授指揮同知居松山直隸州之

北 名所居城曰歸化已而套部濟農亦如約請命由是西塞諸部歲來貢市自宣大至甘肅邊陲晏然不用兵革者二十餘載

案元順帝二十七年明太祖起兵盡逐蒙人於塞外順帝竄回上都而殂子愛猶識理達臘立依丞相王保保於和林約在規庫倫之西南復稱蒙古帝國由順帝五傳始去帝號

而稱汗去國號而稱韃靼愛猶識理達臘立不久傳位於長子脫古思鐵木兒洪武二十一年明兵討之脫古思及其子天保奴同爲其臣也速迭兒所弑由是元室嫡系不振部族各自爲政自脫思五傳至坤鐵木兒皆被臣下弑殺疏族鬼力赤篡之部下不服爲酋長阿魯台所殺迎元裔木雅失里立之永樂間與明兵戰大敗於幹難河初明帝封元室強臣猛可鐵木兒後裔瓦剌馬哈木爲順甯王該部據內蒙之地爲額魯特種族但仍不時入寇至是乘本雅失里之衰弑之元裔政權中絕阿魯台無所依而降明馬哈木死子脫歡嗣位欲自立爲可汗乃襲殺阿魯台各部仍不附己乃迎元裔脫脫不花立之以阿魯台舊部屬之脫歡自立爲丞相總攬政權併有各部政出相府脫歡死子也先復爲太師勢益桀驁正統十四年大舉寇明潰明兵於土木堡即平綏路一軍站時太監王振擅權將士解體帝在軍中被蒙兵挾去後用賂贖回景泰二年也先弑脫脫不花自立爲大可汗五剌部攻之元裔酋長立脫脫不花子麻兒可兒爲小王子由是元裔皆稱小王子正德十三年小王子阿柱死兒子卜赤嗣位而阿柱有子三人次曰俺答游牧於大青山之陽部衆頗強因未得汗位乃降明受封爲順義王賜其所居城名歸化城卽現在之綏遠舊城名歸綏市

壬申六年西寧參將張文魁帥奇兵掩擊却爾加部叛番斬其豪酋

朱笈復任寧夏巡撫

先是隆慶元年笈巡撫甯夏再官此地以屯政久弛戶口流亡者摘丁頂補所耕田或爲河崩沙壓則派攤浮糧積累日深民不堪

命笈洞悉其情抗疏極言竟得豁免

西寧番部却爾加歸降

參將蕭文奎之力也文奎以參將守分守西甯負材略敢任事馭下有恩威甫澄任即與副使黃汝漢繕治城革輒腹土無罅

不堅其諸塞垣次第增創番部却爾加衆不滿萬而暴悍特甚居民

苦之文奎率奇兵擣其巢斬其大豪十餘人餘遁海上後復歸降

案史穆宗名載登世宗子在位六年改元一曰隆慶隆慶

六年春閏三月帝有疾五月帝崩子翊鈞立是爲神宗

又案明代尊崇道教仁宗賜劉淵然爲長春真人命沈道甯爲至道高士頗

崇道流然三丰道甯淵然淡泊自甘不失戒行

明外史

非如成化嘉靖間之邪

妄雜進恩寵濫加也嘉靖三十五上皇考妣道號並自稱靈霄上清統甯

元陽妙一飛元真君後加號九天弘教普濟生靈掌陰陽功過大道思仁紫

極仙翁一陽真人玄虛圓應開化伏魔忠孝帝君再號太上大羅天仙紫極

長生聖智昭靈統元壽應玉虛總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萬壽帝君

明外史 鳴

呼大道無名人戒自欺若世宗者噉科儀符籙之糟粕甘蹈宋徽宗之覆轍

而不悔是誠馬端臨所謂不惟清淨無爲之說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者也豈不大可哀哉

神宗癸酉萬曆元年巡撫寧夏羅鳳翔奏免邊兵入衛京師從之

京師者北京也舊制邊兵入衛京師

原備非常朔方忠義聞於前代明初中原多故甯夏標兵尤資得力近際昇平往返更換勞費多端鳳翔請停止幸沐允從

案永樂四年秋閏七月燕北京宮殿至十八年郊廟宮殿始成十九年春正月遷都北京即今之北平也地濱渤海山枕太行有似秦東西各國都城宜於古亦宜於今古今建都之地莫過於冀冀州山脈從雲中發原水則黃河環繞泰山舜左爲龍華山舜右爲虎嵩爲前案淮別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五嶺諸山爲第三重案前則三案重圍鸞鳳鼓而蛟龍走後則九河歸宿浴日月而浸乾坤朱子語類所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以此建都又何疑乎又何病乎

又案北京之爲帝都著自黃帝邑於涿鹿之阿始遐哉邈乎不可深考矣石晉以燕雲入契丹耶律德光於晉之天福二年始號爲南京耶律隆緒又於宋之祥符五年改爲燕京及女真得其地廢主亮以宋之紹興二十二年定都於燕改爲中都蒙古鐵木真於宋之嘉定八年克燕謂之燕京路忽必烈以至元元年復號爲中都四年更置城郭而徙都焉北京者實遼金元之故都東距海以爲固北界長城以爲險以之控制西南有建瓴之勢利甚溥也明成祖分藩於燕既篡大統取爲帝家滿清承之以迄於今於是帝王之宅於

茲著九百二十餘年矣地連之久雖長安洛陽未之或遠其他更何論哉

俺答收服上下沙喇衛郭爾

即今循化撒拉爾回

及斯奇巴喀嚕卜諸部

時俺答年六十八歲行兵薩哈連圖

地方將上下沙喇衛郭爾二部落阿木多喀木之阿哩薩瑪爾齊斯奇巴喀嚕卜倫布木薩爾唐薩哩克克卜之三諾延以及所屬人衆盡行收復

案薩哈連圖伯特如言黑吐蕃也今謂之黑番阿哩薩馬爾齊蓋即元百官志朵甘思招討所屬之亦思馬爾甘萬戶府明初之磨兒勛萬戶所也其地當與魚通裏塘相近在川藏之交斯奇巴蓋今蘇爾克土司喀嚕卜蓋今噶爾布族皆西甯所管番族青海之南喀木北境部落也巴者唐古忒語部落之謂圖有謨爾多地在木魯烏蘇河西爲山藏至西甯要路

甲戌二年冬許丙兔市於甘肅

丙兔亦俺答子時於烏斯藏請迎活佛建寺青海許之通市甘肅每年一次寺成賜額仰華俺答假道甘州而南會

諸僧於海上

乙亥三年夏四月番魄力陞犯階州執守備范延民

守備被執番以刃脅之令跪守備不跪多以火守備大罵番懼留之

秋西羌寇洮州

西羌札著他等犯洮州總兵孫國臣由舊洮州進勦推官劉希稷監軍大破西羌斬首二百餘級獲夷器輜重三千有奇

乾隆四十八年
海州副將李
以爲重時濟
州副將李聯
州副將李聯
州副將李聯
州副將李聯
州副將李聯
州副將李聯
州副將李聯
州副將李聯
州副將李聯

俺答建寺青海奏於朝賜名仰華

初西甯衛塔兒寺刺麻宗喀巴創黃教藏人聖之其高足弟子二曰達賴多里隆贊之裔駐前藏曰班禪

駐後藏達賴以藏王而掌教權威神大顯藏人尊爲活佛即第二世達賴琅南嘉木磔也諸部多奉其教時丙免據青海俺答子也乃以焚修爲名建寺青海及嘉峪關外爲久居計廷臣多言不可許禮官言彼已探木興工而令改建於他所勢所不能莫若因而許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關外之請况中國之禦戎惟在邊關之有備戎之順逆亦不在一寺之遠近帝許之內免既得請又近魯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懼逼乞令俺答約束其子毋擾鄰境俺答言丙免止因甘肅不許開市甯夏又道遠艱難雖有禁令不能盡制宣大總督方逢時亦言開市爲便帝以資陝西督撫督撫不敢違萬歷二年冬許丙免市於甘肅賓兔市於莊浪歲一次既而寺成賜額仰華先是亦不剌之據青海邊臣猶以外寇觀之至是以俺答故竟視若屬番諸酋亦以父受王封尙不敢大爲邊患自丙免據青海有切肅台吉者河套吉能從子俺答從孫也從之而西屢掠番人不得志邀俺答往助俺答雅欲侵瓦刺乃假迎活佛名擁衆四行疏請授丙免都督賜金印且開茶市部議不許但稍給以茶俺答既抵瓦刺戰敗而還乃移書甘肅守臣乞假道赴烏思藏守臣不能拒遂越甘肅而南會諸酋於海上番人益遭蹂躪多竄徙

丙子四年春三月分守參議劉伯燮副總兵孫國臣與帥問罪得魄力晒誅之

以大

軍月至階番入林柳路口兵不得交相持月餘計無所施帥忽遣番狀正謝罪請降歸國臣議曰師老矣姑因之執晒殺之梟其首於番界

秋九月戊戌西甯衛城修理事竣

西甯古湟中地漢建西平亭魏黃初三年倚亭築南西北三城因崖爲基池不能環唐陷吐蕃號青唐城

宋爲西甯州元末久廢明洪武十九年長興侯耿炳文因舊基改築割西甯州故城之半嘉靖二十一年兵備副使王昂重修添稍門月城萬歷四年副使董汝漢築以輒二十二

年副使余良樞參將達雲補築越二年

按察使劉敏寬增置縣城縣樓十八

明張問仁重修西甯衛城記西寧古湟中地卽漢充國屯田以困先零者城始建於高皇帝十有八年規畫既鉅堞堦斯崇開闢繩略之始蓄有深意二百年來土垣漸圯夷亦不時竊擾馴致可憂嘉靖庚戌以後勢益岌岌今上以麗裝內附土飽無事詔令諸鎮督撫及時相度邊垣修飭以萬桑土之計先足大中丞固始廖公兵備副使新城平公始相料理役方興而廖公有南遷之命平公亦以疾請萬歷二年十一月壬申命東海侯公來代公徧歷五郡盡度思惟既乃下檄曰湟中右控青海左甘涼內屏河關外限羌虜輔車之勢所繫匪輕而城軍敵至此工不亟舉其何以禦不虞乎於是復下檄圖形勢議工力料物用分職攝約程限申法令會同制府益都石公以請以發而兵備河東董公監督別駕獻陵潘公分守左參將延安蕭公遊擊將軍莊浪吳公及掌衛篆祁萬戶德等各以職掌趨事而侯公董公則附循鼓勸指畫調停躬先勞悴洵有晝夜是以民樂輸力波湧雲從不騶而趨不促而急功之成若有神焉城以圍計則一千七百一十三丈有奇以高計則四丈六尺有奇底之闊五丈頂之闊二丈有奇而關廂之役其數仍不與而薄者厚之卑者高之傾頽不可經久者必易築之於是炳如翼如且固且麗輒之費計一千二百四十萬五千灰之費計二萬六百餘石石條合底之圍丈其材木薪芻之屬則伐山浮河

便而取足數不可得而計也告成左司馬定保吳公閱視適至登而驚曰壯哉萬年之固可以紓聖天子西顧之憂封疆之臣勞苦矣疏上其績於是董公毅宴於西城之鎮海樓率其僚佐官屬高會城樓醴酒而言曰昔人謂笑談樽俎折衝千里乃今豈不信哉金湯一壯雷霆萬里不陣而戰勝不言而化學攻心之善伐謀之機一舉而盡收之孰謂禦戎無上策哉夫無虞之敵惟聖天子惟能明見萬里其祇奉宸慮克成威嚴則督撫二公之忠趨事効職惟諸執事者之勞其發縱指示使動無遺誤則督撫二公之勤也春秋凡城聖經必書彌年營始之善左氏備而錄之非常之功苟非有述後其何考予勒石以記焉

慕壽祺曰城之益大矣哉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春秋時葛待其陋而不修城郭浹旬之間楚克其三城後秦姚泓傳今蒲坂城堅池濬非可卒剋內地諸省築城濬隄猶如此其急者爲防將來之寇盜耳况西甯地居邊遠城隍不修敵來無備有地方之責者不可思患而豫防乎劉敏寬於承平無事時而綢繆未雨可謂知所先務矣

冬十二月兩當民變殺知縣牛得用

丑五年春以總兵官張臣鎮守甯夏

時順義王俺答侵犯甘肅出套歸必由甯夏經過專閫之責殊難得人臣久鎮邊疆才堪機警羣

夷互市無敢譁者闕邊給事以詩禮責望効能之不幾灰任事者之心乎

秋俺答請赴青海迎佛

初俺答諸部嘗感甘肅境西番既通款其從孫徹辰台吉連歲盜番不得志求俺答西援崇古每作書止之是年俺答請赴青

海迎佛崇古上言西行非俺答意且以迎佛爲名不可沮宜飭邊鎮嚴守備而陰洩其謀於番族以示恩

九月巡撫甯夏兵部尙書王崇古罷

崇古身歷七鎮勳著邊陲封貢之初廷議紛紜有爲危言以撼帝者崇古力持乃得成功自順

義歸款後二十年崇古乃歿諡襄毅

俺答大舉犯邊詔邵光先總督三邊以禦之

俺曾請徙幕而西遊祁連青海間求休屠王金人禮之迎其弟子以歸會套虜

失免諸部新讎於瓦剌欲藉東虜釋憾因數使使諷俺曾盛兵自從俺曾乃發其部二十萬衆以行時萬歷丁丑秋九月也事聞天子乃咨廷臣求可制陝以西諸邊者咸謂無逾光先於是光先受鉞往虜既至張掖以馬市請公道人諭之曰此非市所也虜又請茶市光先曰番之茶市猶馬市也虜大慚沮已又請西出嘉峪關以要哈密光先曰茲關天子所封人臣安得擅啓虜領謝居歲餘俺曾東歸意始決也己卯秋八月也

己卯七年春三月卽加思蘭入居河套與阿羅出合

俺答由甯夏賀蘭山後歸套

俺答由青海北歸行抵甯夏赤木口口直鎮西門從此徑鎮之北鄂循橫城入套可近四五百里甯夏總兵官張臣

乃預檄所部挖決漢唐兩壩水注郊原虜至果欲內走公使使遮問虜若曩從何方來乃今謬縱不違太師約獨不畏朝廷禁乎且前水澤深者沒牛馬若能乘擾而濟惟若所之

耳虜竟引去
西垂用甯

幕諱祺曰張臣決漢唐諸渠水以阻俺答之入城其自爲計則得矣而甯夏人民殆其魚乎明末李自成攻汴梁久不克決黃河以灌之正史所載衆口一辭予泛覽諸家記載則官軍用以淹賊營者也河猶可決遑論其他後十三年甯夏時判之亂繼張臣而起者舍決渠別無良策矣

冬十月甘州鎮海民馬安邦叛兵備孔問籍同妻女自焚死太監張守禮守備

丁孔尤中軍李木隆百戶張爾靖等死之

時張太監因買馬激變係七年十月二十七日事

總督邵光先上虜部歸巢善後事宜疏

陝西酋虜塞外住牧自亦不刺殘破之後松山尙鮮虜蹤今則實免憂吉善力免憂吉炒

哭兒憂吉等近據大小松山父子兄弟種類日繁頃因虜王俺答迎佛西來套虜卜失兔等糾合諸酋計與俺答舉兵圖逞俺答不與同難率衆東返當此各虜還巢之期東奔西逐此乞彼求免啓爭端而糜撫費議令各照原地原巢住牧各守本市不許往來別市無端乞求以長驢玩又蘭靖莊紅地方有等奸頑軍餘私竊邊外松山礦利潛入草地甚有甘爲虜使者若不嚴禁貽患非輕合無申明各邊隘口關門嚴密盤詰蘭靖莊紅等處嚴禁礦徒如潛放出邊該管官以縱容治罪

是歲俺答以迎活佛爲名西侵青海界

時有刺麻銷南罕錯者云知己往未來事稱活佛順義王俺答亦崇信之至是以迎活佛爲名

西傳五刺爲所敗鎖南堅錯成以好殺勸之東還俺答亦勸刺麻通中國乃自甘州遺書張居正自稱釋迦摩尼比邱求通貢饋以儀物居正不敢受聞之於帝帝命受之而許其貢由是中國亦知有活佛此刺麻有異術能服人諸番莫不從其教即大寶

法王及闡化諸王亦皆俯首稱弟子諸番王徒擁虛位不復能施其號令矣

案正德朝武宗聞烏斯藏僧有能知二生者國人稱之曰活佛欣然欲見之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閣臣梁儲禮部尙書毛紀六科給事中葉相十三道御史周倫等並切諫不聽允行以珠球爲旛幢黃金爲供具往返以十年爲期所攜茶鹽以數十萬計比至其地活佛匿不出見將士怒欲殺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寶貨器械以去會武宗崩世宗召允還下吏治罪所謂活佛者亦登鬼錄萬歷初又有刺麻瑣南堅錯者云知己往未來事仍稱活佛順義王俺答迎至仰華寺與蒙古講佛經由是青海始知拜活佛然止一人而已今則西甯各縣有寺院卽有一活佛坐牀云俱能轉生不迷本性然無可攷

又案活佛瑣南堅錯卽索諾木扎木蘇之轉音又作索諾木嘉穆錯第三世達賴喇麻呼圖克圖也萬歷時賜普護衆夷祖清協禮名號又加封恭定達國協禮名號掌管天下黃教十六年勅賜三聖大王國師而明史不能詳卽張居正疏中所稱釋迦牟尼比邱瑣南堅錯賢吉祥亦達賴所自稱也清雍正二年頒賜達賴喇麻金冊金寶印係西天自在佛總理天下釋教普通日赤拉坦喇達賴喇麻之印字

蒙古字漢字唐古特字四樣篆文尊崇之典蔑以加矣
慕壽祺曰佛祖釋迦牟尼本印度國王子感印度階級制度之懸殊人類不平等之痛苦乃創立佛教風被全印西藏與印度鄰藏僧達賴爲佛教信徒第三世達賴自稱釋迦牟尼

尼比邱俺答迎至青海明廷屢加封號甘人受其賜多矣清康熙五年青海各部峰屯祁連山縱牧甘州大草灘聲言將入寇河州臨洮西甯樂昌涼州諸地六年復將入寇至十四年爲王輔臣所扇復犯河西皆奉達賴刺麻檄諭而止獻駝馬牛羊謝罪青海蒙古各部信仰黃教非一朝文故矣今日對於蒙藏從事聯絡不利用宗教吾未見其可也

臨鞏兵備暴孟奇奏請每兵一名仍給屯地一頃從之

明初兵制每軍一名查給衛所屯地一頃以爲屯田

彼時養兵雖衆不費一錢官不煩催科匠不苦輸納正統間改令民輸粟於官軍支糧於倉催徵出納吏緣爲奸兵饑漸缺民賦日逋甚至典屯弁職繫獄籍役者輩擊屯政日壞至是暴孟奇議請每兵仍給地一頃熟荒各半兵民相安者又四十年迨天啓

庚辰八年春正月卍加思蘭犯固原平涼

是年字羅忽亂加思蘭屢入安邊營花馬池犯固原甯夏平涼臨鞏環慶南至通渭

秋九月青海寇入洮州殺掠尤慘

辛巳九年春二月西番哈囉部掠西甯思打岔峽百戶郭承勳劉世爵追出塞外

中伏死之

壬午十年夏四月甲午靈州卒楊文遇馬景作亂殺參將許汝繼及其家屬巡撫

都御史晉應槐討誅之

洪武初略定陝西殘元部落率衆歸附立靈州守禦千戶所其屬處於瓦渠四里爲民號土達使自耕食素穢悍時參將

許汝繼以勇名擢靈州御下過嚴怨謫大生汝繼愈恨之衆益怒文遇景遂謀爲亂黨與嚮應是月初八日啓參將署郭濟逞凶先入參將署汝繼赤身起迎截濟髮至死髮猶在握宅中男並見戕文遇景等開北門出迎其黨千戶戴備遂閉門以守賊不得入奪馬逸走餘賊奪商民騾馬出南門乘隙肆標掠同知呂珩馳使告變巡撫晉應槐兵備道劉堯卿檄游擊唐完輔搆靈州事令廣武中衛守將王保等據邊口把總李鯤楊朝率兵於九泉山沙渠諸處追賊獲三十餘人楊文遇馬景等並斬於市

秋七月庚午振平慶延臨鞏饑

明年春閏二月乙酉振臨鞏平延慶五府旱災免田租

癸未 十一年春閏二月甲子俺答子乞慶哈襲封順義王

是年甘邊無寇警後二年順義王乞慶哈卒

甲申 十二年改碾伯操守官爲游擊改古鄯操守備置北川守備官

夏四月丁巳游擊將軍劉縱討平隴川賊

是歲許炒哭兒臺吉等互市於甘肅扁都口

初萬歷三年題令西海丙兔吳克銀定著力兔大成隨帶部落每歲赴甘鎮互

市一次至是題定炒哭兒臺吉克太阿不害并喇叭三枝互市在雷鎮爲難甘鎮爲便以後准於甘肅扁都口開市詳其情事前之開市甘肅以諸部皆居青海之故後之改市者

以諸部皆由甯夏而西徙者也

案奧克即莽古斯楚克庫爾銀定即克齊吉伊勒登著力免即明史鄂巴卓里克圖大城是岱青音轉第不能定爲何人或即阿穆爾達喇子炒哭兒者即阿恰昆都梭岱青楚庫克爾青把都克爾後文一稱爲阿恰昆都梭岱青楚庫克爾一稱爲青巴圖爾明史亦稱爲青把都克爾太者徹辰鴻臺吉之子哈坦巴圖爾二人皆迎達賴西行而留牧者也阿不害即莽古斯楚克庫爾之子阿巴海特罕父子同貢亦俺答黃臺吉例也喇叭即喇嘛見武備志譯語

乙酉十三年兵備副使熊好爵帥兵搗哈陞部蕃破之

丙戌十四年套虜莊禿刺入掠西甯碾伯等處諸番部

丁亥十五年春二月囉賊馬友忠擾清水友忠以千人嘯聚清水之石洞山知縣李恩率民兵擊之斬二十餘人餘黨敗走

夏五月韃靼順義王搶力銀送佛至西海因掠洮河二州

秋八月松魯入掠西甯燕麥川番部兵備僉事萬世德禦走之

案燕麥川在大通縣東六十里路通西甯威遠營關門水徑威遠營水關故漢民耕種於其間

松酋再犯西甯北川兵備僉事萬世德禦走之

九月套賊卜失兒入掠西甯瞿曇寺等處

先是永樂初在西甯碾伯縣城南四十里勅建瞿曇寺授國師二禪師三賜地甚廣

寺內殿宇雄麗有成祖御製碑文洪熙官德中復賜御製

二碑文供佛瓶鑪香案皆宣德佳製至是爲套賊所掠

戊子十六年秋九月庚午甘肅兵變巡撫都御史曹子登罷

是月海夷瓦剌他卜囊入掠西甯南川番部副總兵李魁等禦於土溝兒峽死

之覆其軍

時瓦剌他卜囊部衆有闖入西甯者魁方被酒躍馬而前部衆控鞍欲懣魁拔刀斫之衆遂射魁死及千把總指揮八員領兵官四十餘員全軍覆沒守

臣不能討遣使詰責但獻首惡還人畜而止以故無所憚愈肆侵盜時內免及切盡台吉亦皆死丙免子真相移駐莽刺川火落赤移駐插丁川逼近西甯日蠶食番族折而爲寇

用拉力克又

西行助之

甘肅青史略卷十五終

甘肅書史略卷十六

明神宗

己丑

萬曆十七年哈囉部番入犯西甯三川防守百戶劉存義追戰死之

案三川在西甯碾伯縣東南二百三十里東通皋蘭西連積石南臨黃河北依古鄯碾伯節氣早於西甯而三川又早於縣城故杏花先開爲碾伯十二景之一所謂三川杏雨者是也

西番咄咄部入掠西甯沙棠川百戶劉世臣追戰死之

先是哈囉部番入犯西甯三川百戶劉存義戰死至

是咄咄部入掠五月順義王堵力克送佛至西海因掠洮河二州七月詔鄭洛將略西海

以陝西總兵官張臣移鎮甘肅

臣初爲陝西總兵鎮守固原至是火落赤犯洮河及鞏昌西陲震動帝以臣鎮甘肅時火落赤在洮河下失免

將往助之其母泣諫不從遂攜妻女行由永昌宋家莊穴牆入臣逆戰水泉三道溝手格殺數人奪其坐纛下失兔及其黨炒胡兒並中流矢走臣亦被創將士斬級以百數生獲其愛女及牛馬羊萬八百有奇下失兔仰天大慟曰傷哉我女悔不用母言以至此也自是不敢歸巢與宰僧匿西海已屬宰僧謝罪其母及順義王亦代爲言乃還其女而使歸套臣以功進秩爲真時諸部長桀驚甚經略鄭洛專主款臣以爲不足恃上書陳八難五要入略云邊薄兵寡餉絀寇驕諸部順逆難明宜復額兵嚴勾卒足糧餉分敵勢明賞罰

且以創重乞歸帝不許後二年謝病去

夏六月甲申青海部長火落赤犯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沒芳率三千人襲之盡覆七月復深入

大掠河州臨洮渭源總兵官劉承嗣與遊擊孟孝臣各將一軍禦之皆敗績遊擊孟芳等死焉事聞命尙書鄭洛出經略

案明制洮岷副總兵一人屬陝西陝西原設總兵官一人駐西安省城後以邊防吃緊移駐固原其分守副總兵一人為歷六年改設駐洮州又有分守參將五人曰河州參將曰

靖虜參將曰陝西參將曰階州西固參將游擊將軍四人坐營中軍官一人

青海酋浩爾齊犯邊自俺答西掠諸番番人不支輸款於虜虜騎遂數入番中至是套部章圖哩等據水塘布色圖浩爾齊據莽刺指工兩川浩爾齊尤

黠策數犯甘涼岷洮西甯間已而進圍舊洮州副將李聯芳戰歿尋復掠河州臨洮渭源官軍禦之敗績西陲大震時徹哩克勢衰亦為布色圖等所誘西行遠邊初俺答建寺青海

海奏於朝賜名仰華至是徹哩克以赴仰華為名西至青海諸部咸挾以為重帝惡之詔停市貢

秋七月火落赤犯臨洮蘭州游擊孟孝臣大戰於和政驛敗之和政驛者河州所屬之甯河堡也今

改和政縣與岷州接壤

松夷罕僧阿赤圖入掠陞卜部番

先是松夷入掠大通燕麥川尋犯西甯北川西甯兵備僉事萬世德禦走之

案松夷者蒙古占踞松山史所稱爲西套者也松山堡在今永登縣東北一百二十里城周一百八十丈迤東至永泰城墩一座迤西南至平城界墩二座迤東北至阿壩界墩三座堡北大松山水草茂盛軍民畜牧今中央軍牧場駐此

詔遣兵部尙書鄒洛經略西海

時順義王孛力克赴青海諸番往來率取道甘肅俺答迎佛建寺於青海奏賜名仰華其別部孛力克闌入西

甯殺副總兵李魁進圍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沒入臨洮河州總兵劉承嗣失利諸將多死詔洛經略七鎮洛至甘肅後入西甯控扼青海孛力克恐還所掠人口輸罪請歸洛陳收番有大利會孛力克北歸乞復貢市於是招撫其族部五萬八千餘口築堡安插自是番依中國爲屏蔽我籍番人爲耳目分撥隘口哨探敵情每得預聞復議禁借路以伐奸謀焚夷寺以絕禍本養士秣馬儲糧治器又多方以散其黨後李汶田樂收兩川之功皆本洛謀加少保乃召理戎政

案明史萬曆十八年順義王孛力克赴青海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總兵李魁李聯芳先後被殺朝命尙書鄒洛經略七鎮兼領總督洛固辭總督明年春湖臣王錫爵薦魏學曾起兵部尙書總督陝西延甯甘肅軍務時洛專主款學曾至與議不合陝西巡撫葉夢熊助之初順義王封夢熊以諫沮坐得罪學曾亦爲高拱言不便至是孛力克助叛學曾夢熊欲遂討之詎洛玩寇會孛力克東歸火落赤諸部亦徙去學曾奏孛力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火落赤真相其說本探諸道路朝士乃予附和之錫爵意悔具疏言

狀又遣書賈夢熊而兵部尙書石星以順義既東宣大事急召洛還定撫議置學曾疏不問未幾河套部長十昧明安入市舉要請增賞學曾令總兵官杜桐神木參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出不意擊斬明安俘馘四百八十餘級奪馬畜器械稱是學曾以功加太子少保而明安子權言太聲言復仇號召諸部明年降拜反遂煽諸部爲亂拜西部人也嘉靖中得罪其部長父兄皆見殺拜跳脫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前督撫王崇古石茂華先後奏加副總兵遂多畜亡命子承恩拜夢妖物入妻施脅而生狼形鼻嗜性狼戾拜老承恩襲父爵十九年洮河告警御史周弘論舉承恩及指揮十文秀拜義子疇雲等巡撫黨醫檄文秀再援拜謁釋略鄜洛願與子承恩從出師警惡其自薦抑損之一奎爲總兵李贊副之已復擢如黨代一奎而以麻貴代贊未至胸等攻城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官軍擊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遊擊俞尙德戰死夏日朝文秀脅慶王上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首惡會官軍糧盡乃引退休近堡學曾日夜趣芻餉調延綏莊浪蘭靖榆林兵道路遠所治舟亦未具乃駐花馬池俟軍至移靈州頃之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薰甘肅故總兵張傑及麻貴軍皆至復抵鎮城攻之賊計延綏榆林兵出內虛勾黃台吉妻令其子捨達大從子火落赤十味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牽我兵承恩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掠糧車二百學曾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貴等數攻城不能克賊殺慶王妃盡掠其宮人金帛牛彘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帝用尙書星言賜學曾尙方劍奮戰會甯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禎諸大將劉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後至軍六月復攻城連戰不下夢熊字男兆歸善人嘉靖四十年進士由福清知縣入爲戶部主事轉餉甯夏改御史以諫受把漢那吉降貶郅

陽丞累遷翰林州知府平黃鄉賊改浙江副使改永平萬歷十七年冬由山東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陝西進右副都御史以請討播力克與經略洛織相左朝議方右洛緝其議不用會播力克東歸洛亦還宣大乃移夢熊甘肅與學曾共事夢熊有膽決敢任事會拜反上疏自請討賊帝然之以六月至靈州與學曾合國禎字克生麻城人少雄傑自喜善騎射舉萬歷十一年進士除固安知縣中官詣國禎請收責於民國禎僞令民鬻妻以償民夫婦哀慟中官爲毀券擢御史會拜反學曾師久無功時甯遠伯李成梁方被論廷議欲遣爲大將未敢決國禎獨疏保之乃遣成梁子如松爲提督將遼東宣大山西諸鎮兵以往而拜以故心怨至二十年二月遂與劉東暘反於甯夏取河西四十七堡

慕壽祺曰明初設西甯衛羌漢錯居青海無波此一時也武宗時北夷亦卜刺竄牧青海因衛盡失隆慶後瓦剌他卜囊永邵卜諸酋越右臂而別部火落赤繼之夷勢大猖國憲妨事羈縻許其建仰善寺此一時也萬歷十六年播力克赴仰華別部把爾戶闌入西海射總兵李魁死進圍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殛此又一時也政府詔鄭洛統七鎮兵經略青海不數年西甯南北川收復矣

陝西巡撫葉夢熊防秋駐臨洮

自此每歲秋初移鎮臨河東冬初回省

洮河用兵詔鄭洛兼右都御史經略陝西延甯甘肅及宣大山西邊務

時松套賓兔等

屢越甘肅侵擾河湟諸番及俺答迎佛又建寺於青海奏賜名仰華留永郡卜別部把爾戶及丙兔火落赤守之俱牧海上他部往來者率取道甘肅甘肅鎮臣以通款弗禁也丙兔死其子真枯進據莽刺川火落赤據捏工川益併吞番族河套都督卜失兔亦遣使邀攔力克攔力克遺洛書以赴仰華爲名洛使從塞外行又諭忠順夫人曰彼中撫賞不能多且王家在東恐有內顧憂也攔力克遂行未至把爾戶部卒闖入西甯副總兵李魁方醉單騎馳之卒持鞍自白爲魁所斫遂大諜刺奎死火落赤真相進圍舊洮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歿入臨洮河州渭源總兵官劉承嗣失利游擊李芳等皆死當是時攔力克已至仰華火落赤真相益挾爲重關中大震惟把爾戶不助逆事聞詔洛經略七鎮以僉事萬世德兵部員外郎梁雲龍隨軍贊畫而停攔力克貢市俄罷總督梅友松命洛兼領其事未幾卜失兔至水泉欲趨青海經兵官張臣與相持月餘洛設伏掩擊之卜失兔僅以身免十九年洛與雲龍入西甯控扼青海攔力克聞之西徙二百里遠洮河所掠人口與忠順夫人輸罪請歸火落赤真相亦夜去兩川餘黨留莽刺南山洛慮諸部約結先遣使趣攔力克北歸別遣雲龍世德收番族以弱其勢而具以狀奏聞言自順義南牧借途收番子女牛羊皆有之生死唯所制洮河之役遂爲嚮導番戎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臣鼓舞勞來招回精番八萬餘人皆墜下威德所致且具陳收番有六利是時攔力克觀望不即歸洛與相羈縻先遣總兵官尤繼先擊走莽刺餘寇督撫魏學曾夢熊等請決戰夢熊又騰書都下洛疏持不可夢熊乃調苗兵三千爲選鋒詆洛爲秦檜賈似道會攔力克北歸謝罪乞復貢市洛乃進兵青海走火落赤真相焚仰華置戍西甯歸德而還

慕壽祺曰鄭洛之至西甯也火落赤徙帳青海北歸乞請復貢市於是招回生熟番人一百六十五族部落七萬四千七百一十餘口給實安插事寡易從自是夷旣仇番番亦叛

夷夷既難侵番亦易制又奏設鎮海游擊保甯疆場首議禁借路以伐奸謀焚夷寺以絕禍本乃養士秣馬集糧治器又多方搖撼散其黨後李汝田樂收兩川之功皆本洛之謀

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其斯之謂歟

火落赤犯臨洮

即秋道縣

知府岳維華擊走之

時火酋入犯人心危懼維華且葦登城調度防守撫恤士卒不辭勞瘁復督遣

民兵相機擊之斬首五十餘級城賴以全先是萬歷九年知臨洮府夏鐙聞寇距河湟不遠河湟危則臨洮必擾請於當途儲糧三千石草十萬束以備不虞及維華擊虜賴以有濟人皆服其先識

秋九月川番犯舊洮州右參政畢自嚴督副將李國柱率兵禦卻之

火落赤再犯河州

火夷由耳紀山傾國突至雙城城中戒嚴夷渡大夏河從吉家寨往甯河臨鞏兵備道郭尊賢督兵戰於和政驛敗之斃火酋次子及其壻夷

屯朱家山總兵劉承嗣等與戰不利敗績火酋益猖獗然衆無紀律承嗣等多方堵禦逐至麻山關漸次出境奪獲原擄人畜以歸

又案明史萬國欽傳十八年夏火落赤諸部頻犯臨洮羣昌七月帝召見大學士申時行等於皇極門咨以方略言邊備廢弛督撫乏調度欲大有所振飭時行以款貢足恃爲言帝曰款貢亦不足恃若專務媚敵使心驕意大豈有壓足時時行等奉諭而退未幾警報押至乃推鄭洛爲經略尙書行邊是用以主款議也御史萬國欽抗疏劾時行曰陛下以

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於召對時乃飾詞欺罔陛下怒賊使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眾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債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責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甯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餽金錢漫無成實寇已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又何圍我臨眾後疏盛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朋奸娛國乃爾因列上時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事誣汚大臣謫劍州判官

冬十月戊寅振臨洮被兵軍民

庚十八年秋七月尙書鄒洛馳至甘肅令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

自正德四年蒙

古酋額布勒等據青海從此甘肅西甯屢被侵擾嘉靖十一二年間又南掠松潘二十年其黨布爾罕獻金牌良馬求款三十八年後諳達子賓兔等留居青海亦擾青海陸慶中俺答受封爵修貢惟謹一子亦以父故不敢大爲明邊患萬歷十六年永邵卜部衆有闖入西甯者殺總兵官國家不能討六月套部莊禿賴等據青海地水塘布色圖浩爾齊等據莽刺捏工兩川浩爾齊尤點傑數侵甘涼洮西甯間已而進圍蕪洮州殺副將李駉芳等復掠河州臨洮渭源敗其軍西陲大震時徵哩克勢衰亦爲布色圖等所誘西行遠

邊至是鄭洛以洪河之難由縱諸酋入青海所致乃馳詣甘肅下令曰北部自青海歸巢者聽假道自巢入青海者即勒兵拒之未幾布色圖欲趨青海中其伏僅以身免莊禿賴後至亦退洛兵至青海逐浩爾齊諸部而遣使趨徹哩克東歸

恭壽祺曰鄭洛令北部歸巢而許其假道可謂網開一面矣民國八年春三月北政府令陝西停戰時靖國第八軍軍長葉荃與陝西郭堅同據鳳翔奉令後葉荃率所部由隴東回漢兩致書於隴東鎮守使陸洪濟請假道洪濟置不答荃過涇川隴東駐防營長魏寶山擅自開火靖國軍還擊防軍無一生者而洪濟猶以魏寶山爲國捐軀請政府給卹金古今人之不相及何如此其懸殊耶

辛卯十九年春正月經略尙書鄭洛招撫西海諸番部五萬八千有奇

洛檄副使石櫛參將柳德

昭收諸生番部五萬八千有奇

二月乙酉詔尤繼先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鎮守固原

十八年秋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總兵李聯芳等戰

死乃以大同副總兵尤繼先進署都督僉事充總兵官代劉承嗣鎮守固原

鄭洛奏著西甯西川游擊

洛收復番族疏據西甯兵備道按察使石櫛呈會同贊慶主事梁雲龍僉事萬世德議照西甯古湟中地也乃甘肅涼莊

之右臂河州洮岷之前戶萬山迴合二千餘里諸番羅列奚啻數萬額附近境內而歲納茶馬者謂之曰鬪番其散出山外而易茶鬪番者謂之生番種類不一遠近攸分要之皆爲中國之藩籬向未款之先松套諸虜遠莫敢犯開有海夷內寇諸番兵力概足相抗又畏漢兵之尾其後步捕其巢穴以故忽來忽去未爲大害第自數年以來夷借中國之款不獨海上而延甯松套諸夷會盟蟻聚長驅大進始而搶山外之番矣在該鎮則曰此生番也非吾族類坐視荼毒毫不爲異以故生番俛首歸順歲納添巴願爲部落如紅帽兒姑古只等不知其幾已繼而搶境內之番矣在該鎮則曰此雖屬番非吾百姓也曲爲隱忍莫之以款以故鬪番甘心順從亦歲納添巴而招中漸廢如俺官阿落受等族又不知其幾已諸番既順又因而搶土漢之民矣陰受劫奪揚爲謨及在將領亦曰番漢雜處原無分別互相容隱量爲些須罰服榜飾鼎報以邀重賞網棧等物利不止數倍故土民無依亦傲效諸番添巴之例而歲納不賦甚至有土官爲土民而賞給有差者亦添巴之名也年復一年剝削日甚以麥豆青棵口食取之番也褐疋毛布輕煖取之番也迫其搶掠或令爲響導或驅爲前鋒兵力亦取之番也且往年該路將領既不能保番又能害衆如以鼠竊小事輒率兵攻打堡帳希圖牛羊資財之利其偷趕達子馬匹本爲報復則又代爲追還倍加罰服內困於法外困於夷諸番盛頽之情誠仰天而莫訴矣然夷黨日增則夷謀叵測漸生不軌之心故一犯而西甯殺副總兵李魁再犯而洮州殺副將李聯芳又犯而河州殺遊擊李芳長驅洮渭騷動三秦據掠之慘道路痛心今特命大臣經略贛畫司道分猷創夷招番招回生鬪番人共一百六十族部落該七萬四千七百一十餘名胥心歸順各無異詞等因到臣議照兩河皆番而河西爲其河西四郡皆番而西甯爲甚蓋緣遠連青海近接河湟古先零罕开遺種在焉其於匈奴種類既殊住居各異故甘肅

一鎮北則匈奴南則羌番漢稱河西五郡斷匈奴右臂者以夷不能越此而南牧也祖宗略地西陲緣俗立教加意諸羌故大建梵宇特賜專勅番僧爲衆推服者大者國師小者禪師其諸豪有力者或指揮千戶百戶各授有差各寺崇奉勅書及原領金玉印章在焉又以諸番資茶爲命故許納馬中茶以示羈縻屬番無異編民生番雖不敢內響而所資茶籠則轉資於屬番二百年來分方住牧內外相安若時有跳梁或撫或剿旋即安定其松套諸夷雖嘗垂涎掠然以甘鎮斥堠聯絡夷即潰牆而南畏我乘之旋即宵遁且夷敢掠番番亦殺夷利害得失亦略相當故番人爲我保疆無敢異志自款貢以來夷王南牧許之消途因而牧番此後夷騎因仍不爲禁制遂致夷縱蹂躪番失憑依子女牛羊皆夷所有生死予奪惟夷所制日招月引番安得不盡歸之夷也以故夷舍故巢率趨西海豈獨水草豐美實以請番可利初尙利番之財物繼則利番爲爪牙久之則利爲心腹矣蓋夷驕番以掠漢而其禍本胚胎則漢爲夷而驕番也臣細問積弛皆謂番夷交通大防已潰西海四郡何地非夷何地非番驅之不能招之不可籌驅番則明以予敵招番又恐隱爲夷應卽地方官員亦謂此輩浸淫日久必不可招招則引賊入室難與共居將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臣竊謂番夷之勢不分則心腹之患無已故欲蕩兩川須清西海欲清西海須鼓諸番乃大修播告廣詢羣策乘其僥困誘以真情略其往愆開之新路乃各番遠近傳聞風勢感動始而參加七族自夷逃回旣而紅帽一族賓妻送返臣至西甯凡番首投見者皆進之蓬階撫之善語慰其苦處賞以口食各番無不感激涕泣願歸故巢奮勇殺夷者臣益加鼓舞乃守備祁德溫歷番巢游擊曾光祖多方樹幟按察使石檣悉心區畫主事梁雲龍僉事萬世德極力經營且條分縷析部落有數中馬有額安插有所保護有方不惟屬番復歸卽生番亦附不惟番慕義而逃歸卽夷亦畏威而速返千里之藩籬

既撤而復附萬里之戎羌既叛而復歸從此土宇如常邊疆無故戎羌安堵俺囊不侵張天朝之靈寵擅國家之盛事蓋收此羌戎有六利焉番不附夷夷必讎番番益叛夷其約既解其勢即分夷既離番亦易制利一也夷越甘涼惟番是掠今我保番番氣自壯或偷趕馬畜或竊殺夷級使夷不甯居流寇自息利二也羌富畜牧筋角皮革可供軍需利三也牛羊氈幣繆絡來市邊民財貨日通閭閻無賸連年殘壞可以甦息利四也山林通道樵牧來往番漢無猜小而薪饔大而材木源源資給利五也我既示恩番必懷感日與土人相親相睦不出五六年與西納等族俱可化為良番利六也而其安危喫緊尤在於番夷勢分夷難深入者此皆事理易見土俗之人俱能言之然臣之所以皇皇爲善後之慮固不在今日安插之難而特爲後日紛更之慮也

秋九月總兵尤繼先擊火落赤部落於莽刺捏工二川大捷

時火酋部落據西甯莽刺捏工二川日震

食番族且擾西甯聞官軍大集卜失兔又敗於水泉乃乘冰堅渡黑河北走留其黨可卜列宗塔兒等五百餘人牧莽刺川南山山即石門大山口走烏思藏門戶也屬番來告繼先乃令番以八百人前導與故總兵劉承嗣游擊原進學吳顯等疾馳七百里直抵南山奮擊大破之斬首百五十有奇生獲十二人而拜巴爾的者可卜列從子前殺聯芳至是被禽師旋寇玉撒川見有備乃夜走他寇犯鎮羌西甯石羊亦俱敗火落赤遂徙帳西海錄功進秩增世穩一秩

案莽刺川在西甯貴德縣西南今爲青海札薩喇嘛插漢諾木漢地界即尤繼先破海寇處捏工川一名捏貢川在西甯循化縣南二百里番地內泉水所聚南山在貴德縣南一

名石門大山鎮羌驛
名涼州古浪縣所屬

經略鄯洛遣總兵張臣西甯兵備僉事萬世德等追夷出塞焚仰華寺

先是萬曆十四

年世德任西甯兵備僉事時西陲多事羌戎交結爲邊氓害是年松夷入掠燕麥川番部再犯北川世德禦走之詔遣兵部尙書鄭洛經略西海以世德及主事梁雲龍贊畫洛納其言收復番族以孤夷勢遂上議焚仰華寺略曰青海多事始自亦不刺寔居破掠四衛然彼猶敵國也自俺答奉貢比我外藩遂請命而來無復忌憚乃陰爲子孫圖不拔之基遂建寺海上名爲仰佛修善其宮樹織收番故欲驅海夷而不先毀寺是醫者之急懷症而忘病根也遂與總兵張臣統衆出塞四日夜至青海淫祠無毀振旅而還

案俺答西來迎佛建寺於青海奏賜名仰華留別部把爾戶守之磨力克赴仰華把爾戶部卒闌入西甯副總兵李魁醉斫之遂謀射魁死進聞薩洸州副總兵李聯芳敗歿入臨洸詔洛經略七鎮以兵部員外梁雲龍僉事萬世德隨軍贊畫洛至入西甯控扼青海堵力克還所掠人口輸罪請歸洛陳收復番族有六利並焚仰華寺

慕壽祺曰有明中葉北狄俺答建仰華寺於青海上海虜依作巢穴呼類來居甘涼河湟遂成戎馬奔馳之所而國家建寺之苦衷以番僧爲羌戎所重藉以緝繫之焚者自焚建者自建夷人見其車服赫奕金碧輝煌以爲焚故番人十人有二子必命一子爲僧且有甯絕嗣而願令出家者漢人亦有爲番僧者番人死則以產業布施於寺求其誦經子孫不能有故番十益窮而僧寺益富其各番族各有歸附寺院儼同部落而官府以茶中馬亦資之於番僧而寺院遂握政權矣

起兵部尚書兼副御史魏學曾總督三邊晉太子太保

學曾立朝敷政直亮清正有古大臣風以陝人制陝

蓋異數也二十年陟劉叛據甯夏固堅城賄索套虜欲斷河西併關中朝野震驚學曾自固原聞變亟遣將先據靈州扼其險要自駐花馬池以身當虜督率將士不數日收復四十七城堡在事三時賊滅城全皆本其謀為妻非所中以去廷臣交頌其功公論不泯卒諡恭襄

壬辰二十年春三月戊辰甯夏致仕副總兵陟拜

一作巴拜殺巡撫都御史黨馨副史

石繼芳據城反

陟拜故驍粗種嘉靖中陟拜得罪其酋長來降屢立戰功官都指揮十年陟拜老加副總兵致仕子承恩襲陟拜雖告老而多畜亡命承恩

狼戾十九年洮河告警巡邊御史周宏論舉承恩及指揮王文秀並陟拜義子布延等巡撫黨馨檄文秀西援陟拜謁經略鄭洛願與子承恩從出師警營其自薦抑損之陟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欲按承恩冒糴罪又以承恩娶民女為妾笞二十曾艾卒衣糧久弗給陟拜遂破軍鋒劉東暘許朝等作亂是年二月殺馨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張維忠自縊死東暘自稱總兵奉陟拜為謀主承恩朝為左右副將布延文秀為左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及廣武漢西四十七堡皆陷惟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又齎金帛誘河套卓哩克圖等許以花馬池一帶聽其往牧勢甚猖獗全陝震動

三月壬申總督軍務兵部尚書魏學曾討甯夏賊

時拜遣偽將王虎攻中衛參將熊國臣棄城走城遂陷

熊國臣之出走也中衛學生員周哲招集士庶分城

據守叛弁韓范爲內應城遂陷賊怒哲等拒守欲殺之或勸哲往見求解哲怒觸柱曰甯死耳肯屈賊求生耶賊猶欲收人心未卽殺越數日出攻他城留左右十餘人哲偵知卽令其子約同志僞賀各藏兵器擇家僮之健者將羊酒隨入虎聞紳士來喜出迎甫拜揖遽擊之虎被擒殺餘賊十餘輩其黨乃逸時總督魏學曾駐下馬關聞中衛從賊遣兵來討比至哲以賊首獻乃按兵而入中衛得全

慕壽祺曰中衛之屏障在廣武營正統九年甯夏巡撫金濂以廣武當四路之衝負河山之固築城以兵戍之自時拜反攻陷廣武沿途如棗園堡石空寺等處雖有重兵不易守也周哲一書生耳手無寸鐵出入虎狼之叢終能保鄉邦而賊首嗚呼忠矣吾讀中衛舊志知哲事親孝於親者未有不忠於國者也黃元會作忠孝紀略載其事宜哉

案史元甯夏府路屬甘肅行省明初改甯夏衛洪武三年爲府五年府廢二十六年七月置衛二十八年四月罷永樂元年正月復置領千戶所四靈州守禦千戶所興武守禦千戶所韋州守禦千戶所平虜守禦千戶所甯夏前衛在甯夏城內洪武十七年置甯夏左屯衛甯夏右屯衛亦俱在甯夏城內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置後廢二十五年十二月復置甯夏後衛本花馬池守禦千戶所成化十五年置正德元年改衛其城正統九年所築也甯夏中衛元應理州屬甯夏路洪武三年州廢永樂元年正月置衛

詔遼東宣府大同山西諸道軍赴援甯夏

文武同心收復松山時代 明神宗

歸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夏四月甲辰命李如松爲提督陝西討逆軍務總兵官以甯夏御史梅國楨監

之

武臣有提督自如松始也如松李成梁子其弟如柏如楨如樟如梅後皆爲總兵官如梓如梧如桂如楠亦皆仕至參將時倭拜反甯夏官軍討逆屢攻城不克國楨薦

如松大將才其弟並年少英傑宜令討賊故有是命

甲寅甘肅巡撫都御史葉夢熊帥師會魏學會討叛賊捲力克擒之

詔沈思孝移住下馬關爲總督魏學會聲援

思孝以兵少請募浙江及宣大騎卒各五千發內帑供軍并乞宥故都御史李

材罪令立功詔思孝近地招募而罷材勿遣思孝與學會議軍事不合給事中侯慶遠劾思孝舍門戶而守堂奧設邏卒以衛妻孥不任封疆事改撫河南

倭拜令賊率兵渡河欲取靈州蘇景

中衛生員等保全之倭拜之亂彙倡義守城遏賊河上保全靈州時同事者掌印指

揮李繼先學正馬文明武進士盧養龍生員金佩等十五人事平奉旨勒石紀功

賊黨土文秀徇平虜

今平羅縣參將蕭如薰堅守之年春倭拜劉東暘據甯夏鎮城反遣

其黨四出略地拜子承恩徇玉泉營游擊傅桓拒守爲其下所執賊已徇中衛及廣武參將熊國臣等棄城奔列城皆望風靡賊黨土文秀徇平虜獨如薰堅守不下如薰妻楊氏

故尙書兆女也賢而有智贊夫死守盡出簪珥勞軍士妻帥之守城並日具牛酒犒士拜
養子雲最驍勇引河套著力兔急攻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賊入射雲死餘衆散去又襲
著力免營獲人畜甚多著力免
潰復來攻爲麻貴所却城獲全

案中衛縣志魏相臣於前清乾隆乙卯署湖北房縣其妻計氏隨嘉慶改元春二月教匪
蜂起環城豎白旗者約二萬相臣率丁役固守備羅陞樓城守先是官兵多南征存城兵
不滿百且無守具賊合圍百計攻計氏手縑火繩並率婢子製配火

藥助相臣禦賊房縣願以保全與楊氏贊如薰守平虜城事相類
慕壽祺曰甘肅近年以來邊將喜賦小星貯以金屋一有匪警令眷先出在文吏更無足
怪矣蕭如薰妻楊氏貴家女也身處圍城之中不惟毫無恐懼且贊其夫以孤城抗賊是
其膽智爲
何如哉

五月擢蕭如薰都督僉事爲甯夏總兵官

初如薰以甯夏參將守平虜孤城抗賊帝
聞大喜厚賞銀幣擢官副總兵五月遂以

都督僉事爲甯夏總兵官盡統延綏甘肅固原諸援軍其秋竟與李如
松等共平賊再進署都督同知廢錦衣世指揮僉事妻楊氏亦被旌

甯夏人李承恩謀恢復爲賊所殺

承恩原任守備住甯夏城內謀擒賊劉機泄被執不
屈爲賊所殺其子佩見父死即渡河請兵欲報父仇

被縛挺立罵不絕聲爲賊磔死又陳漢甯夏人
百戶撫標供給官賊忌之與承恩同日見殺

六月丁未李如松統諸道援軍會攻甯夏城不克

先是五月間倅拜以貸寇五百騎圍平虜堡副將總兵麻貴選精卒

三百間道馳赴之俄以總督魏學曾命撫著力免銀定率僧於橫城啖以重利皆不應貴乃還攻城甯夏總兵董一奎攻其南固原總兵李煦攻其西故總兵劉承嗣攻其北牛秉忠攻其東貴以游兵主策應倅拜自北門出戰將往勾套部貴逐之入城別遣將馬孔英麻承詔等擊套寇援兵俘斬百二十人拜與套部深相結諸部長稱之為王日坐著力兔帳中主籌畫至是不敢復出俄朝命蕭如薰代董一套盡將諸道援兵以貴為副而李如松軍亦全攻益急用布囊三萬實以土踐之登為礮石所却如樟夜攀雲梯上不克游擊龔子敬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將登亦不克乃決策水攻

總督魏學曾遣葉得新入城說降倅拜殺之

得新素有膽略時大軍圍甯夏累月無功學曾遣其入城說倅拜斬劉東陽立

功贖罪時倅約共生死不可開暴其謀執得新折脛下獄總兵張傑復與拜書言入城招兵賊黨許朝言得新事早至使吐實得新大罵曰死狗賊計不得行命也夫且夕磔汝

何喋喋為朝怒攢刃殺之

案甯夏府志倅劉之亂慶陽有任天慶者流寓甯夏身在圍城之中聞官軍四面圍城久無功乃與其婦某氏議私製鐵杵擊賊恐獨力之難成也復與世襲張應魁謀應魁許援助為甯夏除害鄰婦包氏與張有隙密報賊黨執二人至詰之應魁不服天慶厲聲曰賊奴不必問與他不相干是我恨爾賊奴背反朝廷欲早殺爾朝怒縛天慶遊市斬首竿之

城頭碎
其屍

秋七月甲申罷三邊總都魏學會以葉夢熊代之

尋逮學會下獄

倅拜誘套虜犯定邊花馬池等處麻貴等分擊之

倅拜見諸軍攻城益急乃奉黃金繡蟒於卜失兔等請急狗靈州先

據下馬關沮饒道卜失兔與莊禿賴果合兵犯定邊而宰僧從花馬池西沙湃入資迎擊
挫宰僧於石溝會董一元搗土味巢諸部長俱解去賊復乞援於著力兔擁衆大入如松
率勁騎迎戰張亮堡自卯迄己敵銳甚會貴及李如樟等兵至夾
擊之寇乃却逐北至賀蘭山獲首級百二十餘持示賊賊益恟懼

八月官軍占領甯夏南關

南關者甯夏之南郭也賊遣僞將守關門稽察其嚴官軍屢
攻之不克甯夏人夏之時欲納官軍與鎮人何廷璋生員王

懋等三十人祕密會商願殺賊爲內應閉南關之北門計飲僞千
總馮佐等以酒醉而殺之遺義士衷朝繩城馳報官軍遂得南關

九月壬申甯夏賊平

倅拜叛總督魏學會檄副總兵李昫率兵進勦諸堡皆次第收服
惟甯夏鎮城猶爲賊據會套部卓哩克圖等控弦三千騎至賊益

掠城中子女饋之套人揚言己與布王子爲一家布延引卓哩克圖攻平虜堡參將蕭如
薰伏兵南關佯敗以誘之射布延死套部遂遁出塞四月以蕭如薰爲總兵調麻貴爲副
總兵率兵抵鎮城帝復用石星言賜學會尙方劍督戰會甯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
夢熊提督副使李如松先後至軍並逼城下學會與夢熊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城外

水深八九尺賊懼陽求撫以緩我師而仍結套部爲助七月布色圖章圖哩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別遣宰桑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爲巴拜聲援學曾令麻貴等分擊之皆敗去八月卓哩克圖復入李剛堡如松等擊之追奔至賀蘭山賊援遂絕會結事中許子偉劾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學曾被逮以夢熊代之賊被圍食盡城受水浸益大圯國積用間給東賜朝承恩使互相殺以降許貴其罪三人互猜疑至是東賜朝殺之開門降如松率兵圍巴拜自縊死俘承恩等至京師磔於市

案明史麻貴傳萬歷十年冬貴以都督僉事充甯夏總兵官無何徙鎮大同時諸部納款久繕力克襲封順義王奉中國益度貴類以安邊勞蒙賜賚十九年爲閩視少卿曾乾亨所劾謫戍邊明年甯夏陟拜反廷議貴健將知兵且多畜家丁乃起戍中爲副將總兵賊平貴以功增秩予蔭尋擢總兵官鎮守延綏二十二年下馬關之捷進都督同知明年卜失免復入塞掠八日而還順義王稽力克約之納款不從復擬大入貴勒兵萬五千人游擊閩逢時等出紅山爲中軍參將師以律等出高家堡神木孤山爲左軍參將孫朝梁等出定邊安邊平山爲右軍而自以大軍當一面銜枚疾趨踰塞六十里

寇莫知所防大潰俘斬四百有奇獲馬駝牛羊千五百再進秩予廕
慕壽祺曰陟拜劉東賜據甯夏鎮城反非敵國比亦不聞有奇計異能當時如魏學曾李如松梅國植葉夢熊以及其他邊將不思所以撲滅之法乃竟出於水攻塞北江南化爲澤國環城而居者不知漂沒幾何人矣以此平賊獨不愧於心乎神宗復從而鋪張之是年十一月戊辰帝御午門受甯夏俘十二月甲午甯夏賊平告天下在廷諸臣何無一人諫而阻之上下相欺可恥孰甚於此

附錄葉夢熊平定甯夏露布碑記惟茲甯夏建玉節以控臨實祖宗制馭之成憲衍天橫以彈壓顧世代封守之宏猷近歷熙朝稱爲樂土詎意倖拜倖承恩生長胡地狼性難防劉東暘許朝士文秀結約陰謀虺兇愈肆殺憲臣以起難奪勅印以憑陵劫庫放囚何所顧忌招夷納叛共結誓盟擅置職官頒布衛所要地播傳讒檄傾搖關隴愚民殘辱縉紳拘囚世子惟仗聖明剛斷賜劍以震天威廟靈淵微決策以收全勝總督尙書魏學曾竭智殫忠復回衛所四十餘處因賊退虜安全堡寨幾萬餘家甯夏巡撫朱正色親冒矢石而展臂生風監軍御史梅國弘身任戎行而揮戈起日提督總兵李如松與虜對敵斬首一百二十級虜謀絕而大勢成始末皆其首功甯夏總兵蕭如薰固守平虜相持者數月賊氣沮而根本定奉制尤多勝算副總兵麻貴城下石溝之戰先後出奇總副參游牛秉忠劉承嗣李响王通何崇德王國柱楊文馬孔英李如樟李甯等轉戰防守之功拮据極苦潘泉監司楊時甯馬鳴鑾蔡可賢顧其志張季思相與分猷之助經理爲勞兵部主事趙夢麟倡始籌畫之方先收奇策遠晉宣大之驍將舉陳浙湖川貴之健卒咸至隨於十六日羣酋互殺劫氣遂移懸東暘許士之首於城隅鬪倖拜承思於窟內救焚絕燼芟草求根承恩生擒倖拜就戮舉家百口付之烈焰真夷千衆伏於鏑刃勢如雷霆功收漏刻

癸巳二十一年秋青把都兒犯甘肅總兵楊清擊敗之

青把都兒海部切盡台吉從子也駐牧昌甯湖漸健龍首山大

爲邊患滑出擊之斬首六百餘級青把都兒單騎遁

案昌甯湖在鎮番縣西一百二十里源出永昌縣南境近因永昌人資爲渠利湖無來源已就乾涸居民墾荒於此龍首山在山丹縣西北三十里俗名北山卽張掖縣之甘浚山

張掖縣西南八十里有山山下有泉味甘冽故名甘浚秦邊紀略曰水經注張掖水歷紺峻南則是本名紺峻而二字並譌也

甲午二十二年秋八月套虜卜失兔糾諸部轉掠至下馬關總督葉夢熊檄麻貴

赴援

先是七月間卜失兔糾諸部西犯定邊關入固原塞副將姜直不能禦遂由沙梁墮牆入直抵下馬關縱橫內地一月如薰仍不能禦甯夏守備杜松借游擊史見李經

以二千餘騎邀擊馬蓮井誤入伏中見戰死松與經偕重傷士卒死過半時麻貴爲總兵官鎮守延綏有膽智勇健絕倫總督檄令赴援貴至督副將蕭如蘭等連戰殲馬臺薛家窪杜松亦裹傷力戰虜始敗走斬首二百三十有奇帝爲告廟宣捷進貴署都督同知

乙未二十三年春正月套虜著力兔犯平虜橫城總兵李如柏等擊却之

虜分道入寇甯

夏總兵官李如柏副總兵解一清督參將吳顯石尙文守備陳王道分勦於平湖灘水塘墩等處各斬獲甚衆進如柏右都督

松部宰僧等犯陝西掠涇州及慶陽邊界總督葉夢熊擊却之

秋九月青海酋永邵卜犯甘肅參將達雲擊敗之

永邵卜香順義王諳達從子也部衆強盛先嘗授都督同知再進龍

虎將軍自以貢市在宣化守將遇已厚不可逞乃隨諳達西迎活佛留據青海歲爲邊患嘗誘殺副將李魁邊臣不能報遂有輕中國心至是九月九日度將士必宴飲擁勁騎直

入南川屬番偵告雲伏兵要害令番人繞出朵爾峽外潛扼其背而自提精卒二千夾擊大敗之斬首七百餘級其走峽外者番人殲之雲既勝度寇必復至厚集以待諭月寇果結浩爾齊諸部先圍番寨以誘官軍番不能支合於寇寇遂入犯西甯西甯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雲乃招集番人初與寇合者七十餘戶皆復其業初西甯所屬番子卽西羌族種甚多自甘肅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有之而散處河湟間者爲中國患尤劇漢趙充國張奐馬賢段熲魏郭淮晉馬隆隋劉權唐婁師德哥舒翰宋王韶王厚之所經營皆此地也元遣駙馬章古鎮西甯於河州設吐蕃宣尉司統制番衆明洪武二年太祖定陝西卽遣官來河湟招諭其酋長皆觀望復遣員外郎許允德招之乃多聽命又遺歸附元甘肅右丞朵爾只失結西甯州同李南哥招撫其酋長至者亦悉授官以茶馬互市山後貴德等州西番諸部落亦皆以馬來是時西甯共十三族耳至正德四年蒙古部酋亦不喇阿爾禿廝獲罪其主擁衆西奔瞰知青海饒富襲而居之大肆焚掠番人失其地多遠徙其留者不能自存反爲所役屬自是西碾始有海寇之患後真相移駐莽刺川火落赤移駐捏工川逼近西甯日蠶食番不能支則折爲寇用扯力克又西行助之勢益熾經略尙書鄭洛中丞田樂兵備副使劉敏寬參將達雲勦撫悉合機宜番人漸復業爲中國用矣

案明史達雲傳是役也雲手馘其帥一人斬首六百八十餘級其走峽外者又爲番人所殲獲駝馬戎器無算爲西陲戰功第一所馘把都爾哈卽前殺李魁者其地卽魁陣亡處時又皆九月也先是副將李聯芳爲寇所殺總兵尤繼先復其讎邊人以此二事爲快雲旣勝度寇必復至厚集以待諭月寇果連真相火落赤諸部先圍番寨以誘官軍

番不能支合於寇寇遂逼於西川雲督諸軍營康羅溝寇悉衆圍之矢石如雨雲左右衝擊自辰至申戰數十合寇死傷無算乃以長鎗鈎杆專犯西甯軍西甯軍堅不可破寇始遁追奔數十里而還捷聞帝大喜遣官告郊廟宣捷大學士趙志舉以下悉進官雲擢都督同知廢本衛世指揮使寇歲掠諸番番不敵則折而入寇及寇敗遠徙雲急招番復衆者七千餘戶永邵卜連犯明沙上谷雲並擊走之初南川奏捷雲已准副總兵至是命以總兵官鎮守延綏未幾鎮甘肅二十六年永邵卜復犯西甯參將趙希雲陣歿雲坐停俸將甘州馬應龍涼州姜河水昌王鐵塊等分道襲之寇遠竄盡拔其巢壤地五百里雲以功進右都督廢世指揮僉事無何青海寇糾衆分犯河西五道俱有備獻首功百七十有奇松山既復爲築邊垣分屯置戍錄功進左都督寇戀其故巢乘官軍撤防時潛兵入犯雲據險邀擊之寇大敗斬首百六十加雲太子少保

慕壽祺曰余嘗論明代邊防譬之人身燕京猶人之腹心也宣大項背也晉薊東遼肘腋也延甯肢體也甘肅踵足也明自成化以來殘元遺孽住牧於宣大之窩穴俺答蒙酋屯集於大同之青山吉囊則盤據於延甯番衆則出沒於青海西北諸邊率爲賊藪套虜復托詞於海寇迫脅諸番外交內訌奸謀叵測達雲生長涼州洞悉夷情既敗之而復招之邊患賴以少息

以李如柏鎮甯夏

著力免犯平虜橫城如柏邀之大獲斬首二百七十有奇進右都督其弟如樟亦山父廢歷都指揮僉事從兄如松征甯夏先登有功累進都

督僉
事

海夷瓦刺他卜囊與永邵卜大寇西甯南川兵備副史劉敏寬參將達雲禦於

裏茶朵峽破之

此九月戊寅日事

慕壽祺曰永邵卜者擲力克孫順義王俺答從子也其名位雖不及卜失兔之肆而有衆約三十萬亦套部中之最強者歟初以貢市在宣府守臣遇已厚不可違乃隨俺答西迎活佛留據青海與瓦刺他卜囊歲爲西甯憲益有輕中國心矣此固中國之讎也後至崇禎元年政府欲聯合永邵卜以拒插漢無聊甚矣

冬十月辛酉海夷瓦刺他卜囊聚納刺諸賊入寇西川都御史田榮副使劉敏

寬參將達雲游擊張應學金世威郭榮祖等合禦於康纏溝

都御史田榮監軍同知龍膺親督諸營兵追賊出塞至白石崖大敗之

此十月壬戌日

事之

甘肅巡撫田樂以兵備副使劉敏寬議奏加參將達雲副總兵節制莊浪西甯

各營兵馬

又請選家丁千名鼓舞土兵番人報可明年核定營官參將下中軍一千總三哨把總六管火器把總二游擊下中軍一千總二把總二守備下中軍一

把總一防守官南川一石灰溝一沙棠川一哈刺只溝一平戎驛一勝香溝一水溝一老鴉城一上川口一下川口一上三川一下三川一新增亂迭溝一或指揮千百戶各以地

方緩急大小酌量撥軍帶領防範年終更替營兵實在馬步軍九千七百一十名西甯營參將統領三千一百五十二名碾伯營游擊統領一千四百四十二名鎮海營游擊統領

一千六百五十六名北川營守備統領九百八名古鄯營守備統領一千四十名南川堡防守統領二百六名石灰溝防守統領一百五十二名亂迭溝防守統領二百名沙棠川

防守統領三百六十一名哈刺只溝防守統領八十名平戎堡防守統領一百四十一名勝香溝防守統領六十六名老鴉堡防守統領二百二十一名冰溝防守統領一百四名

李家土兵四百一十名食糧祁家土兵五百名不食糧或番夷大聚族長率領策應

是歲西甯兵備副使劉敏寬請設鐵廠於北山開鐵礦於大山峽

先是陝西鳳翔歲供西甯

熟鐵七千五百餘斤乏則復甯行李巖之關以東道遠徒糜費且緩不濟急敏寬乃策請監司徧搜山澤復徵治氏於秦晉得治氏來襄其事初得鐵礦於下馬關北山之麓卽今之五峯寺既得之大山峽治氏謂北山礦廣而堅視大峽良便其山增巖澗中石礮擊積無算踰數里山水蕃殖樵薪者報曰可以冶鐵敏寬躬詣相度乃卽北山下置官廳六楹鐵爐二座營舍五十間跨山爲墩上建墩棚四楹周圍牆塹足備不測合簡西甯各營步卒四百供板築之役擇指揮盧忠爰督厥成仍選士習其藝復令如周官所載物其地圖

而授之煨者探者各擇其人爲長久計是役也有五利焉河西乃用武之國朝治而夕效取之源源一利也無輪運數千里之勞民獲休息二利也隨取隨給無歲月之淹三利也工役則取諸坐食之步卒炭石則採諸無禁之山林下不擾閭閻上不煩公帑四利也以五郡之材資五郡之用旁郡額供止輪折價以備除器之需五利也海夷聞之甯復有不逞志

幕壽祺曰西甯礦源富甲全國大抵皆在番境番族惑於風水之說謂地中寶藏不敢輕開以予所聞如北大運助勒蓋瑪沁雪山狼錯之金貴德柴達木之銀香兒得之紅銅哈喇哈之鐵保安之鉛毛百勝之煤有明一代不惟開採無人而萬歷中又禁止開礦劉敏寬僅於西甯附近開鐵礦一處以備軍事上不時之需海夷聞之爲之咋舌稱鐵壁云今則開發西北而金礦以土法開採其銅鐵諸礦更無人坑冶豈非咄咄怪事哉

丙申二十四年春二月戊申麻貴襲河套部敗之

北虜犯甯夏官兵擊走之

虜犯河東總兵李如柏率游擊來保等擊破於河灘兒哥腦等處尋犯河西如柏等又大破於石空寺窰兒洞把總楊榮

又破之於宿嵬口

案石空寺堡在中衛縣東北八十里明永樂年建城周二里隘口三曰大寺曰小關兒曰崇慶省嵬山在平羅縣東北黃河東岸舊有省嵬城橫枕河濱爲防禦要地宿嵬口疑是

省嵬山口

三月火落赤犯洮河總兵官劉繼破走之

先是萬曆十九年總兵官尤繼先破火落赤部於非刺捏工二川經略鄭洛進兵青

海焚仰華寺逐其餘衆而還番人復業者至八萬餘人西陲暫獲休息已復聚於青海其種類有火落亦真相臺吉納刺臺吉沙刺臺吉哈壇把都兒南把免兒臺吉著力兔等與永邵卜瓦刺他卜囊部落蟠聚雜處二十三年增設臨洮總兵官以劉繼任之未幾瓦刺他卜囊犯西甯南川兵備副使劉敏寬參將達雲大破之已連納刺諸酋犯西甯西川巡撫田樂率敏寬達雲又擊破之至是諸酋復掠番族將窺內地繼破走之

三邊總督令甘肅甯夏各縣修堡營

堡以藏民者也邊有警報則收斂之計惟堡焉至是奉督府令製信旗以斂人畜溝塘馬以使

飛拔堡亦稍葺治之矣

幕壽祺曰家不以無盜而忘犬室不以無鼠而忘貓邊城烽火惟堡是賴前人以承平而毀村堡之牆一若世外桃源永無貓犬之用也者今則羽檄飛馳西北無淨土矣民國二十四年甘甯青所屬各縣星夜建築礮樓此爲兵士隱身處也爲黔首計非修葺堡營不可明者觀患於未萌况已著乎

火落赤部復窺伺洮州參將周國柱等擊之於奔刺川腦

先是藩力克西行遠邊而套部莊禿賴等據水

先是成化時因
開滿山前擊非
盜滿宗何以便
以故械中與紛
紛乘傳感福自
如評遠偏於守
臣搜括益於難
大國家未收絲
空之益而民間
盡此已空元氣
費從此度削殆

塘卜失兔火落赤等據莽刺捏工兩川數犯甘涼洪岷西甯間他部落亡慮數十種出沒
塞下順逆不常帝惡之十九年詔並停磨力克市賞是年春總督李畎以勁兵分三道出
塞襲卜失兔等共斬四百九級獲馬畜器械數千火落赤部衆復窺
伺洮州畎遣參將周國柱等擊之於莽刺川腦斬一百三十六級
案莽刺川在今貴德縣西南見萬曆十九年秋九月尤繼先注腦者甘人爲言裏頭也隴
東人謂涇河腦子指涇水發源處河西人謂雪山腦子指祁連最深處莽刺川腦正與上
同至明初鄂愈西征
至此未入其腦耳

夏五月戊辰河套部犯甘肅總兵官楊濬擊破之

秋七月遣中官開陝西諸省礦

初畿輔奸民慫恿中官多言礦利大學士申時行力持
不可至是承甯夏朝鮮用兵之後國用大匱營建兩宮

計臣束手前衛千戶仲春請開礦助丁帝允之自是獻礦嗣者踵至首開畿內命官領
之嗣後河南山西南直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廣東廣西江西福建雲南無地不開中
使四出皆給以關防併借原奏官往礦脈微細無所得勒民償之而奸人假開採之名乘
勢橫索民財有司稍忤意輒劾其阻撓逮治富家巨族則誣以盜礦良田美宅則指爲下
有礦脈不役開採及婦女其
橫暴如此羣臣屢諫帝皆不聽

九月河套部犯甯夏總兵李如柏擊敗之

或謂此條與上
秋七月以中官
一事可以合井
而作者之苦心
若知國家開礦
月是人民請求
普通公事也九
開礦達迎官官
也固可分而不
可合

著力免阿赤免火落赤犯蘭州邊界守將嚴兵卻之

太監趙欽開採蘭州銀礦

明初坑冶之課止收銅鐵鉛硃砂青綠而金銀礦最爲民害故禁止之至是前衛百戶仲喜請開礦中使於焉四出矣蘭

州月徵課銀一百二十兩民以重困尋罷之

案萬曆中增設礦稅宦豎四出不見臣工者垂二十年礦稅其名也搜括其實也豈無忠言讜論翼回天聽以靖人心而其私意別有所存非口舌所能力挽甫及再世神器已移後人借鑒覆車因噎廢食自滇銅照常採辦外各省一律封禁以至於今前清同治初元通商伊始當事建議開礦糾集公司然良莠雜糅未久相率閉匿致商民百萬資本盡付東流今日偶及開礦一端已幾幾乎望影驚心談虎色變矣甘肅五金具備而西甯金礦爲最旺守節者膠執成見謀新者任用非人遂使古今以來良法美意懸爲厲禁視若畏途而山川無盡之藏終無由一見於世日皇皇然憂貧患寡懷金玉而啼飢乎

西甯管哨騎同刺卜爾部番禦賊於西海之朋沙斬首十五級

安定縣重修崇福寺

寺在故安定縣南關城門內祝釐習儀之所也明初僧悟瑄修之禮部尙書胡濙作記歲久傾圮至是知縣憚應翼重修山門內增

一坊扁曰
嵩呼華祝

案安定今定西縣春秋戰國時羌戎錯處至漢始屬隴西郡在唐則渭川西市買馬之所也五代時淪於先零宋元豐中築西安城屬通遠軍金大定中改爲定西縣屬鞏州真祐中陞爲定西州領安西通西二縣元省二縣入州後因地震改名安定州元末爲鞏昌副總帥呂顯所據明洪武元年總兵官魏國公徐達帥師至鞏昌顯率衆歸附改爲安定縣屬鞏昌府民國初改定西縣屬蘭山道

悟瑁南寺僧也幼師了讓習諸內典善書酷似沈粲永樂十五年赴京進貢留海印寺寫大藏金經完日欽賜高僧勅諭賞資歸往南京募檀施書金字華嚴經八十一卷回寺供養世藏修寺畢工正統二十年赴京請寺額蒙旨賜名崇福寺給與勅諭賜崇善翎教象牙圖書一顆禮部尙書武進胡濙爲之碑

海夷永瓦諸部番遁居鹽池腦大酋渡河而南

分巡西甯道行太僕寺周一經呈報收過西番數日

先是巡撫田樂旣破逐海虜與總督李汝會議置白旗墩

百竿分插邊外數百里各水頭令各番從西甯甘州兩路逃歸俱加賞資築堡安插至是周一經呈稱甘肅坐營官王允中甘峻堡防守楊國勳報收過西番老小八百餘名口紅崖守備劉鴻業梨園堡守備梅萬良報收過西番一十四起頭目散番共四千九十一名口供係納馬屬夷陸續被虜搶去投歸調至甘州鎮城與總兵王威等教場賞資安插原坐山場住牧聽具以氈毛牛羊之類換內地米麵度食訂期各就近城堡貿易不許更與虜通

丁酉二十五年春套酋卓哩克圖犯蘭州邊界至一條城兵備僉事張棟破之斬六

十餘級降三千二百餘人
移肅家堡守備駐一條城

青海酋犯鎮番都督達雲率衛參將葛賴大破之

是時寇失松山走據賀蘭山後連青海諸部寇鈔不已銀定歹

成尤桀驁二十三年連營犯鎮番雲遣副將柴國柱擊之寇大敗去未幾青海寇復大入分道遮擊生禽其長沙賴餘敗奔三十五年敍功雲增勳磨是年松山青海二寇復連兵

犯涼州雲逆戰紅崖大獲斬首百二十有奇雲為將先登陷陣所至未嘗挫衄名震西陲為一時邊將之冠後以秋防卒於軍贈太子太保子奇勳萬曆末為昌平總兵官

案達氏家譜達雲字騰霄別號東樓始祖恪納牙居哈密畏兀城洪武初年進貢赴京忠義恭順授試百戶駐紮涼州由是為涼州人生一子達里麻答思由是以達為姓至六世

則雲起矣萬曆三十七年卒諡英烈

秋七月永邵卜寇西甯西川兵備副使劉敏寬參將趙希雲禦於敕牙壑兵敗

希雲死之川北守備王汝翌中軍彭大禮同死

甘肅巡撫都御史楊博修築緊要城堡以彌外患

疏曰議得本鎮地方斗絕羌胡之中孤懸河湟之外審時度勢較之

鐵番之役費及
諸將高類等斬
首三百七十餘
級捷聞帝為告
廟行賞進雲告
隆二秩

沿邊諸鎮獨爲難守而經制長策大要亦不出於趙充國留兵屯田部曲相保塹壘木柵
校聯不絕之數言蓋以靜制海套二虜交馳之所前巡撫都御史趙錦清知其愚議添游
兵一枝誠於地方有益但彼時倉卒舉事慮之殊未周詳處之多欠穩妥舊游兵往來輪
戍人猶以去親戚離墳墓爲難今茲新兵經年在外不得休息以故人心厭苦首倡罷兵
之說此處之未當一也原議春夏駐劄涼州秋冬駐劄莊浪不知涼州已有分守副總兵
莊浪已有分守參將又留游兵在彼所謂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用之地處之未當二也客
兵遠戍全在多方撫綏行糧既不以時查給月糧多被官旗侵隱且營房未設棲止無所
感事輿懷歸思孔切此處之未當三也今日之計補偏救弊則可因噎廢食則大不可聽
之塵垢之衣少加澣濯自當一新若四分五裂未免竟爲廢物所據裁省游擊臣實不敢
輕議以臣愚見莫若將涼莊游擊免行裁革照依永昌游擊事例移於安遠堡駐劄東制
鎮羌岔口以達莊浪西制黑松古浪以達涼州倘遇徵調城池仍行備禦官軍照舊防守
以靜待動以逸待勞自足以坐收成算而區區攻戰之末不與焉臣今歲七月初始至
鎮城深惟積穀重農第一要務故亟將屯田事宜議擬題請其次則繕城郭起塢墩謹烽
燧良不容緩乃備行守巡兵備四道將甘鎮城堡墩墩通行查處昨因八月九月農功告畢
已將甘州張欽等堡山丹石峽口等堡風營等墩高臺老鴉等墩永昌明沙等墩洪水閣
王邊等墩涼州張義等堡紅城子大紅石山等墩古浪可等墩肅州譚家等堡應添置
者次第添置應修飾者次第修飾事涉瑣細不敢陳瀆聖聽外但惟鎮番地方北出涼州
二百餘里曠遠寥闊實與宣府獨石馬營相類昔人謂於涼州北境磧中建置城垣控其
衝要自是寇不敢復至涼州城下卽此處也乃今風沙壅積幾與城均爲一滑虜突至因
沙乘城豈惟涼水坐撤藩籬實甘肅全鎮安危所係至於涼州柔遠懷安靖邊亦皆番虜

往來出沒之所垣牆低薄壕塹淤塞雖營屢議修築止緣無人任事旋議旋輟今右參政張應欲於鎮番添築關廂一則消除沙患一則增置重險并將修飾柔遠等堡事宜開呈前來謀之父老咸謂可行質之官僚殊無異議急當整理但夫役動調繁多錢糧經費浩煩事體顧重固非臣愚所敢擅舉乞勅該部再加查議稍待來年春暖土脈融和容臣查照所議刻期舉行未盡事宜竟自查處仍行參政張璽涼州副總兵蕭漢往來督視務期一勞永逸保障地方事完將用過錢糧撥過夫役備細造冊奏繳仍行守備蔡勳往來提調刻期完報

八月甲申肅涼二州火光在天

先是二十三年九月癸己夜永甯有火光形如屋大隕於西北永昌鎮番甯遠所見同是年二月癸亥平涼瓦

獸口出火水灌不滅至秋火光見肅涼二州形如車輪尾如三股約長三丈

戊戌二十六年春套酋卓哩克圖等住牧松山兵備副使張棟臨洮總兵陳霞大

破於六箇井

夏四月套虜又寇烏蘭棟遣河蘭二營兵渡河襲破之

烏蘭今靖遠縣

五月沙害海牙等率衆歸降張棟收之

發臨洮蘭州二營給月糧馬匹供換遣

秋七月海夷聚衆於黑松等處都督同知達雲搜勦之

黑松皆山名

九月巡撫甘肅兵部尙書田樂遣將五路出兵恢復大小松山

在平番古浪境

明年置

大靖等堡

松山左擁蘭靖右護涼古前逼莊浪兩河則腹心甘鎮則咽喉山以西扒沙爲涼屯地山以東蘆塘爲靖虜膏地山以南隆峇石炭以至紅井皆莊浪屯

牧之地自宋慶曆間淪入於夷明初始克復時雖地廣人稀未暇垣墾而胡虜既逐之於三受降城外則河套賀蘭皆無王庭松山固耕牧沃區成化初火篩擄套雖或不無西紅然或開歲一至或秋高一至松山亦非顛脫惟隆慶之末五單于解辯自上古雲中以至榆翔皆爲開市稱藩謂河西同一邊鎮安可無市於是招致寶酋攜弟着力免宰僧子阿赤免額勒革麻紀西移松山而作之巢穴開大小市於甯衛莊涼又成一西河套此松虜之所由起也自北虜據松山爲巢穴雄視河西交結海虜日尋干戈戊戌正統年又犯秦關之險蓋松虜所羽翼青永所憑依山險所哮雄番族搶掠漢人爲其耕種其耳目其爪牙陵夷至於犯洪河陷朔方孰非松山貽之厲耶萬曆壬辰夏巡撫甘肅兵部尙書田樂持節渡河周覽西塞志在恢復第芟刈驅除自有次第以故蒐乘簡卒不二年得勝兵一萬樂曰可橫行匈奴中矣一試於昌湖而青酋破再試於湟河而永酋破屢試於南北等路而零首破狡醜且衆挾寇鈔樂與總督李汶計曰青永既挫若醜易與耳只用河西兵由泗水由黃羊山莊浪亦足剪覆但恐其西潰東奔必須會合河東由蘭由靖由中衛分路協勦始克一鼓而殲於是我方約日會兵彼乃悉銳先犯抗莊兵於隆峇孤頭直欲逆顏行也者我師忽出一奇兵從泗水間道搗扒沙又出一奇兵從黃羊山間道搗魚溝攻其

腹背遂潰敗奔遁馘斬千餘俘獲萬餘則是年三月二十日也虜既奔敗晝夜驚疑匪直番僧柴隆等歸之若流卽虜首着什吉等亦投之如赴旋卽以此歸附番夷還擾之益不甯且乘雨挖邊欲由鎮岔入海又被伏殲其領兵五酋首則七月三日也彼始知西海不能飛渡東山不能久居樂猶曰戊心叵測能無潛匿繁毒復於是月二十四日屬西甯兵備右布政使劉敏寬揮戈青海之南又屬莊浪兵備按察使梁雲龍控弦烏嶺之北屬甘州副使李景元率兩河壯士由黃羊川又屬甘肅總兵都督同知提五郡將官於黑馬圈屬西甯同知龍應堅振軍旅在前又屬涼州通判使王倫輓芻粟在後張我虎隊之威奪彼大戎之魄誅悍酋赤哈等八百級投降番夷黃金等九千人大小松山歸我版圖建堡築城屯戍相望乃割蘆塘等處屬固原紅水河三眼井等處屬臨洮阿壩嶺大靖城土門兒等處屬甘肅自靖虜衛界黃河索橋起至土門山共長四百里而蘭靖莊浪千四百餘里之衝邊獲安松山始無一虜是役也於莊浪無梗咽之虞於涼古蘭靖無剝復之患於甯夏無疥癬之疾於安會關隴無震鄰之恐於我軍民大收屯牧之利於彼海套無復糾合之藉而首議定策者甘肅巡撫田樂進籌制勝者二邊總督李公汝協力矢猷者陝西撫院賈待問飭度勅憲者甘陝巡按使許開造唐一鵬震耀威武圖維大定以善後而克成厥終則新任甘肅巡撫徐三畏同心協力腥窟犁庭套虜潛蹤王師奏凱扒沙改爲大靖姑臧無復兵戈此文謀武戰之功二百年來不多見者也

案松山爲漢武所開以斷匈奴右臂唐因之稍慎封守宋失而淪入犬羊明洪武初逐虜開疆屹然天塹嘗考其地在涼州平番縣一百二十里大小二松山東扼黃河南綴蘭靖北阻賀蘭延袤千餘里號爲沃壤隆萬間虜酋免盤踞其中時肆侵掠內地割棄僅存一線平番縣志松山接蘭州府界因多大松故名其北又有小松山明時議邊事者以二

山為控禦
邊陲要地

顧氏祖禹云劉蘆塘等處屬固原者即今靖遠協大小蘆塘等堡屬固原提督者也前明屬固原鎮顧又云紅水河三眼井等處屬臨洮者前明屬臨洮府即今之蘭州府也又云阿壩屬大靖城土門兒等處屬甘肅者明時屬涼州協管轄而仍統於甘肅鎮即今之屬於涼州鎮而仍統於甘肅提督者也嘉靖時田樂為甘肅巡撫雲為甘肅鎮總兵而能不分界域大遼松寇固尚有二邊總制之期會鼓舞焉惜甘肅通志中別無可考即田連二公本傳亦未顯言驅逐松寇之實跡今僅據方輿紀要列入之以不沒其大功云又攷畿輔通志田樂任邗人隆慶二年戊辰科羅萬化榜進士萬曆間巡撫甘肅開兵邊疆修築阿壩松山平城等堡設將弁以防邊境乃算叙功封松山伯蔭一子世襲錦衣百戶

整飭肅州兵備陝西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司使崔鵬樹石於大靖察院其文曰松山延亘西河為阿赤兔等所竊據者百十年矣明萬曆二十六年秋九月巡撫甘肅兵部尚書田公謀詣帝樞帥應天孤屬賜與西寧兵備右布政使劉啟寬莊浪兵備按察使梁雲龍甘州兵糧分巡副使李景元涼州糧備分守右參議張蒲分統五道又看甘肅總兵郝晉同知達雲甘肅副總兵馬應龍涼州副總兵王鐵塊鎮番參將萬賴洪水鎮夷涼莊道李保定徐龍朱啟來張守信等帶甲萬人剿除兇虜恢復松山宣廟略於河西靖遠峰於漢北秦龍沙之提屯虎城之田業與方召爭名流與天壤俱永遠相於勒之玩瑛以記歲月云

蔡壽祺曰松山一名末哈山遼人謂肉為末哈言此山多禽獸可資肉食也此山跨距奉
蘭平番紅水三縣與馬街山之躡離寒金秋道洮沙四縣相似明人克松山時總督李汶
疏稱松廣袤千有餘里天下郡國利病盡在蘭州北二百五十里松山之南鑛鑛二十里
通鑛鑛覽註大松山在平番縣東北小松山在其北蓋據今人言平番松山堡北之山為
松山殊莫微世稱松山為西河套其範圍極廣山以西則扒沙與去浪連環山以東則蘆
塘為靖遠內地山以南則陰塔石炭以至紅井皆莊浪天牧之區一旦為虜所據彼其心
未嘗一日不窺伺內亂也多身築穴至吳廓清鄭為諸人之功不其偉哉清初大小松山
復為番族在牧地於內地毫無侵畧且與漢人雜處垂三百年有藉田者有鐵字者文化
薰陶非一
朔夕故也

冬十月李汶上掃空松山恢復疆土疏

啓言本年三月松苗阿亦免等糾合套虜軍
備著力免海屠永邵卜等入犯彼行圍邊過

酒各官軍堵截迎敵直倚黑馬河扒沙等處通共擒斬首級七百一十四顆俘獲番虜
黃金榜什等五百餘名七月阿亦免等欲圍林復何糾海虜復行出犯官兵堵擊槍箭射
打死頭目卜打名各等五名及強虜五十餘人各虜敗走退適大小松山九月二十五六
等日兩河五道官軍會集大小松山虜俱走道逃竄不及計棄去降服總計五道共斬首
級四顆斬獲虜二名俘獲番虜八百八十名馬匹贏牛羊一千五百餘兩州營參將圍連
時等率兵從鹽場堡境復至神機灘離連七百餘里斬獲虜首五顆生擒連女一十再行
窟被並無虜連大兵復回入境看將松山廣寨千有餘里安寨寨三十餘年犯犯於莊
浪刺膚於前靖左款右犯額布夕謀李永怡探明備代殺殺謀三月內復獲其案七月再疏

其魄於是約會兩河之衆大集七路之師分道出兵四面進剿窮虜如掃積藪一空伏莽之夷稽顙內附撤塘之虜俛首就擒乃復周歷山川窮蒐陵谷南連蘭靖東盡蘆塘北斥流沙西通泗水膏腴可糴要害可垣師不殫財而留屯自裕兵不血刃而版宇悉歸自是履畝而耕列戍而守莊涼屹爲中土甘固聯若比鄰內貽堂奧之安外絕門庭之患此兩河之福萬世之利也

案汝來固原總督軍務於時青海諸虜正屬跳梁遂檄行四鎮勦平恢復故土計先後所斬捕首虜共七萬有奇尋令各鎮亟圖繕葺植額築虛邊垣延袤五百餘里而要害城堡所在翼翼時裁他費不經者給軍而又多出贖鏤廣行犒賞他如訓材官斥奸宄積貯代遺說諸可以鞭撻膺懲之具靡不備蓋汝在鎮凡十餘歲而居者如堵行者如市保全生命物產直以億萬計

又攷平番縣志大小松山在縣東一百二十里接蘭州府界山多大松其北又有小松山明時議邊事者以二山爲控禦邊陲要地今其地爲松山堡又平番在蘭州府南三百四十里廣四百二十里袤三百四十里東至古浪大靖界二百七十里南至蘭州沙井堡之新安堡一百九十里西至岷州縣之水溝界一百五十里北至古浪縣之安遠界一百五十里東南至蘭州鎮虜堡界一百四十里西南至土司紅古城界一百九十里西北至土司連城界一百五十里東北至蘭州紅水堡界二百四十里

十二月田樂遠臨洮府同知馮恂蘭州遊擊閻逢時帶領兵馬自金城關大岔

口田塞踏勘雙墩子紅水蘆塘等處議築長邊

永邵卜歸套火落赤牧西海請款許之

是年思谷逃犯西甯南川守備李希梅死之

己亥二十七年春套虜入犯甯夏巡撫楊時甯夏總兵杜桐等大破於黃河灘復

犯河東參將吳宗堯等破之斬獲甚衆

是年九月虜復擾邊杜桐出塞至苦刺吾素斬首一百二十餘級

二月總督李汶上松山善後事宜疏

松山既空故疆已復其經理善後最為喫緊而善後非築邊建堡設官屯兵其道無繇今會官

踏勘松山東西一帶延長四百餘里堪修長邊一道河東自永泰索橋至小松山雙墩分界共一百八十里河西自泗水上門至小松山雙墩分界共二百二十里在河東則蘆塘川應設參將一員兵馬二千名築城一座蘆溝口以西紅水河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蘆塘設防守一員兵馬一百名築堡一座在河西則扒沙營應設參將一員兵馬二千名幫築舊城一座阿壩嶺應設守備一員兵馬五百名築堡一座裴家營土門兒各設防守一員兵馬各一百名築堡各一座屯戍協守相為聲援照得國初驅番衆於三受降城外河套賀蘭尙且無虜松山故成甯區成化初虜據套雖或不無西訖然去住有時松山亦非甌脫惟降萬間款市一通賓館等盤窺其中莊浪遂成一綫而蘭靖莊浪

無處無時不遭荼毒且僞造妖書紅旗傳播真主起於草地以搖遠瀕雖屢入屢挫窺犯猶昔幸今恢復急宜修守查涼之泗水至靖之索橋橫互不過四百里乃舊自永安歷皋關渡河逾莊浪以至涼州則一千五百里舍此四百里不守而欲守一千五百里之邊果孰難而孰易修此四百里之邊牆又何難而何阻勸得自鎮番至中衛烽堠相望迄今舊址猶存其修邊也雖主於築牆然過沙處則挑壕遇崖絕則削塹取其足以遏奔軼斯已也

着力免宰僧復犯平虜

今平羅縣

及興武甯夏總兵官馬孔英屢敗之

馬孔英積戰功爲甯夏參將萬

曆二十年噶拜反引套寇入掠孔英屢擊敗之下失免入下馬關從麻貴邀擊大獲進本鎮副總兵二十四年九月著力免宰僧犯平虜橫城孔英偕參將鄧鳳力戰斬首二百七十有奇賜金幣令推大將缺乃擢署都督僉事以總兵蒞舊任尋進秩爲真至是着力免宰僧復犯平虜興武孔英與杜桐等分道襲敗之再入又敗之

三月副使荊州俊督發臨蘭二營內丁降夷晝行夜伏直抵青羊水搜剿遺孽

斬首二十餘級四月賊酋潛入松山謀復故巢

州俊又伏兵黃沙掌擊敗之追至中衛而還

案五邊攷云新邊自靖虜衛界黃河索橋起至莊浪界土門山長四百里而蘭靖莊浪千四百里之衝邊始安第蘆塘三眼井等處土疏易圯時費修築若按明初舊址自鎮番直接甯夏中衛通樹長邊則外鑰尤壯矣

庚子二十八年春三月蘭州兵備副使荊州俊以河蘭各倉准折鹽引改撥紅水

二眼井二倉

後三月加修紅水堡城設守備一員又修二眼井堡城設百戶一員

案紅水堡在皋蘭縣北四百二十里城周二百六十八丈高三丈二尺濠深一丈五尺堡有雙泉足供民用二眼井堡亦在皋蘭縣北與紅水蘆塘等堡梟市星列皆新復地也城池高深同紅水堡萬歷三十五年兵備副使邢雲路又於紅水附近建永泰堡城此堡亦在皋蘭縣北與紅水三眼井作犄角之勢

又案明史萬歷六年靈州西和漳縣鹽增至一千二百五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八斤歲解甯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二兩延綏鎮年例銀一萬三千七百十四兩固原鎮客兵銀二千五十九兩固原軍民犒賞銀七千一百二十一兩又嘉靖十四年議准靈州小鹽池歲增鹽三萬六千一百零五引專供花馬池一帶修邊支用荊州俊在用兵時期請撥鹽引以倉糧作抵始明代成例如此

是歲青海寇糾番族犯洮岷總兵蕭如薰孫仁禦之

如薰刑漢涼州副總兵都督僉事弟如薰甯夏總兵都督

同知番寇犯洮岷如薰與孫仁擒斬二百餘人撫叛番五千人

辛丑二十九年春二月紅水改設遊擊一員把總二員增馬步官兵千五百人轄

墩臺三十一座

壬寅三十年春正月蕃酋索羅台吉等率衆歸附參政荊州俊收之

男婦一千七百六十五名

閏二月戊午貴德河州黃河竭

是年正月己未帝以災異敕修省二月己卯命罷鑛稅停織造釋逮繫復建言諸臣職是月丙申復河套諸部

貢市至是河水竭自貴德所至河州凡二十七日

秋八月荊州俊收紅水等處降夷八起

賊屯松山北總督李汝檄洮固二總兵山蓋塘出邊搆巢敗之十月賊窺內地荊州俊率

兵巡哨至沙窩與戰勝之餘孽北遁

松山賊侵河州

松賊土滅恰等侵河州境副使荊州俊遣兵至古爾半大破之秋八月賊屯松山總督李汝檄洮固二總兵由蘆塘出邊搆巢敗之州俊收撫紅水

等降夷八起九月真相台吉等曾謀雪土滅恰歸州俊同總兵官孫仁督兵至節子岡大戰獲全勝焉

冬十二月荊州俊破火落赤部落於龍羊峽

火酋部落從沙溝過冰橋住撻子川謀犯河州州俊率官兵破之斬獲甚多

癸卯三十一年春火落赤犯西甯四川兵備李有實參將張大紀破賊於巴爾革

蘭州兵備副使荊州俊遣兵勦賊於白墩子

因賊竊挖紅水堡新邊贖州俊遣兵勦之斬首二十餘級餘賊奔潰

案白墩子在今紅水縣東北南距一條山約七十里西南距縣城計一百一十里距省治則爲三百八十里其地有鹽池在村莊東北所產之鹽色白味淡名曰白鹽每年舊歷四月至十月均爲產鹽時期可歲出鹽二三萬擔

冬荊州俊又破北虜於把撒等川

先是秋八月北虜犯邊州俊破於白墩子至是又入寇遣兵敗之

甲辰 三十二年甯夏兵變

變兵激水灌城多傾圮事平巡撫周光錫增繕後巡撫楊時甯黃嘉善崔景榮相繼補修清乾隆三年地震城盡毀五年用幣

建可

乙巳 三十三年春銀定歹成復連兵犯鎮番甘肅總兵達雲遣副將柴國柱擊之

寇大敗去

先是萬歷二十六年秋九月巡撫田樂決策恢復大小松山雲偕副將甘州馬應龍涼州姜河永昌王鐵槐等分道襲之寇遠竄盡拔其巢攘地五百里雲以

功進右都督蔭世指揮僉事無何青海寇糾衆分犯河西五道俱有備獻首功百七十有奇松山既復爲築邊垣分屯置戍錄功進左都督寇戀其故巢乘官軍撤防時潛兵入犯雲據險邀擊之寇大敗斬首百六十加雲太子少保寇益糾其黨犯鎮番雲及諸將曷賴等大破之斬首三百七十餘級帝爲告廟行賞進雲世蔭二秩寇復入犯雲破走之至是

變兵以水灌甯夏衛城勦次拜劉之變官軍以水灌城尤而效之民其魚乎

銀定乃成復連營犯鎮番
遣嗣柱擊之寇大敗去

夏西番盜殺千戶張燧

火裏藏西番叛只誘燧殺之甘肅巡撫顧其志會三邊總督李汝檄參將姚得明勒兵問狀得三渠魁番還所虜以番俗罰之

平遂

案明史武宗正德六年冬巡按御史成文發甘肅總兵張翼太監朱彬冒奏首功千九百有餘又倪岳論西北備邊往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兒加思蘭大爲邊患沿邊諸將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受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撥拾器械虛張聲勢甚者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冒奏首功已成風氣白墩子之戰荊州俊斬首二十級可謂據實奏報矣

秋八月巡撫顧其志奏城永秦疏

松疆草創紅水諸堡極稱孤懸原議有警以蘭州參將兵馬應援但紅水距蘭州五百里而遙原隰險阻

一路絕無人煙虜小舉猶可拒守脫或大舉單弱豈能支持蘭州官兵策應猝不能至况復奔馳遠道軍馬疲困何能禦敵中無止宿委積之處設虜乘間衝突無城堡可依非萬全之策臣等重覆勸議多方講求咸以老虎城地建堡設將爲宜迤南再築二小堡接傳烽燧使首尾相應犄角相成衝疆可恃以無恐向議欲設副總兵者意將兼轄蘆塘雖同在松疆乃陝西總兵所轄彼此牽制掣肘爲難似當止設參將與紅水蘆塘互爲應援查景古城守備近在臨洮七十里內總兵兼制爲易此官似屬冗員應改爲蘭州守備移駐

鹽場堡其景古城改委操守新疆合用兵馬多寬酌量緩急摘撥修城築堡公署等費臣等於本地隨宜區處既不敢仰給太倉亦不敢派之民間揆度人情事體金稱便宜再照地名老虎城向係虜地彼已習知其懋復故巢蓋未嘗一日忘也且名不雅馴宜擬改永泰城一新耳目永絕虜念

丁三十五年夏四月伊勒敦達春犯涼州官軍擊破之

時松山既復寇復據賀蘭山結青海諸部寇鈔不已

伊勒敦達春尤桀驁十三年連營犯鎮番總兵官達雲與副將柴國柱擊之寇敗去未幾海寇復大入將十分道遮擊生擒其長沙喇餘敗走至是伊勒敦達春復連兵犯涼州雲與國柱及副總兵官秉忠逆賊大破之寇屢被挫悉去

兵備副使邢雲路會總兵孫仁參將王維英張君恩都司王嘉評同知唐懋德

阮聲和知州李傳聲監修新邊

郎中王聘賢立格冊督宿逋民皆樂輸饌以不匱紅水南一百四十里築城一日永泰又南一百里

築堡一曰鎮虜又南一百八十里築堡一曰保定又七十里至蘭州中間築墩院二墩臺四十四補修紅水永泰墩臺七十餘廩舍倉廩具備

總督徐三畏疏言邊事

略言河套之部與河東之部不同東部事統於一約誓定歷三十二年不變套部分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卜失免徒建空名於上

西則火落赤最狡要挾最無厭中則擺言太以父明安之死無歲不犯東則沙計爭爲監市與炒花朋逞西陲搶攘非一日矣然衆雖號十萬分爲四十二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

少者一二千騎耳宜分其勢納其款俾先順者獲賞後至者拒勦仍須主戰以張國威時已許宰僧及火落赤諸部復貢市矣未幾西部銀定歹成數擁衆犯東西邊

是歲松山青海二寇復連兵犯涼州達雲逆戰紅崖大獲

斬首百三十有奇雲爲將先登陷陣所至未嘗

挫衄名震西陲爲

一時邊將之冠

戊申三十六年伊勒等酋糾火落赤犯邊遣總兵孫仁等擊之寇敗遁

諸酋以新疆初定來犯火

酋造浮橋於黃河分道並進巡撫顧其志遣總兵孫仁參將張君恩都司王嘉許邀擊於青羊水斬首四十餘級伊勒酋遁去明年參將劉光旆千總韓完卜擊火落赤西至仰華寺燒其浮橋斬首六十一級火酋敗走是春邢雲路率諸將士詣松疆卜吉旅山告功遂勒銘於石而還

以陝西總兵官柴國柱鎮甘肅

國柱西甯衛人萬歷中由世廕歷西甯守備驍猛善射從參將達雲擊寇南川勇冠軍錄功進都指揮僉事寇

盜邊輒爲國柱所挫屢進涼州副總兵松山旣復方建堡置墩寇數來擾國柱頻擊却之銀定歹成連兵寇鎮番國柱馳救斬首二百有奇獲馬駝甲仗無算青海寇大掠鎮羌黑古城諸堡守備楊國珍不能禦國柱急率遊擊王允中等擊走之銀定歹成復犯河西國柱邀擊獲首功百二十擢署都督僉事陝西總兵官至是改鎮甘肅銀定歹成屢不得志益寇鈔永昌國柱馳與大戰敗之追至麻山湖斬首百六十有奇

蘭州參將移駐永泰堡新城

永泰堡在皋蘭縣北三百三十里舊名老虎城萬曆三十五年蘭州兵備副使邢雲路建城至是上峻移蘭州參將

駐此設馬軍一千名步軍五百名又鎮虜堡設操守一員馬軍一百五十名步軍一百名保定堡設操守一員馬軍一百名步軍一百名景古城守備移駐鹽場堡肅王以將官移

駐裁撥衛所馬八百匹歸永泰

案萬曆二十五年邢雲路復建鎮虜堡城此堡在皋蘭縣北二百三十里在寬溝堡南七十里天下郡國利病書甘肅舊志蘭州府志謂在保定堡南一百二十里俱誤建保定堡城此堡在皋蘭縣北七十里在鎮虜堡南一百六十里天下郡國利病書舊志及蘭州府志謂在永泰堡南一百五十里俱誤寬溝亦在皋蘭縣北距永泰堡城三十里

己酉三十七年夏六月辛己甘肅地震南山崩

案南州在肅州西南非終南山也史記大宛傳張騫自大夏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又匈奴渾邪王降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漢志西城南北有大山其南山東出

金城與漢南山屬

辛亥三十九年春二月庚子套虜犯甘州紅崖堡青湖官軍禦却之

紅崖堡在今高臺縣所屬鎮夷

城西十五里其色赤形如屏障青湖在紅崖堡附近

壬子四十年靈臺縣紳民請於東郭建二賢祠許之

爲祀晉隱士皇甫謐及成祖靖難時所殺之巨敬也二賢涇州兩

屬縣之名人也隴東名賢不
少而專祀兩先生重其節也

秋七月總兵姚國忠副將王宣破套虜於沙山

巡撫崔景榮檄平羅參將潘國振偵
報虜住邊外先事戒嚴國忠等馳至

平虜敵果竊入遂率兵出勦至
沙山老灣斬首一百七十餘級

乙卯四十二年秋九月三邊總督劉敏寬勦套虜於定邊等處大捷

是年秋敏寬親
提標兵乘障駐

劄花馬池調度於是節報合套大頭目吉能火落赤等會事因順義王三年併市熱中乞
討八年之賞要挾未遂聲言要東至黃甫川西至鹽場堡一千二百餘里各分定地方沿
邊圍城掏墩犯搶等情隨經飛檄延甯陝三鎮撫鎮道將等官嚴加防範聞諸酋果傾巢
勾虜盡地入犯延鎮兵馬地廣力分勢難敵衆故自閏八月十九日以至九月初一日三
路受敵警報時聞敏寬義主討賊裂臂誓心恨不滅此而後朝食初二日寅時忽報虜復
擁衆四五千騎從定邊西沙梁入犯即簡各鎮精銳屬其事於甯夏總兵官杜文煥與中
軍副總兵吳繼祖矢之曰勝衰存亡在此一舉有如縱虜勿復見二將亦以矢衆忠義
激發奮迅以往督率偏裨將士與賊鏖戰陝西總兵官祁繼祖等統兵從西定邊副總兵
蕭捷等統兵從東各飛集夾擊剿殺虜遂潰亂披靡遁北共計斬獲首級二百四十八顆
內恰首四顆奪獲達馬三十三匹坐纛三桿盛甲六十一頂副器械三千五百餘件是役

也釋攻圍之擾寢深入之謀仲華夏之威雪將士之恥誠自來秋防所罕覩者隨具捷書入告是時飭戎兵給芻餉則固原道董國光甯夏河東道張崇禮河西道趙可教靖邊道李維翰是年九月總督劉敏寬題自是以至四十四年三月屢獲捷功

十次共斬虜首二千一百九十有奇零級不與焉無非定邊之餘烈也

案陝西通志定邊縣漢北地郡馬領縣地唐爲鹽州地明正統二年置定邊

營清雍正九年置定邊縣屬延安府在陝西北與甯夏所屬之花馬池毗連

套虜糾松山寇入掠鎮番左都督李懷信邀擊敗之

寇入鎮番蘆溝墩諸處甘肅總兵左都督李懷信邀擊大破之

未幾復三道犯鎮番諸堡懷信亦分

兵退之寇引還將士追之斬虜無算

擢李懷信爲甘肅總兵官

松山寇入掠蘆溝墩諸處懷信邀擊大敗之斬首三百有奇

寇引還將士尾其後獲首功百九十有奇自後寇入多失利去威名著河西先是陝西止

設四鎮自西甯警增設臨洮總兵官遂爲五鎮然惟甘延最當敵衝故擇帥常慎而甘肅

北有松山南臨青海諸部落環居其

外尤難禦懷信在鎮邊人恃以無恐

丁巳四十五年 清太祖天命二年 秋八月新疆傳警按察使兼攝臨鞏道朱燮元夜馳至

紅水督蘭靖參將張世威楊麟等禦卻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是歲海夷襲永昌參將祁秉忠擊走之

秉忠西甯衛人由襲士司參將鎮永昌其時邊方久靖戎備頗弛海夷伺其隙忽以千餘

衆洶湧而來鋒已至永昌城東距城三里許城破在須臾秉忠聞警率部下兵擐甲執刃出躬先躍馬獨入圍東西馳突殺二虜虜驚以爲神各鳥獸散將軍急追之越界百餘里始還明年遷秉忠涼州協又明年拜平羌將軍擢鎮甘州後提督薊遼以血戰死賜諡曰忠勇永昌人亦於城東三里道旁堅碑曰祁忠勇孤軍勝虜處

未已四十七年

清天命四年

黃台吉犯西甯沙棠川兵備李作丹副總兵王汝企禦於

燕麥川却之

庚申四十八年

光宗泰昌元年清天命五年

秋文縣月連等番叛守備王繼勳剿捕之

七月海川二賊犯洮岷守道張士俊聞警馳赴督兵將却之

時洮岷道關某代署警報踵至居民皇皇

走避遠近戒嚴士俊星夜至洮岷督各將領清夜堅甲以待賊知有備留十餘日潛遁

案鞏昌府志警備論曰警備官政事也舊志不載豈以府屬遼衍衛所周羅區區警備爲迂爲細乎不知事雖細而關係其大言若迂而利害最切是不可不紀者蓋鞏昌若番北若隄軻而中路橫加以獐夷獷狻會靜之間鞠爲盜藪今且聚衆入城明火肆劫兇醜羣聚拒捕戕官雖歲荒民窮哨聚出於有因然玩愒廢弛戎心啓於無備使處處皆嚴巡繳

卽奸徒何地安著故兵徹州郡而王郎興職罷典兵而羣盜起自古天下多事發難於夷狄者什一首事於揭扞者什五有炯鑒也細乎鉅乎州縣未必皆有衛所而處處俱設教場非徒設也蓋預備以待警非因警而始備憂深思遠之明哲當無俟余言之畢矣

是年蘭州黃河清凡三日

案宋理宗嘉定三年夏四月金主命校大金儀禮會徐邳二州奏河清五百餘里金主以告宗廟社稷詔中外臨洮人楊珪上書曰河性本濁而今反清是水失其性也正猶天動地靜使當動者靜當靜者動其爲災異明矣且傳曰黃河清聖人生假使聖人生恐不在今日又曰黃河清諸侯爲子正當戒懼以清災變而復誇示四方臣所未喻宰相以爲妖言議欲誅之又慮絕言路乃詔大興府鎖還本管

案史神宗名翊鈞穆宗子在位四十八年改元一曰萬曆萬曆四十八年春正月滿清兵攻破北關降蒙古進攻朝鮮是年秋七月帝崩八月太子常洛立改元泰昌在位一月九月初日崩皇長子由校立是爲熹宗時廷議改元或議削泰昌弗紀或議去萬曆四十八年卽以今年爲泰昌或議以明年爲泰昌後年爲天啓元年左光斗請以今年八月以前爲萬曆九月以後爲泰昌明年爲天啓元年從之

熹宗

辛天啓元年

光宗泰昌元年
清天命六年

夏五月辛酉陝西都指揮陳愚直以固原兵援遼潰

於臨洺

未幾甯夏援遼
兵又潰於三河

案是年閏二月滿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略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總兵賀世賢等死之時沿海居民奔竄者皆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棲止各島間援遼都司毛文龍率師至皮島招集逃民爲兵分布哨船聯接登州爲犄角計六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廷弼駐山海關經略軍務

秋防甘肅巡撫懸賞殺夷

時夷數乘間伺掠乃立賞格殺夷首一級者賞
白金五十兩自是西夷不敢窺伺邊境稍安

甯夏兵在途譁變河東道張九德聞而撫之

靈州自秦漢以來或稱州或稱郡或稱
軍與甯夏鎮城僅隔一河而東西兩道

並建蓋其重也神廟之享天下紛然用兵矣廷議遴選才德宿望之臣分蒞九邊而慈谿張九德以按察副使飭河東兵備當是時遼左川貫並軍興多調邊兵爲援繹騷無甯日甯鎮援卒方遣行而悍丁金白張威等路殺領兵官僞署左右將軍焚掠而前遠近震駭九德至固原聞變星馳進大書前導曰戍士遠役誠可念即有所需何不以情請而輕蹈國憲且父母妻子各在城而自貽族滅何也軍門發兵擒勦汝進退何以自全幸本道未受事可開汝一面如悔罪者速投戈隨本道蒞鎮以明無叛志也衆環跪而哭聲震山谷問叩頭請死有流血者九德隨路慰遣原營安插而密擒渠魁寘之法甯鎮以安

慕壽祺曰當是時清兵攻藩陽遼陽經略熊廷弼力不支詔甯夏固原兵赴遼左以資援助甯夏兵士憚遠行且疆場之事吉凶存亡未可知也領兵官復不善駕馭激而爲變事出倉卒聞者或望塵而避焉或托故而逃焉况未蒞任之官有何關係哉張九德計安反側伴挺而走險者感片語以投戈信乎劉宏一紙書勝於十部從事矣

慶陽李夢陽賜諡

先是萬歷朝御史張邦俊疏陳從祀易名二大典舉同鄉先達應從祀者一人曰呂柟應補諡者十四人曰雍泰魏學曾盛訥王用賓馬理張

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李夢陽張原裴紹宗鄭應龍王維楨三十五年禮部題請會議舉行奉旨易名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及近年應否給諡者俱開列實蹟從公會議具奏四十四年禮部會議彙題先後共舉七十餘人留中不發泰昌朝亦未舉行天啓元年奉旨前禮部題請應諡七十四人既經會議允當並此外節年卹典請諡十人俱准

賜諡共得諡者八十四人而邦俊疏中之王用賓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

張原裴紹宗鄭應龍王維楨不與焉斯舉事歷三朝雖奉明旨而知之者鮮

案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父正周王府教授母夢日墮懷而生故名夢陽弘治五年舉鄉試第一六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進郎中應詔上書言二病三害六漸中指陳闕宦並壽

甯侯張鶴齡怙寵驕縱罔利賊民鶴齡奏辨誣夢陽訕母后爲張氏下錦衣衛獄尋宥出奪俸武宗立太監劉瑾等八人亂政戶部尙書韓文流涕憂憤文令夢陽屬草奏之疏入

詔廷議其事瑾知韓疏出夢陽手撫他事下夢陽獄將殺之康海力救得免瑾敗起江西提學副使振古學變宿習士翕然向風以材高負氣布政司鄭岳與夢陽因詰問相杵下

廣信獄按之坐前作宸濠書院記削籍夢陽才思雄鷲以復古自命與何

景明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所著有空同集

幕壽祺曰隴人有大功勳留名於史策者既卒部臣請所以易名李晟諡忠武趙良棟諡襄忠此出於公家者也其次則有私諡皋蘭段堅學者稱爲文毅先生殆門人所擬李夢陽身沒已久幸得諡而其後裔至今皆不知明福王時尙有爲夢陽請諡者又如秦安權德輿皋蘭岳鍾琪最有時名亦莫能舉其諡他何論哉

壬戌二年

清天命七年

秋九月隆德崇信鎮原靜甯真甯地大震

先是天啓元年正月初一日夜半甯夏地震如雷四

年五月莊浪地大震凡十四晝夜山摧地裂

河東道張九德奏設商學於靈州

甯夏地臨極邊武備盛而文事寡九德任甯夏河東道駐靈州兼攝學政月有課歲有較朔望蒞賢宮講

業論道復創設商學以便商賈子弟肄業於其中於是羣商輻輳歲課羨溢

慕壽祺曰今之天下商戰之下也歐洲商務之發達雖由資本雄厚製造精巧而其最大原因一言以蔽之曰學而已矣西北無所謂商亦無所謂學故列強以中國爲銷貨場

而甘肅又爲中國各省之殖民地矣豈知前九德創立商學已先西人而爲之矣清初甯夏商學尙存惜無人賡續進行而商務因不振

癸亥三年

清天命八年

春李若星以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若星陸辭發魏忠賢客氏之奸

甲子四年

清天命九年

春套虜伊勒酋糾衆謀入故巢犯松山爲守臣馮任所敗

關東吃緊甘軍出征時代 明熹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夏韃靼濟農犯甘肅總兵官董繼舒擊卻之韃靼濟農稱西部糾合海西古六台吉等犯甘肅繼舒與戰大破之斬首二百

餘

冬十二月兩富民變殺知縣牛得用

乙丑五年清天命十年春河套松山諸部寇鎮番參將官維賢大敗之維賢萬歷末爲甘肅麥家營守備天

啓二年以都司僉書署鎮番將事歷宣府游擊延綏西路參將仍移鎮番是年春河套松山諸部入犯維賢偕參將丁孟科大敗之斬首二百四十餘級明年春班記刺麻臺吉復糾松山銀定歹成及矮木素三兒臺吉以三千騎來犯維賢再敗之獲首功二百有奇三兒臺吉被創死進維賢副總兵其冬銀定等以三兒之死挾憤圖報益糾河套土巴臺吉等分道入掠維賢及鎮將徐永壽等亦分道拒之共獲首功百有六十七年春銀定竄免矮木素班記刺麻合十賣火力赤等由黑水河入維賢及西路副將陳洪範大破之斬首百八十餘級當是時西部

頻寇邊維賢屢挫其鋒

案明制鎮守甘肅總兵官一人舊設駐鎮城協守副總兵一人分守副總兵一人分守參將四人曰莊浪左參將曰肅州右參將曰西甯參將曰鎮番參將遊擊將軍四人坐營中軍官一人守備十一人領班備禦都司四人

漢伯渠舊屬靈州以在濟伯渠故名今屬南夏之濟縣非河西之濟延渠也

夏四月靈州河隄告成

時甯夏河東道駐靈州自張九德兵備河東其初抵靈州也所屬秦家渠常苦涸漢伯渠常苦漲二農失業輟耒而嗟蓋始而

秦渠隄隤水暴洩不能灌溉爲築長隄瀆之歲比稔而漢伯渠又苦無尾閘隄田皆成巨浸因以治隄之餘爲開蘆洞長十三丈五尺高廣各三丈五尺自秦渠北岸抵窪橋疏渠道三十里瀉水入河復故田數百頃增稅額數千石凡費金六十六兩有奇而洪武甲子至九德任事之日靈州城凡三徙皆以河故州阻河而城其西南當河流之衝復趨而北可十里每夏秋輒受害雖秦漢二渠溉田至數千頃而利與害錯其侵城實甚是時河距城僅數十武矣先是禦河歲役夫三千束薪十萬亡慮數百千金奉委諸壑人情洶洶議徙民徙城以爲長策九德則謂禦河猶禦虜也虜闌入不備之去更延之入乎且勢若建瓴而僅積薪委土與陽侯爭此助之決耳計非巨石砥柱之不可乃捐俸經營官紳復量力樂輸合之得金千四百有奇則議民間量地畝出夫量田里出車調兩河營卒更番受役工力備矣乃造船百艘運硤口石往來不絕遂請於巡撫總制俱報可則以守備張大綬董隄務指揮孟養浩司出納經歷李盛春程工作大興石隄之役而議者紛若謂濱河皆流沙不任受石恐卒無成功適旋築旋潰衆口愈譁九德堅持之曰此根慮易傾耳水豈能負石而趨耶益令聚石投之一日盡入百艘三日基始定於是從南隅實地始壘石爲隄首四十餘丈用遏水衝繼以次進西而北其壘石亦如之計隄長六千餘丈功甫成而河西徙復由故道視先所受嚙地淤爲灘可耕可藝去城已數十里矣是役也經始於天啓癸亥之正月告成於天啓乙丑之四月凡費時二年有半費金九百一十兩有奇費米麥六十石而貯尙有餘羨

案靈州志云九德築長泝以護秦渠開蘆洞以洩漢渠疏渠道二十里復蕪田數百頃而歲額驟增數千石時號張公堤又剋制水厚利民灌溉號張公車其裕農有如此者沈猶龍爲之記

慕壽祺曰地方有大建築須物色工程師並請長官派員會同勘估此定例也張九德修靈州河隄有無工程師事隔三朝無從調查僅集費千四百有奇興工二年有半築石隄六千餘丈在他人必慮其所費不貲矣而原募之款尙有餘存嗚呼何其廉哉

丙寅六年

清天命十一年

春套部酋糾衆復叛

刺麻台吉糾衆松山伊勒敦達春及矮木素三兒

臺吉是冬伊勒敦達春等以三兒台吉之死挾憤圖報糾土巴

台臺等分道入寇惟賢與副將徐永壽分道出禦賊大敗遁去
案河套者周迴數千里三面阻河上肥饒可耕桑密邇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甯夏鎮東西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一二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河南漢之定襄赫連勃勃趙元昊所據之地也唐三受降城在其北元東勝州在其東成化七年虜始入套搶掠卽出不敢駐牧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入套始駐牧正德以後應紹不阿兒禿斯部下爲營者七營亦屬火篩不喇後則大酋吉囊領之爲營者四滿官噴部下爲營者八營屬火篩後則大酋俺答阿不孩領之爲營者六三部約共七萬俱駐牧套內時寇綏甯甘肅宣大等處邊地

河套外皆中原之地唐從朔方總管張仁愿之請奪取漢南地築三受降城中城南直朔方東城南直榆林西城南直靈武皆據津要置烽候千八百所由是突厥不敢渡山南牧減鎮兵數萬人後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留軍單弱數年之間故虜蠶食於內自鳳翔以西邠州之北皆爲左袵矣元末爲王保保所據明初追遂之築東勝等城屯兵戍守正統間失東勝城退守黃河套中膏腴之地令民屯種以省邊糧厥後易守河之役爲巡河易巡河之役爲哨探然打火燒荒而兵勢不絕故世家猶得耕牧而各自爲守後此役漸廢至成化七年虜遂入套搶掠然猶不敢駐牧八年榆林修築東西中三路牆韜甯夏修築河東邊牆遂棄河守牆加以清屯田革兼併勢家散而小戶不能耕至弘治十三年虜酋火篩大舉踏冰入套駐牧以後不絕河套遂失議者謂驅河套之虜易而守河套難蓋地廣人稀故也

前因河套爲寇巢穴往來寇掠侵軼無已廷議搜套大臣以糜費無算遂止小王子部落火篩最強悍寇大同宣府入榆林花馬池兀良哈朵顏部落益蕃而獨花富次子巴兒孫驍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爲中國患茲甚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卓卜孫次滿官曠太師亦不刺殺阿爾倫遁入海西四海之有寇自亦不刺始也阿善稱小王子三子長吉囊次俺答次老把都吉囊俺答於諸部中獨強最爲邊患無歲不入寇正德二十一年吉囊死俺答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衆俱畏之用命過於父擁衆數萬入大同犯威安殺掠無算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鎗利望之若冰雪然總督曾銑疏請復套出塞襲勝之遂遠遁銑上復套方略十八事並營陣八圖大學士夏言力主之而嚴嵩積恨言謂銑開邊釁嵩言于帝曰俺答諸部以夏言曾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於是銑與言先後皆棄市初楊瑀楊一清皆力言之自言銑死遂無一人論復河套者

又有西河套焉。明初太祖命宋國公馮勝略地西陲，取漢武故郡武威，掖酒泉爲重鎮，以斷匈奴右臂。則河西之間，番漢固帖然也。自正德間，套夷亦不刺竊據海上，破安定四衛。然未久而去。至嘉靖間，俺答永卻卜遂潛住不歸。於是乎有海夷矣。然番漢犄角猶未爲大害也。惟萬曆款貢以來，夷王俺答迎佛假道而甘涼河湟之間，遂成戎馬奔馳之所。建寺仰華，封殖巢穴，呼朋引類，陰圖蠶食。而真相兄弟輩遂渡河而南，牧於莽刺川。潛逼河洮，然諸酋猶易與也。惟火落赤狡黠辯慧，力能鼓衆，漸收番族，大張羽翼。亦南渡貴德，駐牧於捏工川。始與永真相爲雄長。於是乎有窺伺關隴之漸矣。及六年，扯力良送佛西來，火酋思曰：夷首且至，諸番又附此，正可逞時也。卽會兵入犯，一殺副將李驪芳於洮州。一殺游擊李芳於朱家山。殺一副將李魁於王溝。爾峽夷鋒不可當矣。時西番自彼帳歸者，稱火酋始與夷王謀河西五郡。雖近然邊城完厚，猶足固守。若留一套王卜始兔等於海底，以爲聲援，而潛渡精甲直搗洮河，破臨鞏，餘皆不攻自下。五郡真吾東道主囊中物耳。耳狂謀逆志猖獗，日甚而松山實爲之巢穴。先是隆慶之末，五單于解辦自上古雲中以至榆翔，皆爲閉市稱藩。謂河西同一邊鎮，安可無市。於是招致賓酋，攜弟著力兔宰僧子阿赤兒額勒革麻記西移松山而作之巢穴。開大小市於甯衛莊浪，又成一西河套。此松虜之所由起也。夫松山左擁蘭靖右護涼古，前逼莊浪兩河，則腹心甘鎮則喉咽山以西扒沙爲涼古屯地山以東蘆塘爲靖虜膏地山以南隆峇石炭以至紅井皆莊浪屯牧墳地。一旦棄以與虜虜到我內地建剝聚羶於青永火真連爲三窟而莊浪昌都之南北悉爲市場掠漢搶番爲其耕種其耳目其爪牙陵夷至於犯洮河陷朔方執非松山貽之屬耶。萬曆歲在乙未，經略少保鄭洛奉命西征，提師住西甯會同諸將帥九月大破海夷永酋於西甯之南川。十月再破於西川之鎮海。蓋二百年無前之奇捷也。莽捏二川昔稱河

套者今則一旦而廓清矣夷之歸志遂決乃再乞路不川底不扁都口也爲計鎮羌以西紅陵諸口經略既歷數其爽約之罪又深原其不得已之情卜會與阿赤免宰僧等令山鎮羌川夷王與不他失禮把漠北吉等令由紅陵口出諸夷既歸火真必欲作螳螂當轍狀經略乃分布兵勢大舉出塞河東兵自兩川而進扼其南奔甘涼兵自扁都而進防其北潰五路並進千里窮追而火真諸酋遠遁於烏思藏之間矣縱火焚仰華寺掃穴而歸功收萬全兵不血刃再造兩河屹然斷匈奴右臂以復我關宗封疆之舊此非千古一見哉顧好事者猶欲求多純略謂何不勦夷王以罷賈市曷不擒火真以報千古嗟嗟談何易也獨不思去歲犯洮河時傳某日而至三秦某日而至河洛遠近繹駭中外震動非洛操縱安得有此景象又思十萬之夷蔓延海陬若不分別順逆概然而剿則彼勾此引兵連禍結勝負難期安攘之事又不可以歲月計也又不思亦不刺一小醜耳先後經略歷七名卿不能殲何也海西大漠去來任之而顧可以火管通逃罪經略哉百代殊絕執如韓范然徒聞心膽寒破耳未聞其大得志於西戎者一試之於好水川且爾敗北兵可易歟

黃台吉犯西甯兵備宋祖順副總兵梁甫等禦却之

丁卯七年

清太宗天聰元年

起故延綏總兵杜文煥再鎮甯夏

文煥杜桐子先是萬曆四十三年擢署都督僉事甯夏總兵官

延綏被寇文煥赴救大破之天啓元年再鎮延綏坐罪戍邊至是起鎮甯夏會甯錦告警奉詔馳援以其子弘域代之

春三月甯夏巡撫焦馨改修中衛七星渠

甯夏迤西三百六十餘里爲中衛西路所屬威甯堡今之甯安堡也舊有七星渠荒

淤歲久墜溝圯塞加以山水自固原奔馳而下洶湧澎湃歲爲渠患膏沃之壤化爲蕪蕪徒丁補賦頓減屯籍之半羣黎百姓爲山河所虐不享渠之利者十數年矣甯夏營管成以工非二三年莫成費不數千金莫成役非萬餘莫成至是馨欲修之慨然曰有能任此者吾且顯著其績以酬檄下道府遴委將弁議經費商工役度地形乃據西路同知韓洪珍屯田守備王光先所條上諸款衷議以聞以百戶李國柱劉宰分督之而專任韓洪珍綜其事謂舊渠口上石剛且頑奈何強之以水於是移鑿近三里許河益尊善下岸益謙善受固四丈五尺深八尺河行於鑿口三里許地勢復高舊三空閘旁濬隙地十五里深闊如前入甯安故道中散者聚迅者折亢者夷瀦者洩中間爲官民閘五空閘銅錢湃鹽池湖凡四道站馬橋貼渠橫河湃凡二道委曲輸瀉自口至威武一百里至鳴沙又七十里浩浩蕩蕩以次下於田支分脈析注玉灘珠浮陸貫騰其山水爲患者溯渠上五十里古有北水口淤塞故徒而東注北口近河石梁爲梗故逆而上壅則鑿中石梁四十七丈深九尺闊一丈六尺下石梁五十三尺深二丈闊倍之水引入黃河東壩壑口疊築崇堤底闊十丈頂闊三丈五尺高十一丈縱橫百步障濬砥澗不使患渠是役也自三月上浣迄五月凡三閱月而竣用軍民丁役凡三千二百五十人若匠若器取諸官若柴若木供

諸堡

案朔方志明於中衛設西路同知一員先是正德十五年巡撫甯夏都御史王時中始奏般以平涼府通判管理西路糧餉萬曆三十一年改升同知中衛縣志韓洪珍四川瀘州

府舉人天啓七年任西路同知清雍正三年改縣仍設西路同知至乾隆三十七年同知裁改設知縣

又案明時官制中衛除西路同知外復設掌印指揮一員指揮同知僉事一十八員鎮撫一員五千戶所正副千戶一十七員五千百戶所實授試署百戶二十一員所鎮撫一員

應理倉大使一員廣武倉副使一員教授訓導各一員清改設知縣後例設典史教諭訓導各一員至乾隆二十四年於舊甯安堡添設巡檢道光十二年訓導裁

幕壽祺曰中衛東控固原北通河套西南鄰松山青海諸虜支蔓根連此款彼犯實逼處我牆下遽起爲難非若他路專意一面比也明天啓時遼左告棘大司農全餉專注於山

海軍士守此者既難望關中輪轉而商人實粟塞上又以鎮城分給百分之一率下戶不瞻則惟賴有黃河七星渠歲久荒淤西路同知韓洪珍與屯田守備王光先條列疏渠之

法巡撫焦馨卽以洪珍綜其事豈惟利民足國而禦虜之功亦足垂不朽矣

案史熹宗名由校光宗子在位七年改元天啓天啓七年秋八月帝崩無子以皇五帝信王由檢嗣位是爲懷宗以明年爲崇禎元年自入崇禎天下從此多事矣

懷宗 戊辰 崇禎元年 清天聰 春三月陝西甘肅天赤如血 是月二十五日陝西全省

已刻漸黃日始出占主大早有暴兵已而早魃爲虐陝北大饑鵠形鳩面者流始而攘奪以資一飽繼而盜糧畜以爲己利遂漸至於明火執刃而劫及鄉里逼近城池四郡之兵

反與饑民合而爲一索餉劫庫時有所聞歷秋而冬固原逃兵作亂

案明末邊防壞初太祖沿邊設衛惟土著兵及有罪謫戍者遇有警他衛軍往戍謂之客兵永樂開始命內地軍番戍謂之邊班其後占役逃亡之數多乃有召募有改撥有修守民兵十兵而邊防日益壞是後請邊財力俱盡敵劫極矣崇禎初給事中黃承吳疏請銷古錢於是西北古錢銷毀頓盡兵民交困加以饑饉因之以流寇而明亡矣甘肅亦與之俱亡矣

以右僉都御史梅之煥巡撫甘肅

之煥字彬文麻城人萬曆中進士論年春寇大入患疏痘瘡環大黃山而病諸將請掩之之煥不可

曰幸災不仁乘危不武不如舍之因以爲德焉遂不戰論日羣賊望邊城泣涕而去

案明史甘肅巡撫駐甘州與肅州毗連故稱甘肅夫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蘭州卽漢金城郡焉州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卽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卽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台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卽漢酒泉郡肅州西七十里出嘉峪關爲沙瓜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處卽漢墩煌郡與前四驛地方俱隸甘肅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爲限遂棄墩煌焉自莊浪折而南三百餘里爲西甯衛古曰湟中自涼州折而北二百餘里爲鎮番衛古曰姑臧此河西地形之大略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制長策自古已難且哈密甘肅藩籬諸番領袖明初封忠順王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恢復之議至勦累朝後之議者曰復城置裔弗能衛而守也約好興師祇費賂而匿積也不如棄之不知此地乃中國之藩籬未可概以夷視之也爲明

代邊防計宜於忠順王嫡裔擇其智勇足以服諸番者仍其封爵授以禦侮復讎之略於赤斤等衆選其技力足以長諸酋者官爲都督諭以翊贊協心之謀在在唇齒應援之勢成而在彼背腹受敵之機就然後徙其部落以實空城移其臣主以司宰御偷彼不悛再肆侵奪則哈密犯其前我兵襲其後赤斤等衛之兵衝脅旁出四面夾攻無不破者雖十土番亦不能爲哈密患矣

秋七月套虜犯重興堡守備趙御破之八月復犯三岔紅水河御復破之賊遂

遁去

三邊總督武之望卒

時邊備空虚寇氛猖獗之望死久之廷臣莫肯往者

文縣生番叛焚掠甚慘

冬十月漢南賊王大梁由兩當逼略陽固原逃兵周大旺等反明年春副將賀

虎臣捕斬之

案階州即今武都縣與蜀毗連爲自古用兵地漢樊噲從高祖還定三秦擊白龍江之北後漢建武二年延岑反攻漢中順陽候劉嘉進兵武都三國時蜀漢丞相諸葛亮遣陳式

攻陰平武都鄆艾自狄道攻姜維諸葛緒督諸將出武都絕維歸路西魏苻安壽自號太白王攻破武都州郡騷然渭州刺史孫澄往討之賊屯險要兵不得進明太祖諭傅友德云蜀人聞我西伐必集精銳東守壘塘西守金牛以抗我師若出其不意直搗階文門戶已墮腹心自潰友德集諸將聲言出金牛而潛引兵出陳倉晝夜行抵武都敗蜀將丁世貞克其城蜀人斷白龍江之橋友德復修橋以渡破五里關率敗蜀師後嘉靖十三年春正月階州回匪馬興據鐵鑪山叛至是周大旺叛已而流寇高迎祥犯階州清同治初洪軍石達開殘部竄甘攻階州取之民國十七年王祐邦據武都皆以山高谷深南倚白龍江爲天險

逃兵劫固原州庫

先是遼左用兵逃軍憚不敢歸伍及帝卽位陝西大饑延綏缺餉甘泉賊王二府谷賊王嘉允宜川賊王左樹飛山虎大紅娘等一時並起固

原逃兵乘機作亂乃劫州庫有司不能制已而漢南王大梁階州周大旺等羣盜蜂起三遂飢軍應之流氛之始也當是時承平久卒被兵人無固志大吏惡聞賊曰此飢民也徐自定復何憂

慕壽祺曰宋真宗時王隨知秦州秦人多畜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恩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明嘉靖時甘肅大同兵屢變壯士多逃漠北爲寇山西提學副使胡松請招致逃兵使歸拊而用之皆成勁旅莊烈帝初卽位不設法收撫逃兵致與陝北飢民合而爲一固原爲三邊總制駐在地公然搶劫州庫甘肅大亂已兆端矣

己巳年 清天聰三年

春起馮師孔兵備臨鞏

防陝西羣盜之擾邊也
臨鞏旋改固原兵備道

案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自弘治十四年火箭入掠之後遂爲虜衝於是始改立州衛以固靖甘蘭四衛隸之設總制游參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甯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無可虞而甯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蓋力分則勢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冰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冰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冰凍而西風隨擊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愚又以爲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若固原守防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熟糧不爲之處尙在本兵額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告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賄宜就根本地擴充之而王瓌私置下馬房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也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若夫任將任官足兵足食之計孰不知之孰不言之體權盡變在乎其人焉耳

三月以楊鶴

字修齡
武陵人

總督三邊軍務捕流賊

時闖黨喬應甲巡撫陝西朱童蒙巡撫延綏皆貪黷不恤民又連歲大侵餓殍載道

流賊大起三邊總督軍亦羣起爲盜大吏惡聞賊曰此饑民徐自定耳帝恐匪患之蔓延也乃以鶴爲三邊總督捕而誅之鶴初官僉都御史忤魏忠賢罷去帝即位復官進左副都御史關中寇熾總督缺入乃拜鶴兵部尙書總軍務討賊先是王大梁由略陽逼漢中餘賊犯洛川淳化等十餘州縣固原逃兵周大旺等掠涇陽富平及鶴至商洛道參政劉應遇已先擊斬王二於白水又追斬大梁於漢南督糧道參議洪承疇亦擊破王左掛副將賀正等捕斬周大旺等賊渠多就誅滅鶴不能撫綏於是繼起者益衆延安榆林間隨處

賊皆

案二邊總督駐固原在明時爲重鎮與薊遼總督相提並論故事總督大臣率用邊撫知兵者鶴爲左副督御史慷慨敢言禁下交口稱頌而軍旅之事非所素習廟堂遠用之備邊方略莫知爲計後遂一意主撫卒以此敗

慕壽祺曰干將利器也以之補履則不知錐麒麟獸也以之守門則不如犬何也用之不得其當耳懷宗屬精圖治夢想賢豪以楊鶴爲文學侍從之臣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乃因關中盜熾急於用人使其總督軍務所謂咎由自取也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亶其然乎

夏以賀虎臣充總兵官鎮守甯夏

虎臣捕誅階州叛卒周大旺等故擢甯夏總兵官

案明制鎮守甯夏總兵官一人舊設駐鎮城協守副總兵一人分守參將四人曰東路右參將曰西路左參將曰靈州左參將曰北路平虜城參將游擊將軍三人入衛游擊一人守備三人備禦領班二人坐營中軍官二人營理鎮城都司一人領班都司二人管理水利屯田都司一人

六月鎮原靈臺靜甯俱大饑

先是崇禎元年階州靜甯州旱至是六盤山內外又旱人死甚衆

以戶部主事張伯鯨出督延甯二鎮軍儲

自黃甫川西抵甯夏千二百里不產五穀芻粟資內地賀蘭山沿黃河漢唐二渠東

抵花馬池素沃野兵燹之餘亦荒蕪甚伯鯨疏陳其狀爲通商
惠工轉菽麥又彷彿商中鹽意立官市法以招之軍民稱便

秋九月詔故總兵杜文煥督固原與延綏兵便宜剿賊

陝西羣盜起五鎮總兵悉奉命勤王自勤王兵潰延

綏巡撫張夢鯨志死參議洪承疇代之承疇請以文煥署延鎮事兼督固原軍勦賊並以便宜從事總督楊鶴奏聞從之文煥率延綏固原兵數敗賊而賊衆兵單誅之則不可勝誅明年賊掠慶陽甯州等處

庚三年

清天聰四年

春正月河西兵變走蘭州參將孫懷惠死之

京師戒嚴詔梅之煥入衛且行西部賊乘虛犯

河西之煥留止遣兵邀伏歸路再戰敗之斬首八百四十有奇引軍東俄悍卒王進才殺參將孫懷惠等以叛走蘭州之煥遂西定其變追抵京後時矣其潰卒畏捕誅往往亡命山谷間爲羣盜賊勢愈張

慕壽祺曰懷宗卽位三年以關東事急詔各省勤王當是時陝西諸路總兵官帥師入衛而延綏兵潰甘肅兵尤而效之皆與羣盜合天下事尙可爲平及其卒也率七兵入衛從蜀道至京師者獨一石厓廕之秦良玉耳良玉以婦人而深明大義其位難處於陝西諸路總兵官之下而其忠誠奮發始終不渝固知嫪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小非徒也語

二月邊盜王嘉允掠慶陽

流賊王左掛王子順苗美等已爲杜文煥所敗乞降而嘉允掠慶陽總督楊鶴匿不奏

秦秦寇初起時延綏以北爲逃軍爲邊盜延綏以南爲土寇爲饑民邊盜則王嘉允土寇則王左掛爲諸盜魁已而左掛伏誅嘉允復敗竄而入晉久據河曲明年六月副總兵曹文紹絕其餉道嘉允遁去旋爲左右所殺其黨共推王自用爲首結聯高迎祥張獻忠及老回回等皆聚山西時米脂人李自成迎祥甥也借兄子過往依之號圖將與獻忠等合

三月王嘉允掠真甯甯州安化等境

真甯卽今正甯縣安化縣名舊屬慶陽府今改慶陽縣

詔固原楊麟臨洮王承恩甯夏尤世祿甘肅楊嘉謨等率兵勤王

時京師戒嚴詔四方兵勤

王楊麟等所將皆諸邊銳卒

夏六月王嘉允復掠慶陽

楊鶴撫之不聽賊衆從神木渡河犯山西

冬十月王嘉允襲破清水營游擊李顯宗死之

流賊王嘉允襲清水營破之殺顯宗別賊李老柴復於郿嶺間糾三千餘

人攻合水縣

案明史是時秦地所徵曰新餉日均輸曰間架其目日增吏因緣爲奸民大困以給事中劉懋議裁驛站山陝游民仰驛輜者無所得食俱從賊賊轉盛兵部郎中李繼貞奏曰延

以屬之死生乘
之存亡付之謀
勇宋開之人日
管相安寇益稱
據劉致西北半
壁懸然無一字
明之揚鶴實腹
成之

民饑將盡為盜請以帑金十萬振之帝不聽而嘉允已襲破黃甫川清水木瓜三堡陷府
谷河曲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天飛郝臨菴紅軍友點燈子李老柴混天猴獨行狼諸賊

所在蜂起或掠秦或東入晉屠陷城堡官兵東西奔擊賊或降

或死旋滅旋熾延安賊張獻忠亦聚衆據十八寨稱入大王

又攷甯夏府志清水營在靈州唐時駐重兵於此明成化後套虜頻年內犯

清水視諸營堡防範為尤嚴鄜州在陝北與甘肅合水縣連今改雜川縣

慕壽祺曰明末裁驛站失猶游民無所得食多去而從賊賊轉盛張獻忠即據寨稱王李

自成亦在被裁之列時則業未盛知名也夫民國元年各省裁撤驛站不聞有一人起而

為亂者蓋年歲豐收國基鞏固耳懷宗於饑饉之時為此不近人情之舉馴致獻忠自

成相繼而起獻忠僅一至平涼自成則殘破甘肅幾無一片乾淨土矣豈劫數使然耶

辛四年清天總 春三月流賊神一魁至甯州請降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侍郎楊

鶴受之一魁尋叛 先是神一元陷陝西保安甯夏總兵賀虎臣圍保安賊目神一元

王英兵滿諸將棄城南奔一魁尋犯慶陽破東關游擊伍維藩擊斬五百餘人賊圍慶陽

城攻陷合水卅二月壬子日事也賀虎臣擊賊於盤谷又敗之於甯州三月丁丑定邊副

將張應及杜文煥等援慶陽賊聞解鎮聞移駐甯州一魁在合水餘黨猶盛鶴欲撫之無

人敢往時有甯州生員栗有恩者為人慷慨好義鄉里重之賊亦素聞其名慨然前往說

降至合水責神一魁等以大義身作質以為信一魁等為義所感願降別賊金翅鵬過天

星獨頭虎上天能拓先齡田近菴等亦先後降鶴設御座於城樓賊跪拜呼萬歲因宣聖

諭令散營或歸伍或歸農賊佯許之立赦其罪羣盜自是視總督如兒戲矣竊以一魁最
強致其培帳中與同臥起一魁果至數以卜罪一魁伏誦卽宣詔赦之處其衆於甯塞使
守備吳弘器護焉竊以賊黨茹成名桀驚令一
魁所善劉金誘誅之其黨懼復挾一魁以叛

案明史吏部尙書吳姓確查秦賊疏略謂延慶地亙千里土瘠民貧連歲荒旱盜賊叢起
西路則神一元一元死第一魁繼之總督楊鶴招撫四千有奇餘黨郝臨菴劉六等衆亦
數萬此合水保安之流孽也延安四戰奇荒邊軍始亂出掠米脂綏德清澗酋從其衆幾
於無民點燈子衆號數萬此延北邊賊流毒西安者也近官軍等相繼招安滿天星等降
於榆林其降賊雖散原籍仍復劫掠於是有官賊之謠而人致恨於招撫之失事矣點燈
子衆五六千在清澗旋撫旋叛慶陽郝臨安劉六等亦曾受撫今攻陷中部者皆其衆也
又降賊獨頭虎見大兵之來已出韓城潼關道臣胡其俊猶追贖錢五十萬賊後橫索一
一給之惟謹要挾重賞之說有自來矣爲今之計集兵合勦殲其渠而餘衆自破明賞罰
而士氣自鼓奏
事猶可爲也

附錄伏羌王權撫議賊勢之日張撫議爲之也撫之爲計甚便其爲說甚工其行之也則
如繫風捕影漫漶恟恍而訖不可據古之以撫弭亂者有矣番夷擾邊無害腹地則撫之
官吏迫脅良民走險亂形尙未成則撫之渠魁已獲脅從雖衆可以旦夕遣散則撫之敗
衄之餘殘寇無幾不能復爲民害則撫之非此數者而誤用撫歷觀前史未有不梯禍殃
民者楊鶴熊文燦其較著也今之回匪將以爲無害腹地乎既陷我關隴郡縣數十矣以
爲亂形未成乎屠官殺吏已七年矣以爲渠魁已獲乎則凡凶狡元惡我未嘗得而戮一

人也以爲敗餘殘寇乎則悍徒尙數萬也四者無一而吾大吏往往探甘言苟速效欲以
煦煦之仁訓服豺虎蓋其本生於怯而其意專於倖惟怯也故納垢污而不怒惟倖也故
百受欺而不悔且夫撫固賊之利也彼揣吾有厭兵之心不時騰書乞降一以息我一以
用我我之用事者幸其然也因假割撫兼施之名行陽剿陰撫之術挾持大府翦除異議
驪一省之文武官吏低首下心曠時棄日以從事於此機會因此而失前功因此而墮勇
夫因此奪氣智士因此卷舌嗚呼是何爲者也痼疾之人服藥未效不知擇醫易方乃却
醫藥而進巫祝失火之家救焚未熄不思招延鄰里汲水壘土乃擲糞盜而事禱禳其於
己病濟災庸有冀歟然則爲今之計必先絕撫議也而後規模定必盡革陋弊也而後勝
算成所謂宿弊者何也招募濫故勇怯雜虛籍張故糧餉耗進趨者不知間道故阻梗多
交戰者不知用奇故斬獲少克城者不務合圍故脫逸衆營者緩於乘勝故師期淹掘兵
者不相應援故聲勢薄方今甘肅之兵非不足用也驍將精卒非乏也賊非有桀材遠略
也苟能懲此諸弊反而行之且分置游軍退陝回西突之徑擊賊清野折竄賊蹂掠之鋒
則卽現在兵力殲敵倏上而有餘矣尙奚事啗賊求講戰不咎進剿之未力反疑主剿之
非是此畫之所以日乖而鋒芒所以日頓也或又曲爲之說曰回匪未嘗僭名號未嘗出
陝甘而外寇也此其罪尙在可原且舉事六七載所掠隨手輒盡而死傷不下十四五計
必窮而知悔今吾結其頭目使諭其徒衆何不諧之有嗚呼此又非確知賊情者也逆回
之無位號戀鄉土由其權分而勢沮耳豈尙有所忌憚哉其素無紀律出則各私所掠
苦樂不均居則各立教門互相猜忌頭目繁多向背紛歧雖有善者安能流率而齊一之
况河州東數百里地瘠田少自承平時其人已無產業專以離鄉竊盜爲生今又焚殺累
年惡膽益張詎肯投戈歸順使其歸順大府當何以處之將逼予之田乎抑仍聽其飢而

滋變乎此又必不行之勢也若乃兵威既振堅城畢下凶悍者皆斃疲弱者僅存統師大
臣乃宣皇仁而宥罪開闊網以受降則我有以制其死命彼無所逞其辛釐百年之利端
在是矣亦何
惡於撫乎哉

慕壽祺曰小盜宜思所以安之大盜宜思所以勝之神一魁豈小盜哉竊不思所以勝之
之術而惟以姑息爲懷在鶴之初意亦憐此無知不過凍餓之餘姑免須臾死耳孰知愚
民愚甚始懼其法既貸以生遂視爲利叛而復降者不深罪矣降而復叛者屢見告矣後
十七年而熊文燦總理軍務猶甯州受降之楊鶴也晚近以來繼熊楊而起貽誤蒼生者
又何其多也此撫
議之所由作歟

夏六月流賊混天猴等犯合水洪承疇率兵追擊敗之

賊自甘泉犯合水承疇擊
敗之混天猴獨行狼等乞

降

秋七月陝賊劉五可天飛等聚蘆保嶺分犯平涼固原三原盜混天猴薄甯州

分犯環縣

流賊劉五可天飛據鐵角城混天猴獨行狼等衆各萬餘分犯平固混天猴
薄甯州分犯環縣未幾賊走平涼詐稱官兵襲陷華亭時大盜王老虎圍莊

浪官兵西勦諸
賊乘虛四犯

八月癸卯總兵官賀虎臣擊斬賊劉六於慶陽

九月下楊鶴獄遣戍以洪承疇總督三邊軍務

鶴初以尤世祿甯夏大捷功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世襲錦衣千戶敘賀

虎臣慶陽破賊功追加太子少傅是年七月別賊李老柴獨行狼攻陷中部御史謝三賓言鶴謂慶陽撫局既舉賊遣散俱盡中部之賊甯自天降疏下巡按御史吳姓覆奏鶴主撫諫國上怒逮鶴下獄戍袁州以承疇代以張福臻代承疇自是承疇一意主勦督諸將曹文詔楊嘉謨分途勦賊所向克捷

冬十月甯塞逸賊與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川三邊總督洪承疇總兵曹文

詔擊破之

甯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涼走鳳翔漢中洪承疇從鄜州間至慶陽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亦至會於西澳夾擊破之賊遂遁

去

賊紅軍友等從長甯驛西奔至張家川

副將蔣一陽值賊於清水縣失亡數百人把總徐承斌陣沒都司李官用見執賊赴張家

川總兵曹文詔游擊曹變蛟追破之明年臨洮總兵官曹文詔改大同命李畢代署其事協討河北賊加都督僉事數有功實授臨洮總兵官

十一月慶陽及延安大雪民饑盜賊益熾

是歲馬科敗陝賊高傑於崇信縣

傑陝西清澗縣人起爲盜號翻山鶴至是爲我帥馬科所敗乞降巡撫洪承疇不許須斬賊渠帥爲贊傑

伺圖賊李自成出時守老營殺其黨三十餘人挾自成妻邢氏及自成女年十六以降守備孫可法引見洪承疇以賊性反覆不令入營卽令可法收之因在西安碌碌備數而

己邢氏身爲孫氏治爨及孫傳庭總督漸重用官至都督至十六年自成下西安白廣恩等俱降傑以夙嫌逃入澤潞恣掠歷懷慶御史霍達招下之在徐州附於鳳督馬士英

慕壽祺曰古之將帥必倚所習用之軍以集事稍一不慎如高傑之徒謀殺主將以爲進身階者不知其幾何入矣哥舒翰潼關之敗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降賊送洛陽安祿山

以歸仁不忠斬之僕固懷恩之叛走朔方張詔殺朔方節度留後渾釋之以應懷恩懷恩恨其負舅折其脛囚死傑誘李自成之妻邢氏來降反覆無常是皆歸仁張詔之類也洪

承疇知而不殺已云厚矣又令孫可法收之傑後爭揚州相國史法可入其營爲調解被其劫制非所謂跋扈將軍耶

壬五年清天聰六年春二月以曹文詔爲臨洮總兵官

是年正月延綏賊陷宜君鄜州文詔方於稷山擊斬點燈子趙四兒

師還擢臨洮總兵令與巡撫練國事甘肅總兵官楊嘉謨等分道擊賊

夏四月流賊奔水洛城

總兵曹文詔楊嘉謨連破賊於隴安靜甯賊奔水洛城

案水洛故城在今靜甯州東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水洛水經水洛城又犢奴川水經水洛亭南宋范仲淹曰朝那之西秦亭之東有水洛城鄭戩曰水洛城西占隴底通秦州往

來之路隴之二水環城四流繞渭河川平土沃廣數百里又有水輪鉛銅之利慶歷三年劉滬密使臣主鐸斯那內附戡即遣滬築之舊志云韓琦旣建德順軍遣四路都總管築水洛城至金升爲水洛縣元並入鹽干

秋八月臨洮總兵官曹文詔等連敗賊於平涼慶陽

先是流賊李老柴獨行狼陷中部巡撫練國事延綏總兵

王承恩圍之五月慶陽賊郝臨菴劉道江援之會文詔西旋與榆林參政張福臻合勦賊老柴及其黨一條詭餘黨奔磨雲谷副將張宏業游擊李明輔戰死文詔乃與游擊左光先崔宗允李嗣奇分勦綏德宜君清澗米脂賊戰壞甯川黑泉略封家溝綿湖略皆大捷掃地王授首紅軍友李都司杜三陽老柴者神一魁餘党也屯鎮原將犯平涼國事檄甘肅總兵楊嘉謨副將王性善扼之賊走慶陽文詔從鄜州問道與嘉謨性善合明年三月大戰鎮原之西濠斬千級生擒杜三陽老柴餘黨糾他賊掠武安監陷華亭攻莊浪文詔嘉謨至賊屯張麻村官軍掩擊賊走高山游擊曹變蛟馮舉劉成功平安等諫而上賊潰走變蛟者文詔從子也會性善及甘肅副將李鴻嗣參將莫與京等至共擊斬五百二十餘級追敗之咸甯關又敗之於關上嶺追至隴安嘉謨變蛟夾擊復敗之賊餘衆數千欲走漢南爲游擊趙光遠所遏乃由長甯驛走張家川其逸出清水者副將蔣一陽遇之敗都司李宮用被執文詔乃縱反間給其黨殺紅軍友賊遂瘞敗之於水洛城追至靜甯州賊奔據唐毛山變蛟先登殄其衆可天飛郝臨菴劉道江爲王承恩所敗退保鐵角城獨行狼李都司走與合可天飛劉道江遂圍合水文詔往救賊匿精銳以千騎逆戰誘抵南原伏兵大起城上人言曹將軍已歿文詔持矛左右突四馬縈萬衆中諸軍望見夾擊賊

大敗僞屍被野餘走銅川橋文詔率變蛟與嘉謀及參將方茂功等追及之大戰陷陣賊復大敗尋與甯夏總兵賀虎臣固原總兵楊麒破賊甘泉之虎兕凹麒復追賊安口河崇信窰白茅山皆大獲總督洪承疇斬可天飛李都司於平涼降其將白廣恩餘賊分竄隴地略定而山西賊大盛明年正月御史張宸極言文詔威名夙著今秦賊滅且盡宜勅令入晉協勦乃命文詔節制山陝諸將討賊文詔率兵至山西偕諸將猛如虎虎大威頗希牧艾萬年張應昌等合勦屢戰皆大克前後殺混世王滿天星姬關鎖翻山動掌世王顯道神等破李自用張獻忠老回回蝎子塊掃地王諸賊其後自用又爲川將鄧圪射殺之山西大盜俱敗

案西壕宋爲若明於卅置鎮其故城在鎮原縣北六十里今移集於孟壩鎮華亭縣名隋置在平涼正南九十里與隴州鄰莊浪舊屬隆德清於此設縣丞今改縣水落卽水洛注見前唐毛山在陝西延安府保安縣西北與慶陽府安化縣接界銅川橋在安化縣西又攷莊浪有二在隴東者金所置莊浪縣卽前清之隆德縣丞也在河西者明初有莊浪衛卽涼州所屬之平番縣也莊浪旣改平番復於此設同知專撫土番司茶馬是謂西莊浪明莊浪縣屬靜甯州後廢併入隆德今又升爲縣是謂東莊浪曹文詔等所經過其在隴東無

疑

慕壽祺曰自古將帥之不和皆嫉功忌能之一念有以誤之也此次賊犯慶陽平涼雖諸將俱在行間而事後論功當以文詔爲第一督師洪承疇官如何據實敷奏以獎其忠而酬其勞况巡撫范粹已言之矣而承疇抑不敘巡按御史吳牲代爲不平粹復爲之上疏兵部抑其功又不敘豈承疇有先入之言耶

是歲陝賊再圍合水甯夏總兵官賀虎臣等擊破之

時陝賊可天飛郝臨蒞劉道江李都司再圍合水虎臣偕

臨洪曹文詔甘肅楊嘉謨固原楊麒合擊大破賊於甘泉之虎兕凹斬首七百有奇賊大困

案合水本唐合川縣地高祖武德置是年又析置蟠交縣太宗貞觀元年省合川入弘化玄宗天寶元年更蟠交曰合水屬慶州順化郡明因之其地與陝接壤甘泉縣屬延安府唐天寶元年置以縣南甘泉得名

癸酉六年

清天聰七年

夏四月己巳詔免延安慶陽平涼新舊遼餉

時秦地所徵曰新餉曰均輸曰間架其目日增

吏因緣爲奸民大困餉猶不足以給事劉懋議裁驛站崇禎三年冬十二月兵部尙書梁廷棟疏言兵食不足上命戶部協議尙書畢自嚴請畝加三釐於是增百六十五萬有奇合舊所增凡六百八十餘萬四年給事中魏呈潤疏言驛站所裁未足充餉十一山海關中外兵舊額十八萬今只十萬八千合薊門援兵非溢舊額而餉乃日增不可不權至撫按諸臣捐助遼餉尙不在此數內是年秋八月大清兵圍大凌城九月復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諸邊軍餉時事日棘戎務日壞遼餉尤爲切要之需崩隴盜賊充斥新舊遼餉拖欠其多元氣已傷無力應付至是免慶餉半涼與延安新舊遼餉十年兵部尙書楊嗣昌議大舉平賊分各省官軍爲四正六隅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向所免者又增加矣

案蜀都維鈔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甯夏歲用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十五石零九十二萬九千六百餘東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五石零二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東大約歲費四百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是遼東舊餉不滿四十萬其新餉則隨時所增

幕壽祺曰懷宗之不智亦甚矣哉當是時清人起於瀋陽流寇產於陝北命將出師在在需款而新舊遼餉爲尤亟蓋明之大患不在內而在外不在西而在東恐關東之不可保也所謂有戰法無守法此其時乎戰事一日不停餉需卽一日難免不可免而免是古人之過於仁慈也平涼等處災黎尙有一線生機今則但有加而無減矣

五月插漢虎墩兔合套虜寇靈州總兵賀虎臣戰沒

插漢虎墩兔合套虜五萬騎自清水橫城分道入守備姚

之斐等不能禦沙井驛副將史開先臨河堡參將張問政岳家樓守備趙訪皆潰逃寇遂進薄靈州虎臣急領千騎入守旋盡勒城中兵出擊次大沙井寇從漢伯堡突至虎臣軍

未及布陳且多寡不敵遂戰死子讚挾五千騎突重圍出事聞贈虎臣都督僉事賜祭葬世蔭指揮僉事尋錄先後勳寇功再贈都督同知世廕錦衣副千戶

案虎墩兔者居插漢兒地亦曰插漢兒王子元裔也其祖打來係始駐牧宣塞外俺答方強懼爲所併乃徙帳於遼收福餘雜部數入掠薊西四傳至虎墩兔遂益盛萬曆四十二年數犯遼東崇禎元年攻哈喇喇及白言臺吉卜失免諸部乘勝犯宣大總督王象乾請示編遼歲予金八萬一千兩虎墩兔無休悖慢耳目不忍聞睹至是又犯甯夏因乞增賞

插漢虎墩兔合套虜五萬騎自清水橫城分道入守備姚之斐等不能禦沙井驛副將史開先臨河堡參將張問政岳家樓守備趙訪皆潰逃寇遂進薄靈州虎臣急領千騎入守旋盡勒城中兵出擊次大沙井寇從漢伯堡突至虎臣軍未及布陳且多寡不敵遂戰死子讚挾五千騎突重圍出事聞贈虎臣都督僉事賜祭葬世蔭指揮僉事尋錄先後勳寇功再贈都督同知世廕錦衣副千戶

以名部史稱近耳

未遂即縱掠塞外其
憑陵狂逞多類此

案清水營屬靈州橫城屬甯夏距甯夏四十里中隔黃河沙井驛臨河堡岳家樓俱屬甯
夏界漢伯堡在今金積縣正南與牛首山鄰東界石溝驛北連花馬池爲套部往來大道
其地在清同治十年
以前歸靈州管轄

流賊犯成縣

流寇過天星橫天王等犯成縣官兵至
賊遁七日寇陷秦安知縣朱程瓊死之

六月起前總兵馬世龍爲甯夏總兵官

世龍字蒼元甯夏衛人崇禎三年爲山海關
總兵復遷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加太子少

保同年復謝病歸至是起用之以禦搆
部世龍生長甯夏習其形勢大修戰備

甲戌七年

清天聰八年

春正月插部合套虜犯甯夏總兵官馬世龍擊敗之

插部復糾合
套虜入犯世

龍遣參將卜應第大破之斬首二百有奇踰月套寇犯賀蘭山世龍遣降丁潛入其營賊
其長撒兒甲斬級如前未幾插部大舉入寇世龍遣副將婁光先等分五道伏要害而已
中道待之夾擊斬首八百有奇巡撫王振奇亦斬二百餘級寇復犯河西玉泉宮世龍復
邀斬五百餘其年七月犯棗園堡世龍又大敗之俘斬一千有奇世龍半歲中屢奏大捷
威名震西塞無何卒於官年四十餘後論
功贈太子太傅世錦衣僉事賜卹如制

案崑園堡在甯夏之南屬中衛縣與石空寺堡相望有新順水渠有官倉社倉明弘治元年建城周圍四百二十四丈設把總防守清乾隆四年重修其地多渠以此名堡余過渠

園卽景有柳葉亂流春雨後渠

花香韻午晴初之句柳葉渠名

慕壽祺曰甘肅戰端一開每易蔓延若用甘肅之人平甘肅之亂用力少而成功多以其地理熟也最近河州戰事官兵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由於不明地理賊與官兵接戰赤手空拳者居多多數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疎或密或坐或臥官軍望而笑之兵旣交賊卽佯敗向山谷中遁逃官軍尾追之至道隘難行處士卒如束快鎗不得用賊之赤手空拳者乃用小刀刺擊官軍大潰自相踐踏死者不知幾何人矣當是時雖有如馬世龍其人者其如不用何於戲莊烈能用世龍甯夏相安者數年豈偶然哉

二月文縣雨泥

是年秋全省蝗大饑

流賊一斗穀老回回等攻秦州

時流賊奔隴右一斗穀老回回蠅子塊等寇秦州登西關城適大雨如注民各奮勇擊敗之未幾總督洪承疇

至秦州調兵防守賊合衆入兩當大肆焚掠四月川賊數萬由漢中奔鞏昌承疇追至成縣賊勢甚盛乃益集邊兵檄副將賀人龍劉成功等率兵三千夾擊及兩當陷賊分道走五月陝別賊攻陷文縣六月張應昌自渭水追賊敗績時慶陽賊復南下

三月以李卑爲臨洮總兵官

卑榆林人初勦賊固原斬其魁薛仁貴等三人崇禎六年七月臨洮總兵曹文詔改大同命卑代署其事加都督僉

崇禎十五年正月朔陽州雨土

事討賊數有功至是實授臨洮總兵總督盧象昇方倚辨賊是年六月卒於官

以陳奇瑜爲山陝河南湖廣四川總督

帝爲辦賊計時設山陝河南湖廣四川總督俾專責成以延綏巡撫奇瑜爲之已洪承疇

代奇瑜李喬巡撫陝西吳牲巡撫山西大學士溫體仁謂牲曰流賊疥癬疾勿憂也未幾西甯兵變殺將領承疇受命而東聞變遽返高迎祥李自成遂入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賈人龍張天禮軍六月奇瑜圍賊於車箱峽賊僞降奇瑜縱遣之賊復叛陷所過州縣關中大震

秋七月流賊寇平涼

張獻忠李自成寇平涼賊黨入吉川攻苟家堡不克襲鐵櫃堡又不克攻通渭縣城知縣王耀時禦之

案通渭縣金城鎮四十五里有吉川古城崇禎七年秋流賊入吉川攻苟家堡不克夜襲鐵櫃堡見陞上燈火熒熒人民輟齊遂行西馳至縣東川知縣王耀時率民固守賊四面攻城甚急王晝夜守禦一切公事俱於城上決裁閱數日賊退鐵櫃堡今名鐵櫃兒前四川按察使牛樹梅世居於此在通渭東鄉距城六十餘里吉川一作雞川案鷄川廢縣在今秦安縣西北三十里宋治平四年始置鷄川寨金升爲縣貞祐四年改屬西甯州元省入秦安縣其地有鷄川谷鷄川水出焉俗謂之水洛口

流寇陷涇州

寇掠涇州官民力守賊勢益熾攻圍益急城遂陷

秋八月流寇攻靜甯千總姜永耀禦之

永耀字起淵山東臨清人崇禎七年流賊犯隴右固原兵備陸夢龍遣永耀代理中軍事

統營兵駐防靜甯是月二十九日賊大至時關城未守賊衆擁逼大城永耀諭守禦者勿
譁伺賊近城援弓射之賊應弦而倒始退去永耀以火炮尾擊賊大潰亂自相踐踏乙亥
賊復掠州而過知城中守衛甚嚴更不敢犯

閏八月流寇犯兩當

先是總督陳奇瑜檄練國事駐商州協辦商南盧氏賊漢南賊遂
由陽平關奔鞏昌時洪承疇督三邊禦之於秦州賊遂越兩當樊

破鳳縣出棧道陷寶雞
關中賊復熾分爲二

流寇至甯遠西關肆行焚掠

甯遠屬鞏昌府
今改武山縣

賊陷隆德固原道陸夢龍赴援與游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同敗沒

初夢龍以
右參政守

固原慷慨好談兵以廓清羣盜自負崇禎七年夏賊來犯擊却之至是賊陷隆德殺知縣
費彥芳遂圍靜甯州夢龍率游擊賀奇勳都司石崇德禦之抵老虎溝賊初不滿千已而
大至夢龍所將止三百餘人被圍數重賊矢如雨突圍不得出一將抱夢龍泣夢龍揮之
曰何作此婦孺態大呼奮擊手馘數人於閏八月甲申與二將俱戰死事聞贈太僕卿
築明史是年春特設山陝河南湖廣四川總督專辦以延綏巡撫陳奇瑜爲之以盧象昇
撫治隕陽爲奇瑜破賊延水關有威名而象昇歷戰陣知兵也於是奇瑜自均州入與象
昇並進六月李自成等陷於興安之車箱峽會大雨兩月馬乏芻多死弓矢皆脫自成用
額君恩計賄奇瑜左右詐降奇瑜意輕賊許之檄諸將按兵毋殺所過州縣爲具糗傳送

賊甫渡棧卽大譟盡屠所過七州縣而略陽賊數萬亦來會賊勢愈張奇瑜坐削籍而自成名始著矣已洪承疇代奇瑜承疇甫受命而東聞西甯兵變遽返迎祥自成遂入鞏昌平涼臨洮鳳翔諸府數十州縣敗賀人龍張天禮軍殺固原道陸夢龍圍隴州四十餘日承疇檄總兵左光先與賀人龍合擊大破之

多甘肅全省地大震

圯民室廬傷人無數

流寇陷固原前江西巡撫張鳳翮死之

鳳翮天啓間進士累官至江西巡撫流寇之亂鳳翮在籍與州原道陸夢龍共守城已隆

德劇急知縣費彥芳乞援陸遣人問告曰第守吾提兵日晚至而汝書者爲賊獲洩漏師期乃設伏六盤山要之陸中伏被重創死賊遂陷隆德長驅入固原鳳翮竭力守禦外無援兵城陷死之

陝賊陷崇信靈臺涇州聞官軍至遂東奔

川賊復由徽縣入兩當殺知縣車允典史李統焚殺其參時陝賊分道攻陷靈臺崇

信涇州先是西甯變兵殺將領洪承疇還軍西甯賊遂分陷關隴及西甯兵亂既定承疇始旋師東行賊聞承疇兵將至悉衆分奔

插漢部林丹汗走死於青海之大草灘

插漢部者兀之嫡裔太宗也初大元汗小王子有三子長河爾倫次阿善次滿官曠阿爾

倫死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善乃稱小王子未幾死衆立卜赤駐牧察哈爾之地因以名部亦曰插漢兒時諳達方強懼爲所并乃徙帳於遼東邊外收福餘雜部數入掠薊

機籙存稜流寇充斥時代 明懷宗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林丹走青海死
於中其子類
營走沙濱時
商之妻因收
所攜之宗器
之清漢部徙
歸東之州康
黑八年移牧
官化大同邊
以察哈爾都
管轄之向稱
雲家口者即
地也

州四傳至林丹自稱胡土克圖汗益強盛萬歷四十三年屢侵遼東四十六年夏四月滿洲兵起略撫順及開原插漢部擁衆入邊乘機邀賞四十七年中興用插漢以捍滿洲兵給白金四千泰昌元年加賞至四萬林丹但揚言助中國而要索不已是時林丹汗七馬強盛橫行漠南有宋康武乙之暴天命四年聘於滿洲書稱統領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青吉斯汗致書水濱三萬衆滿洲國主且自恃虜勁憑諸部先後毆歸滿洲請師援救天聰八年六月滿洲太宗統大軍肅徵各部蒙古兵征察哈爾時遼河夏漲晝夜冒潦出不意踰內興安嶺千三百里至林丹汗之寔林丹汗謀拒戰面所部解體遂徙人畜十餘萬衆由歸化城渡河西奔沿途雜散十之七八林丹汗走死於青海之大草灘滿兵至歸化城收林丹汗部落數萬而還

乙亥

八年

清天聰九年

春二月流賊率衆攻秦州

賊攻秦州城垂陷巡道遣兵擊敗之過禮縣殺掠千計總兵孫顯祖敗別賊於

三陽川官軍分路追擊敗之復擾秦安清水秦州間張昌全副將賀人龍等追至清水之張家川斬賊首百六十餘級時秦州賊搖天動地襲陷西和別賊數十營踞甯遠毀東南關殺掠殆徧

以艾萬年守平涼

萬年米脂人崇禎七年遘疾告歸尋加署都督僉事至是上疏言臣仗劍從戎七載復府谷解孤山圍救清水黃甫木瓜十一營堡轉戰

高山設伏河曲有馬鎮虎頭巖石書山西川之捷戰平陽汾州太原復臨縣及蹕亭驛大小數十戰精力盡耗與臣共事者李卑濬先朝露臣病勢奄奄猶力戰冀北又撫勦王剛

豹五領兵王通天柱解散賊一萬三千有奇蒙恩許臣養病而督臣洪承疇傲又至臣不敢不力疾上道但念滅賊之法不外勦撫今勦撫俱未合機宜臣不得不僇言夫勦賊不患賊多患賊走委疊嶂重巒皆其淵藪兵未至而賊先逃所以難滅其故則兵寡也當事非不知兵寡因陳補不足爲苟且計日引月長以至於今雖多措餉多散兵而已不可救矣官合計賊衆多寡用兵若干餉若干度其足用然後審察地利用正用奇用伏用間或擊首尾或衝左右有不即時殄滅者臣不信也次則行堅壁清野之法困賊於死地然後可言撫蓋賊攜妻挈子無城無柵無輜重暮楚朝秦傳食中十以剽掠爲生誠令附近村屯移入城郭儲精兵火器以待之賊衣食易盡生理一絕烏驚鼠竄然後選精銳據要害以擊之或體陛下好生之心誅厥渠魁宥其脅從不傷仁不損威乃撫勦良策帝深喜之下所司議行然卒不能用其策也尋授孤山副總兵戍平涼當是時總督洪承疇迫六月滅賊之期急進戰諸將見賊衆兵寡咸自揣不敵而勢不可止

案明初邊政嚴明官軍皆有守職總兵官總鎮軍爲正兵副總兵分領三千爲奇兵游擊分領三千往來防禦爲游兵參將分守各路東西策應爲援兵營堡墩臺分極衝大衝爲設軍多寡平時走陣哨探守瞭焚荒請事無敢稍違制輒按軍法而其後皆廢壞矣此萬年之所以敗也

夏四月張獻忠犯平涼及鳳翔

獻忠復走漢中遂犯平涼鳳翔

陝西賊陷靈臺

李自成留秦中賊衆七八萬總督洪承疇邀擊連敗之賊東走環慶其衆漸散會甯夏兵變承疇旋師邊鎮自成得收餘燼復振

六月壬辰副將艾萬年柳鎮國合兵擊賊於甯州皆戰沒

時陝西賊首高迎祥李自成從陝西移南山出

大掠富平甯州老回回獻忠曹操蠅子塊過天星諸賊聞承疇先移皆走陝西焚掠西安平涼回回諸郡承疇急還救分遣諸將擊老回回等令副總兵劉成功艾萬年擊迎祥自成於甯州萬年中伏戰死初帝以甘肅之要在平涼乃授萬年孤山副總兵成平涼常是時總督洪承疇追六月滅賊之期急進戰諸將見賊衆兵寡咸自揣不敵而勢不可止萬年及副將劉成功柳鎮國擊王錫命合兵三千以六月十四日至甯州之襄樂遇賊大戰斬首數百伏兵驟起圍之數重萬年鎮力戰不支皆戰沒成功錫命負重傷歸士卒死者千餘人事聞贈恤如制

明至末季流寇蔓延國勢坐困雖有奮威禦敵之臣而兵屢餉絕徒使賊乘其敝潰陷相屬無救亂亡如艾萬年等之捐軀盡節其可悲者矣此非其勇不具略不嫻也兵力耗頓加以統馭失宜應援不及求無敗衄得乎

幕壽祺曰當崇禎時陝匪竄甘國家用人不慎賢者不位而位者非賢能戰如曹文詔艾詔年柳鎮國三人而已使其相機勦辦不難滅此而朝食也奈洪承疇軍令太嚴求效太速限六月內肅清陝匪軍官絕料服從致令百戰老將力疲於馳驅而血流於襄樂鎮矣豈不可惜也哉

流賊二十萬衆分擾靜甯秦安清水秦州等處總兵曹文詔追賊至真甯死之

時闖賊黨羽八大王犯陝西鳳翔趨汧陽隴州總兵曹文詔自漢馳赴賊盡向甘肅靜甯秦安清水秦州間衆且二十萬洪承疇以文詔所部合張全昌張外嘉軍止六千衆寡不敵告急於朝未得命六月官軍遇賊亂馬川前鋒中軍劉弘烈被執俄副將艾萬年柳國鎮復戰死文詔聞之嘆曰大罵亟詣承疇請行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能滅此賊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爲後勁文詔乃以三千人自甯州進遇賊於真甯之湫頭鎮變蛟先登斬首五百追二十里文詔率步兵繼之賊伏野萬騎合圍矢蟻集賊不知爲又詔也有小卒縛之急大呼曰將軍救我賊中叛卒識之慕賊曰此曹總兵也賊喜圍益急文詔左右跳蕩手擊賊數十人轉鬪數里力不支拔刀自刎死遊擊平安以下死者二十餘人承疇聞拊膺大哭帝亦痛悼贈太子太保左都督賜祭葬世癘指揮僉事有司建祠春秋致祭清初賜諡忠果文詔忠勇冠時稱明季良將第一其死也賊中慶爲相

案明史文詔追賊先至襄樂甯州志後魏時改襄樂縣跨有今合水縣之地其故城在州東北湫頭鎮在今正甯縣東卽九域志之顯聖堡也當日行兵由甯州而正甯而合水以至鄜州惜大功未成將星先已落矣

案今正甯縣以股匪不時來攻橋治縣東北六十里之山河鎮縣東南六十里有湫頭鎮倚山築堡南芝川溝北羅川東松山地皆險要曹文詔陣亡於此民國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匪首黃子文率二千餘人由陝北擾甘邊攻山河城不克竄湫頭鎮以北盤據多日人民逃避一空安得復有曹總兵者起而擾鋤寇盜耶

幕府祺曰流賊橫行日久簡帥覆轍相尋糜潰滋深雖關右亦嘗被其禍文詔勇敢無前威名素著關隴勦賊屢奏膚功當時諸將之足以當賊者惟此一人而已夫一人之成敗關係國家之安危豈宜令其慷慨以請纓况以區區三千人敵流賊二十萬衆雖有人爲之後勤亦未必其策出萬全也乃竟以少擊多孤軍深入其意氣可謂壯哉卒焉志決身殲亦可悲矣豈明之寶祚已傾耶不然何長城之自壞也

秋七月流賊高迎祥張獻忠掠秦安清水賀人龍張全昌破之張家川已而失

利都司田應龍等死

案張家川古阿陽縣漢置屬天水郡其地在今清水縣晉省後魏復置隋省章懷太子曰阿陽故城在隴城西北隴城鎮在今秦安縣又寰宇記阿陽城以在河之西北故名或以靜甯當之誤

階州番叛

階州番茅菴族犯境守備王政往剿戰歿軍士死者百餘人

流賊入文縣防守鎮撫張世勳死之

流賊數十萬入文縣經城過者七日夜不絕四鄉劫掠一空陷真羌等十二寨防守鎮撫張世

勳戰死尋圍攻舊城不克而去

丙九年

清崇德元年

春正月李自成犯階州

圍賊潛衆犯階州二更初至城下人不爲滿城遂陷屠戮幾盡

階州番叛

階州白馬略部番叛知州張佩玉督兵勦破夾石等寨族與守備李志忠討平之

二月甘肅總兵柳紹宗敗流賊於西甯州

過天星犯西甯州紹宗擊敗之過天星合九條龍等入營西掠蘭河南掠會甯洪承

疇檄左光先與紹宗合兵擊之絕其西奔賊復自萬安走鹽池兩軍力戰破之賊窮蹙請降

案會甯西魏以後爲會州地今置西甯縣屬鞏州金宣宗貞祐四年升西甯州尋復爲縣屬會州其故城在今會甯縣東二十里至西甯府本鄯州地宋崇甯三年改爲西甯州後爲西夏所據元至元中收復仍曰西甯州明洪武十九年改爲西甯衛流寇所擾之西甯州在會甯縣境萬安見後崇禎十六年冬流賊陷通渭案語第二段鹽池卽今乾鹽池小紅溝等處

甯夏饑兵變殺巡撫都御史王楫兵備副使丁啓睿撫定之

甯夏兵苦饑楫不能措餉兵譟而殺之副

使丁啓睿捕斬首惡六人軍中大定

明興三邊旣爲中國所有而甯夏居中適當喉襟之地洪武初立甯夏府至五年廢之徒其民於陝西九年復設甯夏等五衛東南距河西北抵賀蘭山蓋四塞之地內有漢唐二

渠引水灌田足稱富庶亦隴之樂土也所隸賀蘭山後虜賊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
西三百里地勢平淺與武營靈州一帶又套虜侵犯腹裏之路虜居套中朝夕窺伺終歲
無安甯之刻矣成化以前虜患在河內自虜據套以來而河東三百里更爲敵衝是故窺
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出花馬池之東入靈州等處則清水一帶是其境矣花馬一
帶適其利涉之境游騎出沒無日無之宜乎延甯固境不得少息也若花馬池便利之地
大建城堡添設參游移總制居之分屯重兵於清水武興等營令三百里之間旗幟相望
刀斗相聞其鐵柱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城堡此不惟得拒吭
先制之計東援榆林西援甯夏兵少不敷分布兵多又當譁變

三月李自成走環縣

高迎祥李自成自敗於蘆象昇後分部再入陝迎祥由鄜襄趨興
安漢中自成由南山穿商洛走延綏犯鞏昌北境諸將左光先曹

變蛟破之自
成走環縣

夏五月丙辰延綏總兵官俞冲霄擊李自成於安定敗績死之

官軍敗於羅家山
盡亡士馬器仗冲

霄被執自成勢復振未幾洪承疇又敗賊於隴州賊
走慶陽鳳翔自成陝西米脂縣人事蹟附錄於篇末

洪承疇遣總兵柳紹宗從徽縣往略陽勦李自成七月自成復犯徽縣陷成縣

趙兩當殺知縣王鼎鉉

案流寇李自成所到之處下令攻城迎降者不殺守一日殺十之三日殺十之七三日屠之凡殺人束屍爲燎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萬人環堞下馬兵巡徼無一人得免獻忠雖至殘忍不逮也諸營較所獲馬騾者上賞弓矢鉛銃者次之幣帛又次之珠玉爲下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賊喜從之以此攻城何城不摧有城守之責者非聞風逃竄即開門迎降如秦安縣知縣朱璠兩當縣知縣王鼎鉉與城俱亡不肯屈膝於賊者誠不可多得矣

又攷兩當縣志縣在秦州東南三百九十里漢武郡故道縣地王莽改爲善治東漢仍曰故道晉因之元魏置故道郡領兩當廣鄉二縣又分置兩當縣屬焉領於南岐州隋開

皇初郡廢縣屬鳳州唐因之宋至道元年移治廣鄉鎮屬如故元改屬徽州明洪武十年省入徽縣後復置仍屬徽州清初如故雍正七年改屬秦州

幕壽祺曰承疇殆明之善將將者賦以吳三桂之跋扈而服從命令其他蓋可知矣當其未出函谷關也在甘肅時最久始而西甯兵變繼而甯夏兵變在他人驟聞警報鮮不倉皇失措承疇則以鎮靜處之非才能若是乎惟此老晚節不純遂爲士林所不齒善隴人素重節義故也雖然在甘言甘吾故次其前後戰蹟亦善善從長之意也

李自成犯鞏昌北境諸將左光先曹變蛟破之

自成由終南山踰商雒走延綏犯鞏昌境爲左光先曹變蛟所敗遂由環

縣進圍綏德欲東渡河西山西兵遏之乃改道從韓城而西時盧象昇及文樂寬等皆入援京師孫傳庭新除陝西巡撫銳意滅賊

秋七月流賊犯階徽

陝西巡撫孫傳庭擒高迎祥於藍屋獻俘闕下磔死於是賊黨始共推自成為闖王犯階徽

流賊蝎子塊犯鞏昌崔百戶擊之力竭而死

百戶失其名弘字其字也鞏昌衛世職以勇氣聞於時蝎子塊之犯鞏昌也衛

兵遇賊東郊百戶爭先陷陣殺賊過當尋以矢盡被圍遂戰而死隴西關嶽華祭之以文其辭曰維稟兩間之浩氣抱百鍊之剛腸棄一死其如遺遠捐軀於沙場歎多壘於東郊悲舉國之張皇爰陳兵以簡將乃一面之獨當忽交鋒而接刃嗟矢盡而身亡惟衆寡之弗敵匪謀慮之不長國家三百年以養士怪執袴之無良率望風而却走或縮頸以納降誰似將軍奮不顧身竭斬奪於戎馬猖獗之際委骸骨於大道榛蕪之旁其忠誠堪貫日月其壯烈獨倚庇夫金湯靈兮不昧俾後死者得殲醜逆而固封疆善弘字死七年而寇

下鞏昌

案山川人物皆賴文字以傳隴西自古爲人文之藪有僅傳其名者有僅傳其姓者兼與漢名將也班固贊之見吳之斑竊武人物志梁肅古文家也韓愈師之見安定縣馬南園文集崔百戶死且三百年代遠年禋不惟其事無從攷證並其名而亦不之知幸賴關嶽華祭文由明末傳至今日則文字之力居多

慕壽祺曰宋南渡而鞏昌無人物可紀非真無人物也未不能有鞏昌故楚材多爲晉用可慨哉步興二百餘年鞏昌之以節義文章顯者皆自教育中來也及國家將亡流賊犯鞏昌此其勢未可與敵崔百戶爭先殺賊力竭以死報國家忠矣哉若人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副總兵曹變蛟追賊至靖虜衛轉戰安定會甯

變蛟破圍賊偕總兵左光先追至靖虜衛以至靜甯固甯賊屢挫其鋒追

混天星等敗之蒲州賊
西走平涼鞏昌復擊破

案靖遠縣志靖遠古會州地宋初仍曰會州天聖後屬西夏元符二年收復仍置會州崇寧二年置倫郭縣曰敷川金大定十二年改縣曰保川尋陷於河西僭治會川城名新會州元初徙廢明正統二年置靖虜衛隸陝西都司清初曰靖遠衛屬陝西行都司雍正八年改衛爲縣隸鞏昌府乾隆二年改隸蘭州府

丁丑十年 清崇德二年 二月李自成入階文洪承疇遣兵追勦之

慕壽祺曰階文地方遼闊毗連川境流寇敗竄擾邊避兵而行竟至來去自如皆未能跟蹤申勦故耳此次洪承疇遣派勁旅去覆賊巢先事圖維當不難制其死命卒以根株未盡乘虛再犯永無了期今之流寇盤踞於階文者其性質與李闖相似其可畏哉

夏四月流賊混天星過天星踞洗岷階文總督洪承疇遣曹變蛟左光先及祖

大弼孫顯祖台擊

時闖王高迎祥伏誅其黨闖將混天星過天星踞洗岷階文深谷間變蛟光先等奉總督命合而擊之四月既望入山遇賊郭家壩

大雨諸將力戰賊死傷無算食盡引還

六月破伯民人黃登謀叛西甯副總兵莫與京解散之

與京西甯人由鐵塘參將防西甯副總兵聞登等結

聚謀變馳往破伯安撫擒其渠魁衆即解散甫回西甯而四川鎮海城叛民馬安邦魯城
中軍民勾連海寇煽亂與京率所將卒往勦而所將卒與鎮海軍民皆親故無意戀戰以
致四散而與京正思別調兵以除民患議
者謂臨陣砲口向天而不向敵遂罷職

秋七月李自成自秦州犯四川

甯夏平涼大旱蝗飛蔽天禾穀立盡

明年靈臺莊浪環
縣等處蝗蝻食禾

九月以曹變蛟爲臨洮總兵官

先是階州陷曹變蛟與左光先並停俸至是擢都督僉
事爲臨洮總兵官當是時洪承疇孫傳庭共矢滅賊傳

庭戰於東承疇戰於西東賊幾盡賊在西北者復由階成出西和禮縣
光先等皆無功獨變蛟降小紅狼餘賊竄走徽州徽州今之徽縣也

案明史曹變蛟文詔從子也幼從文詔積功至游擊勇冠諸軍崇禎四年以御史吳姓薦
進參將七年擢真甯之湫頭鎮文詔既沒變蛟收潰兵復成一軍總督洪承疇薦爲副總
兵置麾下與高傑破賊關山鎮九年偕左光先等追賊至靖虜衛轉戰安定會甯及靜甯
固原賊屢挫其鋒追混天星等敗之蒲城賊西走平涼鞏昌復擊破之十年擢臨洮總兵
官十一年四月以滅賊逾期鑄五官戴罪辦賊
六月以平賊功進左都督十一月隨承疇入衛

流賊復陷階州

時賊在西者復山階成出西和曹變蛟擊降
小紅狼餘竄走階成兩當成鳳間不敢大逞

李自成奔秦州

初自成犯涇陽三原蠅子塊過天星俱來會孫傳庭曹變蛟連戰七日皆克蠅子塊降自成與過天星奔秦州

多十月李自成敗竄入岷州

自成乘間犯四川降三十餘州縣未幾洪承疇曹變蛟往援自成乃由洮州入番地官軍轉戰千里不解甲者二十

七晝夜自放引殘卒竄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

戊寅十一年清崇德二年春正月流寇犯階文

巨寇六隊等四部東犯混天星過天星二部由階赴文大肆殺掠陷嶺羌等十二砦防守鎮撫

張世勛死之三月復攻舊城十餘日而解夏六月六隊爲方光升所拒復走階成又爲曹變蛟所扼其別部三隊及仁義王混天王降光先李自成合六隊及餘黨避秦兵謀入蜀副將馬料及賈人能拒之將還走階文憚變蛟乃走漢中

三月洪承疇逐李自成前驅至禮縣規知自洮州出番地遣總兵官曹變蛟追

破之賊復入塞走西和禮縣

案明史是年春孫傳庭出苑商維大天王等犯慶陽費難遠軍戰合水破走之獲其二子追擊之延安過天星混天星等從徽秦趨鳳翔逼澄城傳達分兵五道擊之楊家嶺黃龍山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大天王知二子不殺遂降賊引而北犯延安傳庭策鄜州西合水東三四百里荒山遂谷賊入當自斃乃率標兵中部過其東倣變蛟慶陽拒其西伏兵

三水淳化間賊饑出掠食則大張旗幟鳴鼓角以邀之一日夜馳二百五十里賊大驚西奔至馴田莊遇伏而敗復走寶雞取棧道再中伏大敗折而走隴州關山道又爲伏兵所挫三敗賊死者無算

過天星混天星並降

夏六月總督洪承疇督賀人龍等自階文窮追李自成入西羌界賊之再入秦也其渠號六隊者

與大天王混天王爭管王四部連營東犯混天星二部仍伏階文獨崗將李自成以三月走洮州番地承疇令曹變蛟偕人龍追之連戰斬首六千七百有奇番民乏食賊多死亡變蛟轉戰千里身不解甲者二十七晝夜餘賊注入鞏州大弼駢洮州扼戰不力乃走入岷州及西和禮縣山中變蛟還剿賊伏匿不敢出唯六隊勢猶張六月光先自固原進兵賊亡奔隴州清水光先追至秦州六隊及爭管王復走成鞏州爲變蛟所扼其別部游三隊及仁義王混天王降於光先而自成六隊及其黨亦總督曹變蛟復謀犯蜀副將馬料與人龍拒之將還走階文及西樂憚變蛟乃走漢中又爲光先所扼六隊社總管皆降惟自成東遁承疇令變蛟窮追自成妻女俱失從七騎遁去餘皆降是時曹兵最強各鎮依之以爲固

案明史賀人龍茅脂人初以守備隸洪承疇麾下崇禎八年七月高迎祥張獻忠掠秦安清水人龍偕張全昌破之張家川十年小紅狼圍漢中瑞王告急承疇率人龍兵由兩當趨救賊解去徽秦逸賊東走平涼鳳翔人龍躡至柳林不利二年與曹變蛟等追李自成自成走入西羌界大戰二十七日自成引殘卒入塞竄山中其黨祁總管降自成幾滅詳

變蛟傳是年冬京師戒嚴
擢人龍總兵官率師入衛

流寇李自成入西甯界邑紳王清死之

清西甯人由貢生官河南知縣時有土寇舉騎出撫之會自成大軍掩至被執賊勦降清

不可遇害賊持其首去邑諸生田奇率鄉兵
追獲之面如生事聞贈光祿卿建專祠祀之

己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春正月以兵部右侍郎鄭崇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先是崇禎初右僉都

御史鄭崇儉巡撫甯夏敗套寇資銀幣世廕錦衣副千戶
十二年正月擢兵部右侍郎代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以右僉都御史呂大器

字儼若遂甯人

巡撫甘肅

大器到甘州勦總兵柴時華不職立遣副將王世龍代之

以御史王章出按甘肅

章持風紀飭邊防西部寇莊浪巡撫急徵兵章曰貧寇索食耳策馬入其帳衆羅拜乞降乃稍給之食兩河旱章檄城隍神御

史受錢或戕害人神殛御史毋虐民神血食茲土不能請上帝蘇一方當奏天子易爾位檄災雨大至初邊卒貸武弁金償以賊首武弁以冒功坐是數召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以零級冒功劾巡撫劉錡貪惰罷之

又所部十道司不稱職者劾罷其四

案城卽築土之高者隍卽浚池之深者易城復於隍是已而神則捍外衛內之靈非真有人以主之三代之盛秦漢以還城隍之名不經見自唐李陽冰作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

吳越有之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荊州城隍文張九齡有祭洪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邵陵王綸祀城隍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秦蕙田城隍考後唐清泰中封城隍神以王爵宋以來其祀徧天下或賜廟額或頒封爵或遷就附會指一人爲神姓名元天歷二年復加大都城隍夫人封號

又攷明洪武二年封天下城隍府爲威靈公州爲靈佑侯縣爲顯佑伯三年去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置木主撤塑像二十年詔劉三吾曰朕設京師城隍傳統各府州縣之神以鑒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舉不得倖免其書所由於石又定廟制如公廡以泥塗壁繪以雲山在兩廡者亦如之雖幽明路隔而冥冥之中似與行政官聽處於對待地位又詔守令之官俾與神審故有監察司民之封一若城隍之神可以監察守令也者而其尊崇可謂至矣蘭州省城隍仍稱威靈公在前清時每逢朔望總督必躬往拈香其縣令初到任者拜謁城隍並與神誓殆猶是明代之遺風歟

鳳翔漢中二府改食靈州鹽

靈州有大小鹽池又有漳縣鹽井西和鹽井洪武時歲辦鹽西和十三萬一千五百斤有奇漳縣五十一萬五千六

百斤有奇靈州二百八十六萬七千四百斤有奇弘治時同萬歷時三處共辦千二百五十三萬七千六百餘斤鹽行陝行之鞏昌臨洮二府及河州歲解甯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故靈州設鹽課司隆慶初改食靈州池鹽池至莊烈即位後鳳翔漢中二府亦改食靈州鹽大鹽池卽今之花馬池其地在甯夏府東南距府城約計三百一十里池

身南北三里東西七里許週圍謂祇一十六里恐不止此其南偏西一十六里有名濫泥池者東屬定邊西屬靈武又南四五里爲波羅池又南十里則蓮花池在焉二池地段管轄均同濫泥池大花馬池所產之鹽名曰花鹽不假人工天然生產每年春末夏初雨水霑足而又曬曝適時卽能凝結成粒夏季鹽已成熟土著客籍均得入池撈取於池畔堆積以土覆之待價而沽每擔現值一元名爲鹽本其實僅勞筋力不費資本蓋池產本爲公家所有不過向聽民人撈售不加禁遏故耳濫泥池等所產名曰浪鹽生產則半由人力春夏之交土人於池內始開壩畦引水灌漑如田之下種者然故又名曰種鹽每年產量以晴雨適時爲收數豐歉之標準故與花馬大池均無定額可言有謂濫泥池每年能產四萬擔者然亦未足爲據波羅池向不產鹽另有紅崖池娃娃池晚近更無出產日久沙壅舊迹盡泯更歷數年將有不識其名者矣靈州又有惠安池一名小花馬池分南北中三段爲靈武縣之轄境位於縣境東南距甯夏省二百九十餘里全部南北長約十里東西寬約八里地居惠安村堡之西南此外又有鹼池一箇在該堡直北之亂山脚下相距二十餘里則有海子井池在堡之東北方面一名狗池東西三里南北十里許則又距堡五十餘里惠安池製鹽須相天時先將井水汲出再和宿水淡水漑於町畦之中俟鹽花將起未起之時略略灑以鹹水鹹水者井水也宿積隔年收貯之雨水淡卽現時所收甘雨經此作用土人名曰種鹽隔日復益以水如值風和日麗四五日內卽可凝結成鹽設遇霖雨暴風則所費手續卽歸無效

以右僉都御史樊一衡代鄭崇儉巡撫甯夏

旋被劾罷歸

夏六月以天津總兵官馬擴移鎮甘肅

至十五年擢督三協副將王世寵王加春魯蔭昌等討破叛番

冬十一月巡撫呂大魁剿西甯巴哷加爾朵番

斬殺一千五百餘人

甘肅青史略卷十六終

甘肅青史略卷十七

明懷宗

庚辰

崇禎十三年

清崇德五年

春李自成由階入秦尋犯階州參將柳應時擊走

之應時用火攻逐之賊走去

夏五月靜甯州土寇徧起

州屬樂七里賊據一諒爲首糾合數千人嘯聚界石鋪知州陳翼請兵協同防禦千總馬乾勦平之

六月全甘大饑

人民十死八九慶陽飛蝗蔽天落地如岡阜

秋八月階州生番叛誘殺守備李志忠參將柳應時剿平之

九月流賊竄慶陽

冬十月囉賊寇掠清水境知府喬遷高追斬之

十二月闖賊李自成陷甯州謁孔子廟

初賊將薛登舉等率衆數萬圍甯州月餘知州李用中與士民堅守得以保全至是來攻

城遂陷自成入城時城頭駕天橋曰貞純不穿洞也甯州學宮建築雄偉爲慶郡六屬之冠自成入城卽謁廟時有生員趙姓者在文廟避賊自成見度其不免卽冒險出爲自成

唱禮如儀自成大悅即任為慶陽府知府
死後葬魚池山至今猶呼為賊知府墓云

慕壽祺曰大哉聖人之道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非惟學界為然也雖寇盜亦有時而敬
禮焉自成入甯州他務未遑首謁大成殿行跪拜禮蓋其心目中猶知有聖入在不甯惟
是自成嘗過米脂以金子知縣邊大綬請修文廟所謂盜亦有道者非耶今孔廟
遍天下繼自成而起者不惟不敬孔子又從而毀其宮牆斯又自成之罪人也

己十四年

清崇德六年

春流賊寇秦州

賊寇秦州四關賂州役柴羔黨內應事洩會大風雨
貢生李芝率民兵逐之尋誅羔時清水張家川民胡

景龍等聚眾數千人作亂知府喬遷高
誘殺之攻其黨於任家堡賊眾悉平

靜甯州土寇復起知州陳良招撫之

賊槍掠村堡
民不安厥居

流寇陷合水縣城

先是崇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流寇神一奎劉六子等夜半至合水從
北城入殺戮甚眾五年知縣施喬枏招撫復業七年過天星賊十萬圍

慶陽三晝夜總兵曹變蛟領兵從南殺入斬賊首數千圍解城海飢民死無數是年正月
內流寇賀宏器齊三詐等率眾萬餘卒至合水城下防軍沈應時郭一學斬復渠魁三詐
等百餘級走之二月十五日黎明時賊又至以火攻城抵禦無人賊蜂擁而入殺戮之慘
更甚於四年人民星散止餘空城由是縣治遂廢官廨民房蕩然無存劫餘黎庶竄山谷
間荆棘滿目虎狼為
穴前後二十餘年

是歲羣番謀犯肅州巡撫甘肅呂大器擊走之

初大器由關南道參議遷固原副使巡撫丁啓睿檄大器討長武賊用穴

地火攻法滅之十四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勅總兵官柴時華不法解其職立遣副將王世寵代之時華乞兵西部及土魯番爲變大器令世寵討敗時華及西部時華自焚死塞外爾迭尼黃台吉等擁衆乞賞謀犯肅州守臣拒走之大器假賞犒名毒飲馬泉殺其衆無算

壬午十五年

清崇德七年

春西甯番族作亂總兵官馬標督諸將五道進勦

斬首七百餘級撫降番三

十八族而還

夏四月靈州鎮原莊浪等處田鼠食禾幾盡

六月以蘇京爲御史監延甯甘固軍

京起自知縣邊情多未悉

以右僉都御史林日瑞代呂大器巡撫甘肅

日瑞字浴元詔安人萬曆中進士至是巡撫甘肅時省城在甘州

秋七月流賊一斗殺圍攻清水縣城三日不克而去

冬十月賊許申陷鎮原

環縣賊許申攻陷鎮原城屯衆七晝夜搜掠俱盡總兵馬某受賊賄按兵不戰王老虎復大掠而去

癸未十六年

清崇德八年

春滿清兵至賀蘭山

滿洲佐領褚庫隨都統噶達璉征鄂爾都斯叛酋多爾濟於賀蘭山俘獲甚眾先是崇德

六年七月石廷柱條上困錦州策略謂近聞喀爾喀扎薩克圖聲言取歸化城恐陰欲取鄂爾都斯臣擬令鄂爾都斯移過黃河與歸化城相近彼此策應仍應簡才勇將士攜取火器並烏鎗手百人往彼駐守令王貝勒率兵從宣大諸處進略應州雁門歸化城有警輕騎倍道赴援彼明國接遼士馬所恃不過宣大陝西榆林甘肅甯夏諸路西省有變自顧不暇豈能復援遼哉清廷可謂有人矣

案滿洲本曰滿住乃文殊之音轉以佛名爲名也明之中葉有建州衛酋會長李滿住者由朝鮮咸鏡道移居興京其後清太祖統其部落以滿住爲尊號是爲滿洲汗至太宗始以滿洲爲部族之名旋又用爲國號崇禎十七年清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至雍正初派滿兵駐防甘肅凡三處曰甯夏曰涼州曰莊浪各建新城以居之是爲甘肅寄籍之滿人歷年既久多與漢族同化

慕壽祺曰清太宗志吞明社先服高麗琉球與武侯欲伐中原先擒孟獲手段略相似腹背受敵明之亡國豈待甲申哉當是時李自成竄陝甘癘疥之疾也清太宗在遼瀋腹心之患也懷宗視遼東爲細事而皇皇焉日劇流寇以致滿兵至賀蘭山則甯夏邊防之廢弛殆可知矣

夏四月以陝西提學汪喬年

字歲星天啓壬戌科進士

總制三邊

喬年由山東東萊道視學秦中以儉率諸生章服盡布素校士

任總制逸寧罕
所紀述毛先生
訪之於老儒退
疎及行道素不
知汪公之大略

必焚香告天故拔置盡一時寒士旋任三邊總制有井姓者爲陝西提學時人爲之語曰
有學莫忙須待汪有錢莫省須待井至今關隴父老猶傳誦之喬年任總制未數月奉命

赴河南流寇
陷襄城死之

案毛際可紀總制汪公逸事云黃州赤壁有八十老翁舊爲公部曲者曰公任三邊總制
赴援河南師次襄城刃既接大帥買人龍等久蓄異志皆潰去公孤軍守城賊圍環匝號
數十萬百道攻城公登堦坐矢石間隨機以應殺賊數千人賊憤甚左右泣諫曰衆寡不
敵盍自爲計公怒奮斧折其一齒無何城陷猶手刃三賊被執公罵不絕口賊割其耳鼻
磔屍而去襄人建忠烈祠以祀近常州陳玉璣
營記李顯父回從同公遇難事與具言相符云

冬十月李自成遣僞總兵牛成虎陷甯夏義民王風水等圖恢復事泄被殺

檄全甯夏慶藩諸宗屬及紳士集慶邸議降有鄧德名排闥入灑淚申大義曰諸公皆欲
竄城自全獨不爲王計乎衆不聽及賊將牛成虎牛成龍陳之龍據甯夏肆殺戮人民潰
甚有王風水者與指揮彭凌雲等十二人糾合山後蒙古舉義時指揮李學牧在甯夏牛
成龍入城後知其技勇曾授以官不應已而與王風水謀殺賊軍騎往召河東人共起事
又有馬負圖馬呈圖故總兵馬龍子兄弟也約其表兄彭姓與
承襲都指揮吳繼授圖恢復事泄皆被殺生員保國壁亦死焉

十一月李自成遣別將劉宗敏屠慶陽知府段復興一門死之

復興陽穀縣人進士以是年二月備

越本城清初任
慶陽府知府

兵於慶平內僅存弱陳無宿儲揚竿四起軍衛頽敵誠卒不滿千人復與張設文武治具
尙島持久計未幾督師孫傳庭兵潰潼關三輔繼沒四面環布音聞斷絕勢益以孤至是
國寇李自成命其將劉宗敏以五萬人寇先遣降將白廣恩誘說城下吏民憑堞爭詭
之賊環城急攻復督戰一晝夜親冒石矢賊死以數千計自成少爲賊過慶嘗悉其險
慮帥久頓傳檄宗敏遠使未至前一日奸民馬天驕楊廷藻賊帥以爵夜繼賊入關黎明
賊自父而孫張賊以進守陣者惶惶散復興坐北樓呵止之未幾城陷隨一僮一卒
入著踰啓太夫人掖之奪核妻妾俱入其自縊積薪以焚孺一婢負復與幼子避民舍復
與召之曰吾奉太夫人死節而以子免人其謂我何於是子女俱赴烈焰太夫人亦自死
於火復興其馬上一人遂死戰死三日郡屠民識復興尸遂環泣含檢以葬其時練兵營
都司唐宗彥復興要將也驍勇善戰人呼之小將城圍復興使守北門
賊入宗彥單騎大呼巷戰良久手刃數十人酒痛哭殺所乘馬自刎死
附錄趙本植中段公殉難詞調寄滿江紅其詞曰寇起黃巾誰孤守金甌無缺歎一旦捐
軀爲國濟陽人傑長髮遺遺橫草蓋虜短稍馳矢揮淵日奈奸民延敵已開關冲冠髮母死
義妻死節烈火焰飄風發更閉門數口亂摧玉折夜夜城
馬啼墓草年年枯衛流丹血看靈旗斜鏡離譙西猶嗚咽
又中段公偏周嘉彥戰沒於慶陽北門仍用前韻其詞曰奮勇當關說三輔紛紛殘缺
料只有男兒南八素稱說傑瘡裏兇盜轟擊毛矢攢蜂蜩光潛日惜一身力竭倍難支結
亂髮軍書志完吾節戰士沒狼機發念公平何往灰飛骨折擊
賊恨回顏魯商填胸淚比長宏血封城頭暮角起悲風陰城明

右軍都督府同知副總兵魯允昌上書言事不報

連城土司魯允昌世襲指揮僉事崇禎九年陞參將分守莊浪逾年

陞副總兵協守西甯全是聞李自成據陝西僭號設官秦鞏震搖知蘭州孤危戰守均不可恃亟上疏請勅肅藩渡河保甯涼甘肅以圖恢復不報

案慶陽府志賊退十民葬復興衣冠於郭外後之人設祭憑弔其上名曰段公墳清初楊天寵守勝陽時安化縣吳某請於段復興死所建祠以祭尙有老矜劉餘佑曾列復興門牆述其死難事最詳聞者高其義遂立祠北門即復興殉難處也至雍正己酉歲知府卜璦謁其祠而修復之工既竣附以三君子善斬司李聖居在籍太史麻僖都司周嘉彥莫不忠義奮發與復興有同心焉

慕壽祺曰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甯武總兵周遇吉奮勇力戰賊爲之奪氣後力絀而死自成歎曰使守將盡如周將軍我安得至此復興守慶陽其事正相類使城守者盡如復興則自成之禍當不至若是酷也太史公曰死有重於泰山如復興守慶陽常山之顏杲卿睢陽之張將軍不是過也而又一門忠烈其使人激厲更可悲矣

李自成遣將賀錦陷平涼韓王秉堦被執不屈死之

初孫傳庭守潼關聞賊西竄議出征秦民苦累已極卽

鎮原小縣一月之內要牛五十頭沙氈百條糧袋百口往返解送使費百倍以致人心離怨是歲冬十月傳庭出關一敗遂至瓦解降賊王老虎駐鎮原及西安陷復叛聞平涼走空乘機率衆圍攻歷半月城未破賀錦未至之先有牌到平涼以安民爲名馬步二十四萬勢甚凶猛紳民惶恐知不敵議降及賊兵壓境全城設香案出迎王老虎亦降是日白

虹貫日韓王及襄陵王不肯降遇害時賊將兵馬衆多大肆搶掠逼迫婦女投井者無算

案襄陵王者冲焮德王第二子有至性母病刲股和藥病良已及卒終喪毀瘠每展墓必率子孫躬舂錫培塚先後置書褒美者六子範址服其教母荆羅危疾以刲股進之愈其

後五世同居門內雍肅嘉靖十一年賈以羊酒文幣韓諸王以襄陵家法爲第一至是賊陷平涼與韓王同死

案鎮原舊志癸未冬十月知縣朱誦濬因公赴平涼聞賊將進城時匿花叢中作平涼開門迎降詩其辭曰天心不眷兩人事莫能輔敵卻故君恩咸投新來主香煙迷道路先驅爭負弩不啻草隨風豈真旱望雨只願身與家免致遭戎斧豈知烏合儻號令少律矩逼迫及婦人拷烙誠毒苦卜室九家空搜山真似虎嗟予命多蹇避鋒藏穴士卒之襁終樓狹路逢賊虜挾刀問金銀揮條鞭背股尙賴殘生存抽薪魚出釜赤身臥土牀渴饑無所取往來索問顛忿氣含胸肚戰戰十日間兵民稍安堵收理殘家具吞聲不敢撫可憐錦衣人一朝盡濫縲榮枯幻夢場倏忽成今古一派新官儀無復舊旗鼓街道相驅馳縱橫皆賊伍潛身走鎮原閉目不敢睹回思賊中情凜凜舌還吐

賀錦陷隆德

錦入城下令曰兵入民室者斬

靜甯州知州陳曩以城降流賊

州民初聞隆德陷驚怖謀遣人輸款後聞賀錦軍令甚嚴擁知州陳曩迎降由是降者日衆

流寇攻安定久而城陷知縣鄆應翼邑紳劉耀龍死之

耀龍安定故家子由舉人官河南開封府同知聞流

寇猖熾乃乞骸骨歸至是驚報日聞與知縣鄆應翼共城守死初賈錦以得勝之師攻安定城不能克將舍而之蘭州遂歸子錦以下一人以火彈擊之死錦怒攻益力好人為應開門降應翼不屈賊縛於柱鞭之血濺城磚罵不絕口賊殺之耀前聞城陷衣冠外家廟中初安定庠生王保民當賊攻城時號於衆曰協心堅守賊進城無噍類矣率諸子姪力戰一晝夜兒保泰弟保貞子敬俱庠生一時同被賊刃姪孫宏毅射殺二十餘賊賊多謂之入城碎其屍同時監生陳周鼎庠生石瑄高朝鳳罵賊不屈死康維新李洲楊斌秀陳周瑞陳周哲俱墜城死楊中葵巷戰死劉翹名楊九儀王爾薛二成樓道泰與保民同議守城者賊指名審訊皆不屈被殺義民捐柏張問行孫印子應泰張一才張懋齡李太昇王臣竭力捍守手亦多賊俱被殺

流賊攻通渭陷之

賊環攻通渭官民固守越七日夜賊暨雲梯自西南隅奪城遂陷士民不屈被殺者四千餘人賊至馬營監賈有鳴守禦力竭而死又有

杜道玉者射戈迎擊於四峴山城賊斫足死

案馬營監在通渭縣西與定西接壤明正統間創設馬政割畜牧地始置安定苑統於平涼苑馬寺其城池學校春秋廟祀規模如一縣然嘉靖時復設團長二員後升為監設監正有學額八名應平涼試康熙元年苑寺奏馬政滋弊監遂廢二年裁入鞏甯州五十七年地大震城池俱陷遂以馬營為衙署後縣城工竣復歸通渭乾隆四十九年因回變福康安由馬營進兵征剿始設營汛

又攷靜甯州志安定監卽馬營監本鞏昌府通渭縣之大華川前明定馬政割爲韓潘牧地初置安定苑城隸北山麓並東西關爲三城與長樂靈武二監廣甯州城黑水清平萬安武安六苑並統於平涼之苑馬寺領軍四百二十七人原馬並駒三千五百六十九匹嘉靖間馬並駒猶存二千九百三十五匹牧圍長二員後升爲監設監正教諭各一員清初因之其後馬政滋廢康熙元年苑寺遷某題以河西民力已竭等事奏革牧圍報可於是諸監並廢三年裁歸安定監於靜甯州仍其故名凡六營曰中營曰稠泥營曰石峽營曰原川營曰衙門營曰雙井營別號總爲馬營云東二十里至鎮龍川接通渭縣界南十五里尖崗山三十里至第三鋪接通渭界西三十里至嶺毋山白馬廟接蘭州衛之牛營界北四十里至蒸餅山索駱峽接會甯界在靜甯縣州治西南一百八十里

李自成遣賊帥袁宗弟劉體純取秦州本府通判朱廷璋署州事死之

是月也流賊牛

鎮守等敗反以勦萬人攻清水縣城十五日不克去之

李自成別將破臨洮副將歐陽哀死之

自成遣將犯臨洮總兵黃應選棄城遁哀誓死守奸弁有獻賊者哀閉妻孥十餘口於寓

縱火焚之父子巷戰力竭被擒見賊首智思賢等其子有懼色哀大呼曰吾兒不可爲賊屈因握其子手罵賊不絕口賊殺之頸斷而手未分

總兵白廣恩走固原

廣恩降將也性鷙鷙不奉約束上命隸孫傳庭麾下辦賊至是李自成攻潼關廣恩力戰而高傑不救既敗走固原爲賊將追及遂

以城降

賀錦破蘭州肅王識鉉及宗人妃嬪皆遇害

識鉉憲王紳堯子萬曆四十二年封世子天啓元年襲封好詩文精書畫所鑄

淳化帖世爭寶之至是李自成遺將賀錦陷蘭州王及宗人皆遇害

案肅莊王朱模太祖第十四子洪武十一年封漢王二十四年改封肅王於甘州建文元年內徙蘭州永樂十八年薨諡曰莊子瞻焯嗣薨諡曰康子祿坤嗣薨諡曰簡子貢鏞嗣薨諡曰恭子靖王未封薨子弼桃嗣薨諡曰定子縉炯嗣薨諡曰昭子紳堵嗣薨諡曰懷無嗣靖王之孫柳子縉燿以輔國將軍理府事尋淮封薨諡曰懿子紳堯嗣薨諡曰憲

子識鉉嗣闖寇入城遇害

案明史肅藩世守蘭州子孫命名太廟賜以瞻祿貢弼紳識烈忠曠躡躡當逆凱諫處恆隆二十字諸子封郡王世子襲本封諸子及孫曾遞授鎮國輔國奉國將軍四世五世孫遞授鎮國輔國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國中尉官與有明一代相終始王雖不親民事而蘭州有大工役及旌勸之舉亦時出金帛相助及國亡人多惜之

總督左宗棠於清光緒初爲督署後園烈妃廟記明建肅藩蘭州崇西陲也崇禎十六年李自成遣賊陷蘭州執肅王識鉉不屈被害次年明亡方賊之陷城也肅王妃顏氏趙氏顏氏嬪田氏楊氏倉卒率宮人二百餘出園上北城將投河碎賊追急顏氏遽以首觸肅先王所書碑死諸妃嬪宮人刎斃縊斃自擗斃頃刻立盡賊退邦人棺殮諸妃嬪瘞諸宮

太祖所知名
宗派共二十
今所殺者十
字耳

人作大家園北維時郡縣官吏王府僚佐或死或遁無以其事上聞者國初關隴間隔易性之際勝朝遺事跡佚不章嗟嗟諸妃貞魂烈魄足立人紀光日月矣僅賴志乘數語存其姓氏二百餘年無過問者遺阡故在節署後園中灌莽翳塞又少游人過客相與吟咏其間者再數十年恐遂無有能舉其事者矣余持節討回軍事漸定暇時徘徊園中立石大家旁表曰貞烈遺阡南數武即舊延綠亭改題烈妃廟主以祀命衛官月胡薦香醴妥之一日上北城過肅王碑見烈妃所自碎首處血痕暗灑湖潰號注軍士告余天陰雨濕其痕視常日加明精誠所至金石亦開曷足異也遠望賀蘭俯瞰大河山不駭河不灑奚此阡而獨紀乎

慕書祺曰聞之父老云賀錦和蘭州人聞靜甯迎降則未嘗妄戮一人遂開門拜降於馬首賊突入肅王府變出倉卒肅王識鉞走匿邠東山子石被執幕僚二百餘人由邠園上北城避之須臾賊至大索二百餘人無一免者今督署北城隍相傳即王府諸僚殉節處今已二百八十餘年矣而大家巍然在瓦礫榛莽間時蒙白骨莫之恤也嗚呼蕭蘭共玉石俱焚計當時王府賓從不乏儒雅之彥而皆同赴虛餞並其姓字官職不傳不可悲也已

賀錦渡河而西莊涼望風降附

莊莊浪也即今之永登縣屬涼州管轄時賀錦兵勢洶洶所至之地如泰山壓卵莊浪涼州望風降連城上

魯司允昌憤極盡散金帛於將士提所部七兵退守西大通

十二月以余應桂總督二邊收邊兵勦賊

時甘州尙未失而人等已去應桂不能進

於是山丹永昌城盡諸衛皆降

賀錦陷甘州巡撫林日瑞總兵馬燿等死之

賀錦進逼甘肅日瑞聞賊至急結西羌嚴兵以待自率副將郭天吉等扼諸河

千十二月賊踏冰過直抵甘州城下日瑞入城戰且守大雪深丈許手足戰守者咸怨奸人遣降夷居城中爲內應乘夜坎雪而登城陷日瑞被執誘以官不從賊怒磔之屠甘州

殺居民十四萬七千人總兵官馬燿副將郭天吉中軍哈維新姚世儒同知藍齊鄉官羅俊傑等同死

案甘州志馬燿山西蔚州人故總兵馬芳孫也以天津總兵移鎮甘肅十五年督兵破叛番斬首七百餘級撫安三十八族而還其冬督師保傅庭以檄召不至疏劾之帝令察燿

堪辦賊許戴弄圖功否即以賜劍從事比至軍復以逗遛淫掠再被劾帝仍令戴罪自効尋使屯商州防寇北犯傅庭師覆還鎮崇禎十六年冬賊黨賀錦圍甘州燿與巡撫林日

瑞協力同守城陷死之副將郭天吉善射時號郭神箭累射殺賊其衆天吉等河干失守歸保甘州城破其父沒於賊天吉歸殺妻妾子女一僕負幼子逃天吉自殺

慕壽祺曰自有史冊以來盜賊之暴橫未有甚於李自成者也自成侵掠隴東鎮原首當其衝其被禍爲尤慘余鎮原人也鎮原之北有大小房山與環縣接壤父老相傳自成爲

左光先曹變蛟所敗率殘卒走環縣輾轉入鎮原境於此嘯聚亡命勢復振又嘗過孟壩鎮有知掌故者告余曰此明之西壕寨也崇禎九年三月自成敗官軍於此而鎮原遂陷

沈沙折戟鐵猶未消相與摩挲者久之夫盜賊之禍明代所恆有永樂中唐賽兒倡亂山東厥後乘瑕弄兵頻見竊發然皆旋就撲滅武宗之世賊寇蔓延與崇禎初無異而卒以

掃其故何哉善孝武時人心固剛賊安難以武之童昏亟行裨政而本根未撥委任得人邊遠如甘肅亦大有人在彭澤盪寇於四川仇鉞奏功於甯夏又有王瓊爲之相陸安爲

之將跳梁小醜其何能爲以故危而不亡懷宗非亡國之君而當亡國之運又乏救亡之術卒致宗社顛覆徒以身殉悲夫嘗求其所以亡國之由則以求始太急布令太煩進退天下人太輕故有人而無人之用其辦流寇也爲閫帥者事機中制功過莫償敗一方卽戮一將墮一城卽殺一吏賞罰太明而至於不可爲制馭過嚴而至於不能制益以饑饉洊臻萑苻蜂起軍不能勦專務撫綏一誤於楊鶴再誤於陳奇瑜三誤於熊文燦關隴重地無一片乾淨土矣此明之所以失天下也其尤足怪者崇禎三年以給事中劉懋謙裁驛站時則自成猶爲銀川之驛卒也使驛不裁一匹夫而已山陝游民仰驛糶者旣無所得食尙何事之不可爲乎兵部郎中李繼貞恐饑民將盡爲盜請以帑金十萬振之懷宗不聽此機一失燎原之火不可撲滅矣夫自成屢瀕於危而終不死者能用文人言聽計從此其所以亂天下也十三年十二月河南杞縣舉人李信與山西廬氏縣舉人牛金星同時往投自成自成大喜改信曰名巖巖從造謠詞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以相煽從之者日衆自成遂稱新順王後集牛金星等議兵所向牛金星請先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請先下金陵斷燕都糧道從事顧君恩曰關中大王桑梓邦也百二山河天下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自成從之是年冬十月遂陷潼關走榆林乘勝取甯夏屠慶陽陷平涼執韓王稟虜下蘭州肅邸戰敗而死賊將賀錦渡河而西攻甘州至十二月晦城陷巡撫林日瑞等死明年又攻陷西甯於是肅州等處皆降自成未幾遂有三月十九日之變明社將墟非人力之所能挽回矣

慕登祺曰明設甘肅巡撫駐甘州是卽省城也河西四郡皆爲其所屬當是時蘭州陷涼州降而西甯肅州無恙也甘州被圍日久始失之游偵不以時繼失之鄰封不相救流寇

抵嶺陷隊卒陷甘州屢之肅州與西甯亦同歸於盡
西陲失而明社墟矣嗚呼天爲之哉抑人爲之耶

附錄天山雪傳奇

清順治時作紀明
末流寇陷甘州事

郭人鄰

林公勁爽爲公英千億生靈百二城夜半天山飛玉滿血光已映雪光明

聞王部下左金王

賀錦又名
名珍

豈敵金城帝子閩若使防河埋勁旅黃巾爭教渡

姑藏

西涼戰壘最崢嶸弱水何曾有弱兵七覆未教藏峽口點番潛引豎降旌

文人獻策武彎弓婦女知方賦小戎爭奈歐陽占數定居延瀛氣擡蒼穹

白眉忠胄慨無聊

馬廣文義瑞填譜即
殉節馬總戎令子也

管領千魂控九霄恰喜中丞有小阮杏

林倩女咏桃夭

同保危城効匪躬悃忠觸眸纖孤忠趙羅怒氣冲井鬼燬廟偏遺王總戎

王公

汝金守城自刎賊焚其祖綱
憫忠祠全家俱燬傳竟遺之

長刀無計砍長鯨鳩毒還思做吉平與犬與臣神自若櫻兒不寫費醫生

君費

國興毒賊被
屠亦佳據也

八聲變徵譜甘州影涉橫排西水流四萬七千攢結草陰風颯颯擁貔貅

史明

賊屠四萬七千人或
云七萬屍與城平

案史懷宗名由檢熹宗弟光宗第五子初封信王在位十七年改元崇禎初即位抱大有
為之志向使任用得人當時如熊廷弼盧象昇袁崇煥諸賢俾盡其才未始不可轉危為
安乃卒中於疑忌忠盡之臣屏斥殆盡遼東半壁盡入滿洲益以流寇充斥甲申三月闖
賊陷北京帝殉社稷世稱為愍皇帝又稱為莊烈帝未幾滿洲人關逐闖賊定鼎燕京遂
以崇禎十七年為清太
祖章皇帝順治元年

清

甲申 順治元年

明懷宗崇禎十七年福王由崧
弘光元年是歲清定鼎於燕京

春正月賊攻陷連城土司魯允昌死

之 允昌遇賊西大通力戰賊憚七兵名稍卻之其家奴有降賊者告以無援賀錦攻之
猛允昌以衆寡不敵退守連城賊亦進攻城陷縛允昌於大門前勸之降不應逼索
財物復不應以刃挾之允昌笑而大罵至死
罵不絕口時崇禎十七年正月十六日也

西甯土官祁興周執偽將軍魯文彬殺之

先是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偽防禦使齊之
副將軍魯文彬擾西甯至是爲興周所

殺興周土司祁德孫也襲父廷諫指揮使職弟肇周崇禎末流賊破關中電掃風靡河西
一帶咸爲賊有次及遄中廷諫呼其二子密計令生員胡璉器約莊浪土司魯允昌申中
番目完冲及軍民之効義者歃血訂盟以厲氣守城賊偵伺之不敢犯者月餘會爲將軍
魯文彬率賊衆至平濠重圍曲示招來奸黨中變而城危矣廷諫聚衆泣告曰事勢至此
有死而已興周曰國家養之恩報在此時兒等當以死戰求濟遂合申
中完冲土官祁國屏等推璉器爲參軍以兵趣攻戰酣手斬文彬並其黨

案西甯府志明土司祁貢哥星吉元甘肅省理問所官明洪武元年歸附授副千戶世襲
卒子鎮南於永樂四年襲職以功陞正千戶卒子賢於永樂十八年襲正千戶職宣德元
年以功陞指揮使卒子英於景泰六年襲指揮使職卒子賢於弘治四年襲職卒子鳳於
正德三年襲職以功陞任守備洮州地方卒子恩於嘉靖二十九年襲指揮使職無嗣以
弟德繼之於隆慶六年襲職以功
歷陞西甯副總兵是爲興周之祖

案福王明神宗孫福恭王常洵子名由崧崇禎十六年襲封福王甲申三月李自成陷北
京莊烈帝自經時鳳泗巡撫馬士英得北中消息崔魏黨阮大鍼又先竄身福邸中蚤夜

密籌計挾劉澤清高傑黃得功劉良佐爲援約從既定方以書示大司馬史可法可法答書有福邸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議士英大誠得書執以爲可法後日罪案五月朔日以四鎮兵擁福王南下卽位金陵稱號弘光順治二年五月初八日清兵克南京福王被執

明固原副將武大定入秦州指揮于光耀等擊卻之

故明副將武大定突入秦州東副指揮于光耀守備雷蛟

率民兵巷戰大定敗走追擊出之別將高有功復以數萬衆圍北城光耀發大礮殲斃甚衆有功披靡遁去抵三陽川番家城攻掠村堡

白廣恩以原降闖固賊

先是十六年冬十月闖賊入關大掠三秦州縣是年正月壬寅朔自成稱王於西安僧嗣號曰大順改元永昌以真甯鞏煊爲

禮部尙書又降將白廣恩自潼關敗走固原爲賊將追及遂以城降

三月流寇袁第宗入鞏昌

賊陷鞏昌邑紳溫元春等起義被戮城幾屠隴西民張傑倡義魯班山相依附者以萬計賊圍數月破之皆遇害

賀錦破西南祁興周復擊錦於南川伏羌堡殺之

錦自甘州大擁蟻衆來犯西甯生員胡璉器急策於興周曰賀賊驍

勇兼我寡彼衆可以智取不可以力敵也時令番人誘賊入重地絆以馬索或以陷阱既仆賊斬之殺錦并賊黨數千遶中快之然賀賊雖死餘黨益熾以滅賀之舉由於祁氏攻土司祁廷諫係累以去廷諫之子興周語其弟離周曰吾父子兄弟咸死無益曷走青海乞兵以圖復仇離周曰兄適外乞兵父及於難我不可不奔也至長安興周乞兵而出適

總督孟藩芳至賊四潰撫定三秦廷諫歸附以功授世襲指揮使與周襲職有功勞順治十年歷官大靖參將胡建器西甯人

案伏羌堡在西甯南五十里牛心川一名南川魯宋徽宗政和七年春夏人圍丁星原詔築伏羌制戎等城爲備明神宗萬曆十六年湟州伏羌堡東南夜聞甲馬聲蓋邊疆之

要地也

慕壽祺曰賀錦入甘以來由涇州至肅州橫行二千餘里攻城陷邑長驅直進無人敢與爭鋒及至西甯爲土官祁興周所敗豈土兵之果勝官兵哉昔范仲淹領慶州奏言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祁土司所部之兵與西戎比鄰而居風氣所濡染能吃苦耐勞况賊已深入各有性命各有身家桑梓觀念深義所當爲奮然而起不似官兵之徘徊觀望坐失戎機也李自成既敗於前賀錦復敗於後番地用兵誠不易哉

酉乙二年

明福王弘光二年唐王聿鍵隆武元年是歲五月王師下江南福王被執

春正月南政府定北都從賊諸臣罪真

甯進士鞏煇應新秋決

煇與周鍾等四人俱處二等罪

案鞏煇陝西真甯縣人明崇禎辛未進士有文名與貢生鞏爾盤修真甯志僅二卷後官河南督學兼參政僞順李自成聞其名規至營中用爲僞禮部尙書時崇禎十七年春正月也

慕壽祺曰自燕都失守江左偏安柄國羣狐方營苞苴漁豎伎樹朋黨外則強鎮環列擁甲以嬉識者早知其不可爲矣惟慮分從逆諸臣難以聖情之在陝西亦科以相當之罪君子猶有取乎善賞罰嚴明固立國應有事也而久暫則所不論焉

夏四月肅王征秦隴

清和碩肅親王豪格帥兵征秦隴清水縣知縣丁圖昌迎降遣參將王元安撫秦州

慕壽祺曰明季一擊四訂遂移神器秦隴之間無復淨土欲其撲滅鮮矣哉及肅親王平西蜀賊首張獻忠死破竹之勢已成秦隴望風歸順又何其易也亂極則治殆卽此時也乎歲甫再周而甘州丁國棟又以革命起矣

六月英王招撫河西

英王濟自陝西綏德旬月之間三秦底定乃遣人招撫兩河西諸郡聞風歸附

慕壽祺曰自古得天下者以西北取東南未有速於清世祖者也當是時明社既墟人心已去流寇劫掠百姓倒懸王師所播如履無人之境是年春王師復下揚州東南遺孽次第殄除南平楚粵東南平浙閩西安巴蜀迹其用兵從入之途蓋全恃河南陝西耳孟喬芳之來甘猶其後焉者也

以孟喬芳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是時天下多未歸附人心不靖以喬芳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於是四鎮入府文

武官民俱就招撫

案奉天通志孟喬芳字心亭奉天漢軍鑲紅旗人順治二年總督陝西軍務節制文武三邊四鎮八府官民俱就招撫帖然安堵勦除逆賊賀珍胡向宸孫守法馬德等餘寇悉平以老病乞休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馳驛回都卒諡忠毅崇祀京師賢良祠

慕壽祺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人才明崇禎十六年冬錦破蘭州全甘糜爛自喬芳至始入版圖時寇盜充斥喬芳誅逆撫順師行到處民皆安堵大小數十戰皆躬自督陣底定雍涼厥功其偉既恢復城池招集流移令守兵興屯以足民食又請豁入府一州積年荒糧嗚呼仁矣然此猶大臣分內當爲事也所難能者知人善任麾下所用張勇趙良棟諸人乎定漢逆收效在數十年後非所謂仁智兼全者哉

總督孟喬芳平甘州流賊

初闖賊部將賀錦據甘州置僞官並降人守之踰年率衆侵掠西甯指揮祁廷諫偕子與周拒守約莊浪土司魯允昌申

中族番目完冲等歃血訂盟推生員胡璉器爲參軍計議曰賀賊驍勇我寡彼衆可以智取不可力敵遂令番人誘賀錦入重地掘陷阱設絆馬素擒而斬之破賊衆斬數千級嗣賊黨忿怒勢益熾攻獲廷諫繫縲以去與周奔長安乞師進討適總督孟喬芳帥兵略地西陲所至咸降直抵甘州全城歸附流賊四潰置官鎮守撫殘孽敵經制粗立

甯夏兵作亂總兵劉芳名討平之

甯夏鎮兵變巡撫焦安民總兵劉芳名斬賊將王一林於預定城翼日復追擊賊於河兒坪擒賊將馬德

磔之餘
黨悉平

鞏昌府學生員張人傑起兵討賊不克死之

時賊將袁宗第入城張榜通衢鞏昌官民以下皆順之人傑獨齟甚時僞直

指使劉達者故巡按御史也日以考校諸生羈縻人心一榜出復營一榜人爭爲利無復恢復之思矣人傑則不忘本朝陰與道棟中軍守備陳對明崔光祖等奔走約會謀糾合衛弁起兵討賊舉事之始屯於甯遠之魯班山羣推人傑爲首領其傳檄有少康以一旅興師楚人以三戶亡秦等語人心感動義氣激昂義兵攻城焚清安門已入郭矣而僞府尹王鼎舉僞縣令夏清等爲賊拒守不克復調兵圍攻魯班山數月力屈而破人傑對明光祖皆死焉其孀鄭百戶光杜四鄭三並有將村一時遇害凡數十人當人傑之死於軍中也妻李氏尙提一嬰兒爲賊所獲李詒之曰此兒在不便馳驅付汝遠斃吾目不及見矣賊信其言李遂自縊

慕壽祺曰余讀襄武人物志謂人傑性甚木與人無所涇渭然卒能決大義如此豈非烈大丈夫哉乃其妻李氏者亦烈女子也可謂相得益彰矣後之報顏從賊者反以其妻爲媒介物如人傑夫婦之死今人鮮不笑其愚然其愚處正我孔子所謂不可及也欲學其愚難矣哉

武大定據仇池肅王討破之

大定由秦州至西和覽仇池形勢慨然曰昔典午中衰五胡亂華楊茂搜據仇池遙奉晉正朔傳國幾二百年我生

不辰欲居此以避亂乃據仇池旋爲肅王所逐

案仇池山在今成縣之西和相距各百里其山四面斗絕稜角外向自成城郭樓櫓之狀有羊腸盤道三十六迴上有平地方二十餘里田百頃泉九十九源亦名百頃城古爲白

馬氏楊氏所居晉太元中楊定求割天水之西縣武都之上祿置仇池郡後魏太平真君七年改置仇池鎮後復爲郡太和中爲梁州正始初置南秦州西魏置成州隋大業初置漢陽郡治上祿梁天監五年魏盡有漢中遂滅楊氏城廢至是又爲武大定所據

暮壽祺詠仇池山詩四壁山中連望中氣萬千山有路一綿上通翠雲巖是山卽仇池滿目草芊芊其初曰圍山高處無人煙開者乃仇夷今名賴以傳狀與娃相似首尾形俱全四周廿餘里其中別有天樓橋二十四氣象何森然九千四百步地址足回旋鳥道卅六盤梯接凌雲懸東西廠二門怪石當其前清泉九十九瀦漑百頃田穴深塵不到鹽煮土能煎白馬所居地神魚潛淵雜詩杜工部賦石宋坡仙其他諸題詠紛紛不記年昔聞楊氏興難敵爲最賢晉室轍已東乘間森戈誕劉曜不能屈假以都督權兵力抗前越誰復攻其堅名號雖不正功亦足多焉割劇三百載滋蔓一何延天演紛爭競國步今連連關塞失憑藉煙雲莽變遷隴山林籠最齒習猶相沿最爾仇池頭亭結白雲邊荒祠讀斷碣臨風涕漣漣

總督孟喬芳遣土官李天俞祁廷諫等安撫西甯及河西各土司

案西甯府志明祁貢哥星吉元甘肅省理問所官洪武元年歸附授副千戶世襲廷諫前明祁德子順治二年歸附五年授指揮使職七年廷諫子興周以功授大靖營參將十年告休襲指揮使職李南哥元西甯州同知洪武四年歸附授都指揮世襲天俞前明李化龍親侄順治二年歸附十二年授指揮同知職康熙六年天俞子澍襲職無嗣

幕壽祺曰明袁崇煥初以忤魏忠賢去及再起用召見平臺奏言恢復之策不外臣昔年在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守爲正著戰爲奇策和爲旁著之說在漸不在驟在實不在虛孟喬芳遼人也其安撫西甯及河西各土司不煩兵力第用西甯上官李天俞祁廷諫等以甘人守甘土以甘土養甘人善師崇煥者矣今則西北多事任安撫之責者不思就地取材而皇皇焉招募客軍於甘肅情形抑何不明乃爾

冬十二月武大定擾固原總兵何世元副使呂鳴夏等死之

免征甘肅匠價

前明之末凡國家有大工作輒召匠人值役名曰匠籍清初令匠人折價入官免其應役順治二年免征令各省匠籍俱除爲民十五年令直省匠

價仍照經制征解康熙二十六年因各省班匠戶籍雖人丁已絕猶將匠價攤入地畝征收查會典所載甘肅匠價銀七百六十兩二錢五分現在收銀一十二兩八錢七分因向已編入地丁爲部正款故劃入國家稅

丙三年明桂王由潯永歷元年是歲福建平唐王聿鍵就執

夏五月階州營官郭志李旺名等叛參將柳應

時會兵殲之

郭志李旺名等以三路兵駐牛頭關禦賊敗逃遂擁兵叛圍文縣蕪城不克潘浚霄擒斬郭志餘黨潰遁白馬峪十賊馬聰胡登旺吳起運等內不

自安遂謀叛八月襲文縣蕪城據之大肆殺掠中路楊挺上丹堡田自彩姚大文哈南寨李旺名等一時俱叛殺傷人民無算副將侯永甯游擊萬從信參將柳應時會兵攻擊羣

賊悉被
殲除

階州營叛將蔣登雷攻圍階州上城不克

明將蔣登雷夜抵階州潛伏下城攻上城不能克遂聯流寇餘黨賀珍衆五六萬及

王可臣兵犯階州城環攻數月參將柳應時守禦有方前後斃賊於城下者數百

肅王遣固山額真杜雷分兵勦慶陽流賊克之斬賊渠石二等

復徽縣階州

漢中興安賊渠劉文炳康千總郭天星等迎拒肅親王帥大兵擊之斬康千總等時明副將武大定高如礪將登雷石國璽王可成周克德據徽縣階州

大軍自西安進分兵奮擊降登雷國璽可成克德餘潰遁復所陷州縣

哈甯阿追賊至秦州

哈甯阿姓富察氏於順治三年五月隨肅親王豪格擊敗叛鎮賀珍於漢中窮追至秦州賊黨武大定退據塞山山勢壁立未可

攻我師圍之僞游擊周克德者遣其子來降導我師山僻徑登其守將石國璽爲內應哈甯阿同副都統拉善署護軍統領噶達軍率兵六百破壁壘入賊皆自山墮崖下斬殺略盡

六月肅王遣兵勦武大定於仇池

肅王率兵向秦州進發時武大定據仇池乃分遣貝子滿達海輔國公哈爾楚渾蒙古固山額真準塔巴

圖魯等率兵搜勦武大定於仇池大定部將石國璽等以所部降高如礪率蔣登雷等迎拒尙書星納擊敗之潰奔據三台山滿達海等掘濠重圍如礪夜遁蔣登雷王可臣率賊兵二千降遂克三台山

秋八月北地賊掠清水亭子鋪知縣孫鏡率民兵攻之不克千總傅梅死之

改甘肅衛軍爲屯丁

查會典載順治三年改衛軍爲屯丁又改編涼州戍軍爲屯丁除免軍名令種屯地向納之草照舊征輸後以轉運過煩折價納銀故曰

屯丁草價其何時折價及每草一束折銀若干均無考現在屯丁草價收銀三十一兩六錢一分因尙已編入地丁爲報部正款故劃入國家稅

流賊黎馬賀王陷徽州總督孟喬芳遣兵討之復其城

冬十二月賊黨賀洪器等陷甯州

丁四年

明桂王永歷二年是歲冬十月桂王仍還桂林

春正月賊渠賀洪器攻慶陽守道沈加顯等擊之

賊敗遁

時流賊賀洪器等率衆數萬圍攻慶陽守道沈加顯參將曹希冬曹大川南一龍分兵出戰大破賊衆斬首數十級賊敗走宵遁

蒙古督畏无兒國都督請給敕印允之

赤斤蒙古都督永柱哈密衛畏无兒國都督帖木耳卜喇等請甘肅巡撫張尙求爲奏請改

給敕印並乞口糧願照舊效忠納貢蓋於明季入貢
值竊亂劫去貢物勅印寄居肅州至是始詣尙請求

夏四月令戶部侍郎屠賴率兵勦殺慶陽賊三千餘名

旋招撫各堡並所獲婦女
牲畜甲冑弓矢槍礮等物

初賀珍等倡逆各處響應焚
掠幾無虛日至是漸臻甯謐

秋七月階州賊趙榮貴陷文縣

榮貴遣叛將陷文縣據兩城參將吳應科楊相等合兵
攻之賊宵遁是冬復犯文境游擊張學詩率兵堵勦至

下丹堡退
歸龍安

八月叛逆馬德糾衆倡亂甯夏巡撫胡全才勦平之

全才由甯夏發兵進勦自豫
旺城追至河兒坪殺賊千餘

殲其渠馬德及李
國豪等餘黨悉平

案平遠縣志豫旺故城在縣西南七十里舊屬固原直隸州固原志豫望城宋時與西夏
分界處寶慶元年元太祖取靈州進兵鹽州川命豫王榮城於此明成化五年討平滿俊
毅平遠所宏治十四年總督秦紘奏設平虜千戶所隸
固原衛今名預旺堡民國初平遠改爲鎮戎屬甯夏

孝女張將軍徇鎮原下之

張孝女陝西鎮原人父某爲仇家所殺女有三弟不能報訟
於官讎家輒以賄寢之凡三訟不得直女憤曰吾誓以死復

吾仇語稍之聞於外讎家則謂此弱女子無足爲也時值明季寇盜紛起李自成遂陷鎮原守令皆降賊獄事益緩既而自成陷京師明思宗殉國清兵既入關自成復走陝西清兵逐之女聞兵至乃斷髮易衣冠爲男子臂躬腰矢以往請於主兵者願殺賊以自效主兵者偉其言令率五百人爲先驅每戰必先以功授爲忠顯校迨西安既定女陳言於主兵者曰鎮原吾鄉里也道路山川吾所素悉且被兵久請以一軍往略之乃進爲武毅將軍遣一軍隨之徇鎮原既下女卽圍仇家取其父讎頭祭父墓既乃泣拜其母曰母當不知兒爲何人兒母女也所變服爲男子冒死以殺賊實爲父讎今讎已復吾志已遂有弟可待母兒亦不能再作椎髻之婦事人志遂讎復兒請死遂自經母欲阻之血已濡及而出女遂死鎮原之人哀之爲之立孝女祠云

慕壽祺曰明崇禎十六年流賊寇道州守備沈至緒出戰勝後爲援賊所殺掠其屍去至緒有女雲英年二十隨父任自帥十騎直趨賊砦殺賊二十餘奪其父屍而還湖撫王聚奎奏請降敕以雲英爲游擊將軍仍領父衆守道州禾中俞右吉著三述補乃取雲英事入異典中以爲女子授將軍此在明朝未有之典則張孝女與雲英生同時其爲親復仇亦與雲英略相似惜鎮原地僻無毛奇歸其人者搜剔遺軼爲之表章豈非憾事耶夫易代之際忠孝節烈之事湮沒而姓氏不傳者不知其幾何人矣予與孝女同里閉恐其事之後將渺茫也故紀之

甯夏總兵劉芳名招撫中衛縣香山諸寇

芳名甯夏衛人順治二年甯夏總兵平固原叛將武大定三年秦州賊賀珍王元馬

順治十六年芳
名同中衛梁堤
斲化鳳征海寇
以疾歿於軍贈
太子太保諡忠
肅

德作亂芳名先後擒斬之至是招
香山諸寇散其餘黨地方以安

案香山在中衛縣西南舊爲慶藩牧地與海原縣興仁堡靖遠縣劉家茶柯接壤地屬偏僻時有草竊出沒於其間遇害者亦無從報案寇黨愈聚愈多現處太平世界而香山南

黃家窪子
仍有土匪

九月甘州副將米刺印起兵殺巡撫張文衡等

先是元明兩代以甘州爲甘肅省城清初因之故巡撫駐節於此政府所

在應有盡有丁成印者甘州回族也時爲撫標副將素桀黠手握兵符身經世變聞清廷重滿輕漢頗爲之不平又聞下刺頭令自軍官始乃與其同黨丁國棟謀曰國家強人以難堪與其豚尾長拖爲人竊笑何如鴻飛遠走賦我遂初國棟附之曰福王唐王相繼而立明之未亡殆關天數公如有志恢復殺巡撫以據河西固易事耳魯陽揮戈梁公夾日與夫漢竇融督張軌之所爲安見今人之不古若耶刺印首肯者再會調兵出征刺印陰蓄異志適節眉重陽假甘州北城樓會宴滿城官吏先以甲士伏於帳後親邀巡撫張文衡至所有鴟從人等陰令人席於城下巡撫不之知也酒酣成印奮袂而言曰國家挾全盛之勢不難洗劍青海勒石敦煌殊不知內實虛弱發號施令全無開國規模夫甘肅者甘肅人之甘肅我大明二百餘年所涵以貽之子系也今者故國遺臣紛紛起兵余雖非西州豪傑響應東南竊有志焉公等其有意乎文衡含怒而答曰今日佳節止可飲醇酒賞黃華公事不便談也司道等揣巡撫意默默不發一言刺印復責以大義曉以禍福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迺呼帳後伏兵出殺巡撫張文衡及西甯道副使林維造參議張鵬翼

總兵劉良臣涼州副將毛鎮肅州副將潘雲騰游擊黃得功金印都司王之俊守備胡大年李廷試李承澤陳九功莊浪參將翟大有戰歿惟涼州同知徐自礪參將蔣國泰從逆受職刺印及其黨丁國棟等據城以起義擬遣兵取蘭州臨洮渭源鞏昌等處

米刺印奉故明延長王朱識鏐徇涼州下之

刺印擁涼州兵渡河而東蘭州同黨舉城迎接

幕壽祺曰余閱平定關隴紀略簡首大書特書曰順治四年米刺印丁國棟起兵甘州兵而曰起是義師也此等論調使在雍乾時族矣及觀其奉故明延長王朱識鏐語以父老所傳始知當日此舉意在排滿以響應東南不圖穆教中有此革命人材足為隴右光清史以叛逆目之何所見之不廣耶以漢文帝之賢趙佗且稱帝南粵東族入主中夏人心之不平也
更可知矣

戊子五年

明柱王永歷三年是歲柱王駐蹕慶

春正月拉卜楞寺番僧嘉木樣生

先是拉卜楞境內沙溝寺得隆寺喇嘛在西藏

研究經典多年後奉藏佛命到拉境內考察地趾建築寺院就渣悟溪來洲生柯灘三處選擇後建寺於渣悟溪循化所屬之拉卜楞即渣悟溪之別名也原名扎西曲拉卜楞意義是活佛公署拉寺第一世活佛即是嘉木樣番名嘉樣加巴譯言文殊笑梵是拉寺開山之祖駐牧青海姓華舒為十八大姓之一其始祖蓋完徒居甘肅西南部甘家灘蓋完以後有喇嘛保者性質爽直好佛喜施捨其妻賢淑於是年正月初八日生嘉木樣後呼為圖克圖濟之呼圖克圖大活佛之名稱也

案嘉木樣在西藏等處研究經典至六十二歲始主持拉卜楞教權是爲第一世活佛年七十四圓寂第二世嘉木樣爲嘉迷翁卜掌教六十四年處國家全盛時代僅量宣傳其教權達到內外蒙古青海西藏等處第三世嘉木樣爲將迷江周掌教亦六十四年第四世嘉木樣爲嘉松士盾汪秀此時教權已入甘川青等處第五世嘉木樣即現在之活佛

名嘉榮盾

祕嘉貞

三月米刺印攻臨洮府回黨應之城陷

城陷後殺城守游擊及生員李文燁等焚掠連旬

米刺印等招西甯回民兵備副使馮如京副總兵張世耀擊敗之

甘州副將米刺印丁國棟等既

叛欲招致西甯回民假竊名字以恢虛勢回民冶掌教等不應則擁衆大通河岸冀以威脅總督孟喬芳選將調兵密授力略兵備副使馮如京等如京與副總兵張世耀及冶參戎據險設伏大敗之是時河西城鄉無不授逆回荼毒者惟西甯安堵無恙則喬芳之力也又命補艾任西甯副總兵整理戎伍初西甯回民雖拒絕米刺印等而當事者於凡回民之所聚究不能無疑補艾至甯廉訪得實還報而旁猶有爲讒說以冀動搖者艾正色斥之湟中回民賴以安全

夏四月回匪陷渭源知縣李焜死之

回逆米刺印等遣賊潛入渭源城執焜焜大罵不屈死之事聞贈陝西按察司僉事一子時

以回變遇害者有臨洮道李絮飛臨洮府同知徐養奇蘭州知州趙紳學正白旂河州游擊高照學正王運熙

主張恢復忠義奮發時代 清世祖

甘肅通志卷之五十四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案地理志渭源縣即漢首陽後魏改名渭源其故城在今縣城東北故址相連尙存又有渭源堡在縣西北岡上三百步許爲宋王韶屯兵之處太原省城外亦有渭源堡苻秦承

相王猛駐兵於此註者誤爲甘肅之渭源縣

米刺印攻鞏昌陷之

從此盡陷洮岷河州諸城守備劉繼祖戰死殺岷州同知杜懋哲閏四月總督孟喬芳遣副將趙光瑞游擊楊相等由鞏昌夾攻斬

賊百餘副將馬甯等又衝殺七十餘里斬賊三千餘回衆悉潰

幕壽祺曰鞏昌漢南安郡爲自古用兵者所必爭然四面受敵其勢可暫而不可久秦苻登稱帝南安西秦乞伏氏徙都南安金哀宗擬遷都鞏州其後皆歸於敗蕃其地勢然也

米刺印雖已取得鞏昌而響應無人欲功成差命難矣

五月侍郎額塞等復蘭州

是年閏四月陝西總督孟喬芳率副將馬甯劉友元游擊張勇等破之於內官營又率總兵王思謙等大破之於金縣川

游擊張勇破之於馬家坪擒識鑄斬之至是額塞等大破逆回於蘭州復其城先是喬芳控制三秦德威交著化經四禩一以休養滋息爲主會酒泉張掖間逆生心恃其族類

殷繁弄兵潢池兩河岌岌告變公曰此屬小醜懣陵執迷好詐何足辱我斧鑕然芟莠非難慮傷嘉種姑以愾諭前之弗從拔劍奮怒乃簡車整旅躬率旌旂而西

諭臨洮府屬被雹災重者免本年額賦

稍重者蠲三分之一稍輕者蠲三分之一至順治九年莊浪西甯肅州所屬故絕拋荒並

充旱四旬見影
也 惠安錄非杜撰

水淹沙壓地畝額
徵糧草悉予蠲免

慕壽祺曰西北爲崑崙高原氣候乾燥土地又高下不同亢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及冰雹成災地無論高低一空如洗政府將受災最重地方額徵糧草悉予蠲免嗚呼仁矣

總督孟喬芳復鞏昌等處追米刺印於水泉擒而斬之

逆回米刺印攻陷河州臨洮等處進至鞏昌喬芳至

鞏昌督兵馳勦誅米刺印於

水泉恢復河州臨洮等城

案靖遠縣志水泉堡在縣東北二十里先是西夏置迭烈遜堡在縣北七十里明萬歷間修築城周三百五十步邊牆七十里初設巡司成兵防守置釘及索橋通涼莊路成化間改移打刺赤而水泉遂爲控制之要衝其地壁立山嘴四面天險萬歷四十年修城周一里二百步

案奉天通志孟喬芳字心亭奉天人順治二年總督陝西五年逆回米刺印等反陷臨洮府蘭州縣喬芳選將調兵恢復各城應時平定民皆安堵又請豁各府積年荒糧招撫流移釐驛弊革冗役士民戴之立祠於蘭州西門外

慕壽祺曰米刺印起兵甘州不數月間連陷涼州蘭州河州臨洮鞏昌洮岷等處脅從日衆響應日多烽火照於回中義聲聞於遠近全甘震動無安枕之所矣清廷簡拔健將任

用甘人聚昌蘭州次第克復渡河而西直搗巢穴初起之兵根蒂未固官軍猛入勢難久支殆天亡明非戰之罪也嗚呼人材豈可以成敗論哉

回黨闖塌天據臨洮

臨洮回黨闖塌天等率眾殺城守官吏遂據其城官兵圍攻月餘始降斬其首王道宏徐道歸田

岷州回匪作亂同知杜懋哲死之

懋哲直隸人順治四年任岷州同知立法嚴整諸弊悉除至是同匪作亂執懋哲不屈罵賊死

慕壽祺曰岷州東連秦隴西達河湟北阻臨鞏南控階文雖番漢雜居而道路四通一縱一橫形援河洮實爲西偏之翼蔽明設洮岷道常駐岷州爲防番也古人云非我族類其心必故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今回匪復作亂於內則防不勝防矣

秋七月參將曹希冬擒斬回黨闖塌天

闖塌天自受撫後潛居高山復集餘黨劫掠參將曹希冬遣材官雷明偵之得實於是偃

旗息鼓夜往擒之梟其首級餘黨悉平

丑六年

明桂王永歷四年是歲明魯王以海遁入舟山

春二月趙榮貴犯階州平西王吳三桂討平之榮貴

扶僞秦王從玉壘關犯階州二月賊薄城下副將董焜參將吳應科率兵戰於東門外敗績城幾陷未幾平西王吳三桂帥師至擒斬僞王朱森金僞侯趙榮貴餘眾悉降

三月官兵勦賊於臨河等堡克之

陝西賊王永強破同官縣定邊花馬池軍民相繼作亂官兵軍攻克臨河等堡斬獲無算

叛夷扎穆素奔據賀蘭山求通市不允仍令設計捕殛

秋七月陝西巡撫盧傳勳平涇州各路土賊獲牛馬器械無算

設西甯貴德所守備一員守兵一百五十名防守雍正七年增添經制外委把總一員十一平改設都司乾隆五年添撥西甯標營馬戰兵三十名

乾隆二十六年改設西甯縣丞

甘州游擊張勇復肅州生擒逆回酋丁國棟黑承印一名河西平先是米刺印雖

與其黨黑承印奔肅州關內外回黨蜂起嚮應雍涼再震官軍四面圍攻深濠高壘以困之賊潰圍東走結蘭州土寇鈔掠武威張掖敦煌當是時山西亂作總督孟喬芳復移兵征勦收復蒲州解州運城河西逆回丁國棟等叛據肅州喬芳遣張勇馬甯璽授方略分道夾攻賊大敗陣斬火者哈生擒丁國棟黑承印斬首五千餘級肅州平諸城次第克復案新疆回族紀略順治四年甘肅巡撫張尙奏哈密衛輝和爾都督及赤金蒙古衛都督永柱等明入貢值寇掠救印編肅州今赴臣所乞糧願效忠天朝詔納之六年河西逆回丁國棟等煽哈密及吐魯番部掠內地民僞立哈密巴拜汗子土倫泰爲王據肅州叛集纏頭回紅帽回輝和爾哈拉回漢回等數千分置都督大軍討之抵肅州擊斬哈密頭目及纏頭漢回四百餘級以雲梯夜薄城奮門入斬土倫泰及纏頭漢回二千餘賊壘垣拒禦之擒丁國棟斬哈密僞都督和卓哈資纏頭回僞都督琥伯峰哈拉魯都督茂什爾瑪

密輝和爾偽都督璿瑚哩偽左都督帖密卜喇紅帽回偽右都督恩克特默等

庚寅順治七年

明桂王永歷五年是歲冬清兵克桂林桂王由榔奔南甯

蘭州回賊反總督孟喬芳勦之

賊焚城北浮橋喬芳

遣兵勦之敗死於河者無算

案陝西通志載賊既勦除即修河橋成夜有羣鬼從河中出援纜上橋守兵射之不能退鎖轟然中斷橋乘流而下鎖有飛十餘里者追二十里止於河中灘旋拽還故處鬼爭如前喬芳以河燈五千盞祭之乃止其事近怪不足信而河燈之祭今已相沿成俗矣

辛卯八年

明桂王永歷六年是歲桂王由桂林府奔廣南

總兵官張勇開市洪水

時總兵官籜皮馬之利始與海部通市於洪水而海部黠酋遂

黃緣漸駐近地時掠民畜甘南大擾

案甘州府志洪水在張掖縣東南百五十里自故東樂縣界來出大沙灘過二十里鋪東流入山丹河舊志禿髮傳禮伐蒙遜至赤泉即此唐志涼州姑臧縣有赤水軍本赤烏鎮有赤鳥泉因名幅員五千一百八十里軍之最

大者也蓋唐時赤泉屬涼州現今為甘州所屬案洪水營因洪水得名洪水即赤泉在漢為氐池在晉為蘭池在宋為金山十六國春秋禿髮傳禮宏昌五年伐北涼蒙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赤泉即此考洪水河在故東樂

縣城東南一百一十八里一發源於分水嶺大湖窩一發源於金山下谷鎮南溝經西水關北流香溝補達二水匯焉灌六大壩田畝出口二十里經洪水營西管虎喇水又四十二里經六壩堡西管大都麻小都麻水又十餘里受馬蹄河水又五十餘里入張掖之大溝渠又三十里至太平堡屬張掖與山丹河水匯谷中土石皆赤水初出時色如渥丹本名紅水訛云洪水相沿未改其水甚旺再蘭山道所屬之故紅水縣今改爲景泰縣此又一紅水也

壬辰九年 明桂王永歷七年是歲四川賊孫可望劫遷桂王於安隆所 冬十二月西番掠老鴉關參將曹希冬會兵

勦其巢

起豎哈家溝西番擄掠老鴉關民畜參將曹希冬率兵會各土官直趨山外搗其巢穴殺戮無數

案一統志老鴉關在亂藏關南又南爲漠泥關又東南則土門關也又云老鴉關在河州西九十里舊省志老鴉關在河州西八十里西北距循化廳治一百二十里查河州至西鄉韓家集五十里韓家集至老鴉關三十里實止八十里統志省志俱誤

又案亂藏關在河州西七十里今呼爲亂藏漠泥關亦在河州西里數與亂藏同今呼爲漠泥滿土門關在河州西南九十里迤東爲石嘴兒朵只巴般板槐樹西兒喬家岔鴉塘等關又東則殺馬關也此乃見一統志

癸巳十年 明桂王永歷八年是歲桂王仍在安隆所 夏六月西甯孫家寨回民據寨叛 至十一月總督孟喬芳遣西甯協狄應魁

等討之回匪旋投誠
因撤回滿漢官兵

秋八月西番犯土門關

火裏藏西番犯河州土門關參將曹希冬率親兵夜抵關口獲賊首羅藏都什罰牛馬銀貨九九之數番部震慄邊境以甯

案河州志河州鎮所屬有二十四關為防番要隘明俱設官分守積石關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即隋臨津關東去積石山五十里明置茶馬司於河州此為市易處置軍防守州西六十里曰石嘴關有邊樁一關門一七十里曰朵只把關有石樁一曰漠泥關曰紅藏關八十里曰大峽關有石樁一九十里曰五分關有石樁一曰紅崖關右樁一關門一曰老鴉關在紅藏之南又一百二十里曰樊家峽關一百五十里曰崔家峽關石樁各一州南六十里曰船板嶺關七十里曰槐樹關有關門一八十里曰陡石關有邊樁一曰喬家岔關曰思把思關九十里曰西兒關一百四十里曰人馬家灘關邊樁一一百六十里曰小馬家灘關二百一十里曰麻山關二百四十里曰俺隴關州東南七十里曰鴉塘關州西南六十里曰土門關有衛門一八十里曰砂麻關林麓控隘足以守禦自此西行至嶺西其地益高與西域相出入元遺都實訪河源路出於此清乾隆八年閏四月命甘肅河州副練二十四關鄉勇

案一統志土門關在河州西南九十里迤東為石嘴兒朵只巴般板槐樹西兒喬家岔鴉塘等關又東則殺馬關也殉身錄滁人李實明洪武十二年從沐英平西羌與羌戰於土門乘勝深入中流矢死太祖勅禮部侍郎劉崧撰神道碑所謂土門者疑即土門關今由河州雙城往土門關僅二十里走拉卜楞必由之路

是歲封青海和碩特

一作額魯特

部蒙古酋長爲遵義文行敏慧願實汗

願實汗者元太祖弟哈布

圖哈薩爾七傳至阿克噶勒泰子二長阿魯克特穆爾今內札薩克科爾沁札賚特杜爾伯特郭爾羅斯阿魯科爾沁四子部落茂明安烏喇特八部其裔也次烏魯克特穆爾九傳至博貝密爾咱稱衛拉特汗子哈尼諾顏洪果爾繼之有子六圖魯拜琥其第四子也號願實汗既據有青海分部衆爲左右二翼子十人領之左境東自西甯邊外揀科爾廟西至嘉峪關邊外洮河界八百餘里南自西甯邊外博羅充克北岸北至涼州邊外西喇塔拉界四百餘里東南自西甯邊外拉喇山西北至甘州邊外額濟納河四百餘里東北自永昌邊外西南至嘉峪關邊外布隆吉爾河岸二千餘里右境東自揀科爾廟西至噶斯池界二千五百餘里南自松潘邊外漳臘嶺北至博羅充克河南岸千五百餘里東南自洮州邊外達爾濟嶺西北至嘉峪關邊外塞爾騰西爾噶拉金界二千餘里東北自西甯邊外克騰庫特爾西南至穆魯烏蘇河千五百餘里崇德二年遣使通貢七年復借達賴喇嘛奉表貢順治二年賜甲胃弓矢俾轄諸額魯特十年封遵義文行敏慧願實汗賜金册印

案青海和碩特部在西甯邊外至北京五千七十里東及北界甘肅西界西藏南界四川袤延二千餘里本禹貢西戎地夏殷周皆屬西羌漢爲張掖武威金城隴西四郡之西塞外及蜀郡之北徼外屬先零燒當等諸羌地王莽時始置西海郡歷後漢魏晉皆諸羌所居東晉以後又爲吐谷渾所據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西海河源等郡隋末吐谷渾復據其地唐初擊破之龍朔二年吐蕃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宋亦爲吐蕃地元爲貴德州及吐蕃朵甘思等處屬吐蕃等處宣慰司明爲西番地正德四年始爲蒙古部酋所據名爲

海寇明末顧寶汗
自西北侵有其地

甲午十一年

明桂王永歷九年是歲三月孫可望遣人劫桂王由榔殺其大學士吳貞毓等

夏六月乙未秦州地震城壞僉事

宋琬變產修之

琬率秦州吏民素服郊哭遍禱羣望躬行原隰飛鴻爰集百堵斯作但城固遺堞禮闈是憂夙夜徬徨當餐廢善或曰楨幹之需鄉途是徵徒

輦之役邱甸是問鉤金東矢之入可以庇村木焉于大夫下尺一以令國人其孰敢不從琬曰吾聞之也國有大稜咎在邦伯是以澤中之謠子督與刺城築不以其時則春秋書之今天方降威俾我民不康厥居余小子省愆恣往災患之不恤而興土工以召怨琬則曷敢爰出匪頒之賜購杞梓於岷山已而遺健足括故園困廩以益之於是秦人乃謹知其非厲已也勝衣之男估畢之士連肩踴躑負簣而趨州牧姜某身自縑於畚鍤之間量廣狹準尋尺視其勤瘁而先後之縮版既興憑憑登登曾未期月而厥工告成

乙未十二年

明桂王永歷十年

春三月會試甘肅中進士一名

曰黃虞再伏羌縣人提學道曰慕天顏靜甯州人總督漕運有

奏議行世卒後其子琛入江蘇籍

案慕天顏字拱極原籍鎮原縣明末遷靜甯州清乙未科翰林院庶吉士初任浙江錢塘縣知縣升福建興化府知府審理軍需案費關百萬事連州縣官府百人屢年不決天顏

天顏子慕琛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科舉進士官禮科給事中

江中審律有甚
大之見余嘗過
倫詢之隔人出
來訪鷓鴣鳴先
生故宅有知者
雲在新街並其
家祠已被人侵
占矣

得其要領用庫帑以清之尋攝太常卿招撫臺灣授興泉道陞江蘇布政使入覲條奏八
事其一黃淮全周情形其二淮揚涸田寬徵其三請除荒坵田糧其四請減浮糧額數其
五永行均田均役其六選用守令能員其七恤給罪囚口糧其八閩海寨游設防而治河
閩防二事荒坵浮糧之弊尤爲確切康熙十五年陞江蘇巡撫十六年捐造烏船四十隻
火藥二十萬斤噉手一千二百名解送岳州軍前加兵部尚書江南屢荒皆由水道不治
復奏大興水利請濬常熟白茆港武進孟瀆河諸處善吳淞劉河白茅孟瀆爲蘇松常鎮
之四大幹河不可不急治也疏入報可又蘇松常太長等十州縣有歷久版荒之田有江
湖衝塌之坵荒有地入公家糧存細戶謂之公占三者歷年里甲包賠官司挪墊至是因
地震陳言請豁勘實坵荒地共二千三百六頃歷年缺額銀二百三萬零而版荒坵江
公占諸虛租遂得永豁以覈京口駐防事去官二十三年起復湖北巡撫旋調貴州陞總
督漕運因條列漕政復歲造船隻之例荆渡江先後之法請江北紅白兼收一便土宜又
嚴斛卒盤驗之法於過淮倡合幫互挽之條於上聞所著有撫吳封事楚黔封事督漕封
事輯瑞陳言刻行後
卒於蘇州葬於吳

巡撫甯夏都御史黃圖安上疏言邊事

圖安留心邊事軫念民生
其原疏見訓編奏議類

案明初設甘肅巡撫一員駐甘州又設甯夏巡撫駐甯夏清初沿明舊制設巡撫甯夏都
御史一員駐甯夏衛康熙四年裁此後甘肅巡撫稱甘甯見儲督署御書陋室銘碑及清
慎勤
匾額

喀爾喀中路賽音諾顏部子弟來朝

初喀爾喀有所謂紅教者與黃教爭偉徵諾顏諾諾和弟四子圖蒙肯尊黃教為之護持唐古

特達賴刺麻賢之授賽音諾顏號令所部奉之視三汗圖蒙肯次子丹津刺麻復受諾們罕號於達賴刺麻至是遣子弟來朝詔丹津刺麻領左翼札薩克之一歲貢九白如三汗

例十八年賜尊文順義號鑄印給之

案賽音諾顏部至北京三千餘里東界博羅布爾哈蘇多歡接七謝湯汗部南界齊齊爾里克踰瀚海接烏喇特阿拉善額濟納諸部西界庫勒薩雅孛郭圖額金嶺北界齊老圖

河皆接札薩克圖汗部東北至唐努烏梁海所部十九旗後增三旗附額魯特二旗凡二十四旗

慕壽祺曰自宗喀巴倡黃教而紅教為舊教矣泰西十六世紀中日耳曼人馬丁路德反對羅馬教會之專制破教士之階級制提倡宗教上之自由思想信徒極盛遂有新教之稱而以羅馬教為舊教信教自由中外一理蒙藏既崇拜黃教又有達賴班禪為其信徒而喀爾喀之紅教猶與黃教爭其結果則紅教失敗蒙人思想之新已見一斑矣

丙十三年

明桂王永歷十一年是歲四川賊李定國挾桂王奔雲南

移臨鞏總兵官駐劄西甯城原統轄標路

河洮等營

舊額馬步戰守兵共一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名內鎮標中營左營右營前營後營共五營舊額馬步兵四千五百名內馬戰兵二千四百名步戰兵二千

一百名其鎮海協貴德大通等營舊額馬步兵七千九百二十五名內馬戰兵二千二百五十八名步戰兵一千五百三十一名守兵四千一百三十六名

本書稿原缺一頁

移駐巡撫布按二司後久爲省會通考謂巡撫布按二司移蘭州後又移臨洮以臨洮府爲會城乾隆三年始以蘭州爲省治巡撫及布按二司俱駐蘭州亦誤

乙四年裁甯夏巡撫

清初沿明舊制甘肅巡撫駐甘州衛甯夏巡撫駐甯夏衛至是裁甯夏巡撫留甘肅巡撫稱甘甯兒孫督署御書陋室銘碑跌附註備考

案甘肅舊通志康熙元年甘肅巡撫自甘州移駐涼州五年移駐蘭州皋蘭縣舊志乃謂甘肅撫署自甯夏移鞏昌自鞏昌移甘州自甘州移蘭州殊屬舛誤

冬青海曾懷阿爾賴梗甘涼道游路擊王進寶擊破之

番曾有懷阿爾賴者世牧青海上聞甘州洪水隔市

色喜及其兄弟三各率所部驅馬數千移帳甘州白石崖口外之野馬川引弓之士三千已而入踞大草灘之焉支山邊吏爭之上命達賴喇嘛往視分界樞部理藩文武咸集皆謂內地不宜侵佔懷阿爾賴拔佩刀砍地曰前明漢江山獨我不可得一片土天何用生我爲卒不肯離大草灘於是中國增官兵頓在大草灘四隅頃之甘涼路梗邊使對壘而軍三旬不解一日使命方往來進寶出其不意突發大礮其馬驚不可控始大潰去老婦稚子落後者皆被追戮卽世傳定羌廟之捷也

案定羌廟在山丹縣之東涼州府之北其地爲古城窪之阜亦曰山丹嶺卽古昔嶺也前逼大黃山右跨大草灘後倚邊牆中環數椽杳無居人地僻牆卑邊長成少故蒙古踰垣而出放牧於此東越岡坡二十五里爲水泉堡

甘州府志定羌廟在明代有城有樓其防邊之要地乎曾幾何時而化爲瓦礫場矣夷之來無險可守當是時提鎮大員肩封疆重任又或身負盛名坐視驕虜犯邊束手無策者

不少也王進寶以一守備而能卓然自立使數百年後父老感懷往事輒言馬踏定羌廟鞭掃大草灘此豈非出於其勇者耶

又案洪水營在甘州之東卽今民樂縣治舊屬甘州提明嘉靜八年設守備一員兵三百名萬歷十五年增設游擊一員守備如舊千總二員把總四員馬步守兵一千名清康熙八年改設參將一員十一年裁撥永固城隨改設游擊一員千總一員把總一員十三年共設馬步兵四百二十五名雍正七年馬兵內考取經制外委千總各一員把總二員自乾隆二十年後陸續裁改存官兵一百四十六員名馬十匹民國三年裁

慕壽祺曰明末清初青海點番時由大通縣經鄂博永固出永昌扁都溝口以擾甘州故洪水營南古城等處設重兵以資鎮攝思患豫防出於不得已也今雖邊陲甯謐袍鼓不驚然番情變幻無常有守士之責者所宜留意焉

丙午五年甘肅巡撫自涼州移駐於蘭州

九年始設撫標左右二營游擊守備各一員千把總倍之馬步守兵共一千三百名

慕壽祺曰元設行省於甘州明因之清移巡撫於涼州皆非適中之地康熙五年甘肅巡撫自涼州來駐雖規模不及河西之雄而自秦而東爲關陝之屏蔽自鞏而南爲巴蜀之咽喉自皋蘭而河湟爲西涼之衝要由西甯而玉樹又爲入西藏之門戶豈偏州下邑利害止於一方者所得而比哉

青海蒙古各部縱牧甘州大草灘

青海額魯特部蜂屯祁連山縱牧內地聲音將入寇河州臨洮西甯鞏冒涼州諸地甘州提督張勇請自

關都口西水關至嘉峪
關築邊牆以限內外

案大草灘即大黃山之西麓山涼州永昌縣西至甘州故洪水堡止廣三百里橫八十里其地之草爲河西內地之最夷人牧馬其地洪水堡在甘州城南九十里明嘉靖間置在大草灘口番人出入之路辛卯侍行記國初許蒙古通市於共水名爲得馬皮之利青海點酋踵至僞設溝壘多被毀傷

丁未六年八月甘肅邊內住牧番部落盡數遷移出口
先是墨爾根等部落戀牧內地且有逃番口稱各頭目欲於入

月進兵山西陝西總督麻崇峻即赴莊浪以防意外總兵官孫思克謂游牧番人俱搬出原處住牧又上年差往西蜀之喇嘛回稱達賴喇嘛傳喜吉申飭不許生事各臺吉俱違奉朝廷敕諭真心向化遣人齎認罪馬牛羊千隻隨喇嘛之生擒逆黨邪放牙罔子等掃其穴巢

開爐鑄錢於鞏昌府
時各省開爐鑄錢甘肅於鞏昌府開局鼓鑄所鑄錢文一面鑄鞏字商賈有進至西甯者後停

甲寅十三年夏五月吳三桂反雲南遣僞總兵郝龍陸道清據秦州

冬十二月陝西提督原駐平涼王輔臣叛於甯羌州還據平涼
吳三桂之初叛也遣使以僞劄給輔臣令起兵

於隴右輔臣舉發遺其子繼貞馳奏帝下詔撫慰之時四川已爲三桂所有廷議出師討之命經略莫洛宿四川莫洛率練營步兵先行貝勒章額統滿騎繼進輔臣隨大軍征蜀

董額一作洞鄂

惟輔臣故與莫洛有隙行至甯光開總兵王懷忠標兵缺饟潰散遂生異志峻其衆三千噪饒叛攻莫洛營莫洛親隨滿兵力射卻之旣而輔臣自督戰攻殺莫洛至沔縣輔臣欲與貝勒董額戰而所部潰逃過牛乃僅倍數百人走秦州董額亦未追躡

徑還西安輔臣遂得據平涼降附三桂三桂急給輔臣犒師銀二十萬兩

案清世祖定鼎燕京時東南反側未靖留吳三桂王雲南尚可喜王廣東耿仲明子精忠王福建是爲三藩并建之始三藩中三桂功最高兵最强受清廷恩禮亦最多雲貴督撫

咸取節制其所除授號西選西選官徧天下用財戶部不得稽遲是時雲南俸餉歲需九百餘萬加以閩粵二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三桂潛謀不軌而閩

粵二藩驕恣朝議令盡撤藩兵歸籍三桂遂舉兵反雲貴皆從賊時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也大吏告變舉朝震驚聖祖詔止閩粵兩藩勿徹先遣都統巴爾布等率精騎三千由荆

州赴守常德命都統珠滿以兵三千由武昌赴守岳州又遣兵分馳西安漢中安慶兗州鄆陽汝甯南昌諸要地聽調遣削三桂官爵宣示中外命順承郡王勒爾錦爲甯南靖寇

大將軍統師至鄂州又以滇蜀接壤命西安將軍五爾喀率騎兵赴蜀大學士莫洛經略陝西軍事三桂亦遣其將王辟藩犯四川馬寶等出貴州湖南遂陷沅州明年正月賊將

龔應麟夏國相張國材等軍至湖南巴爾布等二月至荆州武昌不敢進於是常德長沙岳澧衡二三月間先後陷賊襄陽桂林四川響應精忠聞之亦反數月而六省皆陷三桂

親赴常德督戰賊將吳應麒踞岳州勢張甚清兵屯荆襄武昌諸郡無敢擾其鋒三桂復使其將分道進攻以重兵由長沙窺江西以偏師由四川窺陝西其江西賊入袁州陷萍

鄉安福上高與耿逆兵合陷三十餘城聖祖命貝勒尙善爲安遠靖寇大將軍助討岳州之賊命安親王岳樂爲定遠平寇大將軍出江西以簡親王喇布爲揚威大將軍統師鎮

六省者雲南貴州四川湖南廣西福建也

破將王屏藩等
至關西偏布吳
三桂偽札所在
峽處土寇尤番
蜂起

江南以貝勒洞鄂爲定西大將軍與莫洛由陝攻蜀而命康綏王傑書貝子傅喇塔由浙討閩是冬陝西適有王輔臣之變輔臣乘陝西軍缺餉攻莫洛甯羌牂之附三桂遂得踞平涼而漢中復陷於賊三桂令蜀將王屏藩吳之茂出漢中出隴西而洞鄂及總督哈占屯留西安

幕壽祺曰近人論吳三桂撫有南服兵力強富滇南稱亂華野震驚平涼漢中成都襄陽聞風降陷夫平涼隴坻之樞紐也漢中雍梁之綰轂也成都兩川之心腹也襄陽天下之腰膂也未有平涼失而關隴可無事者也未有漢中失而西蜀可無事者也未有成都失而荆襄可無事者也未有襄陽失而中原可無事者也以三桂而有平涼漢中成都襄陽之險則中原大勢不在東北而在西南矣

王輔臣遣僞將攻鎮原縣城陷典史馮明雨死之

時知縣公出典史守城城破遇害

幕壽祺曰鎮原南接平涼東接慶陽西接固原北接環縣四面高原素爲產糧區秦爲北地郡地漢爲安定郡治所唐設涇原節度使固自古用武區故王輔臣據平涼在戰略上不能不先取鎮原况近在咫尺朝發而夕至也區區一典史守城猶洪鐘片雪豈復有餘命哉

詔令總管哈占等赴守蘭州

時王輔臣據平涼荊州彝陵赴援之兵盡集西安上恐蘭州有失詔令分千人赴守蘭州董額及哈占皆留不遣上

復促

乙卯十四年春正月王輔臣遣叛黨逼蘭州

帝令將軍阿密達副都統鄂克濟哈奇代率保甯回西安之兵赴蘭州勦禦並防階

州文縣諸處帝諭廷臣曰蘭州近邊地應速遣兵駐守今保甯大兵已回西安達禮善巴圖魯兵亦將至西安其撥西安見在兵每伍領下四五百名赴蘭州勦禦逸賊洞鄂疏言蘭州固宜遣防但保甯還卒鎧甲未備達禮善巴圖魯兵兼程來恐難驟遣若以西安兵往恐輔臣由陳倉諸路斷我棧路道自秦州平涼來深爲可慮又疏言與安兵變殺總兵王懷忠臣等出示安撫仍止前往與安之副都統穆舒渾兵又命希福同雲貴總督鄂善等率現駐襄陽蒙古兵移守興安漢中是年三月貝勒洞鄂征隴州復關山進兵秦州希福攻克東西二關而蘭州重地已非國家有矣

叛黨白光勇陷清水

先是十三年十二月平涼提督王輔臣率總兵蔡元副將白光勇等叛應吳三桂至是陷清水三月貝勒王帥大兵踰隴山討平之

賊將趙士昇

他本誤作時中

陷臨洮

士昇既陷臨洮進據蘭州於是鞏昌慶陽花馬池相繼失守王輔臣自據平涼而其黨分據各郡隴右無一片乾淨土矣

任黎士宏爲洮岷兵備副使

清初兵備副使駐洮岷所以防番也士宏旋改署甘山道時王輔臣叛諸鎮會勦及復蘭州攝泉篆分別失守官吏

罪號爲平允會甯夏營弁謀逆戕提督改授甯夏道佐提督張勇中嚴守禦綏靖反側又密請免衛所通糧七萬五千石

王輔臣僞總兵魏永錫等據甯州

五月王師克甯州大肆殺戮六月永錫復入甯州盤踞一載房屋物具焚毀殆盡

二月初五日蘭州陷巡撫華善奔涼州

王輔臣遺僞總兵趙士昇逼蘭州巡撫華善不能抵禦撫標游擊董正已守備馬宏回族

也通賊倡亂城遂陷華善偕按察使伊圖奔涼

州布政使成額降輔臣賊斷蘭州浮橋以守

案蘭州府志浮橋即鎮遠橋俗名索橋在省城北門外明洪武年宋國公馮勝建於城西七里以濟師越四年移建於縣西十里名曰鎮遠十八年守禦指揮錫廉又移建於城西北三里金城關用巨舟二十四艘橫互河上架以木梁棚以板圍以欄南北兩岸鐵柱四木柱四十五鐵纜二各長一百二十丈綜麻草繩各相屬冬拆春建爲通河西要路宏治初馬文升言陝西之路可通甘涼者惟蘭州浮橋一道敵若據此橋則河西隔絕饑餒難矣清因之橋事舊係蘭州同知專司乾隆三十六年裁缺光緒三十三年改爲鐵橋

壬寅赦臨鞏平慶等處割辦去纒者

諭臨鞏平慶等處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凡有割辦去纒者一概赦免不究官具照舊供職兵丁

各歸原伍百
姓各安生理

王輔臣遣叛將巴三剛等陷鞏昌

輔臣遣秦州知州巴三剛犯鞏昌克之僞總兵陳可鄭元經入城據守又分抄旁邑破斗底山

三月慶陽賊攻邠州梁家堡固原總兵官朱衣客擊卻之斬僞參將吳進忠等

奏報山邊外鄂爾多斯地方設站傳遞貝勒董額等圍秦州將軍阿密達進取平涼令提督張勇巡撫華善總兵官王進寶等取蘭州會貝勒等協力夾勦以定臨鞏等處

辛未授甘肅提督張勇爲靖逆將軍加甘肅總兵官孫思克左都督西甯總兵

官王進寶都督同知

所有二邊經調缺額官兵及標員宜更置者總提督張勇募補河西兵餉著總督哈占巡撫杭愛俟道路少通速行撥解

案蘭州府志王進寶字顯吾靖遠人順治初從總督孟喬芳討叛回授守備隸提督張勇從征貴州師次千萬谿進寶率衆攀崖直上搗其巢賊奔潰長驅直入以功遷游擊從張勇定西羌授洪水營參將旣而海虜輸款乞住牧大草灘地勇用進寶議持不可乃議卽單于城故址建永固城以進寶爲副將駐之番人畏服進西甯總兵後平王輔臣之亂官

陝西至提督

又案灰畫集永固城在山丹縣之西漢爲單于城前涼之祁連郡也其所轄之大馬營黑城馬營墩與之鼎峙灘內近有紅水爲右臂遠則高古爲聲援著亦險塞可扼者賦迤西三十里爲洪水與永固相對今改爲民樂縣

慕壽祺曰斯時也王輔臣據平涼叛響應吳三桂三桂亦遣使持札至甘州約提督張勇同叛勇以蘭州迤東已在吳藩勢力範圍內又聞韓將軍大任佐賊幕其料敵制勝雖古名將無以過之河西地方遼闊庫帑罄懸爲可慮耳王進寶聞而獻策謂甘州爲西北樞紐省城重地宜集文武合謀奮死力圖守以待大兵之至濟則國之福也不濟請以死繼乃開軍事會議進寶請率西甯漢番兵士取蘭州以屏敵甘州主戰之議遂決勇以僞札進呈上遂以討賊付張勇等三人從此保全河西克復雲南西北將帥之力居多嗚呼一

言興邦誰謂邊
微無國士哉

副都統鄂克濟哈復涇州

鄂克濟哈等大破賊於涇州城南擒斬偽總兵衛民舉等遂復涇州

賊將周養民等侵掠合水邑紳劉有餘率義兵禦之

三月賊犯興武營游擊熊虎等擊之賊敗走花馬池

初賊據花馬池分犯興武營熊虎等擊敗之賊退保花馬池時

陝西提督陳福自甯夏統兵駐靈武遣兵復惠安章州定理二堡至興武營會合蒙古索諾木貝勒下各台吉兵馬圍攻花馬池賊將朱龍等來援城內賊出應官軍兩路夾擊擒

斬偽都司王一龍大敗之賊將來化降花馬池平

總兵王進寶襲臨洮克之

時賊又陷蘭州官軍圍之偽總兵陳可聞之以三千餘人據臨洮守備王萬祥言於進寶曰蘭州要地賊必堅守不若先

取臨洮則彼坐困孤城不戰而自屈矣進寶然之遂督兵六百人前進命游擊王朝海為前鋒萬祥次之途遇臨洮民來者不許還並除沿塘賊兵以杜漏洩夜四鼓至臨洮城下

萬祥見城垣有微斜處令家將閻潤先登繩縋引之萬祥乃登隨登者五六十賊驚覺噉矢迸發不得進萬祥曰是處欲退無路不如進戰勝負未可定也遂獨出排牆手斫二賊

衆繼進賊下城奔竄追擊之賊蜂擁出北門時王朝海亦攻破東門殺賊過半降五百餘人遂復臨洮

甘肅總兵孫思克復靖遠衛

西番掠和政驛遂侵河州

西番乘吳逆之亂率衆三千招外番萬餘人自沙馬關直抵和政驛擄掠婦女焚燬廬舍人民望風奔潰遂遣賊番二十

騎至河州城下以漆把爲言次日大隊齊至和政城三四十里內殺掠甚酷官兵擊傷賊亦衆後賊乞和而搶掠如故四月靖遠將軍裨將下令驅逐歸集番遂出境所掠人畜盡挈而去

哭聲震野

案河州志甯河廢縣在州南六十里本吐番香子城池宋熙甯七年置甯河寨四年升爲縣明初廢後改和政驛解結甯河城詩甯河城頭百丈湧瀉下通明五色虹若到關頭應駐馬下瓢一飲醉春風石玠和政驛詩銀燭生華坐有春山堂細雨爽吟神南林秋色清如畫元可悲人亦愛人

王輔臣陷定邊靖邊花馬池

帝令總督哈占總兵官許占魁發官兵赴甯夏同總兵官陳福併力進取陳福屢次舉首僞札升補陝西提督暫駐

甯夏營總兵事癸未帝以花馬池靖邊衛相繼失守命總督鄂善等各帥所部兵赴榆林協力勦禦可調四子部落等兵由甯夏榆林兩路前進速定地方三月二十日陝西提督陳福自甯夏統兵駐靈武遣官兵擊叛黨朱龍復患安韋州定理三堡至興武營會合蒙古索諾慕貝勒下各台吉兵馬圍困花馬池遣兵前赴定邊擒斬僞參將等殺敗賊衆其圍困花馬池也賊朱龍等來援城內賊衆從北城出犯我兵兩路擊勦擒斬僞都司王一龍等圍花馬池屢敗賊衆賊無抵抗力遂降花馬池平賊陳彭偵知陳福恢復花馬池定

邊道賊突犯靈州漢伯等堡福徽游擊熊飛等於大沙井灘奮勇殺賊陣斬偽參將馬騰蛟等夏四月賊踞定邊花馬池二城犯興武營游擊熊虎等擊敗之斬偽游擊雷晉等西

甯總兵官王進寶兵抵蘭州賊出犯進寶擊敗之

蒙古犯洪崖堡永固副將陳達與戰死之

蒙古乘吳三桂之亂犯洪崖堡拆毀關隘襲執官吏與官兵戰永固副將陳達戰歿

詔甘肅總兵孫思克加意防邊如蒙古仍行肆害即率兵勦禦仍遣使往諭達賴臺吉約束東部落毋爲邊患

夏四月總兵王進寶攻蘭州

進寶既克臨洮回攻蘭州賊堅守不出誘之賊率馬步千五百人出東門迎戰進寶奮勇鏖戰自辰至午進東門襲

城陣斬一賊將賊大敗入城進寶圍之斷其糧運賊屢出突圍進寶分路截勦俘斬甚衆

五月固原游擊趙元輔復甯州

先是王輔臣作亂甯州人民逃竄四出僞總兵魏永錫等率逆黨入據之至是趙元輔等率兵赴甯州屢敗賊

於東河灘賊黨大肆屠掠而去尋又攻陷州城盤據一載笑掠殆盡

貝勒董額克秦州賊將巴三剛遁

時吳三桂遣賊兵萬餘由四川平涼分路進撲秦州城內賊八千餘突出應之貝勒董額分兵迎擊

大敗之屢戰屢捷總兵孫思克自鞏昌率兵來會賊驚懼僞總兵陳萬策率民兵出降賊將巴三剛等遁走遂遣振武將軍佛尼勒內大臣坤巴圖魯總兵孫思克等追擊於西禮

等縣屢敗之遂復禮
縣西和洛水各城

提督張勇復洮河二州

偽總兵潘瑒偽副將曾文耀竊據洮河二州番民乘隙掠張勇率兵至河州曾文耀先遁乃遣士官楊朝傑攻洮州潘瑒敗

走復洮河二城
番民警匪歸巢

閏五月提督張勇等圍鞏昌

逆賊王輔臣遣偽副將任國治領衆三千由鞏昌東門潛入內城偽總兵陳可烈元經等率賊六千四門分出突圍

勇率副將劉官聖等分兵堵勦斷賊歸路斬後無算牛擒四百七十餘人游擊張大選追賊逼城中賊陣亡六月二十五日大將軍貝勒番額令西安將軍穆占赴援鞏昌穆占即同總兵官孫思克抵鞏昌遣投誠官陳萬策譚輝入城招諭偽總兵陳可等率衆歸降遂復鞏昌勇於是遣諸將復蘭州諸郡自守鞏秦以斷蜀賊隴賊相通之路

案東華錄閏五月上諭以靖逆侯張勇久鎮西陲夙安疆宇躬履行陣屢敗賊衆必須專其責任而後可以整飭軍紀所屬地方總兵官有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者許即指參副將以下有臨陣退縮殺良冒功者聽以軍法從重其文官白道員以下有遲誤緊急軍需者會同巡撫據實題參

西甯總兵王進寶攻克蘭州東門甕城

官兵圍蘭州賊領馬步兵千餘出東門總兵王進寶按察使伊圖等奮勇鏖戰自辰至午

進東門甕城陣斬
偽參將大敗賊兵

張介侯王壯龍
公傳云蘭州
尾山之戰也
大賊來劫皆
安賊之金縣
賊據克復
洗而蘭州
下歷七戰不
十兵困圍偽
總兵趙士昇
洪等官吳成
受降畢馬洪
印既而復登
守秦州昌

總兵王進寶等擊賊於雷遠田家坡大破之

先是十四年吳三桂遣蜀將王屏藩吳之茂率軍由漢中出隴西援應平涼王

輔臣至是靖逆侯張勇已擊破輔臣將朱龍陳可於鞏昌矣屏藩等屯於雷遠之南山聲勢甚盛張勇遣總兵王進寶孫思克等由御碑溝駐東旱坪以擊之以兵少多方示強軍幕繡屯百里山學糧道濟之唱籌量沙也偵知賊精銳悉守前山遂用毛某為嚮導夜從田家坡至營門殺守兵有大砲數尊回向敵營轟擊大破之屏藩等僅以身免進寶屯糧之處土人呼為進寶至今遺址猶存嘉慶時陳姓耕田得九節大砲呈縣署存庫蓋康熙十五年官軍所遺物也

西甯總兵王進寶復蘭州

先是二月十三日王進寶聞蘭州之變率西甯兵問道至皋蘭張家河時拆朱氏屋材結革養為棧夜渡黃河大破賊衆

於新城偽游擊李廷玉等竊據岷州賊衆出城抗拒又擊敗之乘勝東拔金縣復安定三月十三日冒雪襲臨洮克之四月迴蘭州五月賊馬步兵千五百人出東門進寶奮勇鏖戰自辰至午進東門獲賊陣斬偽參將某賊人敗入城我兵圍之斷賊糧連閏五月賊屢出突圍進寶分路截勦俘斬甚衆六月賊造木棧百餘將渡河通進寶沿河岸邀擊賊計窮勢蹙二十七日偽總兵趙士昇及原任右政使成額率偽官百餘員兵丁五千餘名以城降安插本城居民萬餘遂復蘭州

案王輔臣之變蘭州失陷及收復凡六閱月俱在康熙十四年東華錄所載月日甚晰舊皋蘭縣志謂十三年偽總兵趙士昇攻陷蘭州又謂十五年蘭州俱陷殊屬舛誤又案滿名臣傳華善與伊圖自蘭州出西渡河至永昌與張勇王進寶會議進取策遂復蘭州仍為巡撫十五年以病卒於官續志劉紹昌傳乃謂華善死之尤謬

案新城一名箕箕灘堡在皋蘭縣西七十里地臨大河山間道往河甯必經此明趙英城
新城記成化二十年置新城張家地方有朱應昌者短而黑勇力絕倫時人因其託業涸
廁中有類行蟻慕呼爲屎肥牛其兒子近堯狀似酷似蟻蝦蟆故亦以蝦蟆呼之康熙十
四年馬洪叛應吳三桂據蘭州斷河橋甘肅提督靖逆侯張勇檄西甯總兵王進寶率所
部兵討之至張家河灣阻於河不得進應昌與近堯自拆所居屋取其材縛以筏夜半潛
渡官軍進寶既渡河連戰敗賊遂克蘭川嘉應昌叔侄功欲奏以官辭不受遂賞給河灣
田數十頃贍其終身

慕壽祺曰自古用兵之際非僅有智識已也必也勇略膽力相輔而行始克有濟進寶之
解蘭州圍也以渾脫渡河使兩岸之賊以十級轟擊其不遭滅頂之凶者幾希乃竟冒險
而行子龍一身都是膽矣他人處此稍一游移匪患不更形棘手也哉

賊復陷慶陽城陝西總督哈占尋復之

先是王輔臣遣其黨據慶陽其黨尋反正率
衆投誠輔臣怒遣偽總兵周養民率南一元

等圍攻復陷其城哈占以原任知府王文紳等俱被脅從遣人
招撫文紳即擒偽總兵南一元率衆獻城安插土民三萬餘人

九月王輔臣副將高鼎降

鼎於自軍圍鞏昌時先遣人通
信後率衆奪門投提督張勇降

慕壽祺曰王輔臣初舉發偽劉後又響應吳三桂反覆無常婦人女子之不如其至甯羌
州也噫令兵士譁變攻殺主帥方謂軍心離散一木不能支大厦之崩豈知一飯微餐尙

存德報輔臣身爲提督大員食人之祿乘國之危一旦倒戈相向非惟物議未可撫衷亦覺難安乃竟還據平涼而臨登平慶等處剝辦去纓者所在多有甘肅全局爲之動搖而高鼎謝輝陳科陳萬策等已率衆投誠倒人之戈者人亦倒其戈天道好還可畏哉

邊賊南一元陷合水縣城大掠而去

先是王輔臣叛平慶道於是年正月初四遣員至合水徵求縣印知縣于騰海知力不能支遂因乞

終養以印與之二月內僞總兵周養民夏台修李見初等縱兵入合水鄉搶掠牛羊財物甚衆邑人劉有餘率義勇禦之勢稍止是月邊賊南一元率衆入縣城劉有餘攻之不克一元大掠而去城爲一空明年知縣李廷樞到任始稍稍安集召募得居民一二十家

番夷擾甘州邊界

時靖逆侯張勇既東征番夷乘虛窺伺大草灘維帳滿野磨逐不去

冬十月提督張勇仍留鞏昌勦賊

帝令勇留兵守鞏昌親自率兵赴董額軍前協力進取平涼勇奏賊吳之茂率衆進屯單家河等處

若赴平涼恐賊乘虛直犯臣斷不可遠離鞏昌

十二月官軍攻平涼克取第一關廂

自十二年十二月王輔臣叛據平涼十三年二月帝令貝勒董額統兵往定平涼阿密達鄂克

濟哈覺羅夸代等將各處所調官兵與京城西安兵共撥每佐領五百名二月十四日率往平涼三月辛未以阿密達平涼失利調太原兵援之是月二十三日固原鎮標游擊趙

元輔等率兵赴甯州屢敗賊於東河灘焦家灘等處五月副都統鄂克濟哈等於甯州近城東山擊敗賊衆斬偽副將張三參將王廷譽擒殺八百餘人復甯州而平涼久未下閏五月董額令都統海爾圖等連紅衣礮至平涼八月提督陳福同副將太必圖統兵前赴平遠擊敗賊衆斬偽官二十二員賊二千餘九月甘肅總兵孫思克領兵進剿於紅寺兒大敗賊衆生擒偽守備等復靜甯先是八月十五日貝勒董額及平逆將軍畢力克圖楊威將軍阿木達俱領所部抵平涼賊出城迎敵官軍屢敗之斬偽總兵郝天祥至是官兵攻平涼克取第一關廂去城三里許對南山屯營欲前進薄城因溝深地險難以下壘上令斷其固原餉道以困斃之

總兵王進寶等會勦西和賊三戰皆克

臨鞏總兵王進寶振武將軍佛尼勒靖逆將軍張勇等會勦逆寇於西和縣三戰三捷斬

獲甚衆

甯夏提標兵變提督陳福遇害

先是帝令福并力克取固原或會同貝勒董額進攻平涼福奏固原有賊萬餘若舍此竟趨平涼恐固原賊出

斷我糧道應俟賊勢少衰進倍固原量留官兵圍困其城臣乃率兵赴平涼方無後慮福又率兵進勦固原爲參將熊虎等四人所害時十二月二十二日也明年正月上令將軍張勇巡撫華善即速會議如鞏昌無虞分一人赴甯夏慰諭官軍其副都統恰塔所領兵及員外郎拉篤祐所領七默特兵應駐防靈州定邊等處靈州定邊中有黃河之隔甯夏有事猝難卽至恰塔請率所部兵屯於黃河對岸以扼兩路要害旋以趙良棟爲甯夏提督

案通志陳福寧夏人順治初以守備從軍有功累遷夔州副將康熙十三年擢寧夏總兵官會吳三桂叛王輔臣據平涼遙應之遣僞將西陷洮蘭東掠花馬池定邊時甯夏兵先經調赴征川留者什二三人情惶迫衆議頗紛紜福按劍怒曰敢有議者齒此劍遂整兵東復花馬池定邊斬僞將朱龍倪五等於是甯夏悉平乃移師西向將赴固原平涼歲暮冰雪衆欲暫歸福銳意前進十四年冬至惠安堡約翌日進勦固原是夜軍亂福被殺

慕壽祺曰從來大將被害多係待兵太嚴所致陳福則異是是年九月二十三日王輔臣黨奄至固原固原賊亦自城內突出齊犯官軍副將太必圖率兵擊之方與賊戰中衛副將賈從哲忽退游擊張元經亦率兵走衆軍驚擾太必圖陣歿是則寬之爲害而令之所以不從也帝令福卽於軍中斬賈從哲元經以殉福之殺身伏於此矣旣不能令又不早去其死也惜哉

副將田萬頃與賊將李籌國戰於西和鳳凰山死之

先是逆藩吳三桂遣其姪之茂屯兵西和鳳凰山總兵王

進寶帥師迎勦屯軍西峰堡至是遣其副將田萬頃攻鳳凰山賊寨僞總兵李籌國迎戰於青家灣賊兵蟬集礮矢俱發官軍不支萬頃力竭戰死賊氛愈熾旣而李籌國等夜襲進寶左營進寶用計環攻之促其黨家山

西崖賊大潰籌國敗遁其黨多墮崖死

是歲西夷部落圍河州衛城

圍攻一月乃去康熙二十二年又犯衛地俱見秦邊紀略

案秦邊紀略四卷不著撰人名氏或謂此書爲康熙間人所作首載河州及西甯莊浪涼州甘肅肅州靖遠延綏等衛形勢要害次載西甯等衛南北邊堡次載西甯等衛近疆及河套次載外疆近疆西夷傳河套部落蒙古四十八部落考略西域土地人物略其論邊鄙疆域及防守攻勦情形一一詳悉蓋國家初定西陲中間遘王輔臣之叛與滇黔相煽方用兵於內地故近邊諸邦往往窺竊後乃以次削平馴爲臣僕此書所述皆是時之形勢也

丙辰十五年春二月以大學士圖海爲撫遠大將軍蒞西師貝勒董額以下咸受

節制

初王輔臣叛帝命輔臣子寶招撫輔臣頗具疏謝罪而負隅抗拒與董額軍相持一年不下數上疏乞撫冀緩師期吳三桂又遣王屏藩譚洪吳之茂二路分犯秦

隴欲與平涼賊合並令雲南土司總兵陸道清率苗獠千人入平涼助守貝勒等久無功故有是命

奉清史圖海滿州人康熙十四年貝勒洞鄂攻叛將王輔臣於平涼未克上命圖海爲撫遠大將軍總轄陝西全省貝勒以下咸聽節制至平涼明賞討中約束軍威大振諸將請攻城圖海曰仁義之師先招懷而後征伐吾奉命討凶豎無慮不克顧念城中數十萬生靈皆國家赤子遭賊劫掠覆巢之下幾戮必多須俟其向化歸誠乃可軍民聞者皆感泣思自拔賊勢由是日蹙旋進兵奪虎山墩俯視城中發巨礮擊之賊恟懼輔臣乃乞降時涼州遭賊荼毒尤甚派員撫綏定輯民樂更生

吳之茂薄秦州命將軍張勇勦禦之

帝聞之茂自四川出犯踰風水嶺漸逼鞏昌命靖逆侯張勇速自甯夏還鞏昌勦禦二月賊薄

秦州屯銀北山阻斷臨鞏之路秦州之兵無從覓餉且兵力單弱賊守皆難將軍席卜臣遣夸蘭大聶勒庫率兵三百赴隴州二十五日陝西提督王進寶會同振武將軍佛尼勒等進勦北山賊渠吳之茂迎敵大敗之生擒偽總兵四員偽參游等二百餘員殺獲無算三月佛尼勒遣兵斷賊糧道至羅家堡鹽關等處遇賊運送糧草敗之陣斬偽官兵弁甚衆

王輔臣遣賊將陳甲等犯靈州都統怡塔擊卻之

賊將李國良援秦州

偽總兵李國良率賊八千餘由靜甯援秦州詔佛尼勒同靖逆侯張勇巡撫華善等調度勦滅秦州援賊恢復靜甯州

內蒙古侵掠甯夏邊界

甯夏與鄂爾多斯接壤內地有事蒙古入邊侵掠甯花寨平羌等堡命理藩院郎中額業圖爲署副都統馳驛赴鄂爾多斯

以劫掠情狀曉諭其王貝勒等令其嚴禁毋內地擾害仍令鄂爾多斯兵整理甲冑器械以俟調遣

甘肅提督張勇奏臣會同護軍統領傑殷遣兵敗賊於甯遠縣之馬烏鎮官兵敗賊於清水縣陽平等處

夏四月賊犯通渭靖逆侯張勇等大破之

賊衆萬餘犯通渭縣城守官以兵單逃入山寨賊遂入城張勇與護軍統領傑殷自

伏羌進勦行至十八盤山遇賊全隊奮勇急擊大破之賊敗奔追斬七百餘級乘勝復通渭

甯夏提督趙良棟招撫河東二十餘堡

自陳福潰變之後逆賊直犯甯夏河東二十餘堡俱被脅從良棟始招撫之

案甯夏府志趙良棟字肇宇一字西華原籍陝西定邊縣明末徙甯夏世爲甯夏縣人清順治二年從英親王定陝西累仕至甯夏水利都司從總督孟喬芳平河西亂以功爲高喜游擊又從經略洪承疇征雲南授廣羅副將進總兵先後勦平馬乃龍納水西諸苗獠有功會遭父喪吳三桂蓄異志留調鎮平遠良棟力請終制奔歸補大同左都督移天津三桂反平涼提督王輔臣應之甯夏惠安兵變殺提督陳福猖獗甚提督張勇薦良棟提督甯夏奉詔馳至鎮宣佈朝廷德意誅首惡寬脅從遠近悉安在鎮三年日練兵儲餉規畫已定乃疏請以勦卒五千獨當一面進取滇蜀康熙十八年冬出師平定川滇論功最官至將軍授爵三等子良棟結髮從戎五十餘年大小數百戰未嘗敗衄屢涉險轉戰七千餘里有古大臣風烈焉卒年七十有七晉一等伯諡襄忠戰功詳清史本傳及李次青先生事略

撫遠大將軍圖海至平涼大破於賊虎山墩

圖海至平涼越日至城北虎山墩相度攻取賊衆萬餘由墩突撲官軍圖海引

兵分路進擊自己至午賊衆敗奔追斬僞總兵二人餘賊被傷及墜崖死者甚衆獲馬匹器械不可勝計遂奪虎山墩斷其饑道俯瞰城中以瞰攻之王輔臣大懼圖海令參議道周昌入城招諭輔臣遂遣僞副將謝天恩乞降

案虎山墩在平涼縣正北五里許平地突起一峯形似虎踞上有古墩臺一座故名山兩旁有溝細水潔潤登其巔則平涼四城舉在目中華民國二十年秋黃得貴遣旅長李富清率所部攻平涼先占虎山墩陳國璋坐困圍城中矣

案東華錄是年二月上諭兵部曰大將軍貝勒洞鄂等屯兵平涼日久賊寇尙未勦滅城池尙未恢復夫秦省不能卽定川賊尙在窺伺者皆由王輔臣未勦滅平涼未克取故也其以都統大學士圖海爲撫遠大將軍亟赴陝西勦滅逆孽貝勒洞鄂以下悉聽大將軍節制是月疏言聞逆賊將斷關山擬遣兵往守但見在兵少難分至鞏昌雖有副都統翁愛率兵前赴而賊偏可虞命將軍錫卜臣等調兵守關山張勇等堵勦出犯秦鞏之賊

靖逆侯張勇等破賊於洛門賊奔潰官兵大勝

慕壽祺曰清初滿洲大員輕視漢族王輔臣之叛滿人有所藉口對於張勇王進寶貌合神離不能同寅協恭折衷而行此等情形仁皇帝亦聞之稔而慮之深嘗云國家仰荷天眷秦州鞏昌蘭州等處漸次恢復今將軍提督總兵及投誠兵聚於平涼一處將軍張勇勞績甚多恐貝勒等藐忽視之生彼憤懣時塵朕懷始重用漢大臣此次平涼戰事張勇得參末議從底定隴東以克雲南漢族之力居多焉

蜀賊吳之茂遣李黃鶯攻通渭以援平涼都統赫業戰死將軍王進寶追賊至

此五月二十四日事

初吳三桂欲由
臣之響應欲由
齊入犯道賊
地城數城以通
均州南陽以通

砥石峽大破之

吳之茂欲援平涼使偽總兵李黃營攻通渭赫業自洛門星夜馳至與賊戰於城南中破陣亡賊屯城北筆架山以困城奮威將軍王進寶引

數十騎自東峽口入聞赫軍敗績賊甚衆令軍士伐木曳之塵大起賊駭遁追殺數十里至砥石峽遂令官軍分路進勦大破賊衆招降偽官遂復靜甯州

五月詔滿漢官兵會勦王輔臣於平涼

洛門捷後又克復靜甯州距平涼僅隔一六盤山耳官軍奉令會勦前行盡坦途矣

案古平涼治所在今平涼縣西四十里之安國鎮唐貞元七年劉昌築胡谷堡改名彰義堡九域志平涼縣有安國耀武二鎮金屬化平縣通志安國鎮在平涼縣西三十里鎮西有古城疑卽彰義舊堡後改爲安國或曰安國卽胡谷之譌四達衝途實爲要鎮靜甯州在六盤山外卽宋之德順軍宋初與隆德莊浪同時設縣

六月賊侵犯甯遠游擊劉廷棟等奮勇堵禦擊敗賊衆

王輔臣引川逆爲援犯通渭縣提督王進寶率兵擊敗之

進寶親行指揮分途進勦擊敗賊衆招降偽官

復靜甯州

王輔臣以平涼降

大將軍圖海復令周昌齎敕詔入平涼城次日王輔臣遣僞布政使龔榮遇等率士民詣軍門獻軍民冊又遣其子王繼貞及僞總兵蔡元等

繳所受吳逆僞敕二紙僞平遠大將軍及陝西東路總管各印並諸僞劄而輔臣尙懷疑未出圖海復遣周昌及其姪侍衛保定入城溫諭輔臣遂率衆出降固原僞巡撫陳彭慶

與安漢中之賊
會輔臣以平涼
降事遂中止

此六月十四日

王屏藩吳子冒
率兵十餘萬人
則於平涼未克
以前極力鋪張
以顯其軍之善
戰作者於此處
輔臣之用筆之
妙吾無聞然矣
高祥字瑞字號
歲山年十四獨
身走南依姑
夫郭某奮武將

偽總兵周揚名下馬關偽總兵王好問關山偽副將孔印雄及雲南
土司陸道清等各率所部相繼來降苗獮兵遺面原籍平涼遂平

獮苗兵回籍

平涼投誠苗獮兵求回原籍上令官員
各加一級兵丁酌量賞資俱發回原籍

提督王進寶率師至樂門擊盤踞之川賊

進寶初至樂門安營未定賊潛來劫營官
兵環繞衝擊賊大潰死者不計其數生擒

偽總兵游擊都司守備
等官即於軍中斬之

蜀賊吳之茂率眾宵遁

時振武將軍佛尼勒靖逆侯張勇將軍王進寶等統滿漢官兵
會勦賊於秦州洛門等處蜀賊不能支於六月二十六日率眾

宵遁官軍追勦敗之於牡丹園又敗之於西和縣斬獲甚
衆吳之茂僅以十餘騎遁又追勦於紅崖等處恢復禮縣

偽總統王屏藩將軍吳子冒由通渭退入漢中參將王萬詳設壯敏
會甯人截其糧道

屏藩子冒吳逆之梟將也領兵十二三萬自雲南來授王輔臣已由西和禮縣至通渭擄
其縣令勢張瓦時王萬祥守秦州聞警率親丁追之殺賊眾奪縣令回入通渭城賊棄營

走輔臣被圍日久孤立無援乃詣軍前請降屏藩等遂率餘賊入漢中萬祥率二千
四百人往扼守要害賊其糧道賊棄寨屯於八角原萬祥復往克之賊將彭士亨逸

慕壽祺曰王壯敏之用兵也往往能以少勝眾豈非神勇哉平涼解圍後未幾漢中賊復
起張據兩當將軍王進寶擬遣將取之壯敏言此縣不須攻但遣將前往彼孤城無援必

十月廿五日各王后開卷一

三藩叛波及甘肅時代 清聖祖

三四

蘭州俊華印書館出版

軍王進賢初官
雲南遊擊一見
器之遂留麾下
隨進賢回日
後官左都督
建陸路提督
桂林孫延齡
叛借招撫之
史之顯
馬維之進攻廣
西省城也延齡
疑省城有內應
諸諸仇家無男
女老幼夜盡驅
之灌永勞每十
口一舉刀至不
而舉江亦明
流實無內應也
清得親主噴亭
難錄謂延齡死
後十餘日雄死
病死其語恐不
確

走已而果如其言又何其智
也嗚呼為將者不當如是乎

招撫逆黨馬雄

原任廣西提督馬雄陷身從逆其母及族人在固原馬雄之母欲令其孫
馬承先馬承宵持書赴廣西招雄歸降上令馬承先等馳驛來京至是抵

京給以游擊銜劉遺赴粵西招撫馬
雄並命錄馬雄披陳原奏持以為信

案廣西提督馬雄甘肅固原人康熙六年六月上以孔定南婿孫延齡移鎮桂林命王永
年孟一茂戴良臣為正副都統受延齡制王孟心易延齡年少以婦貴無大材略不屑為

之下而延齡時居靖江王府頗驕縱傲侮王孟遂有隙十三年正月吳三桂反延齡遂
誘王孟十二人至府盡殺之而遣人納款於三桂蓄髮易冠發兵反因廣西巡撫殺潯州

知府劉浩等以應三桂提督馬雄駐柳州亦貳於三桂然奸狡持兩端延齡遣其兄延基
與總兵官陳全攻雄雄不為動七月又遣總兵官侯成德攻雄為雄所敗雄亦為流矢中

頰是以愈不睦既而延齡上表三桂稱名不臣自鑄印設官三桂疑之十六年故將軍線
嗣安之子逃之柳州說雄代延齡聞雄兵至疑桂林城中有內應籍諸仇家盡殺之雄至

相持數月無勝負乃回柳州遂致書三桂謂延齡陽奉陰違三桂固怒其不稱臣益信十
月遣其兄子偽將軍吳世琮至桂林詒延齡延齡不知雄之語已郊迎世琮伏卒斬其首

於馬上而送雄是雄為逆黨路人皆知上猶遣
其家屬招撫之善安反側之心不欲擴大戰事也

慕壽祺刊王輔臣既投誠辦理一切善後事宜從逆者思有以招之戰沒者即宜有以卹
之而東華錄所載寥寥如數點晨星固原之戰副將太必瀾陣沒鞏昌之圍遊擊張大選

陣亡王進寶之攻蘭州也賊自知勢危狂突官兵分路堵戰游擊丁顯俊千總錢中科等不顧身致被礮箭傷之外蒙古之犯紅崖堡也乘張勇進勦河東乃拆毀關隘襲殺官吏水固城副將陳達敗死之其他捐驅報國埋沒無聞者豈少也哉

將軍王進寶進兵武關

進寶議取武關率兵進勦提督趙良棟敗賊於打火店王家臺等處賊敗奔追至白水江而還

慕壽祺曰自王輔臣煽亂以來奸徒附和侵擾地方關隘以西隰城遼闊官兵一時未集人心於焉動搖幸賴張勇王進寶孫思克聞蘭州之變即率兵星馳渡河勦禦收復城邑舉發偽劄緝獲奸謀綏定邊陲厥功甚大及攻取平涼專任張勇等鎮守秦鞏勦禦川賊身先行陣所向克捷其所屬將卒亦皆異常効力共樹功勳趙良棟李朔方健兒底定川黨使愛新覺羅之天下危而復安論其功當配享太廟乃僅授以子爵而猶曰滿漢一視同仁將誰欺乎

秋八月官兵進取階州偽總兵陳友功獻城

靖逆侯張勇取階州陳友功以城降

蒙古鄂爾多斯入邊侵掠甯花寨平羌等堡

鄂爾多斯即伊克昭盟明正德時據河套史稱爲阿爾禿斯

丁十六年春二月西番糾吐蕃圍撒拉

靖逆侯張勇檄副將楊三元統兵至起台堡千總徐承烈至清水西番遁歸

夏四月圖海駐防秦州寶雞官兵進逼禮縣益門諸處

撒拉回居今青海所屬循化縣及化隆縣境

秋九月撫遠大將軍大學士圖海自平涼巡視秦州清水一帶隘口撥滿漢官

兵防守

冬番夷自西套來奔

甘涼近南山一帶西海墨爾根喇奈多爾濟台吉等廬帳數千餘肅州境內游牧番人頭目有濟農布弟巴圖爾厄爾德尼和

碩齊等廬帳萬餘皆爲噶爾丹所敗自西套來奔明年六月噶爾丹遣人調集甘州南山一帶番自赴西套

戊午十七年春三月慶陽賊袁本秀作亂大將軍公圖海遣兵討平之

袁本秀受吳三桂僞劄糾

合匪徒千餘盤踞山林乘隙作亂圖海發慶陽宜君延安三營官兵並檄奮威將軍王進寶協力合勦賊敗績夏四月追勦至衛遠溝斬袁本秀及僞副將等並殺賊二百餘級餘衆散潰

案養素堂文集載時慶陽有賊首聚衆稱尙王欲犯環縣又欲犯固原固原城無兵提督王進寶聽稔將王萬祥言飛撥除丁充伍得馬步四千餘人值正月出行揚兵從西門出由北門入絡繹不絕賊聞之不敢來先是環縣十三家七窠蜂起劫奪商旅進寶遣將捕之擒其渠牛麻子誅之返其婦女百餘人

是月令流番各歸故巢

時流番已陸續出口將軍張勇自蘭州移駐甘州固守沿邊地方甘肅提督原駐甘州後因蜀賊犯甘南故移蘭州至是仍回

原防

秋八月大將軍公圖海遣諸將取兩當徽州城克之

圖海議取漢中令將軍王進寶由棧道進甯夏提督趙良

棟由徽州進王進寶與賊戰於利橋紅花鋪諸處大敗之復兩當縣趙良棟由密樹關取徽州復遣兵於黃渚關以牽賊勢遂抵密樹關連戰皆捷賊不支棄徽州遁遂復州城

冬十月將軍畢力克圖等復成縣爲副將王光生降

光生率僞游擊等官十九員兵丁三百六十名投誠

官軍復階州文縣

參將康調元等於十月二十九日復階州僞王將軍等敗走渡白水江十一月十六日復文縣僞洮岷道王文衡率僞文武官迎降

十二月命孫思克兵暫駐莊浪防守河東河西等處

己未十八年春以巴錫任甘肅巡撫

時兵燹後輯甯懷保不期月而效成報最上賜清愼勤三字二十年三障戶部右侍郎關中檢討李因篤

撰德政碑

夏四月以葉映榴

字丙霞江蘇上海人

任陝甘提學道

陝甘兵劫之餘先民教澤蕩然無存映榴衡翁公明鼓舞多方士林翕然稱頌後陞

湖廣督糧道循夏包子亂殉節贈工部侍郎諡忠節勅服官省分建立專祠

案學政全書清初各省設立學道定歲科二試科試秀才至三等而止歲試則分為六等文理平通者一等亦通者二等平常者三等有冠者四等荒謬者五等不通者六等一等

補廩二等增增三等回家四等戒飭五等廩降為增增降為附附降為青青

降為附附生降為民六等廩降為附增降為青附降為社青社皆黜為民

康熙十七年時四方多事廷議令每一童生如納銀四兩得入院試秀才則每名納銀一

百二十兩方可名曰餉生後經御史奏請蠲除許之接捐納實監與正途明經恩蔭入監

均無區別定名為餉生可謂名符其實查明末福王立於南都縣考童生提學奉功令每生如納銀三兩二錢得入院試則清初之有餉生乃沿明之舊制也

冬十月甘軍趙良棟王進寶兩路出師入蜀賊棄漢中

明年諸路克捷四川全復詔良棟兼雲貴總督由四

川進規雲南

庚申十九年冬環縣賊鄧萬才糾合鎮原賊耿飛馬玉等作亂

鎮原之北與環縣鄰萬才與耿飛馬玉聯

合為閭閻書時鎮原縣知縣宗書江南興化進士先任四川巫山縣吳三桂反

變姓名逃歸京師是年出宰鎮原聞方山賊起亟請兵駐防鎮人深以為苦

案鎮原舊志縣北九十里有大小方山與環縣接壤其形皆方故名明末李自成黨羽一斗穀聚此作亂後為陝甘之患清初耿飛馬玉等據為巢穴

官兵始克復成縣

自王輔臣響應吳三桂逆黨盤踞成縣蹂躪最慘知縣連登科死難至是我師至恢復前後已七年矣

甘肅巡撫自鞏昌移駐蘭州

先是川賊犯秦州令巡撫暫駐鞏昌就近勦賊至是移駐蘭州府

案康熙五年在省城內偏北就明肅藩府建爲甘肅巡撫署乾隆二十九年總督來駐兼管巡撫事遂改爲總督署方廣二里中爲大堂堂前東西爲文武官廳爲文武巡捕廳後爲二堂堂東爲大書房爲集益軒又後爲三堂最後爲內宅爲花園大堂南爲儀門門外爲立中居正坊坊東爲土地祠坊西爲集房南爲大門又南爲轅門額曰憲綱文武東轅門額曰節制三秦西轅門額曰懷柔西域旗杆四二在轅門內二在轅門外署東爲箭道爲經費局署西爲筆帖式二署民國初改爲督軍行署最近改爲省長辦公處

辛酉二十年春二月賊渠耿飛復亂於慶陽

慶陽所屬地方有賊渠耿飛聞大軍征蜀隴右兵備空虛嘯聚山谷間僭稱王設僞

總兵副將等官帝命大將軍公圖海靖逆侯張勇提督孫思克等卽速遣官兵赴勦

案鎮原志康熙二十二年春賊酋鄧萬才耿飛馬玉等攻破環縣殺知縣羅斌鎮原洵懼時縣令宗書預請甯夏玉泉營防兵駐荔家堡涇州營游擊柳生甲聞變率兵趨環縣曲子鎮搗賊牽其進退涇州獲全鎮原以有備無患後大兵會集賊黨皆伏誅

慕壽祺曰十九年冬環縣賊糾合鎮原賊作亂知縣宗書請兵駐防爲百姓除害善明者親禍於未萌况已著耶百姓以增加負擔頗有怨言及亂平則又同聲稱頌故賢有司爲地方辦事實能任勞任怨久之自有公論在焉

康熙十六年西
番糾此番圍循
化撤拉至是復
攻之

唐開元中改赤
水軍為大斗軍
因大斗拔谷故
名元和志在涼
州西二百里舊
通志在永昌縣
西南其地甚瘠
數百里亂草蓬
蓬地平如掌宜
畜牧有通青海
其為今之黃城
爾爾無疑
佛倫請修黃城
爾爾城不肯放
棄主權其慮慮
也深乃其格於
部議惜哉

夏五月西番攻圍撒拉回部眾

西番黃納台吉攻圍撒拉殺蘇職莊回民多人土官選
死士乘夜入番營殺傷其眾番遁出老鴉關名索添把

百里無復行人靖逆侯張勇撤涼州都督
楊惺率河西兵馬至河州西番聞風遁歸

案甘肅魯通志回族中有撒拉爾一種在河州邊外聚族而居分十二工每工領以總掌
教而隸於循化廳清乾隆四十六年三月蘇四十三為爭立新教戕害蘭州府知府楊士
璣河州副將新村搶據河州進圍蘭州退屯華林山高宗震
怒於是年四月已卯詔裁去撒拉爾總掌教及掌教名目

癸亥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青海墨爾根臺吉請黃成爾灘地方即古大斗拔谷游牧未許

十二月癸丑議政王大臣等會議青海地方墨爾根臺吉之來使賽桑和碩齊等陳奏伊
車臣鄂木布戴青台吉在時曾於西甯等處効力有功懇請黃成爾灘地方游牧應不准
行帝曰墨爾根臺吉之父雖邊疆効力有功黃成爾灘乃邊內之地蒙古與民人生計不
同斷不可容其游牧邊內以啓後日釁端今止應酌量獎賞至不官在內地游牧緣由可
諭彼知之

案康熙二十一年春正月十一日乙丑川陝總督佛倫請修黃城爾舊城上諭軍機大臣
曰黃城爾地方實屬緊要自甘州至西甯道里遙遠若自黃城爾至西甯其路甚近三日
可達令官兵駐防其為有益青海居住台吉等曾以為此地乃伊等地方懇給還朕親政
時諭輔政諸臣此係大草灘地方於我朝最為要地斷不可給故至今隸我版圖凡遣往

民國十七年夏
馮玉祥守使馬
步軍統領部
收通至黃城

西邊官員復命者朕常詢問地方情勢亦嘗詳閱輿圖故於邊疆要地無不記憶此處駐防兵丁事屬緊要著該督會同提督確議具奏嗣以工程甚鉅遂致游移今則黃城爾舊城已坍塌矣

慕壽祺曰武威縣西南與永昌連界處有黃城兒口卽黃城爾灘其路距西甯甚近三日可達誠要地哉隋大業五年煬帝由西平出大斗拔谷疑卽此地非張掖縣南之扁都兒山口也清初凡涼州往來於青海西甯者率皆由此而行路雖踰山較扁都口頗平坦佛倫請修舊城弗果豈非坐失事機也耶今青海汽車路已通至黃城灘矣

平涼兵變固原提督王進寶誅其渠

時固原提督移駐平涼平涼一十七州縣欠兵餉三萬有奇兵於歲暮索餉鼓譟出城爲變進

寶令副將王萬祥苦勸歸營衆猶疑畏欲於明年燈節作亂乃細訪爲首八人誅之餘人不深究衆乃安先是康熙十四年僞總兵李國梁襲破靜寧州盡殺士卒聞大兵將至棄城遁王萬祥躍馬入其城主將王進寶至憤城內士民通賊欲悉殲萬祥亦懇於進寶言父母之邦宜須保全乃止誅始起事者四人造謠言起意者二人造雲梯攻城者一人招

賊兵之隸卒一人而合城之命得全李提軍有洛門之挫萬祥往援執其偽游擊赦不誅其寬厚多類此

甲二十三年麥力幹黃臺吉死於涼州水磨川 麥力幹之祖據青海有衆萬人麥力幹與父兄三分其軍皆爲黃台吉麥

力幹分地在青海北與西甯莊浪涼州接壤聞大同姜瓖變延慶間羣起應吳三桂乃糾合諸部謀大舉爲諸父達賴黃台吉所禁不敢發然招納亡命歸附者益衆於是築宮於

大通河源卽又入據涼州之黃城灘素與妻兒祝囊相厚曰南有我北有祝囊何事不可爲以小利餌諸夷各部咸聽命冀達賴黃臺吉死一逞其志無何疾作入涼州之水磨川

求醫藥既帳交於通衢所部馬有踐禾者召田主牽其馬去曰以償汝仍鞭縱馬者百十近地軍吏皆持羊酒麵進乃曰杯酒肉俱軍士身上扣來者我何忍食悉不受河西之

兵聞之多泣下未幾死於水磨川時康熙二十三年也

丙寅二十五年以何傅爲固原提督 傅福建福清人在任七年謀勇兼備嘗登東嶽山以嶺路崎嶇民艱跋涉與知州吳秀芳慨然捐廉開鑿

平坦行者無傾墜之患

西套額魯特部和羅理上書求牧地詔於甯夏甘州邊外盡界之 初元太祖弟哈布圖

哈薩爾十九世孫拜巴噶斯青海額實汗之兄也初無子育額實汗之子巴延阿布該阿玉什爲己子後自生子二長鄂齊爾圖號車臣汗次阿巴賴游牧河西套巴延阿布該阿

是爲甯夏賀蘭山後之阿拉善庶俗稱爲王爺府今稱定遠營

玉什號達賴烏巴什有子十六居西套者十二其長曰和羅理號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康熙十六年噶爾丹以兵襲西套攻鄂齊爾圖破其部和羅理逃竄近邊至是界以邊外地三十六年和羅理以所部數叛請視四十九旗例編佐領授札薩克封多羅貝勒雍正二年和羅理子額駙阿寶以功晉多羅郡王次子羅卜羅藏多爾濟襲乾隆十五年尙郡王授多羅額駙三十年以功晉和碩親王四十七年詔也
襲岡晉分地當貴蘭山西龍頭山北自爲一部不殺盟

案阿拉善額魯特部在河套以西袤延七百餘里至北京五千里漢北地郡西境及武威張掖二郡北境地晉爲前涼張軌移涼呂光北涼沮渠蒙遜地唐屬河西節度使廣德初陷於西番宗景德中陷於西夏元鳳甘肅行中書省明末爲額魯特蒙古所據清初借駐定遠營俗稱山後王爺府以在賀蘭山之後也民國十七年國民軍擬設苟泉縣未果二十五年日本屢派飛機前往觀察旋設飛機司令部十一月
中央第一軍第二十五師師長關麟振率師占領定遠營

戊辰 二十七年以丹達禮兵備甯夏

時滿兵駐防大城民心惶惑達禮多方慰諭更詳督撫割城一隅安置滿兵勿與民雜處嚴立教條以免

滋索其後滿兵駐甯者六悉如舊制兵民相安皆達禮之力也又兵馬雲集需草甚多達禮督人夫採於湖灘不申料斂公費既省而軍馬亦給其他督濬渠工修理文廟皆著

己巳 二十八年以高龍光任涼州道

龍光特身嚴勵察民瘼省風俗以故弊補過興利除害爲任某月之間風行俗化遇大饑發粟賑濟籌畫

調停曉連不煩公私情益

辛三十年西夷卜吉叛發兵討滅之

卜吉叛亂無常發兵討之卜吉西遁總兵官柯彩率李上達等合兵征勦於昌甯湖滅之

西甯有道士謀逆兵備參政劉殿衡擒而誅之

殿衡字玉伯鑲白旗人康熙二十九年任西甯參政西甯設鎮之後

兵馬增多積草供支浩繁民有預徵之苦卒多庚癸之呼殿衡與請糧草正供於秋後輸納留為來年支用遂為章程三十年有道士謀逆者合鎮驍然殿衡擒首惡誅之脅從罔治全活無斃三十三年甘肅用兵檄河西各衛曉連漢補殿衡陳其不便獲蒙免連

壬三十一年春三月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率屬歸附

先是二十一年帝遣兵部郎中格

等率領西安滿兵全軍總兵官一員領綠旗官兵四千往追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副都統柏天都總兵官馮德昌等率兵出大威口追及巴圖爾額爾克濟農於阿里渾烏素之地再三諭令遷移巴圖爾額爾克濟農不從旋即遁去格式等隨報將軍將軍分兵為三隊追之至西喇布爾圖將宿格式等言將乘夜追及誅之次日往追則難及矣將軍不聽次日追二十餘里第三日至庫克布爾圖度不能及遂率兵還格式等度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必內去格式往甘肅等處地方二部往涼州等處地方探報巴圖爾額爾克濟農駐牧之地至是巴圖爾額爾克濟農率其屬下人共二千二百餘口降將軍馬喇提督孫思克上遣官至甯夏令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少櫛僕從驛而來沿途酌撥綠旗兵遞送俟朝見

後遣歸尋巴圖爾額爾克濟
農率其子台臺雲木春來朝

是年夏六月遷西甯歸之羅卜藏賽音台吉暫駐甯夏邊外

自甯夏驛送鄂爾多斯自鄂爾多斯送歸

化城附近安插惟臺吉懲都既與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同來降又與羅卜藏額林臣祈齊克等潛謀逃亡欲赴策妄阿喇布坦所隨發官兵追勦至庫勒圖地方懲都遠遁殺其所

屬四十餘人擒獲男婦馬駝

癸酉三十二年殷化行爲甯夏鎮總兵

甯夏古用武地兵健勁而亦易犯上化行至嚴職守申軍令勦其驕蹇拔其才俊更定部曲爲分合

法以練士士皆可用製子母礮簡駝馬儲糈粟以待徵發三十五年隨大將軍費揚古出口征勦至昭磨多力排衆議據西山形勝俄噶爾丹親督隊以死力爭化行率所部發子母礮蜂擁而下刀矛並舉呼聲震天地賊前隊斃我者如壁倒山崩遂大奔潰乘月光追逐三十里擒斬萬餘論功充參贊大臣明年復出口進勦誅噶爾丹降其餘衆加授都督

同知聖祖賜節制深沈匾額至今尙懸甯夏鎮署

案吳鎮松花菴詩話咸陽殷公化行由甯夏移鎮臺灣其地有異竹化行作詩記之略云予跡半天下未親喜樹竹仙露滋潤

彫哀鳴類人哭殘案官室
白雲點點翠微
新來爲綉至其之威南塘云句如青山
風致而巡閱行臺灣得勝篇尤可補

臺灣之
缺焉

冬十一月撤蘭州兵駐西安

先是護軍統領蘇丹等奏言甘州涼州在西北陲所植之苗推麥黍豌豆而已甘州所屬雖略種管而不甚多大兵

在甘州糧草不足乞令自京撥駐甘州之大兵暫駐甯夏駐紮蘭州之西安兵暫駐蘭州其西安調自督標官兵發回省城西安官兵即皆在蘭州則西安將軍博賽應遣往蘭州之從

哈密回酋噶勒丹叛詔昭武將軍郎坦駐甘肅

時遣使博羅塔拉赴哈密為噶勒丹屬所戕上以哈密鄰塞境賊乘虛警

或不及備詔昭武將軍郎坦屯甘肅會軍所擒纏頭回卒以噶勒丹徙科布多三遣使乞糧哈密告郎坦請勦噶勒丹及哈密遣護軍統領蘇丹等往議尋奏郎坦議大軍屯甘肅噶勒丹必不敢越哈密若繞耕牧久將為邊患應於年內運糧至嘉峪關來春設站固壘酌留兵哈密以大軍進科布多倫噶勒丹由科布多遁大軍歸哈密取禾平城絕準噶爾所特產蘇丹等議噶勒丹無定牧大軍趨科布多或不值哈密隸噶勒丹久遠勦之非所以體好生仁請釋回卒歸給糧騎檄所部知朝廷德意詔始蘇丹等議三十五年噶勒丹為大軍敗遁集所私議取糧哈密副都統阿南達設哨布隆吉爾巴里坤塔勒納沁都爾博勒津諸路值哈密達爾漢伯克額貝都拉使奉降表至嘉峪關遣告所部曰噶勒丹若窺爾境其擒獻否則以告倫私給噶勒丹糧騎或助之他適爾降表不足信矣噶勒丹以慮哈密故懼獲已且聞大軍嚴備不果赴三十六年哈密俘噶勒丹子色布騰巴勒珠爾

及其屬以獻嘯
勒丹尋自殺

甲戌

三十三年諭令甘肅提鎮補修邊牆

從川陝總督佛倫之請也甘肅自肅州嘉峪關北邊以至甯夏賀蘭山起處俱係七築邊牆自

賀蘭山之勝金甌起至賀蘭山盡之平羅營原無邊牆以山爲界自平羅營以至延綏沉地之皇甫川亦係土築邊牆至於甘肅涼莊一帶南山原無邊牆俱係剗山掘壕爲陡崖作界其間陡崖壕塹甚多殘缺又肅甘涼等處南山及甯夏之賀蘭山隘口原有石壘木棹堵塞年久倒廢人可越度又西甯鎮汎之西石峽鎮海西川一帶原有邊牆南山直抵河州北山直抵莊浪原無邊牆皆係剗山爲界亦有年久倒頽可以越度者或平坦無迹者初康熙三十二年佛倫奉旨查閱三邊見邊牆歷年久遠坍塌已多若不亟爲修理必致倒廢但工程浩大不能剗剗修理奏請漸次修補諭令提鎮及專城之副將游擊等量給步戰守兵工食督其修理各隘口應堵石壘木棹之處亦令提鎮等酌量堵塞其倒壞邊牆沙淤壕塹應令兵丁修挖是年春正月乙丑九卿議照准

乙亥

三十四年秋八月噶爾丹屬下回子塔什蘭和卓等五百許人過三岔河汎

界爲肅州總兵官潘育龍所拘留

案靖遠縣志潘育龍字飛天以行伍從征湖廣茅麓山賊累有功補把總王輔臣既叛應吳三桂秦隴地多陷育龍從揚威將軍阿密達擊賊於涇州平涼慶陽甯州時道阻育龍

率數十人北赴陳福軍出紅河川與賊遇轉戰七日夜達甯夏復還報命從撫遠大將軍圖海討王輔臣奪城北虎山墩輔臣降康熙十七年從總兵王好問敗賊於牛頭山明年克梁河關復興安從總督哈占攻四川復大竹渠縣遂進至雲南定曲靖累進至勳州副將遷總兵在鎮八年擊走西海阿奇羅卜藏數出師擊噶爾丹戰殊力有功移鎮天津擢陝西提督聖祖之西巡也閱兵射謂大學士馬齊曰朕巡視天下兵皆無如潘育龍所部者乃加育龍一級諭褒之授鎮綬將軍提督如故

噶爾丹兼并新疆回部西甯青海顛末

厄魯特亦蒙古也元之亡蒙古分爲三大部漠南蒙古漠北喀爾喀蒙古皆成吉思汗之裔惟居西域者非元太祖後出脫斂太師及也先瓦剌可汗之裔是爲厄魯特四衛拉蒙古順治中吞曠西北日漸強大初厄魯特四衛拉部曰綽羅斯牧伊犁曰都爾伯特牧額爾齊斯曰土爾扈特牧雅爾和碩特牧烏魯木齊和碩特固汗於明末襲據青海又以兵入藏滅藏巴汗而有喀木之地綽羅斯特則據伊犁兼烏魯木齊與喀爾喀鄰勢俱張甚康熙中綽羅斯特渾台吉死子僧格立僧格死子索諾木阿拉布坦立僧格弟噶爾丹殺之自立爲準噶爾汗旋取青海和碩特車臣汗女而襲殺車臣汗兼有四衛拉特復南據回部城郭諸國盡下之威令至衛藏則又思北并喀爾喀乃自伊犁東徙帳阿爾泰山并使杜爾伯特部索屯田且耕且牧以特其食會喀爾喀土謝圖汗執殺札薩克圖汗而奪其妾三部內閔清遣使偕西藏達賴之使和解三部噶爾丹使族人多爾濟札布隨而覘之故使嫪罵土謝圖汗以激其怒土謝圖汗果執殺之噶爾丹遂藉辭報復揚言借俄羅兵且至喀爾喀探無其事守備懈弛噶爾丹言之不已喀爾喀益不信噶爾丹潛遣刺麻干

人游牧其地喀爾喀亦不以爲意二十七年夏噶爾丹領勁騎三萬逾杭愛山突據其帳
游牧刺麻從中應之土謝圖汗倉卒潰遁其子噶爾丹台吉拒戰大敗爾國東走噶爾丹
復擾喀爾喀并擊破其隣部右翼車臣汗左翼札薩克圖汗又劫其大喇嘛哲卜尊丹巴
胡圖克圖之帳於是土謝圖等三汗部落數十萬盡棄牲畜帳幕分路東奔於九月投漠
南乞降清噶爾丹遂兼有回部青海漠北諸部地噶爾丹既并回部青海漠北益驕塞自
恣踞喀爾喀王庭徵諸國屬控弦之士數十萬康熙二十九年以追喀爾喀爲名乘銳東
犯五月侵及烏爾會河清尙書阿爾尼以蒙古兵來擊令喀爾喀奪還所掠牲畜喀爾喀
貪利爭取陣遂亂而爲厄魯特兵所敗乘勝東趨內札薩克蒙古地方六月清安北大將
軍恭親王常甯出喜峯口噶爾丹與戰敗其兵遂乘勝長驅而南深入烏蘭布通距京師
七百里清康王傑書等屯歸化城要噶爾丹爾歸路八月朔與清撫遠大將軍裕祿王福全
軍相遇於烏蘭布通噶爾丹遣使於清軍中言追喀爾喀仇人闖入中國汎界非敢妄行
請執土謝圖汗及其弟哲卜尊丹大喇嘛以畀翌日大戰於烏蘭布噶爾丹騎數萬陣山
下依林阻水以萬駝縛足臥地背加箱垛蒙以溼氈環櫛士卒於壕隙發矢統備鈞距謂
之駝城清師隔河而陣以火器爲前列遙攻噶爾丹中堅聲動天地自晡至暮駝斃於壕
顏且仆陣斃爲二清步騎爭先來陷陣其左翼兵繞山橫擊噶爾丹之壘遂爲所破乃乘
夜走保高險翌日遣西藏喇嘛濟隆於清軍卑辭乞和不俟報即拔營由克什克騰部之
什拉穆楞河載木橫渡大磧山脊遁所過皆燒荒以絕追騎越數日清師輕騎來追已不
及噶爾丹中途遣使獻書於清頂威靈佛誓不犯邊并具疏謝罪科耳沁上謝圖汗親王
謀竊留噶爾丹而噶爾丹行不止且盡失負駝無糧重奔絕漠而北沿途饑蹙死亡得還
科布多者僅數千人三十一年五月噶爾丹遣使至歸化城聲言入貢清男婦接踵往者

幾二千清遣兵遏之且賁還所使三十三年清約噶爾丹往會盟不報而遣兵侵掠喀爾喀益甚屢書索土謝圖汗及哲卜尊丹大喇嘛益急且殺清使臣而陰遣使誘內蒙古各部叛清以歸已科爾沁土謝圖親王等以聞於清聖祖欲誘噶爾丹往一戰覆之三十四年噶爾丹率騎三萬入寇沿克魯倫河而下侵掠至巴顏烏蘭自秋徂冬蹙之不去亦不犯漠南明年春聖祖親征又明年清大將軍費揚古等兩路出兵來討噶爾丹子塞卜騰巴珠徵糧哈密爲同人擒獻所獲薩克呼里之地野獸已盡左右親信數台吉亦面懇聞清兵將至先後望風相降密嚮導清兵深入又策妄那布坦擁勁兵伏阿爾泰山將擒獻功噶爾丹進退無地不知所爲計每夕或數驚所至處頗逢怪異烈風淫雨隨之自知人畔天亡且夕必就俘遂仰藥死策妄那布坦以噶爾丹尸及妻子女獻於清所部盡降

子丙

三十五年撫遠大將軍費揚古由西路勦噶爾丹上命博霽統滿州兵自甯

夏往會大敗噶爾丹於昭莫多

先是康熙三十四年噶爾丹率騎三萬入寇沿克魯倫河而下侵掠至巴顏烏蘭自秋徂冬蹙之不去亦

不犯漠南帝遣使來激之噶爾丹令使者徒步歸且大言借俄羅斯烏鎗六萬將大舉內犯蓋以前敗由火器不如中國故倖借西洋火器以張軍勢俄羅斯并無意相助且噶爾丹懲前敗亦未敢深入也明年春帝帥師親征軍行瀚海泉溢藹生五月遂由料圖來逼噶爾丹登北孟納蘭山望見御營大驚拔營宵遁翌日王師至河則北岸已無一帳帝又率前鋒來追二日至拖諾山不及而還噶爾丹奔馳五晝夜途中欲拒戰於拖諾山而衆奔不能止沿途遺老弱輜重及漿渾脫無算適遇我西路師邀之於昭莫多蒙古語大樹

林也即明成祖破阿魯台地在肯特嶺之南土臘河之北汗山之東平曠饒水草回望大
嶺千仞如屏爲自古漠北戰場時噶爾丹軍至者僅萬然皆百戰之衆我將軍孫思克以
綠旗兵據山頂噶爾等爭山頂鋒甚銳我兵據險俯擊弩銃迭發藤牌纏之每進輒以拒
馬木列前自固噶爾丹冒矢銃擊至暮不退人人如怒虎林木皆震我大將軍費揚古
率騎一橫衝入陣一襲陣後輜重山上軍奮呼夾擊噶爾丹始潰敗夜奔三十餘里死降
者數千人失馬駝牛羊盧帳器械無算噶爾丹有可救阿奴可救者準部稱其汗之妃也
顧督敢戰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似駝非駝精銳
悉隸麾下至是亦爲噶爾丹以數十騎遁

免甘肅沿邊及陝西榆林等處各州縣衛所明年應納錢糧

先是康熙三十年上
聞噶爾丹劫掠墨爾

根濟農巴圖爾額爾克濟農向青海而去即令川陝督標綠旗兵甯夏鎮標兵俱於甯夏
備噶爾丹比年以來遣發大兵分道進剿軍興供億不得已而煩民力甘肅所屬各州縣
衛所及榆林等處沿邊各州縣衛所實當師行要道畏養軍前需用馬匹並大兵往來經
過各項措辦雖俱支給正額錢糧而供億繁多閭閻勞苦至是上諭戶部曰著將康熙三
十五年甘肅巡撫所屬州縣衛所陝西巡撫所屬榆林等沿邊州縣衛所地丁銀
米盡行蠲免行文各該撫徧知曉諭務俾小民均沾實惠稱朕體恤黎元至意

哈密番內附

哈密番一旗在嘉峪關西北一千六百里古伊吾地後漢永平中征匈奴
取其地置宜禾都尉後復爲匈奴所得隋始置伊吾郡唐置伊州領伊吾納

職柔遠三縣五代時號胡盧磧元末封族子納忽禮於此明爲土魯番所據至是內附設
哈密廳隸甘肅其城周四里城西五里哈密回城其王曰伊薩克所轄回城六日哈密曰

素本哈爾灰曰阿思他納曰托
哈奇曰拉珠楚克曰哈拉托巴

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甯夏設驛以待噶爾丹之投降

先是綽羅斯酋長噶爾丹
篡立自稱準噶爾汗并吞

四衛拉特及新疆南部回疆城郭諸國東侵略喀爾喀土謝圖汗部破土謝圖汗及車臣
汗札薩克圖汗兵略據外蒙古復南侵內蒙古國家遣兵拒戰於烏蘭布通大破其兵噶
爾丹欲西歸伊犁則畏策妄那布坦之逼欲南投烏斯藏則道遠不能至欲北赴俄羅斯
而俄羅斯拒不受聞翁金河有公家餘糧運回甯夏遣兵掠之爲王師所敗欲降時帝駐
蹕俄而多斯乃遣使往探中國意方其遣使也授以書歎息曰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國皇
帝神靈奇異聞其行軍所至泉湧於沙阜生於磧冰泮於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屬之人
已皆往屬之是人助彼也爾往其所觀其侍從大臣行止若何歸日讖之泣下使者至俄
爾多斯瞻覲感服密輸情於扈從諸大臣帝聞而憐之命理藩院自獨石口至甯夏設驛
以待而噶爾丹
掘強卒不往

丁丑三十六年春正月命鄂海先赴甯夏儲備糧秣牲畜

前旣陣斬噶爾丹之妻阿
奴喀屯是年正月阿南達

自肅州奏報哈密回人生擒其子塞卜騰巴爾珠爾噶爾丹在薩克薩特呼里克之南格
隔特喀朗古特地方衆僅數百人勢處窮迫上擬乘此時機速行勦滅並擬親征由山西
渡河歷陝西延安府甘肅慶陽府以至甯夏惟邊界地多不毛間或無水至靈州所屬旱
海等沙磧地方運糧尤苦自古以來所謂難以用兵者此也上遣鄂海前往甯夏詳察行

民國二十五年
冬綏東戰事
生中央派員
畜又遣員往
州松賈大米
濟聖祖之征
鳴爾丹情勢
相同

道水草豫備馬駝糧糗等物又遣員往甘州採買

米糧命侍衛內大臣馬思喀爲昭武將軍往甯夏
案早海卽洪皓松漠紀聞所謂沙子也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漠風起揚塵不至
能辨色或平地頃刻高數尺絕無水泉人多渴死故後五代史謂爲旱海又中衛縣所屬
之沙坡黃沙口思王
坑西沙嘴皆此類也

三月上自甯夏橫城渡黃河駐蹕河崖遺大學士伊桑阿祭黃河之神時三月初九丙子日也

駕至甯夏遣官祭賀蘭山之神

慕壽祺曰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
敬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即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
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家祭之禮雖非國家法制所規定而人之生無不本乎祖故報本反
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聖人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致其精誠篤其
愚愛朱子曰凡祭主於愛敬之誠而已先儒論祭祀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自家
要有便有要無便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祭先祖如是祭外神亦如是

遣皇子與大臣致祭前勇略將軍趙良棟

帝在榆林問良棟卒諭閣臣曰勇略將軍
趙良棟位男子也爲國家實力厥功甚茂

修以疾逝朕甚

朔方道經其門司
致祭賜謚襄忠

令皇子親臨奠醊

慕壽祺曰趙良棟西
可男子也論其功足以配享太廟當夫櫛戈開邊仗劍討叛死
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戕身萬事都已悲夫而身死之後帝令皇子親臨奠醊又

遣大臣致祭亦
足輝映九泉矣

上注重甯夏農事

將出師征噶丹也上諭大學士曰自古帝王巡狩凡所過地方前
代帝王陵寢先墳墓及名山大川皆行致祭甚盛典也朕今巡行

諭勇略將軍之
功應配享清室
太廟此語向未
經人述過
趙襄忠克漢不
以一騎入城馬
援曹彬胡以加
茲而橫貴構陷
幾至於禍功高
勝與自古如此
而猶能自全者
辛遭明主耳不
然者殆矣

沿途所經其有古帝王陵寢先賢墳墓山大小川皆詳察具奏應致祭者祭之上至甯夏
諭川陝督臣曰朕巡幸沿邊地方詢察生聚及土田沃瘠之狀自晉及秦經行三千
餘里直抵甯夏所以勤求民隱至殷且切朔資大河之灌注疏渠溉田宜於稼穡當茲
春氣暢遂正三農盡力南畝之時誠恐有司官不體朕懷因車駕經臨調遣師旅借辭
供億擾累小民東作有妨西成奚望今一切軍需糧俱備足用至扈從簡約馬悉放牧
並不以供辦草豆動煩民力爾可傳諭有司勿借端科派違者治罪務使地方百姓各安
本業無廢市甯不輟耕以副朕親歷邊圉軫恤民隱之至意御製碑文曰諭甯夏文武
官員兵民人等朕體天育物日以治安為念雖身在宮庭而心恆以農為本積貯者殷阜
之原爾官吏宜董勸父老子弟三時力田以盡地利比屋勤殖以裕蓄藏縱使歲偶不登
亦可無憂價乏若夫秦風健勇自昔為然其在朔方尤勝他郡爾等或職居將領或身隸
戎行向各屬精銳以効干城禦侮之用斯國家有厚賴焉至於忠信慈惠服官之長軌孝
弟齒讓生人之大經法紀不可不明禮教不可不肅勿以地處邊陲而不治以經術勿以
習尚氣力而不澤以詩書總期上率下從庶幾馴臻雅化茲乘輿返蹕距靈朔雖遠而瞻
念塞垣如在几席爾等誠能敬體朕言將吏協恭恭兵民咸理生聚日益厚風俗則日益淳

疆國實有攸裨朕心亦用深慰慎勿視爲具文奉朝廷惓惓肅導之意欽哉遂自甯夏出師往白塔狼居胥山駕出行宮親閱八旗鎗手綠旗兵起行至布古圖地方撫遠大將軍青揚古奏報噶爾丹窮蹙飲藥自盡上率文武官員拜天畢御行宮行慶賀禮乃班師

案黃帝以前之漢族由帕米爾高原遷入內地休養生息若干年經過漁獵

時代

以捕魚爲業

入於狩獵時代

以獵野獸爲業

再入於牧畜時代

以養家畜爲業

最後進入農業

時代

以種五穀爲業

甯夏逼近蒙古漢族文化程度不及隴東南而農事亦落人後

仁皇帝輦路所經故留心至此

幕壽祺曰甯夏地濱大河沃土不材書不云乎惰農自安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清帝力爲提倡意深哉尋耕於歷山伊尹耕於莘野聖天子賢宰相其力田如此西北以農爲本自古爲然矣後世以文學明道其弊至於菽麥不分豈止不知稼穡艱難哉

遣使招撫青海

準爾噶族舊游牧阿爾台噶爾丹之父巴圖爾璉璉吉死子僧格嗣爲準爾噶長其異母兄車臣卓特巴巴圖爾以爭產與僧格有隙劫殺之噶

爾丹爲僧格同母弟歸自唐古特執車臣殺之卓特巴巴圖爾奔青海至是噶爾丹遣使招撫青海時卓特巴巴圖爾卒子色布騰札勒幼不獲從和碩特諸臺吉至四十二年來朝封多羅貝勒雍正元年羅卜藏丹津尙之叛不從陰遣使告復以開諭逆黨悔罪內附功晉封多羅郡王亂定王大臣議勿令隸和碩特族允之

夏五月上還京師

案東華錄康熙三十年春二月上統六師親征噶爾丹命振武將軍孫思克率陝甘兵出甯夏西邀其歸路二十六年春二月上幸甯夏三月辛未駐蹕花馬池癸酉上駐蹕興武營勅振武將軍孫思克速自甘州進勦丙子自上橫城渡河丁丑上駐蹕甯夏察卹昭莫多翁金陣亡弁兵閏三月丙午上駐蹕黃河西岸白塔己酉上駐蹕黃河西船站親視八旗前鋒黑龍江兵夏四月大將軍伯費揚古奏噶爾丹已伏天誅五月乙未上還京師

冬十月令哈密部長額貝杜拉達爾漢白克子郭帕白克率回子一百人住紮

肅州

凡朝覲往來俱自肅州乘驛使聲息長通

十一月定邊號舉額

甘肅五學士子自清初設科以來從未中式一人至是巡撫哈拜請將甘涼等十學每遇秋闈另編字號取中帝從之

慕壽祺曰清初陝甘合闡甘肅七十餘縣每科規定舉額十八名副榜六名邊遠士子欲小捷鄉書難矣光緒元年陝甘總督左宗棠奏請陝甘分闡幸沐允從是年乙亥恩科甘肅開闡舉額規定四十二名此四十二名之中新疆占一名甯夏涼州莊浪駐防旗人占二名肅高安敦玉占一名甯夏占一名回生占一名副榜額數照舊

己四十年春正月青海厄魯特台吉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率屬歸附帝封爲多羅貝勒

夏四月以齊世武巡撫甘肅齊世武滿州人康熙四十年巡撫甘肅綱紀嚴明勤求民瘼採生員救時之議除派夫巡更之役蠲包攬納糧之奸

別陳茶變價之弊清查蘭衛屯地匿糧四萬餘石並河北新疆奸民隱占田地八百里按畝起科以爲荒政之備

癸未四十二年青海蒙古內附

春二月岷州衛崇隆寺等五寺番僧進貢

案岷州番僧寺院共四處一曰東寺即大崇教寺每歲四月初八日起至十五日止一曰西寺即廣福寺每歲正月十六日一曰法藏寺每歲六月初一日起至初六日止一曰圓覺寺每歲六月十二日起至十四日止均許民間拜佛賽會崇隆寺之名已不可攷矣

戊子四十七年西固番叛文縣守備程梓率所部赴援殲賊甚衆

己四十八年春三月甯夏水利同知王全臣上巡撫言渠務書

秋番賊犯西固所守備韓國元千總洪章皆戰死

番夷犯境搶掠邊民國元身先士卒與賊戰殺數十人力竭遇害章

亦督率鄉民奮勇擊賊鄉民潰章死之

九月涼州西甯固原甯夏等處地震

貴州巡撫劉蔭樞奉命馳赴巴里坤行視軍營

事詳東華錄及先正事略

庚寅四十九年永革蘭州表箋奏銷雜項銀兩

知州事王國華軫念民艱將雜項銀兩一概觸除

附錄王公德政碑其略曰蘭州當五郡之衝號稱繁會然割王衛兩籍之人士而隸於州僅六里額糧二千石丁不及四之一焉且其地多旱大河以北風高土亢十年中常不能一二豐樂窮可知也自我皇帝御極以來軫念邊氓慎擇牧守凡吏此土者皆以撫字爲先其不急之徵非時之供率無有也然自常額外如表箋奏銷雜項所派亦無幾且歷年既久民安之如正供焉王公自下車以來釐剔奸弊分毫不便於民者悉去之康熙四十九年奏箋奏銷陋弊一概觸除原書甚長錄於附編

辛卯五十年以田承瑞爲臨洮驛傳道

承瑞政尚簡穆後二年甘肅歲苦荒數博採輿論凡近河之地相度形勢循給翻車廣資灌溉城西

五十里右佛灣有渠久淤捐金開之費輸巨萬未幾邊徼有事
軍興旁年遂暫停止以再俟舉五十六年遷浙江金甯嚴道

未乙 五十四年夏四月策妄阿喇布坦侵哈密肅州總兵路振聲救之

甘肅督提
師懿德將

守肅矣丁俱調回口復調涼州兵一半至甘肅要路防守振聲既逐策妄阿喇布坦因駐
防哈密明年帝以策妄阿喇布坦侵掠哈密救西安將軍席柱甘肅提督師懿德等領兵
援勦命高甯安率德衛等前往總統調度諭之曰朕以爾堪信任故命爾前往軍機大事
毋得緩爾至彼有急應調遣之事不必請旨即與將軍席柱商酌而行時賊兵二千餘遁
哈密駐防哈密游擊潘至率率緣旗兵二百斬賊兵九十人生擒三人賊解圍潰走
五月甯甯安至甘州同席柱奏言吐魯番與哈密接壤係準噶爾咽喉要地當先取之大
兵素馬五旬應齊赴巴里坤從哈密之北大山後烏蘭烏丹路進兵踰展越山取吐魯番
藉機進剿上命高甯安至巴里坤擇水草佳處駐兵俟明年前進尋詔還駐肅州經理糧
馬五十五年奏言自嘉峪關
運糧至哈密應設十二台

以趙世錫爲西甯兵備副使

會同總督劉世明據丙威日肆署戮上詔平逆將軍廷信
進藏征討道經青海軍馬雲集供億浩繁世錫殫心調劑

饑饉不歛而給直寬裕民力途舒雍正元年青海蒙古親王羅卜藏丹津等謀叛沿邊刺
噉番人亦田勾連窺伺世錫躬率民兵內軍軍糧外禦強寇日以繼夜時回民有入青海
等具親族在西甯城內將欲蠢
以身家保護全活者衆

丁酉五十六年秋八月豫備西征準噶爾

帝以準噶爾素定阿喇布坦在西疆其侵犯青海今為總督額特往西甯辦理事務

糧餉內曾總兵官王以禮傳諭學士查禮澤等在松潘預備營康

章主事巴特麻等時密遣人往青海地方偵探信息各相機而行

策聖武之準噶爾者蒙古厄魯特之支派也其地氣暖俗亦耕種三月初馬即啟行

中章行營爾丹者先有兒曰僧哥生子曰策定阿喇布坦年尚幼而僧哥死噶爾丹

其姪丹囊生一女漸長與策定不睦策定率百人遠遁伊犁河及噶爾丹謀叛策定

命撫遠大將軍允禔帥兵赴西甯

先是康熙三十九年唐古特拉薩汗襲殺弟巴與青海蒙古爭立遂賴喇嘛各一是一是互河奏未定適報

準噶爾兵設青海掠駝馬詔西安兵會青海左翼四川兵會青海右翼廣備軍集諸蒙古定

盟而駐定那布坦兵已襲西藏察罕丹津謀誘其兵至青海迎擊之賊不敢至至是命皇

十五子允禔統兵西甯集青海左右翼王公三百官諭公率師都統襄羽達穆喇嘛入藏

戊五十七年大兵征策妄阿喇布坦撫遠大將軍貝子允禔等率兵分駐西甯

甘州莊浪豫備進勦

鄂海奏撥西安藩庫銀四十萬兩解赴甘省協濟糧餉又奏撥平涼鞏昌甯夏貯倉米豆十萬石運赴蘭州充餉

西藏遣使求救

上令西甯松潘等處各預備兵馬並土司楊如松屬下兵丁一同前往青海王台吉等派兵六千又令侍衛色楞侍讀學士曾永渾在西甯滿洲旗

兵內各選二百名及土司之兵一千帶至青海地方會同青海王台吉等商酌行事五月十三日侍衛色楞統兵二千餘至穆魯斯烏蘇起程至圖爾哈圖造皮船渡七叉河色楞由拜圖特統兵二千有餘亦自穆魯斯烏蘇起程至圖爾哈圖造皮船渡七叉河色楞由拜圖路額倫特由庫之審路進兵七月十七日遇厄魯特兵四千額倫特大破厄魯特兵於齊諾郭爾追擊十餘里七月二十日色楞至喀喇烏蘇連敗賊衆追擊二十里斬三百餘級二將俱會相特月餘失盡額倫特猶力戰歿於陣九月令都統阿爾納總兵官李燿等帥師駐防噶斯柴達木

青海貝勒戴青和碩齊察罕丹津等來朝封爲多羅郡王

夏五月臨洮鞏昌秦州平涼慶陽甯夏等處地震

時五月二十一日也惟通渭災最重公署民舍城郭盡覆益以知縣

黃維屏連糧嘉峪關事將竣回至涼州始知通渭縣地大震城郭廬舍陷入地底殺男女數萬口孫典史家無噍類知縣眷屬數十口祇長子珣暨一幼女存焉維屏聞報馳歸遣黎郊迎相對大慟遂至壓所哭之閭日地又震奸民將爲亂繩之以法民稍定郊外創立草舍聊辦公事後移縣治於馬營至乾隆十三年冬十月三十二日通渭縣城始告落成

冬十月議出兵大征準噶爾 命護軍統領吳世巴委屬護軍統領噶爾弼帶領第一起兵於十一月十五日起程駐紮莊浪副都統宗室赫石亨

寶色帶領第二起兵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起程駐紮甘肅十四子固子貝子撫遠大將軍允禔帶領第三起兵於十二月十二日起程駐紮西甯各於駐紮處喂養馬匹

西甯報招民開懇荒地 先是康熙四十三年西甯四驛牛夫首報懇荒一十六頃六十畝額外清丈自首地一十二頃九十三畝至是又報開懇荒

地八頃二十九畝

己亥五十八年秋九月以在西甯之胡必爾汗封為達賴喇嘛給與策印 於明年青草發生時

送往藏地令登達賴喇嘛之座是時策零敦多卜等及土伯特衆喇嘛民人俱言在西甯之新胡必爾汗實係達賴喇嘛之胡必爾汗求安置於達賴喇嘛禪榻上座廣施法教故有此議六十年五月令大將軍允禔領西甯所有之兵赴甘肅駐紮辦理西路調遣之事以理藩院額外侍郎常綬駐紮西甯辦事

西甯鎮總兵王以謙奏請標營增添火器步兵一千名從之 自火器興而弓矢已無用矣

庚子五十九年秋八月達賴喇嘛由西甯塔兒寺至藏地 先是清室定鼎第五輩達賴喇嘛入覲頒給達賴喇

嘛册寶固始汗子孫拉藏汗方印一顆管理唐古特地方事務後被準噶爾澤旺阿拉布坦妄生事端遣車令敦多布率領人衆滅壞達賴喇嘛教折毀寺廟屠戮生靈侵據西藏

地方將拉藏汗之印奪與附逆之達則磔巴掌理亦呼爲汗迫達賴喇嘛轉生裹賄移駐西甯塔兒寺後帝命撫遠大將軍王平逆將軍延信來甯統領陝西滿漢官兵護送達賴喇嘛自塔兒寺起程進藏征討又命定西將軍噶爾弼等統領河州滿兵川綠旗官兵由巴裏二營一路招撫進藏又命副都統伍格帶江浙滿兵至滇會合雲南魏鍾麟總兵官趙坤援勦副將玉麟等官兵由中甸一路進藏準噶爾賊衆聞軍遠至心膽俱碎遁回巢穴內餘各酋長咸凍天威分迎師旅俱於五十九年八月抵藏地九月初六日達賴逆之達則磔巴等正法議留川滇官兵鎮守兩路將軍副奏赴川回京

辛 丑 六十年五月命鄂海辦理軍前糧餉而以四川巡撫年羹堯代爲川陝總督

十月羹堯疏言遵旨至甘肅料理糧餉甘州等處山多田少所產糧草有限宜豫爲籌備請於河南湖廣運至陝西糧餉內撥米六萬石豌豆四萬石半運甘州半運涼州從之

駐紮西藏額駙阿寶請發兵治郭羅克部首惡

青海索羅木地方之西有郭羅克部落唐古特等肆行劫掠往來行人會

將駐紮索羅木兵馬盜竊而去郭羅克地方與多隆汗地方相近其部落各寨有隘口三處俱屬險峻利用步卒不宜騎兵若多調官兵恐口外傳聞使賊得爲備川陝總督年羹堯因是以番攻番之策量遣官兵帶領較爲便官郭羅克附近之地如維谷等上司七目亦皆以其肆行擄出兵助剿今可遣官酌會維谷土司等及時進討恐天寒雨雪凍阻等行今提督岳鍾奇赴松潘領兵由口前進番賊伏兵千餘突出對敵數十兵連敗之過河攻破下郭羅克中郭羅克上郭羅克等寨一寨誅其首惡餘俱降服

王寅六十年 是歲明 除蔣泗為涼莊道

洞寬厚大度靜淵有謀為政尙大體厭煩屑其測遠之惡所及註注法不知而人知畏

正元年逆番作亂洞散家財以練兵勇得二千五百人塞其端出師以擣之比官軍至時已疲撤不支論者以為全鄧捍蔽深山而使之使士阻饑至數百里

案順治十七年殘明永澤帝被殺明地盡亡矣然監國以海尚活海外依鄧等以居諸遺臣多從之者惟經不奉以監國號等萬公康熙王寅以海病歿甲辰前兵部尙書張

燧言敵其軍

明系遂絕

又案清史聖祖仁皇帝諱玄燁順治十一年孝康皇后生十八年正月即位改元康熙帝生皇子三十五人長固貝子品級允禔康熙四十七年革爵監禁次和碩理密親王允禔

孝誠仁皇后生十四年立為太子後廢次年復立五十二年復廢雍正二年死於幽禁三多羅允郡王允禔四羅順孝恭皇后生是為世宗五和碩恆溫親王允禔六允禔早薨無

無嗣七和淳度親王允祐八和碩康親王允禩雍正四年革爵監禁賜名阿其那九固山貝子允禩雍正四年革爵監禁賜名塞思黑以滿文翻譯塞思黑阿其那厥其那耳十固山

貝子品級允禩雍正四年革爵監禁十一允禩早薨十二和碩履懿親王允禩十三和怡賢親王允禩十四多羅倫勤郡王允禩雍正四年監禁十五多羅倫勤郡王允禩十六和

碩莊恪親王允禩十七和碩果烈親王允禩十八允禩十九允禩二十多羅簡靜貝勒允禩二十一多羅恭慎郡王允禩二十二多羅恭貝勒允禩二十三奉恩鎮國公允禩二十四和碩

十四和碩恭親王允禩十五允禩餘皇子幼齡薨者不以字序康熙末年諸皇子爭儲大位爭帝爭之不樂有廷居中調和六十年帝年六十八行獵苑苑有疾歸時忽回春

園未幾崩尙書隆科多侍詔以皇四子嗣位是
爲世宗年已四十尙四隆科多者雍正之舅也

甘肅青史略卷十七終